

大转折

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

邓贤 著

大转折
决定中国命运的700天

邓贤 著

中国历史最惊心动魄的转折
深度揭秘毛泽东与蒋介石的700天生死对决
著名作家邓贤最新力作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大转折

—— 决定中国命运的100天

邓贤 著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

第一章 马歇尔走了.....	001
第二章 攻占延安.....	015
第三章 蘑菇战.....	044
第四章 危机重重.....	067
第五章 残阳如血.....	088
第六章 出奇制胜.....	109
第七章 落日之战.....	138
第八章 千钧一发.....	168
第九章 “三颗战略棋子”	190
第十章 谁主沉浮.....	221
第十一章 黄河渡.....	243
第十二章 红色大本营.....	262
第十三章 暗杀毛泽东.....	281
第十四章 开封之战.....	297
第十五章 决胜天下.....	322
第十六章 偷袭西柏坡.....	347
第十七章 岁月如歌.....	370

第一章

马歇尔走了

1

陕北延安，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给裸露的黄土高原披上新装，一眼望去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出现在岁末的王家坪中央机关会议室，接受中外记者采访。

通常情况下毛泽东从不轻易会见记者，即使新华社记者也不例外，因此对来自国统区和国外的记者来说，要想采访到毛泽东比登天还难。尤其是在上个月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共产党发表声明宣布该国民大会为非法，国共和谈已经转为公开破裂的关键时期，中共领袖的态度自然更加引人注目。还有一个值得记者期待的原因是，外界一直纷纷传言毛泽东患了重病，国外甚至有报道说毛泽东已经秘密去世，中共封锁消息不予公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更加引起种种联想猜测。毛泽东亲自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无疑将使那些传言不攻自破，令到会记者个个兴奋不已迫不及待。

毛泽东准时出现在记者面前。

人们看到，毛泽东比起一年前重庆谈判的时候稍微消瘦一些，

他身穿一套灰布的旧军装，没有戴军帽，腰间也没有扎皮带，所以军装显得有些松垮。他依然抽着香烟，声音洪亮底气很足，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一个名字叫做马克登的美国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写到，毛泽东“好像一架经过彻底维修的机器，生气勃勃面貌一新”。

外界的人们不知道，毛泽东的健康确实出了问题，这位精力过人的共产党领袖是在重庆谈判之后因疲劳过度生病住进医院的，此后一直安排治疗养病。他的主要病症表现为严重神经衰弱，睡不着觉，怕冷出汗，身体经常性颤抖，免疫力严重下降，因此有的党史资料记载毛泽东患上了伤寒症。而国外研究学者则认为，毛泽东的症状表明他患上的可能是帕金森氏综合症。这是自有党史记载以来这种可怕疾病在毛泽东身上首次发作，事实上这种病毒此后一直潜伏在毛泽东身体里，最终成为他老人家晚年去世的主要病因。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从小志向远大的毛泽东毕竟体质强健精力过人，此时他还差几天才满五十三岁，正是年富力强生命力最为旺盛的阶段，何况他在学生时代一直坚持冬泳和洗冷水澡，采用斯巴达式的残酷训练来培养自己的坚强意志，这些储备在生命仓库中的资源和能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帮助他击退了病魔进攻。

新闻采访持续了几个小时。

毛泽东始终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从容自信谈锋甚健。有记者问，外界有报道说主席先生生病住院，请予证实。毛泽东点点头，他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回答说：七（吃）五谷就要生百病啰，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我毛泽东是个凡人，如何能够免俗？你们各位看我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吗？

有记者问：毛先生，您认为中国内战是否会继续打下去？毛泽东笑笑回答：我看会的，因为人家要打嘛，我们也莫得么子办法。我们共产党的方针是以战争制止战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但是

我们仍然尊重政治协商会议的路线，国民党单独召开的非法“国大”必须立即解散。

有记者问，您认为美国军队会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吗？毛泽东摇摇头予以否定。记者追问原因，毛泽东幽默而意味深长地回答：因为我相信杜鲁门先生的脑袋没有长在国民党将军的脖子上。

全场大笑。

有记者问及美国对华政策，毛泽东脸色严肃起来，他以严厉的语气抨击了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对华政策，指出正是美国对国民党的偏袒支持才是导致目前中国严峻形势的根源。毛泽东尖锐地质问道，马歇尔先生为什么还不离开中国呢？他没来中国的时候国共正在和谈，他来“调停”反倒战火越烧越旺，这不是很能说明问题吗？我在这里奉劝他一句话，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外国人插手总是火上浇油。

毛泽东还以伟人的气魄首次提出了“霸权主义”的论断，他指出一切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想要独霸世界，野心比希特勒还要大。但是地球那么大，天狗吃得下月亮吗？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势必要遭到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坚决反对。

毛泽东对美国政策的尖锐抨击引起记者一阵骚动，他们飞快记下毛泽东那种语调激昂但不大好懂的湖南话。事实证明，半个多世纪前的共产党领袖在黄土高原窑洞里提出的“反霸权主义”绝非无的放矢，它无情地戳穿了美国人试图独霸世界，充当救世主的世纪神话，这个论断直到今天还在闪烁真理的光辉。

采访临近结束，有个记者突然问道：主席先生，您认为国民党会攻占您所在的延安吗？毛泽东从容地吸了一口香烟，点点头回答说：根据我们的情报，国民党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早已拟定，但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挫败他们的阴谋。

中外记者都在他们各自的报道中纷纷归纳毛泽东谈话中释放的

重要信息，其中包括中国内战不可避免，解放军将保卫他们的红色首都延安；美国人并非和平天使，他们的反共政策是导致国共和谈破裂的主要原因，等等。

任何舆论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包括国民党的舆论工具都要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共领导人的战略和策略。事实上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获悉美、蒋之间存在很大利益分歧，马歇尔已有退出中国调停的迹象，如果美国人撤退，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当然更为有利，因此他除了抓紧时机放出舆论的试探气球对美国政府的反共政策进行警告抨击以外，还像个经验丰富的猎手，耐心等待机会，给予美帝国主义这头张牙舞爪的庞然大物致命一击。

机会很快来临了。

北平地下党在第一时间送来了“美军强奸沈崇事件”和敌人实施新闻管制的紧急情报。1946年12月24日，美国大兵在北平大街上公然强奸北大女生沈崇，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延安方面很快回电指示北平地下党，坚决打破敌人的新闻封锁，充分运用媒体的影响和力量，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北平地下党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巧妙地利用几家在全国有影响的民营报纸率先揭露事件真相，矛头直指美军暴行。事实上纸是掩盖不住火的，越是当局压制的新闻传播越远，“沈崇事件”一经披露立即令全国民众舆论大哗。

本来抗战时期美军来华抗战，成为中国的同盟军，受到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欢迎。但是战争结束后美军不仅没有撤离，反而在中国到处扩大军事基地，试图将驻军长期化永久化。美国大兵军纪败坏胡作非为，迅速演变为社会一大公害。据南京政府社会福利部不完全统计，自抗战胜利的1945年9月到次年7月的短短十个月内，美军在中国各地犯下的抢劫、群殴、欺诈、强奸罪行多达上万起，中国民众死伤者多达一千五百多人，受侵犯女性难以计数。另

据上海社会局统计，仅从1945年9月至12月的不到四个月时间内，发生驻沪美军吉普车伤人事件四百九十五起，伤三百三十六人，死十八人。所有案件最终都是一个结果，美军罪犯受到“治外法权”保护免于起诉，中国法律和受害人难以追究其罪行。

一石激起千重浪，在中国面临全面内战的历史关口，“沈崇事件”本来只是那一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无数波澜壮阔和轰轰烈烈的社会大事件中的一件，它所涉及的人员只是两个美军败类和一位受害的北大女生，但是此时这个事件却如同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危机四伏的火药桶。在经验丰富的共产党人领导下，“沈崇事件”被公开曝光，它像一枚重磅炮弹直接射向南京政府与美国的联盟阵营，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是如此强烈，影响是如此深远，全国各大城市反美游行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示威活动风起云涌。这枚炸弹所击中的要害不仅是国民党丧权辱国的对外政策，更是唤醒了四万万中国民众捍卫国家主权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意识。

我们看到，满目疮痍的中国航船正在1946年的重重迷雾中艰难起航，它必将经受惊涛骇浪的严峻挑战和洗礼，从而驶向三年之后那个果实累累的金色秋天。

2

公元1947年元旦，南京中山陵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国民政府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盛大公祭典礼，以告慰“国父”孙中山的在天之灵。

传统公祭活动因抗战中断九年之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再度举行，因此受到各方面高度关注。根据当时报载，重新开场的公祭典礼比起抗战之前有所改革，放弃部分传统的祭祀仪式，整个场面没

有香烟缭绕锣鼓喧天，而是采用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人的现代思维，祭场布置党旗、国旗、军乐团和仪仗队，军乐团员手中的西洋乐器和仪仗兵的军装、步枪、钢盔都是正宗美国货。据说这种充满美国精神的场面正是从纪念美国“独立之父”华盛顿总统的仪式上吸取的灵感，由此可见当时崇美的社会风潮已经无孔不入地影响到国民政府的各个层面。

上午9点半，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以及南京党、政、军要员五百余人步入中山陵，公祭典礼正式开始。全场默哀，蒋介石向国父石像三鞠躬，敬献梅花，然后宣读祭祀文告。

此时人群肃立鸦雀无声，南京的天气寒风凛冽，只有一个不大好懂的浙江奉化口音高低顿挫地回响在偌大的中山陵上空。众多外国记者纷纷竖起耳朵，这些个个都以“中国通”自居的洋记者企图从领袖文告中捕捉他们关心的敏感信息，但是他们的自信心和中文能力注定将要遭遇严峻挑战，因为蒋介石宣读的是一篇具有魏晋风骨辞藻华丽声牙难懂的古体四言骈文：

惟兹宪法，百年大计，绸缪数载，观成献岁，上禀遗教，旁镜事实，众议翕然，疑义顿豁，惟我国父，建立宏达，自由平等，素所标揭，三民五权，炳若日月，归权全民，东西同辙，百里九十，前途尚艰，功亏一篑，取鉴为山，行宪伊始，誓秉至公，群策群力，咸始遵从，遐迩一体，寰宇和雍，邦基永固，伫见大同，掬诚昭告，具陈本末，上慰英灵，兼答忠烈，贞诚不渝，有如皞日。敢告。

文告出自号称“文胆”的幕僚长陈布雷之手，除了宣誓继承遗志歌功颂德外，表达的雄心就是统一全国，“东西同辙，遐迩一体”，也可以看做蒋介石在本年度的誓言和目标。文告宣读完毕，

最高领袖带头进入寝宫，谒陵队伍尾随而入绕行一周，至10点一刻公祭典礼结束，蒋氏夫妇登车打道回府。

车队行至雨花台，陈布雷紧急报告，南京城内爆发大规模学生游行示威，交通已经阻断。不料蒋介石并不生气，他冷冷一笑说：等他们闹去吧，我看闹一闹对谁都没有坏处。

车队继续前行，一群胆大包天的游行学生竟然冲破军警阻拦包围了车队。

应该说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同学生关系并不对立，他在重庆常常亲自接见请愿学生，鼓励他们投身抗战为国效劳。尤其在美国参战之后他更是把大后方学生当做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战力量加以培养，这样才有了1943年“十万学生十万军”的学生大从军运动，有了反攻中、印、缅国际战场令日寇闻风丧胆的中国驻印军和中国青年军。但是时过境迁，抗战结束不过短短一年多时间，风起云涌的反内战、反独裁的学潮运动就转向了针对国民政府，成为挡在蒋介石面前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这次请愿学生给领袖出的难题是，“坚决严惩强奸北大女生的罪犯”，“美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

荷枪实弹的警卫如临大敌，欲用武力驱散学生，被蒋介石制止了。他面带微笑走下车来，信誓旦旦地告诫大学生们，读书人的要务是回到学校专心念书，不要听信共党分子煽动。政府一定会严惩罪犯，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他表情沉痛地说：对我蒋某人来说，所有的青年都是我的儿女，普天之下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儿女的？又有哪个父母眼看女儿遭受凌辱而无动于衷？政府当然站在你们一边，站在四万万中国人一边。中国人是不好欺负的，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在中国的土地上犯了罪都必须受到法律公正审判，哪怕是美国盟军也不例外。

蒋介石当场指示外交部长王世杰，以外交部名义同美国总统特

使马歇尔将军进行严正交涉，要求美军交出凶手进行公开严惩。

3

当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包围北平美军司令部的时候，马歇尔将军正在一间大放映室里观看电影，他的身边有美军驻华司令吉伦上将、副司令迈达克中将等人陪同。这是一部有关诺曼底登陆的黑白纪录片：天空飞机轰鸣，海面舰艇如云，潮水般的盟军士兵呐喊着冲锋登陆，解说员激动的声音在放映室里回响，看哪，盟军出动一万一千架飞机，七千艘战舰，数十万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直扑法国海岸，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宏伟壮观的一幕，它必将永载史册彪炳后世……

迈达克中将衷心地赞美说：对职业军人来讲，一生有幸参加一场这样伟大的战役就足够了。

吉伦上将纠正他的副手说：不，这是一部作品，一个时代有这样一部气势磅礴的伟大作品就足够了。

而这部伟大作品的作者之一马歇尔将军则平静地吸着雪茄烟，他的嘴角流露出一丝安详的微笑，他当然有理由为自己自豪，因为这场史无前例的胜利不仅为美国赢得了一场战役，而且赢得了半个欧洲。

乔治·卡特里特·马歇尔，美国政治家，五星上将，二战时期美军总参谋长，罗斯福总统的战略顾问，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蒙哥马利元帅并称“盟军三巨头”。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12月，杜鲁门总统就迫不及待地委派美国军界最高领导人出使中国，担任“美国总统特使”和“和平使团”团长，足以说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局势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注。

马歇尔将军不仅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制订者，同时还是一名难得

的“中国通”，他早年出任过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同孙中山先生和宋氏姐妹建立过私人交情。马歇尔来华之前态度较为乐观，因为国共两党在举世关注的“重庆谈判”期间已经达成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若干政治协议，而素以态度强硬和百折不挠著称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也对未来的和平使命充满信心，他曾对国际友人这样描绘未来的国共合作：我也许要到联合政府里做个部长或者委员，一周到南京上三天班，然后在淮安（中共中央机关拟议迁至淮安）工作四天。毫无疑问，无论国、共哪一方单独掌权都不是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结局，美国政府为中国设计的政治体制是“多党制”，即国、共相互依存互相牵制，这样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体现出世界范围内的“美国意志”。马歇尔将军一度在对记者谈话中乐观声称：中国前途一片光明，一艘全新设计的政治航船已经生火待发。

忽然间，从基地外面传来一阵地动山摇的人潮怒吼，这种由无数喉咙制造出来的声浪甚至盖过了银幕上的飞机呼啸，一个副官奔进来向将军报告说，至少有数千中国学生包围了美军驻地，士兵已经奉命进入战斗戒备。但是很快又有军官报告说，示威队伍中不仅有教师学生，还有工人和市民，他们的人数不是几千，而是几万人。

马歇尔在两位司令官陪同下登上岗楼，他从望远镜里看见更多示威人群正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涌来。在阴云笼罩的冬日天空下，黑压压的人群吼声震天，他们打着标语，高举横幅，简直浩浩荡荡没有尽头，那种规模恐怕不是几千人几万人，而是整整一座城市都在沸腾。

马歇尔问翻译，标语上面都写着什么？翻译结结巴巴地报告说，横幅上的内容，恐怕……很不友好。马歇尔嘴里蹦出一个简短的单词，Read（念）！翻译只好一一念道：“严惩美国凶手！”“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打倒美帝国主义！”“美国

鬼子滚出中国去！”

马歇尔问：中国警察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来制止？

参谋军官报告说，已经告知市政当局，但是他们没有明确态度。

马歇尔脸色阴沉下来，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一般说来，如此大规模示威游行肯定有政治势力背后操纵，不用说这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但是市政当局的暧昧态度却藏有玄机耐人寻味，它似乎表明这得到了来自南京高层的某种默许。沉默就是一种政治信号，与其说广大民众抗议示威，不如说是国、共联手反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特使脸上虽然没有流露失望的表情，但是他的身体和心灵却感受到一阵阵来自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以至于当他走下陡峭的楼梯时竟然趑趄一下险些摔倒，吓得部下大惊失色。曾几何时，抗战时期的美军还是最受中国人民欢迎的国际盟友，开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见中国人民的热情笑脸，中国青年狂热崇拜美国，把他们当做是大救星。然而抗战胜利仅仅一年，“中美蜜月”就走到尽头，美国大兵变成过街老鼠，遭到民众如此强烈憎恨和反对，是中国人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还是美国人殖民主义政策的本质原形毕露？

刚刚回到办公室，副官报告说，本地市长求见司令官阁下。另外白宫方面也通报说，中国外交部已经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交涉。

马歇尔沉思着来回踱步，吉伦上将小声请示说，是否派个级别较低的官员去敷衍一下？马歇尔站住了，他态度坚决地摇摇头说，不，让中国人回去。

副官稍稍迟疑，又请示说：外面那些游行示威的人群怎么办？马歇尔冷冷地回答：不用理睬他们，肚子饿了他们自然会回家去吃饭。

马歇尔转过身来，他严厉地对两位司令官说，第一，你们的职责是必须约束士兵，这里是中国，不是日本，以后要尽量杜绝发生

类似事件。第二，将违反军纪的士兵遣送回国，我们从前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把任何一个美国军人交给当地人审判，这是占领军的尊严。

他拿起电话下命令说：马上通知南京方面，我要同那个人会面。

“那个人”指的就是蒋介石。

4

让我们重新回到内战爆发前夕，国、共争锋的历史起跑线吧。

根据美国国防部所作的战略评估，南京国民政府占有全国百分之九十的乡村和百分之百的大、中城市，但是其中约占三分之一的省份是由名义上归顺中央政府的地方军阀统治的。国民政府还控制着全国所有铁路和公路交通干线，掌握着工农业生产、外贸出口、财政税收、金融流通等国家命脉。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控制着一支多达四百三十万人的正规军，另有一千三百架飞机、千余艘作战舰船和大批作战物资，这是世界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庞大的军队之一。战略家强调指出，政府军的核心是一支包括六十个整编师（军）在内数量多达一百八十万人的野战军，他们又被称作“中央军”，就是由南京政府指挥而有别于其他地方派系的军队。中央军武器精良战斗力远在地方部队之上，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战斗单位配备了坦克、轮式战车、牵引火炮、无线电通讯、汽摩化运输工具等美式装备，尤其是被称作“五大王牌主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还有四个机械化快速反应兵团，这些精锐部队就是与美国陆军相比也相差无几。中央军的指挥官全部由黄埔军校毕业和西方留学归来的将军担任，他们就像德国纳粹效忠希特勒那样绝对效忠于蒋介石，这是蒋介石发动内战胜券在握的基本力量和信心所在。

南京政府的对手共产党所占据的省份主要在黄河以北山区，面积不超过全国的百分之十，人口超过一亿，他们的武装力量主要包括由八路军、新四军改编而来的解放军主力一百二十七万人，另有两百多万民兵武装。根据情报评估，解放军武器十分简陋，多数团级单位只有迫击炮，战斗连队只有步枪和轻机枪，而且弹药缺乏，就是与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军队相比装备也相差很多。但是解放军组织十分严密，作风顽强，指挥员精通山地游击战，并且得到解放区（从前称作苏区、红区、根据地，也建立有赤色政府）民众的拥护，与国民政府的统治力量形成分庭抗礼和武力割据的局面。美国战略家警告说，共产党善于宣传民众，加上背后有莫斯科的支持，他们已经将解放区变成中国的国中之国。

通过1946年爆发的国共冲突，南京政府的军队在中原地区，在苏北、华北和东北发起大规模进攻。美国战略评估的结果表明，如果蒋介石消灭共产党，他将彻底背离美国设计的政治轨道，摆脱美国控制，变成一手遮天的独裁者，这是杜鲁门总统不愿意看到的结局。如果因为国共战争引起前苏联干涉，进而引发世界大战，这也是美国总统不能接受的局面。对此美国人的策略是，通过减少美国援助来调控蒋介石的战争步伐，保持国、共对立（用共产党牵制国民党）的格局，避免发生美、苏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从而维持整个东北亚地区在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

但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遭到蒋介石的迎头痛击。

1947年元旦刚过，蒋介石单独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与其进行长时间秘密会谈。根据后来披露的文件，他们会谈的核心内容是南京政府要不要继续“剿共”。

此时手握四百万大军雄心勃勃的蒋介石早已不是抗战时期对美国人唯命是从的那个蒋委员长，他早已羽翼丰满，并在国际舞台上与美、英、苏首脑并称“国际四巨头”。他断然地回答美国特使：

30年代江西剿共，那时候并没有你们的援助，可是我们还是达到目的。剿共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这次会见不欢而散。

5

就在蒋介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一周之后，白宫发言人正式宣布了马歇尔将军离任回国的消息，同时宣布撤回和平使团和减少美国驻军。

历史无情地嘲弄了美国外交家。

从马歇尔雄心勃勃地赴华上任到公开承认“调停失败”，时间仅仅过了一年，东方大陆这艘被美国人称作“全新设计的政治航船”不仅熄了火，连设计师马歇尔也因到处碰壁焦头烂额而不得不提前结束使命。马歇尔的失败遭到他的另一位政治对手，被称作“亚洲太上皇”的五星将军麦克阿瑟幸灾乐祸的公开嘲笑，他对幕僚说：超级航母在阴沟里翻船了。

南京政府为美国特使奉召回国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欢送仪式，蒋介石亲自授予马歇尔将军一枚国际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国的和平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

仅仅几年后蒋介石兵败大陆，西方世界掀起一股反共反华浪潮，杜勒斯主义甚嚣尘上，许多西方政客都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全面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杜鲁门和马歇尔的“民主党倾向性”，即对蒋介石抱有成见，减少和中断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甚至有人断言马歇尔思想“左”倾，“同情和包庇共产党”。但是这些人恰恰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奉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不得人心，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称霸世界的权谋和野心注定要遭到失败。

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一队美国军车在宪兵摩托车护送下直奔北平南苑机场，领头是一辆外表看上去很普通的军用吉普车，它的车身油漆剥落，引擎盖上留有战火硝烟的痕迹，但是这辆吉普车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保险杠前端醒目地飘扬着两面小旗：一面是美国国旗，另一面是印有五颗小白星的军衔标志旗，表明它是一位美国五星上将的座车。

但是车队在古城北平的街道并未引起轰动，偶尔有路人驻足观看，大多数市民表情冷淡，他们对于这些招摇过市的美国军车习以为常漠不关心。一个乞丐懒洋洋地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他抬起头来看着威风凛凛呼啸而过的车队，脸上流露出茫然和困惑的表情来。

机场停泊着一架刚刚发动的美军运输机，马歇尔将军同前来送行的人群一一握手，他面带微笑表情从容，直到飞机腾空而起后，掩藏于这位大人物内心深处的真实情绪才得以流露。据使团一位随从人员后来回忆说，马歇尔先生表情相当失落，忧伤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舷窗下面的中国大地。人们都知道，作为美军总参谋长的马歇尔领导美军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是所有美国人乃至欧洲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在中国的和平使命却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此时二战结束只有一年多，这一年马歇尔已经是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功成名就儿孙满堂，已经到了告老还乡的年纪，注定难有作为。纵观二战后的世界，各国人民都在清理战争废墟，修复战争创伤，唯有中国面临一场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的大规模内战。据说这位灰白头发的老人多次引用一句《旧约》上的话——

不幸的人啊，你们将淹没于血泊之中。

第二章

攻占延安

1

1947年农历元宵节过后，刚刚开完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毛泽东与妻子江青出现在延安城里。

这天延安天气十分晴朗，虽然此时贫瘠的黄土高原还看不见一抹绿色，草木枯槁间覆盖着积雪，但是宝塔山下这座被温暖阳光所照耀的“革命圣地”里，到处都能感到一股扑面而来的战斗热潮。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成为少数派，按照党内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坚决保卫红色首都延安成为党内同志共同的战斗决心。尽管身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对此意见有所保留，但是他的内心仍然十分舒畅，因为他看到一种党内民主生活的阳光——党内不同意见的对立和争论是完全正常的，这说明共产党成熟了，呈现一种积极向上、健康和生机勃勃的朝气来。

共产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度团结一致，这样具有对胜利的渴望和必胜的信念，这就是通向光明未来的希望之所在。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同十二年前中央苏区面对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压力相比，他感到内心前所未有的坚实和强大。至于延安是守是撤，那是

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他相信随着时间推移都将得到妥善解决。

毛泽东夫妇乘坐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国际红十字会赠送的救护车，那时候共产党领导人没有专车，中央机关曾经考虑给中央主席配一辆吉普，被他断然拒绝了。他生气地说：走走路有么子不好？连走路的权利都要取消么？走路锻炼身体，还可以深入群众，你那个汽车呜呜一开，群众还敢跟你说话么？

列宁有句名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事实上延安时代的共产党人大多以身作则，真正做到了官兵一致，干群一致，人人平等坦荡无私。

一位革命老人告诉我，革命年代的延安不是一座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更像一所革命大学校，大熔炉。街道是课堂，墙壁就是黑板，墙上写满革命口号，随处可见宣传革命的黑板报和墙头诗，连当地居民都耳濡目染以革命为荣。老人无限怀念地告诉我，那个年代虽然艰苦，但是人心是滚烫的，感情是纯洁的，没有那么多私心杂念。我相信在那个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红色年代，激情因为理想而熊熊燃烧，无论官兵人人心中的理想都是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而不是当官做老爷。

那个年代的延安是一座“兵城”，老百姓没有军队多，所以仅有的几条大街上都是穿灰布和黄布军装的人，男女老少都差不多。毛泽东和江青也穿军装，不同的是江青的军装稍经改造，立刻变得好看起来，突出了女性魅力。毛泽东则不大讲究衣着，他不喜欢穿新衣服，警卫员领来的新军装一定要先替他穿旧了以后才肯穿，这倒不是平民作风，而是个性使然——他嫌穿新衣服不自在。那时候解放军还没有军衔，总司令与士兵穿同样的军装，都是士兵服，虽然延安已经有“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口号，但是个人崇拜还没有盛行，中央“五大书记”有时候也会出现在街道上，他们完全跟普通人一样，吃饭给钱，买东西付费，所以当毛泽东夫妇走在大街上

时并不会被市民包围得水泄不通。认识的干部上前敬个礼，打个招呼，不认识的老百姓各走各的路，也没有前呼后拥警车开道，没有事先布置警卫戒严，把老百姓赶到路边去，搞得满城风雨煞有介事，唯一不同的是在这对领导人夫妻身后跟着两个挎手枪的警卫员。

毛泽东进城的理由是陪妻子来买生活用品，此时中共中央给江青安排的工作是中央主席的生活秘书，因此她也是延安所有领导人中唯一一个兼任丈夫身边工作人员的妻子。延安时代的中共领袖绝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圣人，恰恰相反，他们本身就是人民生活中鲜活的一群，比如朱总司令就爱与农民广交朋友，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城里进进出出，许多市民都认识这个态度谦和的“大胡子同志”。毛泽东住在城外枣林后沟，从前形势不紧张的时候他反而很少进城，如今国民党大兵压境来势汹汹，他却忽然有了重新感受延安城的强烈愿望，也许是一种预感，也许是留恋或者告别吧，总之领袖心里对这座“养育革命十二年”的陕北黄土小城充满了难以割舍的真挚感情。

这一天西北上空的冬日太阳热烈地照耀着延安城内狭窄而错落的石板街道，街上行人很多，还有许多四乡八里的乡亲过完大年进城来赶集，城里城外就有了一种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江青进了店铺就拉下了距离，毛泽东和警卫员则被人流裹挟着走走停停，他像个东张西望的孩子那样对街道两旁的许多东西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不停地问这问那，有时候是针对某种农产品发表妙论，有时候则是同摆小摊的人拉上几句家常，后来遇上某个机关负责人，他们干脆蹲下来抽烟谈话。

忽然山坡上响起枪声，城头上很快挂出预示敌机飞临的灯笼来。本来人声鼎沸的街道上突然安静了一刹那，接下来人群大乱，纷纷寻找地方躲避，许多不及收拾的农产品遭到践踏抛洒一地。幸好这一天敌机没有进行轰炸，只是在延安上空盘旋侦察一阵就不慌

不忙地飞走了。

等到江青气喘吁吁地找到丈夫的时候，她看见毛泽东并没有躲进防空洞，而是抱着手坐在一块石头上吸烟。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生气，又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敌机虽然没有轰炸，但是闯进晴空飞机分明把一个沉重的问号投进共产党领袖的心中，那就是，蒋介石已经决心动手，延安何去何从？

按照现代战争理论，这是一场发生在国、共之间的“非对称”战争，战争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优势的国民党一方。许多国际观察家认为，蒋介石声称“六个月消灭共产党”绝非谎言，甚至很可能要不了半年时间共产党就会被赶到蒙古大沙漠里去。就连莫斯科领导人斯大林同志也对国共内战的后果深信不疑，莫斯科在这一时期发给延安的电报中不仅表达了深切的忧虑和关切，同时劝说中共的同志们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和谈条件，避免重蹈十几年前中央苏区失陷红军被迫长征的覆辙。

由此可见，身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承受着多么巨大的国际和国内压力。此时无论他对革命前途和中国未来保持怎样的乐观态度和必胜信心，预言国民党反动派必将失败，革命事业一定会成功，但是不仅国内外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不予认同，就连党内许多同志也忧心忡忡悲观失望。谁会相信背后有美国支持，拥有全副美式装备的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是纸老虎，而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人一定能创造奇迹呢？

毛泽东的坚定回答是，中国共产党能，一定能！延安是否能守住不是胜败关键，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我们看到，中共领袖的决心最终成为全党的信念和共识，但是领袖的信心源于何处？这是半个多世纪来许多中外学者试图解答的历史提问。当时几乎没有人认同西北小城延安的力量，更没有人把干旱贫瘠的黄土高原上一支武器简陋的共产党军队同中国未来的大国命运

联系在一起，但是不到三年时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世界无不为之震撼。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远东战略已经遭遇彻底失败，美国政府为此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努力以及其他种种全都付之东流。

1953年朝鲜停战之后，已经从国防部长位置上退下来的马歇尔将军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认为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犯下许多重大错误，现在又在朝鲜战场上犯下同样愚蠢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他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对手中国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创造奇迹的意志和决心。

但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奇迹尚未出现的高原小城延安，这里的世界仍然是灰色和贫瘠的。冬日的寒风掠过乱石裸露的山沟，战争的阴霾笼罩在所有渴望和平的人们心头上。延安外围的关中地区争夺战已经打响，部队遭受较大伤亡，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能被打败吗？共产党能够保卫自己的首都延安吗？人们把众多疑问投向迷雾重重的历史深处，但是答案不得而知。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领袖也是凡人，当中国历史的航船驶入危机四伏凶险莫测的危急关头，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必须勇敢地面对扑面而来的惊涛骇浪，任何胆怯、退让和逃避都意味着死亡，只有战斗才能赢取新生。

这天在返回驻地枣林后沟途中，毛泽东照例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延安时代的汽车是稀罕之物，没有人认为后排是优待领导的好座位，毛泽东则喜欢副驾驶座位的原因是视野开阔，有种御风而行的奇妙感觉，与诗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吻合。忽然中央主席向正在开车的司机抛出一个不着边际的问题，他说：你说说看，是天上的飞机快还是你的汽车快？这个问题着实让司机摸不着头脑，他迟迟疑疑地回答：当然是……飞机快啊。毛泽东又问：飞机扔炸弹你不就完了？司机很有把握地说：我可以先发现它，把汽车躲起来，跟它捉迷藏，因为天空没有山崖和树林。毛泽东对司机的回答很满

意，拍拍他肩头以示夸奖，然后告诉他，汽车先不要回枣林后沟，直接去王家坪彭老总指挥部。

2

在新中国诞生前夜的黑暗岁月里，在共产党浴火重生的艰难征途上，一个军人的名字始终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一面高高飘扬的战斗旗帜，带领着他的士兵和军队去战胜困难夺取最后胜利。这是一个巨人般的伟岸军人，他忠诚勇敢，心怀坦荡，蔑视敌人，一往无前，他用自己戎马一生来诠释什么是中国军人的高贵品质，什么是共产党人应有的意志、勇气和良知。他是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已经跨越时代和国界，耸立在世界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历史学家把这样的职业军人称作“军魂”。

这个“红色军魂”的名字叫做——彭德怀。

纵观彭德怀一生，他的名字总是同最危险最关键的战场联系在一起：平江起义，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长征途中过关斩将，抗战时期指挥八路军作战，内战爆发保卫延安，直到新中国成立临危受命，率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迫使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彭德怀人生中的最后一战是在1958年庐山会议上，这位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向着危害人民利益的严重浮夸风、极“左”思潮和腐蚀共产党肌体的看不见的敌人发起最后进攻，顶天立地光昭日月，直到伟岸身躯轰然倒下……

1947年阴历大年过后，就在毛泽东殚精竭虑谋划革命前途的时候，指挥部里的彭老总也紧蹙眉头来回走动，因为他正在与老对手胡宗南展开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较量。

半个多月前，胡宗南调集三个半整编旅的重兵对关中地区大举进攻。关中地区是陕北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因为它的形状酷似一

只椭圆形的“囊”，又称作“囊形地带”。由于这只向南突出的“囊”深深地楔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扼咸（阳）榆（林）公路咽喉，威胁战略要地洛川、宜川，胡宗南一直将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进攻延安必先夺取关中，保卫延安必先保卫囊形地带，于是关中争夺战就成为国共两军决胜陕北的前哨战。

总参谋部针对敌人部署，调动西北野战军避开敌人主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猛攻敌人侧翼据点，将担任掩护的敌人一个主力营（附团部）出其不意地包围起来。这一仗大获全胜，解放军激战半小时就将敌人歼灭，然后抓住敌人侧翼形成的漏洞继续猛攻，迫使敌人不得不退出囊形地带。

进攻受挫的胡宗南十分恼怒，他再次集结起七个整编旅五万多人的大军，决心在关中地区与西北解放军决战。面对敌人大兵压境之势，彭德怀深感形势不利的压力，因为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西北野战军对外号称六个旅，实际兵力只有两万多人，多数团只有四个连，而关中分区军队则更少，还不及敌人的十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囊形地带区域狭窄，大部队施展不开，难以进行机动作战，而一旦敌人切断后路，守军就将面临被敌人全部包饺子的危险。

但是前线部队指战员求战愿望强烈，他们纷纷表态誓死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党中央。问题在于，打阵地战消耗战明显对处于劣势的解放军不利，令身为指挥员的彭德怀左右为难。一方面他决不愿意看到一个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出现，另一方面如果不拼死争夺囊形地带，一旦敌人兵临延安城下，谁负得了这个天大的政治责任？

就在彭老总顾虑重重的时候，及时出现在指挥部的毛泽东帮助他解决了这道难题。毛泽东告诉他的老战友：别人怎么说不用去管，你是总参谋长，打仗的事情你决定。

当彭德怀试探地询问中央主席，如果关中最终不得不放弃的话，就增大了保卫延安的困难。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老彭啊，你什么时候变得蹑手蹑脚了？你要是把兵力钉在囊形地带，跟他们拼消耗，蒋介石胡宗南都会高兴哦，说不定还会给你发个大奖章。孙子早就说过，存人失地，则地未失；失人存地，则人地皆失。五次反围剿我们已经交过学费了，共产党再也不做赔本买卖喽。

彭德怀心中有了底，他高兴地笑道：对对，咱们解放军不做赔本买卖，要赔的话叫胡宗南赔去！

3

一个号称“小拿破仑”自命不凡的小个子国民党将军穿越历史迷雾出现在我们面前。

胡宗南，字寿山，别号琴斋，浙江镇海人，蒋介石的宠将之一，西北绥靖公署最高军政长官，人称“西北王”。在民国史上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黄埔军校里，黄埔一期的胡宗南一直保持着该校两项历史纪录：入校时年龄最大（二十九岁半），足足超过规定招生年龄四岁半；个子最矮，低于规定最低身高两厘米（只有一百五十八厘米），还有蛀牙、沙眼等等疾患。也就是说，他的生理条件完全属于不合格之列，不能应召入伍，进入黄埔军校深造。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这个将近三十岁的老青年胡宗南被拒于黄埔军校门外，与北伐革命的时代列车失之交臂，他还有后来飞黄腾达大红大紫的命运么？

然而偏偏就是这个险些被淘汰而且最有理由不被看好的超龄生最终创造了多项黄埔系中的第一：第一个当上师长，第一个擢升将军，第一个被任命为战区总司令，又是第一个出任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兼“剿总”总司令，权势直逼蒋介石最信任的参谋总长陈诚。古人云，自古英雄出少年。此话当然没有全错，上天垂青少年，因为

他们是人类的新生力量，有着创造奋进的激越动力。但是奋斗本身并无老幼之分，关键看你是否愿意比别人付出更多，大器晚成的胡宗南便是一例。

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黄埔军校在广州首期招生，浙江考生胡宗南顺利通过笔试，但是在随后进行的体检中，他因为个子低矮和超龄两个理由被考官淘汰。胡宗南出身贫寒从小身体不好，个子比普通人矮了一个脑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三等残废”，而且年龄偏大相貌显老，被年轻考生讥讽为“小老头”。一般说来，有生理缺陷的男人很难保持健康心态，他们要么因为社会歧视而自卑压抑自暴自弃，要么思想偏激心胸狭窄，其实两者殊途同归，都是心理病态和扭曲的结果。但是身体发育不良的青年胡宗南不同，据他的同乡好友回忆，胡寿山胸襟远大意志坚定，性格开朗思维机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个难得的青年俊才。

有时命运像一枚硬币，不知哪一面朝向你。在黄埔军校大门就要对这个被考官当面嘲弄为“又老又丑”的外省青年关闭之际，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任黄埔军校总党代表、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偶然路过军校门口发现这个徘徊已久不肯离去的落选生，此时的胡宗南已经濒临绝望，但是他壮志未酬心有不甘，咬破手指在地上写下“不革命，毋宁死”六个滚烫的血字。总党代表被这个外省青年投身革命的信念所打动，他当即在一张烟盒纸的背面写了一张字条给考官。总党代表指示说，身高和年龄都不应是招生的不可变动的标准，只要思想进步，成绩优秀，身体健康即可破格录取。命运之神终于对胡宗南露出笑脸，总党代表成为他人人生中的第一个“伯乐”，他的字条帮助一个原本被淘汰出局的外省青年顺利考入黄埔军校一期。

黄埔一期共有学生六百余人，他们都是全国考生中的佼佼者，胸怀大志、才华横溢的精英俊杰不计其数。但是命运之神偏偏眷顾

其貌不扬的老青年胡宗南，当他与同学一道被校长蒋介石叫去谈话时就有迹象显示，这个穿小号军装还嫌肥大的小个子同学日后很有可能崭露头角一鸣惊人。

在黄埔军校头几期，校长谈话是一种例行公事，蒋介石定期找学生轮流谈话，几乎所有黄埔学生都有机会与校长面谈。那一天被校长同时叫去谈话的学生共有三人，胡宗南最后一个走进校长办公室，但是只有这个浙江籍学生及时把握住了机会，他的社会学知识和浙江口音给校长留下深刻印象。档案显示，当时他们的谈话内容是学生汇报如何做革命青年，胡宗南将自己的座右铭归纳为八个字，“克己、勤勉、强韧、奋斗”，并汇报自己的人生条律是“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不贪财，不赌不嫖，清廉正气，为天下大众谋幸福也”，当场受到校长表扬。此时的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培植势力，网罗亲信和骨干，多年后蒋介石对儿子蒋纬国提到这件事时说，他所以一眼看中胡宗南并决定培养这个貌不出众的浙江小同乡，理由是他身上具有一种挺拔向上的精神气质，那就是“思想机敏，强烈上进，勇敢无畏，以及效忠党国的信念”。

胡宗南没有辜负校长栽培，这个一度被淘汰的落选生很快就从人才济济藏龙卧虎的黄埔一期同学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校长蒋介石最器重的得意门生。他从黄埔军校毕业下部队当排长，从此无论东征还是北伐，无不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多次立下战功，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他规定部下：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军官一定要率先做到；凡是危险艰巨的任务，军官要同士兵一道完成。毫无疑问，北伐时代的青年军人胡宗南是积极向上的，他崇尚理想，信仰坚定，胸怀大志，朝气蓬勃，拿他自己的话说，“……日日夜夜刻苦钻研军事，以身作则模范治军”，因此从黄埔军校毕业到北伐结束的短短三年，他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下级军官被迅速提升为少将副师长，再后来官至中将军长，而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也赢

得了“天下第一军”的美誉。抗战时期，胡宗南奉命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徐州会战、豫东抗战、武汉大会战、山西抗战等重大战役，为镇守国民党大后方功不可没。及至戎马倥偬，岁月流逝，耳鬓染霜年近五十岁的胡宗南个人婚事一拖再拖，他对媒体表态说，国家危难大敌当前，宗南只有责任抗战，只要中国土地上还有一个拿枪的侵略者，宗南就当继续战斗决不考虑结婚。这种高风亮节的姿态传为美谈，一度感动校长蒋介石，连夫人宋美龄也曾出面劝说他结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有了黄埔军校“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之说，“四大天王”即胡宗南、戴笠、桂永清、杜聿明，“八大金刚”则是关麟征、毛人凤、邱清泉、宋希濂、贺衷寒、蒋鼎文、张灵甫、胡璉。这种说法无论是否准确，但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胡宗南在黄埔嫡系中占有不可动摇的领头羊地位。换句话说，最终确立胡宗南“黄埔第一人”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

随着抗战胜利，手握重兵的“西北王”胡宗南权力越来越大，终于长成一座令人仰止的权势高山。权力是一种腐蚀剂，它能蚀空人的精神，胡宗南长期镇守地域辽阔的大西北，他从一个衣着简朴出生入死的职业军人逐渐演变成手握大权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今的胡长官很乐意享受生活，准确说是消费权力，他手腕上戴着瑞士金表，脚下穿的是意大利名牌皮鞋，衬衣都是法国货，这些价格昂贵的消费品都不是军人津贴所能消费得起的。一个人的外表变化，比如身体发福了，肚皮腆起来了，头发秃顶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气质、理想和追求目标都在发生变化。胡宗南眼光中已经少有青年时代的磊落与真诚，变得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目光霸道唯我独尊。身为“西北王”的他已经日复一日地被专制体制和绝对权力所异化，终于蜕变为一个热衷于官场争斗的政客，一个与其他封建官僚没有区别的军人官僚。军人对官场变得越是内行，

打仗就变得愈加外行，不知道这是军人的不幸还是政治的不幸？

不过胡宗南还没有利令智昏到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地步，他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忘记自己的身份，他最常用的一句谦辞是：我是替校长看守西北大门的，顶多算个管家吧。

4

1947年农历大年过后，国民党西北“大管家”胡宗南在参谋长盛文、副官长熊向晖陪同下，神色威严地走进作战会议室。与会者全体起立，他们中有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以及师、旅长们。总司令清清嗓子宣布说，领袖早已无法容忍共党在陕北地区的存在，作为西北最高军政长官，本总司令奉命将共党从囊形地带彻底驱逐，扫庭犁穴，扩大战果。

担任主攻的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中将汇报说，他们已经制订出一套“铁壁合围”的作战方案，拟以整编第三十六师配以坦克战车，闪电般直插囊形地带的后路，占领军事要地，堵截敌人退路，同时阻击南下救援的共军。军主力则以六个整编旅从东、南、西三面大举进攻，保证一举围歼关中地区的共军。

刘戡，湖南桃源人，黄埔一期毕业，是西北战区公认的一员猛将。他因在江西“剿共”战斗中被打瞎一只眼睛，人称“独眼龙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他率部转战河北、山西等地，曾多次创造歼敌达千人以上的光荣战绩，被蒋介石亲自授予“杰出将领”的荣誉称号。

从军事角度看，“铁壁合围”计划堪称完美无缺，尤其是以整编第三十六师直插后路，封闭袋口的致命一击，充分显示了刘戡军长一举收复囊形地带的歼敌决心。按照惯例，只要身为总司令的胡宗南点点头，该计划就将准予实施。但是当与会将领都把目光投向

胡长官时，他们发现这位城府很深的总司令并没有急于表态，他微笑着望着部下们，态度有些特别，似笑非笑，模棱两可，显出一副意味深长和难以捉摸的表情。

刘戡有些摸不着头脑，尽管他与胡宗南同为黄埔一期同学，但是如今这位同学已经是顶头上司，并且在校长面前红得发紫，所以他毕恭毕敬地请示说，如果我军计划有何疏漏，请长官予以明示。

胡宗南问刘戡，打胜这一仗，你准备伤亡多少人？

刘戡有些摸不着头脑，他回答说：根据情报，陕北彭德怀主力总计不超过三万人，囊形地带只有区区三四千人。我二十九军三师十旅达八万余众，就算损失几千人，踏平关中地区还不犹如探囊取物吗？

胡宗南摇摇头，他不紧不慢地对众人说：刘军长、董军长，我要你们记住，我西北战区号称统兵五十万，但是实际上我能直接指挥的只有你们两个中央军。其余那些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奎、西北军邓宝珊、晋军阎锡山的队伍，都是听管不听调，连中央都拿他们没有办法。我在关键时刻只能依靠两条胳膊，一条是第一军董军长，另一条就是第二十九军刘军长，如果你们不保持强壮有力，而是跟共党拼光了，不是等于自残吗？这样的结局谁会欢迎呢？当然是马家军、邓宝珊、阎锡山这些人。他们巴不得我们中央军跟共党火拼，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样的结局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当然也绝不是校长所希望看到的。

刘戡小心地问：我们该怎样做才好？

胡宗南果断地命令说：重新修改作战计划，放开北面，只从东、西、南三面推进攻击。只要打开后路共军就不会拼死做困兽之斗，就会放弃关中，我军就会以最小的代价收复关中地区。

部下面面相觑，他们绝对没有想到胡长官竟然要求他们像驱赶鸟儿一样把共军赶走，而不是歼灭。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硬着头皮请求说：胡长官，我师一定能以最快速度，闪电插入关中以北，全

部消灭共军……

胡宗南大怒，训斥道：放肆！这不是打仗，是政治，什么是政治你懂吗？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善之兵也。如果我们把共军赶走，赶到马家军、阎锡山的地盘上，让他们互相火拼，两败俱伤，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政治，就是我们的最大胜利。

胡长官一锤定音，会议当即对作战计划进行调整，改“铁壁合围”为三面推进作战。

2月中旬，关中前线传来捷报，中央军全面收复囊形地带，兵临延安城下，西安、南京一片欢呼，派来记者团战地采访。于是高度重视的胡总司令决定亲自陪同中央社记者去到前线阵地视察。

果然不出所料，处于绝对劣势的关中共军未作殊死抵抗，主动放弃阵地向北撤退，只有几处掩护阵地发生过激战。记者们看见，共军曾经据守过的马栏山阵地已经变成一片焦土，随风飘来一阵阵凝固汽油炸弹燃烧后的焦臭气味。胡宗南跳下车来，带领记者朝山头走去。他们看见，整座山头都被炮火犁过一遍，连一棵活着的草都找不到，共军构筑的战壕工事不是被炮火摧毁，就是被坦克履带压塌。参谋长盛文介绍说，国军除了空中和地面炮火占据绝对优势外，坦克战车的突击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共军装备简陋，缺少反坦克武器，所以坦克对于摧毁共军防线的效果十分明显。

记者纷纷记录和拍照。

胡宗南看着眼前一切，内心相当满意。什么叫克敌制胜？飞机轰炸，大炮开路，坦克冲锋，这就是中央军的实力，也就是摧毁一切敌人的制胜手段。连机枪都很少的彭德怀共军除了投降或者被消灭，他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他们继续登上山顶阵地，却赫然看见不远处有辆被击毁的国军坦克。坦克曾经起火燃烧，猛烈的爆炸和高温撕开钢铁装甲，把坦克炮塔扭曲得变了形。坦克炮管上倒挂着一具烧焦的驾驶员尸体，

给人一种狰狞可怕和触目惊心的感觉。总司令有些扫兴，他厌恶地指示部下：赶快打扫战场，阵亡者就地掩埋。

中央社记者不失时机地进行战地现场采访，总司令表情坚毅地表示，我西北战区将士英勇战斗视死如归，任何试图阻挡我军前进的敌人都将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踌躇满志的胡长官指示副官长熊向晖：马上向南京国防部发报，下一步行动听候指示。

不料南京回电只有寥寥几个字：火速飞宁，不得延误。

5

早春2月，当来自北方的肆虐寒风还在空旷的南京大较场机场呼啸而过时，玄武湖边光秃秃的柳树枝已经悄悄吐出毛茸茸的嫩芽。随着一架军用飞机徐徐降落，国民党西北“剿总”总司令胡宗南威严地走下舷梯。出于在西北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在走出机舱时稍稍停顿了一下，昂首挺胸，表情矜持，但是当他看清前来迎接的国防部官员只有一名上校参谋时，心情立刻不悦起来。国防部对于迎来送往的礼仪是有严格规定的，虽然胡宗南实权大过许多上将级别的战区司令，但是他毕竟资历有限，军衔也只是陆军中将，跟一个普通军长或者整编师长相当，所以享受的接待规格也就大致相同。

京都之地冠盖如云，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衙门，不像偏处一隅的西安，那里是胡长官一手遮天大权独揽的天下。这一年胡宗南五十一岁，已经过了人生的“知天命之年”，对他来说，青年时代的奋斗、克己、勤勉和谦恭都已随着岁月流逝渐渐远去，如今他已是权重一方的西北封疆大吏，要是放在清朝就是坐八抬大轿的一品大员。据说他曾私下对人抱怨说，每次进京都会影响情绪，心情黯淡，国防部是大官场，在那里再大的地方官都会有失落感，都会

觉得自己没有分量。其实这种感受古已有之，只消查查史料就会发现，中国古代许多权倾天下的诸侯王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居正等等都有过类似抱怨，我们就不难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的官场深似海了。

但是这一天胡宗南怎么也没有想到，当汽车来到一座僻静的官邸大门口，他被参谋领进院子时，看见客厅外面的紫薇树下站着一个身穿长袍马褂面色安详的老人。

他竟然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

蒋介石看见胡宗南穿过中式庭院朝自己快步走来，时过境迁，这个最受信任和宠爱的学生已经有些发福，肚子也不争气地腆出来，令他不由得微微皱起眉头。蒋介石是个注重道德修养和内敛的军人领袖，他推崇王阳明和曾国藩，克己复礼淡泊明志。他一生只喝白开水，生活简单体型瘦削，他坚持认为瘦削是军人的审美标志，军人可以魁梧，但是绝不可以肥胖，肥胖令军人蒙羞。所以他器重的黄埔学生个个身姿挺拔瘦削结实，这是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神气质，就像优良品种的乔木，可与灌木杂草一般的地方军阀和腐朽政客划清界限。

胡宗南连忙立正敬礼大声报告，要不是国民政府早已废除磕头下跪的朝廷礼节，他此时的心情恨不得趴在地上磕三个响头，三呼万岁，否则不能表达受宠若惊和诚惶诚恐的心情。身为学生的他知道校长从不轻易迎来送往，除非重要的外国政要和贵客，他这个学生有何德何能，敢劳恩重如山的校长和最高领袖亲自出门相迎？真是该死该死！

此时宦海沉浮半辈子的胡宗南早已不是那个在黄埔军校大门口咬破手指写血字的青年学子，封建官场就像一座千年大染坊，早已彻底濡染和改造了这个高官厚禄的职业军人，将他变成一个长于察言观色和逢场作戏的官僚政客，所以他的惊慌和感动更多还是一种

心情，而非理智使然。他利用进门那一瞬间已经观察清楚校长春风满面心情很好，且着便装，熟悉蒋介石的人都知道，领袖衣着是有严格讲究的，接见军人部下一律穿军装，只有对待少数心腹才着装随便。今天蒋介石没有如正式场合那样穿军装，而是着一件中式青布长衫，外面套一件黑色缎面棉袄，一副居家休闲的寓公模样，说明老头子对他的宠爱和信任一如既往。

蒋介石没有让他进屋，师生二人在庭园里散步谈心。

江南的天空阴沉灰暗，虽然没有下雨，但是空气中透出一股令人压抑的寒气来。蒋介石背着手，他目光凝重，不时抬头望天，好像天气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有什么重大影响似的。胡宗南小心翼翼地紧跟半步，他极力揣摩校长心情，不知道老头子独自召见有何吩咐。

蒋介石突然站住了，他指着墙角一棵大树说：寿山你看见了，树梢上有一个乌鸦巢。要是我不喜欢它在那里，你怎么办？

胡宗南本来要说，立刻派人去把那个鸟巢取走。但是他猛然醒悟面前站着的这个人就是校长，于是他大声回答：学生将亲自爬到树上去，让那个讨厌的鸟巢永远消失。

蒋介石点点头，语重心长地说：寿山哪，这只是一个比喻，你的任务就是要为党国除忧解难，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胡宗南心中“咯噔”一跳，他是个头脑何等灵活之人，已经听出老头子的弦外之音。这就是说，校长以这种不同寻常的随意姿态和单独会见来暗示对他的特殊器重，他已经猜到领袖下面的话题一定与延安有关。于是他的一颗心不禁兴奋地大跳起来。

不料蒋介石看他一眼，却忽然转换一个话题，他语气淡淡地说道：寿山哪，我看你有些发福了，是不是很久没有随军队出过操了？

胡宗南一愣，随即大声回答：是！学生一定牢记校长教导，卧薪尝胆，闻鸡起舞，不敢稍有松懈！

蒋介石又说：有人告诉我，你在西安弄了个梨园班子，听说你

的唱功也大有长进，什么时候能听你唱段《定军山》呀？

胡宗南听出校长话中有责备他“玩物丧志”的意思，背上立刻出了汗。

校长的眼睛总是无所不在，对手下人的动向了如指掌。抗战后期西线无战事，西北战区作为中国战略总预备队一直按兵不动，后方城市醉生梦死及时行乐之风盛行，当然不能不影响军队。尤其是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军队就像一群饥不择食的蝗虫，蜂拥开进东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各大城市受降。受降就是发财，变敌产为私产。据不完全统计，仅东北一地，被个人中饱私囊的“敌伪资产”就高达数亿美元。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如果哪个排长口袋里没有几根金条，那么他们一定不是中央军。

作为中央嫡系胡宗南当然也没能闲着，西北部队先后开往河南、山西受降，但是没能进入油水最丰厚的东北、天津、北平、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令他很是不满牢骚满腹。抗战后期他用军费买下一个梨园班子，办起随军剧团，取名“新生剧团”，除了偶尔深入军营慰问演出，也就成了胡长官的私人剧团。胡长官不仅爱听戏，还是个超级“票友”，喜欢亲自登台扮唱，赢得台下一片喝彩。那个年代听京戏捧名角是社会时尚，关键在于，胡长官的新生剧团在西安实在太出名，被人打小报告也就不足为怪。但是胡宗南心里清楚，官场无小事，一旦校长不高兴，任何小事都可能引爆埋伏在他仕途道路上的定时炸弹。

蒋介石停下脚步，盯着学生的眼睛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最后一次上前线是在第三次长沙保卫战吧？那是民国三十年（1941年），军人多年不打仗，团长的肚子都长了油，部队该不会也战阵荒疏了吧？

胡宗南身体笔挺，他大声回答：校长教导英明。学生虽未上前线杀敌，但是我西北战区秣马厉兵不敢稍有松懈，最近一战收复

战略要地“囊形地带”就是证明。学生一直铭记校长教导，党国的最大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一日不除，国家决无安宁之日。所以学生虽不敢说日日卧薪尝胆，却也牢记军人的神圣责任，随时等待校长令下，立刻率军出征踏平延安，彻底铲除毛泽东和共党首脑机关。

抗战胜利之后的国民党军队算得上兵强马壮人才济济，公认擅长谋兵布阵的军事家是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还有智勇双全的“马背将军”薛岳，善打硬仗的杜聿明、宋希濂，攻防兼备的美国军校毕业生孙立人，留学法国的机械化将军廖耀湘，师从德国坦克战创始人古德里安将军的“闪击战”专家邱清泉，敢与日本人拼刺刀的“瘸腿将军”张灵甫等等，许多黄埔后期生纷纷在战场上崭露头角，论打仗根本轮不上才华平平的胡宗南。蒋介石所以格外赏识胡宗南，并不是因为这个小个子学生有何过人的军事造诣，或者取得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战绩，而是因为他懂政治，换句话说就是唯校长马首是瞻。抗战爆发前的20世纪30年代，胡宗南与黄埔同学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发起创立效忠蒋介石的“复兴社”，受到蒋介石高度重视，后来发展成御用特务组织“军统局”，而胡宗南则与贺、康、戴等人并称“复兴社十三太保”，终于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心腹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二公子蒋纬国从美国留学归来，蒋介石派他到胡宗南的西北战区锻炼，当了一名见习少尉（排长）。胡宗南当然清楚，校长把儿子送到自己部队锻炼意味着什么，对此总司令不仅亲自深入部队，同这名“见习少尉”打成一片，成为最好的私人朋友，而且主动引荐了西安城内的名媛千金石静宜与其相识。本来此前胡宗南一直对石静宜颇有好感，无奈美丽高傲的西北大学校花对其貌不扬的总司令毫不动心，于是当高大帅气的蒋二公子来到西北军营当见习军官的时候，胡宗南就巧妙地介绍他与石静宜认

识。这对郎才女貌的青年人果然一见钟情坠入情网，一年后公开宣布结婚，胡宗南做成这桩大媒，成就一段轰动一时的豪门婚姻。

胡宗南的良苦用心当然没有白费，他得到的回报就是与蒋家私人关系更加亲密，老头子更加信任，其权势直逼人称“小蒋介石”的陈诚，于是有人背地里称呼他为“陈诚第二”。美国的巴顿将军名扬天下，但是他除了会打仗还是只会打仗，因此等他的上司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将军一直做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他的下级布雷德利将军做到他的顶头上司美军总参谋长，他还是一个原地踏步的退休将军。政治从来高于军事，这是天下公理，从这个原理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绝大多数出生入死的黄埔同学做到团长旅长就停滞不前，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充其量也不过官至师长军长，但是战功并不卓著，从未指挥过抗战重大战役，而一直驻守后方的胡宗南却已经大权独揽坐镇一方，登上集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国民党西北统帅宝座。

蒋介石点点头，轻描淡写地说：寿山哪，位高之人不言屈，权重之人不言诳。我看你还是需要一点东西，否则别人会不大服气的。你说对吧？

如同电光石火一闪，胡宗南马上明白校长所说的“一点东西”是什么。对他来说，这个“一点东西”他岂止需要，而实在是太重要了，那就是战功。身为军人，没有赫赫战功焉能服众？没有战功的将军就等于没有资本的资本家，没有金钱的银行家，没有政绩的官员和没有权力的政治家。作为西北统帅，他迫切需要一场伟大和轰轰烈烈的胜利来铺平通往权力高峰的道路。对此他简直有些感激涕零了，他大声回答：是！学生绝对听从命令，校长的意志就是寿山的最高使命。只要校长一声令下，学生一定马踏延安，消灭共匪头子毛泽东！

蒋介石终于笑了。

他感到很满意，胡宗南肯定不是最会打仗的将军，但是他具有政治头脑，懂得服从和效忠，政治家都是“非御兵也，乃御人也”，这一点胡宗南同陈诚极其相似。岂止同陈诚相似，其实他们都在效仿一个共同的榜样，那就是军人出身的政治领袖蒋介石。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就是蒋介石器重他们的根本理由。蒋介石忽然转了一个话题问道，我听夫人说起，你的女朋友还在美国念书？你也老大不小了，我看你们还是赶快结婚成家吧。

胡宗南赶紧回答：叶小姐已经快回国。校长教导学生，总理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寿山保证，一旦收复延安，消灭叛乱的共党分子，学生将以宣布结婚来庆祝胜利。

蒋介石在门口驻足，示意送客。

胡宗南终于如释重负，一阵狂喜如潮水涌上心头，他明白，一条康庄大道已经展现，一个令他的政治抱负再度辉煌甚至登峰造极的重大机遇就在眼前。

6

许多年前，当一颗高速旋转的金属弹丸迎面飞向目标，轻易地击穿汽车风挡玻璃，把坐在周恩来身边的警卫科长兼司机当场打得脑浆迸裂的时候，密集的枪声顿时震撼着空旷无人的劳山山谷。历史在这里上演了猝不及防和惊心动魄的一幕。

抗战爆发的1937年，未来的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遭遇伏击。

革命家周恩来一生历险无数，无论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还是在白色恐怖的大革命失败后，以及五次反“围剿”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只身前往西安和平解决著名的“西安事变”等等，他都处乱不惊从容应对，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也都镇定自若化险为夷。但是这一次不同，他乘坐的卡车在陕北高原这座荒无人

烟的山谷里遭遇来历不明的土匪袭击，从对方火力判断，敌人至少应在百人以上，而周恩来的随从人员和警卫员只有二十来人，并且处于极端不利的被动境地，司机、警卫员、副官、参谋纷纷倒下牺牲，汽车也中弹起火。

建国后担任总理的周恩来曾经感慨地回忆说，劳山遇袭是他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警卫员牺牲一多半，即使活下的人也大都负了伤，但是周恩来的衣服仅仅被子弹穿了个洞却未伤毫发，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后来查明，伏击周恩来汽车的只是一帮杀人越货的陕北悍匪，并无政治目的。土匪杀人是为了抢劫财物，所以不管汽车里的人是谁，当然也没有穷追幸存者，否则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也许会被这帮愚昧无知的土匪大大篡改。

土匪很快被肃清，匪首受到应有惩罚，负责延安保卫工作的部门受到最为严厉的批评。但是“劳山事件”却启发了周恩来，“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恰恰埋伏着最大可能”，这是他主管情报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周恩来指示把许多年轻的优秀党员输送到国统区潜伏下来，把情报工作的触角伸向国民党心脏。事实证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些战斗在秘密战线的红色战士没有辜负党和革命的重托，无论八年抗战还是四年解放战争，他们都把许多重大情报包括国民党高层的机密文件通过红色电波源源不断地发回延安，使得党中央对国民党动向了如指掌，在做出战略决策时知己知彼游刃有余。

时间来到1947年早春，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军队对于延安的进攻迫在眉睫，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正被一片大战前夕的紧张气氛所笼罩。许多高高低低的天线和电话线在大院里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蛛网，而这些网线向上传递的各种情报经过层层筛选，最后无一例外都要归结到一个终端，那就是周副主席的办公室。

“山雨欲来风满楼”，用这句话来形容此刻周恩来的心情再贴切不过。关中分区失守，延安失去前哨屏障，敌人正在大规模集结，风把浓烈的战争气息吹进周恩来的窑洞，令他眉头紧蹙忧心忡忡。延安是中共中央驻地，是革命事业的心脏，更是全国解放区军民心中一面高高飘扬的红旗，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不用说如果延安失守将会直接影响全国战场的形势，使那些正在艰苦战斗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和信心遭受难以挽回的重挫。

同时延安城里还驻有为数众多的中央领导机关、下属分支机构，中央政府各部门、各职能部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指挥部、各院校、通讯中枢和广播电台，各主要民众团体、文艺团体、后勤制币厂、银行、军工厂、被服厂以及中小学、保育院等等，人数多达数万人，他们组成一架高速高效的指挥机器，被井井有条地布局在延安这座高原小城的每一个角落，党中央通过这架庞大的机器将每一个政治、军事和经济决策贯彻到全国解放区去，领导各个战场的革命斗争。如果首都失守，将上述众多机构和人员疏散到各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没有建立一个新的首都之前，这个庞大的指挥机构将被拆卸成一堆零件，支离破碎无法保持正常运转。

这种大撤退的情形太容易让人重新唤起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悲惨记忆，那时候中央苏区大部分沦陷，中央红军被迫进行艰苦卓绝和损失惨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时隔十多年之后，全世界充满疑虑的目光再次投向延安，历史悲剧还会重演吗？放弃延安会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失败的第二次万里长征呢？

各地请战电报如雪片般纷纷飞来，部队指战员满腔热血地宣誓：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保卫革命首都延安。还有各解放区首长直接向军委请战，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增援延安，收复关中失地。而对关中失守负有直接责任的陕甘宁部队指战员更是坐不住了，彭老总带领他的旅长们来向周副主席请求处分，保证把敌人

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收复失地保卫延安。

周恩来工作时候只能使用一只手臂，因为他的另一只手臂落下残疾很不方便，那是1939年一次骑马事故所致。关于那次事故流传多种版本，据说与江青的胡搅蛮缠和放肆有关，但是这些版本和说法均未从周恩来口中得以证实，不应算作正史。

延安之战如何打？——守，还是放弃；守的代价如何？放弃的后果怎样？这是一道比世界上最复杂的数学公式还要难上许多倍的战争猜想题，解决这道难题需要超常的智慧、勇气、胸怀和信心。周恩来一时难以做出决断，但是他并不慌乱，因为他的身后站着—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人是他力量和信心的重要来源。

此时周恩来一面审阅着参谋部送来的各种情报和电报，一面以焦急的心情暗暗等待什么。他不时抬头询问秘书，“黄河一号”有消息吗？

秘书轻轻摇头，他看见周副主席脸上掠过—丝失望的神情，于是连忙说，我再去查问电台科。周恩来摆摆手说，不用了，有消息他们会马上送来的。

“黄河一号”是西安地下党的代号，延安情报部门有专门电台与他们保持秘密联络，现在“黄河一号”送出的情报将成为周恩来乃至中央对于时局做出判断决策的重要依据。

夜幕渐渐降临，在墨汁—样浓重的夜色中，延安小城里浮起许多像星星—样闪亮的灯火来。因为缺电，所以大多数机关都点煤油灯，并且严格规定非夜间工作不得浪费宝贵的煤油。警卫战士看见，周副主席窑洞的灯光彻夜未熄，直到次日黎明，首长才满脸疲惫地走出窑洞来，登上山坡活动肢体，休息一下大脑。

这时，—幅美景徐徐呈现在周恩来的眼前：东方欲晓，霞光万丈，即将喷薄而出的朝阳将宝塔山的塔尖染得通红。随着天幕愈发明亮，万朵祥云终于幻化成—支熊熊燃烧的巨型火炬，让人不由得

赞叹天地自然的鬼斧神工。

秘书也跟出来，周恩来用眼神询问他，秘书还是抱歉地摇摇头。

首长有些失望，他一低头，忽然流出鼻血来，吓得秘书赶紧去叫保健医生。但是周恩来制止了他。他自己像往常那样仰头坐下，用纸团塞住鼻孔，再用湿毛巾冷敷额头，要是放在平时也许鼻血就止住了，但是这回不灵，鼻血依然长淌。只有最了解首长的秘书才知道，长期以来周副主席都有流鼻血的毛病，这个现象敲响警钟，表明首长的身体非常劳累，是压力太大心情焦虑所致。

但是“黄河一号”还是保持着令人揪心的沉默。

在迷雾重重的敌占区，地下党同志把自己变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的孙大圣，他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忘我工作，最大限度地获取重要情报，传递机密消息。没有人怀疑他们的忠诚，但是也没有人怀疑敌人的狡猾和凶残，事实上任何不测随时都可能发生。周恩来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好好休息，秘书实在不忍心眼看首长日理万机没日没夜地操劳，他悄悄让人去向邓大姐报告周副主席流鼻血的消息，这一招果然见效，邓大姐的赶到迫使周恩来同意离开办公室小睡片刻。

但是周恩来注定无法躺下好好休息，几分钟后，一阵急促的脚步立刻将他从床上拽起来，秘书甚至来不及阻拦，首长已经出现在窑洞门口。来人是个电台参谋，周恩来眼睛一亮，因为他看清参谋手中那份紧急电报上注明的特殊标记，那正是他盼望已久的情报。

奇迹出现了，“黄河一号”浮出水面，周恩来鼻血立止，自动痊愈。

7

21世纪初的一天，我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应约与一位朋友见面，

朋友姓沈，他给我看了一份口述文字材料，顿时令我震惊不已。原来沈朋友有位姑妈曾经奉命隐姓埋名打入敌人心脏，潜伏在国民党中央机关长达十二年之久，与蒋介石、宋美龄等均有来往，向解放区送出大量敌方核心机密，堪称国共秘密战线上的“情报女皇”。

截至我写作本书之时，这位红色老人仍健在，她的名字叫沈安娜。

后来我又查阅许多档案资料，发现沈安娜老人的经历不仅极富传奇色彩，而且她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怎样评价都不为过。1945年10月国共重庆谈判，蒋介石与毛泽东达成《双十协定》，但是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高层召开秘密会议部署全面“剿共”，准备发动内战，最早将情报发回延安并敲响战争警钟的人就是当时担任会议记录员的地下党员沈安娜。

《孙子兵法》云：“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战场上没有凭空的先知先觉，只有准确的情报才能帮助统帅做出正确判断，制订正确的战略，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彼者，情报也。

人类战争历史证明，谁先取得正确情报，谁就将握有战场主动权。“黄河一号”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国共战争进程的关键人物。

熊向晖，原名熊汇荃，祖籍安徽凤阳，中央（黄埔）军校十四期步科毕业，长期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副官，副官长，后来国外有情报机构将他称为“东方的左尔格”（左尔格是德国共产党人，二战时期著名的前苏联红色间谍）。

一位曾与熊向晖相识的国民党将军这样向我描绘他眼中的红色间谍：熊副官看上去文质彬彬很有教养，擅长与人交际，多出入于南京、上海和西安的上流社会，就像那些出身豪门的公子哥儿和纨绔子弟一样。他甚至与蒋二公子（蒋纬国）夫妇交上朋友，原因在

于他们都热爱某一项体育运动。熊副官读书很多，知识丰富英语纯正，属于那种多才多艺有个人魅力的优秀青年军官。

另一位原胡宗南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回忆说；熊副官待人比较和气，不像有的长官那样架子很大，动不动就要训斥人。听说胡长官曾经把熊副官和董军长（董钊）比作他的左右二膀，所以在西北战区，熊副官就等于半个胡长官，他掌握的机密比参谋长还多，权力比副司令还大，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竟然是共产党！

不仅胡宗南没有想到，连蒋纬国得知熊向晖的真实身份以后也震惊不已大呼上当，最让他们想不通的是，像熊向晖这样潇洒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想不到才是真正的奇兵。

埋下这支地下奇兵的战略家和谋略大师正是周恩来。

抗战时期，周恩来抓住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亲自布置和安插一批年轻党员打入国民党各个重要的党、政、军机关，从事地下秘密情报工作。时任西北第八战区副长官的胡宗南广招爱国人才服务抗战，熊向晖接受周副主席指示投奔西安，在胡宗南部队当了一名下级军官。他随后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有了“黄埔”这块金字招牌，毕业后顺利进入战区总部，担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和副官长，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各类讲话稿，成为最受胡宗南信任的亲信幕僚之一。1943年熊向晖获悉胡宗南兵团企图闪击陕北边区的重大情报后立即报告了延安，党中央及时向外界揭露了这个阴谋，使得胡宗南的军事行动提前曝光流产。

风云变幻的1947年2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将全面进攻解放区改变为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山东战场的统帅为老资格国民党将领顾祝同，陕北战场的统帅就是胡宗南。蒋介石命令胡宗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陷延安，不仅要彻底摧毁共党的首脑机关，还务必要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网打尽。这个重大行动被命

名为“闪击作战”。然而这样一个连南京国防部也仅有少数高官才知道的绝密计划，西安战区连军长、师长都还一无所知，但是地下党员熊向晖却已经弄到了副本，并连夜将情报发回延安。

据说毛泽东看过情报之后称赞说，熊向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主管敌后情报工作的周恩来也赞扬说，包括熊向晖在内的地下党同志，“一个人的作用可抵十万人马”。

熊向晖在此后的西北战场上多次送出关键情报，导致胡宗南军事行动屡屡扑空，帮助解放军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后来因北平地下党遭到破坏导致熊向晖身份暴露，而此时熊向晖正在被派往美国留学的途中侥幸脱险。台北出版的《胡宗南传略》中披露，胡将军闻知熊副官是共党间谍时目瞪口呆，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沉重打击几乎粉碎了他对所有人际关系的信任。一个跟随他长达十多年之久的亲信却是个狡猾的共党分子，是一个有预谋潜伏在他身边的间谍，他如何能不冷汗涔涔心惊肉跳？

然而最让胡宗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年纪轻轻前途无量的熊向晖为何要死心塌地效忠共产党呢？按说共产党是穷人（无产阶级）的政党，熊向晖却是个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他追随共党有何好处呢？国民党将领中参加过共产党后来又回头是岸的大有人在，可是这个熊向晖为什么偏偏执迷不悟，要死硬到底呢？

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下半叶，熊向晖革命一生最终在副部级任上离休，但是他在胡宗南手下时权力已经堪比一个省长，这正是胡长官永远无法想通的道理。可是国民党为什么就不能像它的对手那样创造出一个舍生取义的“间谍奇迹”来呢？究其原因，这是精神和信仰的力量而非物质利益驱动的结果。

“熊向晖间谍案”发生之后，校长雷霆震怒，把胡宗南叫去大加训斥，直骂得他狗血喷头。这是胡宗南人生下坡路的开始，因为间谍事件不仅影响了校长对他的信任，而且直接打击了他的自信

心。根据其夫人叶女士回忆，胡宗南从此变得疑神疑鬼，夜里睡觉也常常被噩梦惊醒……

如果我们把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战场比作撬动国民党统治大厦的杠杆，那么无数深入虎穴前仆后继的地下工作者就是支撑杠杆的重要支点，没有他们对人民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忘我战斗，已经过去大半辈子的那场国共生死较量的历史肯定还将走向曲折，而1949年秋天那个激动人心的伟大时刻的如期到来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8

1947年3月8日，也就是国民党大举进攻前五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城外召开声势浩大的“誓死保卫延安战斗大会”，延安城内各机关、学校、部队和民众数万人出席，周恩来主持大会，朱德、彭德怀等领导出席讲话，延安中央广播电台实况转播。一个耐人寻味的迹象是，身为中央主席的最高决策者毛泽东没有出席大会。

大会之后，中央各机关、政府各部门以及工厂、学校和部队家属都开始有条不紊地分批撤退，中央保育院的孩子也离开延安撤过黄河，去到千里之外的晋察冀军区重新安家。

当天在南京收听新华社广播的蒋介石注意到这个细节，他立刻警觉起来，把狐疑的目光投向众多幕僚。他问道：你们说说，毛泽东为什么没有露面？

幕僚分析认为，毛泽东很可能已经不在延安。于是蒋介石又追问道：这个迹象说明什么问题？毛泽东已经躲起来了，还是共产党不打算死守延安？

没有人能够回答。

千里之外的毛泽东给他的对手留下一个扑朔迷离的问号。

第三章

蘑菇战

1

公元1947年3月，人民解放军官兵在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以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诠释什么样的战斗意志叫做“忠诚”。

激烈的战斗在延安外围多个阵地同时爆发。

国民党出动五个整编师十几万地面部队，分成东、西两路大举进攻，同时敌人还出动将近一百架次飞机低空扫射狂轰滥炸，刚刚从华北增援过来的坦克战车和重炮部队也都投入战斗，而扼守南线阵地的解放军部队为教导旅和警备七团共五千人，另有一纵和新四旅一万人预备增援。

面对来势汹汹的优势敌人，解放军官兵表现出高昂的斗志，英勇作战，不怕牺牲，顽强阻击来犯之敌。负责守卫三十里铺第一道阵地的教导二团某排，在敌机轰炸中伤亡过半，活着的官兵在副排长带领下坚守阵地一天一夜，直到弹尽粮绝壮烈战死。当国民党士兵蜂拥登上阵地时，他们看见最后一个有呼吸的活人是个重伤员，他已经奄奄一息，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敌人军官向他问话，遭遇拒绝，敌人恼羞成怒，问他要死还是要活？他安详地点头，闭上眼

睛，至此再不理睬敌人。军官连开数枪，伤员从容就义。但是活着的国民党官兵却个个心惊胆战，因为即使他们占领共军阵地，也难以打败对手的精神。

2007年，我在成都军区某干休所采访参加过延安保卫战的刘老，刘老已经八十四岁，当年职务是副排长，负责守卫劳山侧翼阵地。老人比比画画地告诉我，胡宗南军队号称“天下第一军”，美式装备训练有素，较有战斗力，尤其是打进攻战和阵地战很像那么一回事，据说都是美军教官按照教科书训练出来的。比如进攻前先炮击，我军阵地只有战壕，没有坑道工事，炮弹落下来就炸塌了，伤亡不小。敌人进攻，前面是坦克，后面跟着黑压压的步兵，当时我们大多数战士都没有见过坦克，也没有对付那玩意儿的经验，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不管用，你说怎么办？一个连只剩几个人，阵地还是被突破了。连长姓郭，是江西过来的老红军，他临死前说，没脸回去见彭老总……后来我和活着的战士走了几天才找到大部队。

由于敌众我寡，南线阵地坚守了三天，经过反复争夺，终于遭到敌人突破，装备精良并且擅打正规战阵地战的胡宗南军队占据了上风。鉴于战局变化太快和形势紧张，中央军委决定改变战略部署。3月16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重新发布关于边区各部队保卫延安的命令，以彭德怀、习仲勋统一指挥西北解放军主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全力进行阻击防御，“我边区各兵团有坚决保卫延安任务，必须在三十里铺、松树岭线以南甘泉、南泥湾、金盆湾地区，再抗击十天至两星期（16日至29日），才能取得外线配合，粉碎胡军进攻延安企图”（《毛泽东年谱》第一七五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

事实上这个任务未能达成。仅仅三天以后即3月19日，胡宗南军队在优势的飞机、坦克和炮火攻击下突破解放军防线，致使延安外围阵地遭到分割，战斗逼近延安城下。

本来正在陕北外线也就是黄河东岸牵制敌人的陈（赓）、谢（富治）兵团接到命令星夜兼程驰援陕北，任务是保卫红色首都延安，但是他们还来不及渡过黄河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暂不过黄河转而在晋南山区作战略集结。指挥员对这个变动感到费解，他们纷纷猜测党中央是不是另有新的部署，准备放弃延安？但是他们无法想象，如果放弃延安会给正在进行解放战争的全国人民的信心带来多么巨大的震动和挫折？会对国际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解放军里，许多高级将领都曾赴前苏联学习过军事，他们熟知著名的莫斯科保卫战是整个前苏联乃至欧洲反法西斯战场的关键转折点，试想如果斯大林下令放弃首都莫斯科，还会有后来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吗？

一个巨大的考验或者说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面前，考验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应对危机的胆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决策能力。事实多次证明，中国不是前苏联，中国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延安也不是莫斯科，毛泽东更不是斯大林，任何照搬别国经验的教条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坚持“以我为主”求生存求发展，这才是中国特色的自主之路，也是通往胜利的正确道路。

2

面对危机，毛泽东肩头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其实压力更多还是来自党内的同志们，面对全国解放区踊跃请战保卫延安的热潮，面对雪片般飞来的宣誓电报和决心书，还有全党全军“誓死保卫延安”的战斗激情，可以想见此时的毛泽东要做出放弃延安的决定是何等的困难和不易！仅仅十二年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中央红军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遭受多么巨大

的损失，那是何等艰难和噩梦般的历史。如今放弃延安当然难免引起人们思想混乱，给予外界悲观的联想，认为这是共产党新一轮失败的开始，不免会动摇人们的信心，延迟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历史进程。但是毛泽东坚定地认为，失败和挫折是难免的，共产党人就是从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中不断走向强大，走向胜利的。

毛泽东告诉同志们：苏联是苏联，中国是中国，不是一码子事嘛。我们的优势在农村，不在城市，不要害怕打破坛坛罐罐。我要再说一遍，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敌人占领的城市多了，他就会分兵把守，这样他背上的包袱就重了嘛。

他还以轻松的口气告诉身边的警卫员，打仗么，就得要走路，怕走路打么子仗啰？

3月18日，也就是延安保卫战到了最后关头，国民党先头部队距离延安还有十几里路，延安失守已经在所难免，中共中央断然做出放弃延安的决定。中共中央在发给各大解放区的电报中指出，在全国各大战场接连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即使延安失守也不足为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六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当天下午，毛泽东还接见部分军队干部，说服他们：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

傍晚，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已经全部撤离，延安广播电台已经停播，同时启用设在瓦窑堡的备用电台，这时候毛泽东在王家坪窑洞里为中央军委起草最后一封电报。电报是发给黄河东岸陈、谢兵团的，命令他们全力向国民党军队侧背的战略要地禹门、风陵渡发起攻击，“尽可能地向晋南一切可以占领的地区进攻”，以牵制胡宗南对陕北的攻势。

电报发出以后，毛泽东走出窑洞，此时天色向晚，敌人进攻的

炮火像闷雷一样此起彼伏，炮弹落在延安城里引起大火燃烧，火光映红了半个天空。毛泽东没有说话，他不停地抽烟，表情严肃而且凝重，目光深长而且忧郁。这次敌人进攻的速度大大超过以往，攻势之猛烈，形势之严重也出人意料，这就预示接下来转战陕北的道路决不会平坦。虽然放弃延安绝不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悲剧重演，但是下达这个命令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周恩来静候一旁，距离大约在三步左右，这个比毛泽东年轻五岁的忠诚助手一如既往地最危险和关键的时刻陪伴中央主席身边，没有打扰他的沉思。直到军委机关队伍集合完毕，周恩来看看表，这才上前小声地提醒说：主席，我们该走了，再晚恐怕路上遭遇敌人。

毛泽东依依不舍地熄灭烟头，深情的目光在炮声隆隆的延安大地逡巡。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在场人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也可以看做共产党领袖向全国人民宣誓：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仅仅一年多以后，胜利的红旗就重新飘扬在延安城的上空，实现了毛泽东许下的诺言。只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没有返回延安，他们东渡黄河去到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子西柏坡，并在那里指挥三大战役，走过通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最后一段路程。

晚上8点钟，毛泽东同周恩来、王震一道登上吉普车，向着夜色笼罩下的陕北山区驶去。

3

延安失守当天，蒋介石正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

按照孙中山制订“以党治国”的方针，民为国之本，党为国之魂，国民党中央全会就是国家最高决策会议。蒋介石身穿中山装坐

在国民大会堂主席台中央位置，他的左右分别坐着各位中常委，后排才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各部部长、各省主席和战区司令长官。

蒋介石满意地环视台上台下，他看上去精神矍铄，有种君临天下舍我其谁的威仪。自从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台以来，一路经过多少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好几次党内“倒蒋派”都占据上风逼他交权下野，幸好有惊无险渡过难关。保证他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蒋委员长牢牢掌控着一件经世法宝，那就是他的军队。

现在他面前最后一个大敌就是毛泽东，而他手中最有效的法宝仍然还是军队。

重庆谈判是蒋介石设下的最大的“鸿门宴”，其间他多次起心要扣留或者除掉毛泽东，他的幕僚、智囊和将军们大多力主对毛、周痛下杀手，“根绝祸患”，但是最终蒋介石还是一念之差放走毛泽东。促使蒋介石“放虎归山”的因素很多，比如顾忌国内外舆论反对，顾忌美、苏两个大国的态度，顾忌国共和谈尚未破裂等等，但是归根结底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则是，蒋介石对毛泽东的判断发生了根本错误。

蒋介石在毛泽东到达重庆一个半月并与之多次面谈之后，他在10月13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断定其人（指毛泽东）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胡佛研究院收藏）

蒋介石一生中犯下过许多令他追悔莫及的错误，其中最大的一个当数误判国共形势，小看了他最强劲的对手毛泽东。他曾经这样告诉陈布雷，“我看毛泽东不过中才之人，一条泥鳅总归掀不起大浪来……就算放他回去，亦能随时随地消灭他。”但是历史很快就给出了答案，那个比蒋介石年轻六岁，身材颇长、身着布衣的共产党领袖不仅意志更加坚定，作风更加顽强，而且代表着一个更加生

机勃勃充满智慧的精英群体，于是才有三年多后的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宣告响彻全世界。

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于3月15日开幕，预定会期十天，选择的开会日期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具体说就是与陕北前线的战况密切相关。自内战爆发以来，蒋介石提出全国剿共实现“两步战略”：第一步是全面进攻，把共军全部赶过黄河以北；第二步就是实现所谓“收复四座城”——即攻占东北四平、山东涟水、华北张家口和陕北延安。前面三座城市业已胜利“收复”，现在他正在焦急等待胡宗南的捷报。

19日上午，这天刚好会期过半，会议由总参谋长陈诚向全会作军事报告，然后检讨军事措施。一些国民党元老对中央军“剿共”的战绩提出质疑，认为并没有如总参谋长报告的那样乐观，那些歼敌数字似乎也有夸大之嫌，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大唱反调，举出许多事例证明中央军居功骄傲，勒索地方，军纪松弛，夸大战果，报喜不报忧，等等。许多中委提出必须大力整顿军队，认为“各种封建时代的没落行为、腐化堕落、吃喝嫖赌、行贿受贿之风蔓延”，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些声音汇聚拢来就形成一种浩大声势，好像开声讨会，搞得陈诚到处解释难以招架。

蒋介石脸上虽然不动声色，但是心里着实有些生气，对部分中委吵吵嚷嚷不识时务十分反感。他的中央军是存在一些问题，领袖并非没有看到这些弊端，但是大敌当前，眼下最大的任务是“剿共”，一切工作都要为这个中心任务让路，支持军队打仗，这就是大局。中委们不顾大局到处挑刺，这不是等于站在共产党一边反对他吗？

不过蒋介石没有公开发火，他毕竟是最高领袖，用信心和耐心控制着会场。随着时间过去，中委们的不满愈演愈烈，有人甚至揭出军队走私军火，倒卖国家文物的黑幕，要求成立专门委员会追查

法办。正不可开交，幕僚长陈布雷快步送来一封电报，并俯向领袖低语几句，令蒋介石脸色大变。

会场忽然安静下来，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领袖身上，连唱反调的中委们也觉察到将有什么大事发生，于是统统噤声不语。

蒋介石当众拆开电报，他站起身来走近麦克风，一字一句地公布陕北前线来电：职胡宗南呈报，西北剿总所部整编第一军第一旅已于今日晨9时许，切实攻占匪巢延安，歼敌五万余人，缴获甚丰。具体战果正在统计之中。

会场忽然人声沸腾掌声雷动，陈诚带头高呼口号，于是欢呼声、喝彩声乃至口号声不绝于耳。蒋介石终于露出满意的微笑，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场面，在一场伟大和鼓舞人心的军事胜利面前，一切批评指摘和反对之声都将烟消云散，因为领袖早已牢牢地控制着会议的大方向。

其实这是一台经过事先精心策划和安排的政治大戏，总导演就是稳坐主席台的蒋介石。进攻延安之前他曾秘密飞往西安，亲自参加军事会议，部署作战计划，将进攻延安的日期确定为3月11日（后因故推迟两日）。离开西安之前他在机场问胡宗南，多少日可以确实攻占延安？胡亲口保证：绝对不会超过一周。正是因为有了这份保证，蒋介石才决定把召开中央全会的时间定在三月中旬，他需要用这份厚礼来为全党和统治集团鼓劲，堵住所有反对派的嘴巴，把中委们的思想和步调统一到 he 设计的政治蓝图上来。政治家都是阴谋家，蒋介石达到了目的。

几天后，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和数个重要文件，提出全面整顿机构，消除舞弊，改革弊端，稳定物价，关注民生，恢复军队传统的革命精神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文件都是一纸空文，并未得到贯彻执行。

4

当解放军主动撤离之后，延安空城如同一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摆在国民党大军面前，各路人马争先恐后互不相让，谁都不愿错过这个“首先占领”立头功的大好机会。

3月19日上午，飞机侦察报告，最后一支共军部队正在撤出阻击阵地向北逃跑。作为国民党先头部队的整编第一军第九十师已经逼近延安城东的宝塔山附近，此时不用望远镜也能看见近在咫尺的延安古城灰蒙蒙的城墙轮廓。

公元2001年春天，我在台湾高雄拜访四川同乡会退休“荣民”高老先生。高老先生曾经在进攻延安的国民党东线兵团第九十师担任过作战参谋，他告诉我，东、西两路进攻均遭遇激烈抵抗，战斗甚为惨烈，并非像后来有些人讲的那样轻松占领。尤其是3月15日以后，战斗达到白热化，双方数以百计的官兵陈尸山头。共军抵抗十分顽强，有时候国军要整排整连战死才能攻占阵地。要不是国军占有强大的空中和地面炮火优势，还有坦克战车掩护，要攻占延安外围阵地十分不易。

高先生说，到3月18日，空中侦察报告，共军主力开始撤退，长官部电令各部队不要全力追击，谨防中了埋伏。次日长官部再次发来电报，命令第九十师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这道命令当即招致第九十师官兵极大不满。

第九十师在此役中一直担当主攻，打得最为艰苦，伤亡最大，突进速度也最快，就像一匹眼看就要夺冠的赛马，却被命令原地待命，弄得师长陈武大发雷霆。可是无论陈武师长怎样不满，他却没有胆量违抗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只好下令部队停止前进，眼睁睁地望着近在咫尺的延安空城不敢擅入。然而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另一支军容整齐的队

伍从后面气喘吁吁地赶上来，超过第九十师抢先入城。

本来整编第一军堪称胡宗南的嫡系队伍，但是嫡系也有亲疏远近之分，比如这支后来居上的队伍就是胡宗南北伐时期起家的老班底，人称“胡氏亲兵”的第一军第一师，他们是奉了长官部命令从洛川紧急赶来“光复”延安空城的。

进攻延安之前，胡长官为了激励部下，在作战会议上信誓旦旦地悬赏，第一支攻入延安城的部队将奖励百万法币，军官提升一级，士兵多发饷六个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料胜利在望之时，长官部忽然命令浴血苦战的第九十师停止前进，却让跟在后面的第一师跑步进城，轻易摘取了胜利果实。胡长官公然言而无信，这种厚此薄彼的偏袒引起陈师长和九十师官兵的强烈不满。世界上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讲公平，尤其是在战场上最该功过清楚赏罚严明，本应属于自己的战功，尤其是通过艰苦战斗得来的胜利果实怎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走呢？

全师官兵无不义愤填膺，一个团长命令部下将汽车大炮横在道路中间，阻挡对方车辆通过。更多官兵子弹上膛封锁道路，一时间双方发生对峙，场面极度混乱，眼看一场流血内讧一触即发。

但是胡长官电话打来，劈头一盆冷水浇在陈师长头上：翊中老弟，我看你是不是打算回家种地了？

陈武脖子一凉，刚刚还在熊熊燃烧的满腔怒火立刻化作一股青烟溜走了。“军令如山”，不管他有多少理由申辩，身为军人，违抗命令就是死罪，所以他嗫嚅着嘴巴什么话也说不出。胡长官继续训斥：你以为你是谁？九十师是你的吗？你好大胆子，敢抗命？你还要不要脑袋？

陈武诺诺。

胡长官说：马上让开道路，警戒延安外围，如果发生意外，拿你是问！

陈师长终于屈服了，第九十师官兵尽管心怀不满怨声载道，还是不得不乖乖地服从命令让出道路，替第一师作了嫁衣裳。第一师率先入城，南京政府对外宣布的重大胜利消息中只报道了该师首先占领延安，对第九十师的汗马功劳只字未提。

曾几何时，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已经发生本质变化，官场恶习侵蚀了它的军队，将领投机钻营文过饰非，军官贪图享乐好大喜功，胡宗南亲自树立的虚假榜样就是一例。上梁不正下梁歪，“进城事件”虽未酿成直接冲突，陈师长也未领受处分，但是它折射出国民党内部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已成顽症，从而大大消解军队的战斗力，为后来决定命运的蟠龙之战埋下失败的伏笔。

5

一架涂有“青天白日”机徽的军用飞机降落在只有一条临时跑道的延安野战机场。

飞机颠颠簸簸地停稳之后，机舱里涌出来一大群挎着照相机、服饰各异的男男女女，他们都是经过批准允许进入延安采访的第一批中外记者。对于从事新闻职业的媒体人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亲临前线采访世界瞩目的重大新闻更加令人激动和兴奋的事情了。

当时还没有电视，新闻媒体不包括现在常见的扛摄像机的电视记者。由于没有小型录音设备，电台记者无法现场录音，主要还是念文字稿，所以主流媒体都由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组成，钢笔和照相机是记者采访的主要工具。记者们一下飞机立刻感受到来自战争前线的紧张气氛：加了伪装的军车隆隆驶过，头戴钢盔的士兵荷枪实弹，机场到处留下轰炸过的弹坑，到处都是房屋倒塌残垣断壁等等。当他们被领到一处临时搭建的新闻发布会场，他们见到了导演这场攻占延安大戏的主角——胡宗南总司令。

新闻官首先通报了国军“闪击”延安的作战经过，他宣布该战役已经取得重大战略性胜利，彻底击溃毛、彭共军主力。根据各部队报来的战果，击毙和俘虏匪军已达五万人。他对此解释说，因为具体战果还在精确统计之中，所以这些数字很可能还要增加，云云。

有记者问，请问胡总司令，毛泽东、周恩来等共党首领是否被活捉或者被击毙？

在众多记者的长枪短炮面前，一身戎装的胡宗南微笑着回答：战果尚在清查之中，一旦有消息当立即通报各位。

记者：请问彭德怀共军主力还剩多少人？中共首脑机关现在何处？

胡宗南故意装作为难的样子说：这个问题建议你去问彭德怀吧，前提是如果该匪首不在我军战果之中的话。但是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各位，共匪正在逃往北方山区，但是我军已经展开全面追击，相信在数周之内将彻底肃清残敌。

接下来国防部官员宣读命令，对战区司令胡宗南进行嘉奖，表彰他率领部队取得决定性的重大胜利。胡长官致感谢词时十分谦虚，他并没有把功劳大包大揽，而是再三强调收复延安是党国的历史性胜利，这个胜利应当归功于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和国防部的正确指挥，还有三军将士的英勇作战。他甚至提到一位阵亡的下级军官的名字，说这名军官牺牲之前还在向敌人猛烈射击，击毙多名共匪，等等。

胡长官在胜利面前的谦虚姿态赢得记者们的普遍好感，一个名叫王景的中央社记者写道，胡将军指挥十几万大军横扫陕北势如破竹，短短一周时间就攻陷共党经营十几年的匪巢延安，不禁令人联想起二战中的英国统帅蒙哥马利元帅。

美联社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胡将军具有谦虚和平易近人的美德，从他的谈话可以看出，他把自己完全融入官兵中去了，这样的

指挥官才会赢得部队的爱戴。

而法新社记者则认为，攻克延安的胜利说明，胡将军完全是一个沉着、自信和不可战胜的优秀统帅。

新闻发布会结束，记者在军方精心安排下进行广泛的采访活动，内容包括参观原中共首脑机关驻地枣园和王家坪，包括毛泽东等人住过的窑洞；采访最先入城的整编第一师部队，参观俘虏营和部分缴获的战利品；安排共军“起义投诚”人员揭露共党黑幕，并采访共军俘虏等等。事实上因为俘虏人数太少，胡宗南竟然下令弄来一些民工和当地老百姓，强迫他们穿上解放军服装冒充俘虏，扩大胜利糊弄记者。

晚上军方在延安城内举办军官和记者招待舞会，舞会开始之际，主持人忽然大声宣布，胡总司令偕舞伴也来到会场，引起一阵热烈掌声。记者们惊讶地看到，年过半百的胡总司令身边果然多了一位身材高挑的神秘女郎，她看上去同总司令关系十分亲密，于是有人认出来，这位女郎就是社交界一直盛传胡宗南苦恋十年的杭州女友，此前在美国留学的叶霞翟小姐。

且不论如日中天的胡宗南是一位如何备受关注的官场人物，这个“钻石王老五”的私人感情生活始终都是媒体和公众追逐的热门话题之一，尤其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时间和地点，胡长官偕恋人忽然在延安现身，不禁让记者们大感意外。果然，胡宗南向记者宣布，叶小姐在今天下午已经接受他的求婚，不日将举行婚礼。

又是一个爆炸新闻！

记者们蜂拥而上，无数照相机镁光灯对准这对年龄相差十八岁的老少恋人，连珠炮般的问题纷纷抛向他们。叶小姐娴雅内敛笑而不答，倒是胡长官放下架子有问必答，包括他自己当年立下抗战誓言，不赶走侵略者绝不结婚，等等。

记者追问：抗战胜利至今已经一年多，胡总司令今天宣布即将

结婚有何特殊意义？

胡宗南凛然作答：赶走倭寇并不能代表革命成功，只有消灭共产党，中国复兴才有希望。我和叶小姐正是以这种喜庆方式来纪念收复延安这个胜利时刻，你们各位记者都是我们的证婚人。

民国身价最高的钻石王老五终于有了归宿，胡宗南不愧是个好演员，拿自己的婚姻来演戏。总司令宣布结婚的消息立刻不胫而走，风头甚至盖过了“延安大捷”的胜利，成为当时南京轰动一时的花边新闻。据说蒋介石看过报纸有些失望，他没有过多责备，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个胡寿山，出这种风头干什么啊……是不是脑子发晕了？

这话传到胡宗南耳朵里，顿时令他清醒许多。

后来他与叶小姐在西安悄悄完婚，只邀请了几位亲朋好友到场。婚后第三天两位新人各自劳燕分飞，新郎驱车返回前线指挥作战，新娘则搭乘飞机飞回杭州去独守空房。

6

就在胡宗南宣布订婚的这天晚上，陕北高原幽蓝的天幕上方斜挂着一勾半明半暗的弯月，朦胧的月光如同一层雾纱，淡淡地笼罩着地面上迷宫一样的沟壑山梁。早春的料峭寒风依然刺骨，山沟里有狼群与野狗的身影在厮打咆哮，这是食肉动物为丛林法则而进行的生死战斗。

一只猫头鹰安详入定地栖息在树枝上，它半闭着眼睛，看上去好像在做祷告。其实这个凶猛的空中掠食者并没有睡觉，地面上任何动静都逃不过它锐利的目光。忽然，一阵异常动静令它大吃一惊，它急忙睁开眼睛紧张谛听，越来越近的响动使它感到威胁和不安，于是“哇——”地大叫一声飞走了。

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骑兵在崎岖的山道上疾驰而过，坚硬的马蹄铁敲打地面，响亮的马蹄声踏碎暗夜脆弱的静谧，他们是护送彭德怀副总司令走马上任的骑兵警卫连。

解放军总参谋长彭德怀是在延安失守第二天临危受命的。

随着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以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的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在延安东北角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村庄梁村宣告成立，陕甘宁边区一切武装部队统归于野战兵团指挥作战。

马蹄嘚嘚，道路漫漫，前方村子忽然传来一阵凌乱的枪声，令护送的骑兵队伍十分紧张。指挥员派出侦察参谋率领数骑搜索前进，大队伍成战斗队形护卫着首长，他们拉开距离警惕地接近村子，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但是彭德怀对眼前的敌情全然不觉。

他骑在战马上浓眉紧蹙，大脑正在紧张思考当前的严重局势。按照中央命令，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不再担任总参谋长（由周恩来兼任），转而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战场与胡宗南作战。这个命令要是放在别人身上也许会有想法，但是来自湖南平江的农民后代彭德怀却二话不说，当天夜里就起程走马上任。革命不是当官做老爷，他从青年时代已将人生的一切献给革命，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还会计较官大官小和职务升迁吗？

抗战时期，美国记者白修德访问延安后对彭德怀有个中肯评价：“个子不高，秃脑袋，声音洪亮，性格直爽……这是一个无比勇敢和忠诚的战士，忠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还有他的战友们。”

“忠诚”是军人的灵魂，任何屈服于个人欲望和名利诱惑的行为都是对灵魂的背叛。军人一旦开始斤斤计较个人利益和官场得失，他的灵魂就遭到污染，钢铁意志就遭到锈蚀，他还会义无反顾地走上战场冲锋陷阵和流血牺牲吗？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行进途中的彭德怀心里十分清楚，他虽然卸下总参谋长职务，实际上肩头的担子却更重了。换句话说，大敌当前，延安沦陷，他的任务就是要率领两万多人的西北野战兵团“横刀立马”，击退来犯的二十万胡宗南大军，护卫党中央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较量，更是党中央的信任和重托。临行前彭德怀匆匆赶去向毛泽东辞行，当时中央机关正在向瓦窑堡方向撤退，毛泽东告诉他，胡宗南正在延安城里举行么子入城仪式，么子升旗仪式，南京也在大肆宣传占领延安的神话，好像他们已经把天捅破了一样。毛泽东脸上现出蔑视的表情，这种表情彭德怀很熟悉，说明他的老战友已经胸有成竹。

彭德怀问：老毛，你有什么子计划？

果然，毛泽东交给他一个艰巨任务，必须尽快打个大胜仗，歼敌一部，起到鼓舞士气和挫敌锋芒的作用。

彭德怀点点头，同毛泽东握手告别。彭老总接受任务从来不讲价钱，他有句口头禅，有困难你就去克服，否则要你这个干部做什么？但是西北野战兵团只有敌人的十分之一，现在敌人来势汹汹势头正盛，歼敌一部谈何容易？

侦察兵顺利进入村子，没有发现敌人。参谋报告说，刚才响枪的是敌人一支侦察小分队，被当地区小队发现了，刚一交火敌人就退走了，抓到一个掉队的俘虏。经审讯，这股敌人隶属于第一军整编第三十一旅，主力已经到达距此地仅二十多里地的拐岭镇。他们奉命要经过青化砭前去抢占瓦窑堡，拦截正在撤退途中的共军首脑机关。

敌人推进如此之快，并且眼看快要咬住中央机关的尾巴，这个突如其来的敌情令彭老总有些始料不及。他命令队伍就地下马待命，严密封锁村子，派出侦察员前往拐岭镇侦察敌情。在当地民

兵和区小队协助下，敌情很快判明，这股敌人共有旅部附一个主力团，后面还紧随两个团，彼此相距约有十余里地。如果让这股敌人抢先切断党中央的退路，后果不堪设想。

彭德怀咬牙切齿，他狠狠挥动拳头，命令作战参谋：“我不走了，告诉习仲勋政委和张宗逊副司令，马上赶到这里来，我要在青化砭打一仗……我要教一教胡宗南，一个合格的总司令应当怎样打仗！”

7

革命老人贾长锁专心地蹲在地上数蚂蚁，他喃喃有词地说：“一五、一十、一十五、二十……少说有一千多呢。”

后来他站起身对我说：“看见了吧，打仗也是这样，敌人就在下面，你悄悄趴在山坡上，头上顶着伪装的树枝圈，数敌人就跟数蚂蚁一样。”

六十多年前，刚刚参军不到一年的新兵蛋子贾长锁就是这样和战友们一道趴在青化砭的山沟里，悄悄数着从公路上大摇大摆地开过来的敌人。

敌人隔得很远，少说也有一千多米距离，能看见敌人头上戴的钢盔在太阳下微微反光。身穿土黄色军装的步兵排成两行走路，炮兵坐汽车，汽车后面拉着野战炮，像一条望不见尾巴的黄龙。贾长锁数了一会儿就没有耐心了，因为敌人实在太多，黄乎乎的一片，根本数不过来。他听见旁边有人担心地说：“这么多敌人，能打得赢么？”

排长正好走过来，排长是南方江西人，小个子，参加过长征，喜欢生吃辣椒，他压低嗓子小声骂道：“你害怕啦！咱们部队到处都是，连彭老总都上前线了，你狗日的怕个球！”

说来也怪，先前新兵的胆子还有些发虚，但是他们最怕排长，排长一骂人，新兵的胆气立刻就壮了，脸上热烘烘的，好像胃里灌进了不少酒精。按照现代医学解释，这就是肾上腺素分泌和荷尔蒙增加的结果。

忽然天空传来飞机马达声，班长招呼大家说：“全都趴下，别动，不许抬头看飞机，不许暴露目标！”

这是一架敌人侦察飞机，它飞得很低，几乎擦着山头飞过，它是替公路上的敌人步兵作侦察的。幸好那时候解放军的服装与山沟的土黄色几乎一模一样，加上部队夜间进入以后及时进行了伪装，千军万马都埋伏在沟壑下面和山洞里，炮兵和火力阵地都隐藏在灌木丛中和树林里，所以敌人飞机反复侦察多次，竟然没有发现伏兵的蛛丝马迹。

贾长锁眼见得敌人飞机不肯离去，心里又着急又害怕，他悄悄问旁边的班长：“要不开枪把狗日的打下来，免得让它发现咱。”

班长瞪起眼睛悄悄骂他：“你脑子里有条虫还是怎么的？你一开枪不更得暴露了？”

六十多年后的离休干部贾老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看看，叫排长一骂，胆子也壮了，叫班长一骂，这脑子也真的开窍了。从前咱怎么就这么笨？啥事儿也不明白，只知道砸土疙瘩种庄稼，要不是赶上参加革命队伍，后来又上了识字班，啥时候脑子才能开窍啊？”

我同意贾老的看法。

对普通人来说，“时势造英雄”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如果山沟里的庄稼汉贾长锁没有赶上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没有跟上队伍投身革命，他也许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走出穷山沟。

公元1947年阴历二月，陕北黄土高原的一座普通山沟里，冰雪覆盖的泥土尚未完全解冻，但是湿润的空气中已经充满生命成长的蓬勃气息。新战士贾长锁惊喜地发现，在他的头顶上，一株野生杜

鹃竟然冒出了小小的花蕾，那颗只有米粒大小的花蕾怯生生地睁开眼睛打量陌生的人类，然后无声地向他们宣布，春天来了。

是啊，春天来了，要是在以前，贾长锁和村里的长辈们就要开始收拾农具，准备春耕春种了。但是这一天已经穿上黄军装的翻身农民迎来他人生中具有蝶变意义的重要历史时刻。上午11点钟，冲锋号吹响了，他同所有分得土地拿起枪来的翻身农民一道，扔掉伪装奋勇地冲出埋伏阵地，就像难看的蚕蛹第一次长出美丽的蝴蝶翅膀，翩翩地扑向广阔无垠的蓝天白云和多姿多彩的大自然。战争彻底改变翻身农民的命运，他从此离开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黄土地，开始了职业军人枪林弹雨的战场人生。

贾老告诉我，当部队跑步通过沟口扑向敌人的时候，他们惊讶地看见一位小个子指挥员站在山坡上指挥战斗，有人认出来，他竟然就是大家敬仰的彭老总。敌人的子弹嗖嗖地飞来跟下雨一样，但是彭老总连眼睛也不眨一下。总司令的勇气给予战士们巨大鼓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们全都嗷嗷叫着像老虎一样扑向敌人。战斗结束，新兵贾长锁一共射出十一发子弹，扔出两枚手榴弹，击毙一名敌人，缴获一支步枪、数十发子弹，受到营部嘉奖。但是他难过的是，那个喜欢生吃辣椒、火气很大的江西排长不幸中弹牺牲，从此再也听不见他打雷一样轰隆隆的吼声了。

1953年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副连长贾长锁已经指挥着一百多号人的铁道兵连队，再过两年解放军授衔，贾副连长获得中尉军衔，后来一直升为团部管理员、科长、副处长，离休前级别为正团职。贾老总结说：“都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啊，敢情上军校念几年书，还不得干到师职？”

在陕北话中，“敢情”与“如果”同义，都为假设的意思。

就在彭德怀进入前沿阵地的时候，他的对手整编第三十一旅（师）旅长李纪云少将正朝着他走来，直到走进了解放军的埋伏圈。

李纪云，字子刚，黄埔六期毕业，胡宗南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李纪云参加过举世闻名的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曾在武汉大会战以及三次长沙保卫战中英勇负伤，身上留下多达七八处伤疤。后来率部转战晋南战场，在中条山保卫战中他与日寇拼起大刀，被誉为“不怕死的中国将军”。抗战胜利后，他的部队全都换上美式装备，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大炮，加上出生入死的战斗经验，不是如虎添翼是什么？这个少壮派黄埔将军十分自信，他连不可一世的小日本都打败了，难道还怕只有几杆土枪的共产党不成？攻占延安当日，胡长官亲自命令李旅作为大军前锋向北疾进，任务是夺取陕北重镇瓦窑堡，截断共匪退路。于是李旅长亲率旅部和一个主力团，星夜兼程地向北深入，并于21日晚占领延安东北二十公里的拐岭镇，逼近青化砭。

总部发来的综合情报表明，共军首脑机关已经逃窜到瓦窑堡附近，毛泽东、周恩来等重要“匪首”亦在其中，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些情报还是具有相当准确性的。但是紧接着总部又发来急电称，彭德怀主力已经在延安西北的安塞一带现身，并与追击的国军主力发生战斗，表明共党首脑机关亦有可能藏身安塞。李旅长对这些互相矛盾的情报感到十分恼火，须知“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他连夜派出便衣分队前往青化砭实施侦察，大部队则摆开战斗姿态就地待命。

在陕北方言里，“砭”就是石头山坡的意思。青化砭位于长达十几公里的蟠龙川河谷，两面都是起伏耸立的山峦，唯一贯穿黄土高原的交通干线咸（阳）榆（林）公路则从谷底通过，是李旅夺取

瓦窑堡的必经之路。

侦察情报证实了青化砭山区确有共军活动的迹象，但是具体有多少共军，是正规部队还是游击队，番号是什么，有何目的意图统统不得而知。陕北是共党经营多年的“匪窝”，这里的老百姓“赤化”严重，所以国民党便衣队很难打探到真实有用的情报。李旅长和他的主力团在拐岭镇浪费了宝贵的三天时间，原因就在于他们费尽心思打探来的所谓“情报”十分矛盾混乱，比如有人说放羊娃看见共军有几万人，满山沟都是，已经布好口袋阵等着国军往里面钻；又有人说亲眼看见那是一些土共游击队，故意虚张声势迷惑国军；还有人干脆说那都是些当地民兵，一个解放军也没有。后来终于抓到几个形迹可疑的老百姓，经审讯他们招供是安塞县民兵，奉命前来搜集情报。据他们交代，共产党县大队有三百多人，主要就在青化砭一带打游击，有人亲眼看见延安撤退下来的毛泽东已经渡过清涧河，撤退到瓦窑堡去了。

当晚李旅长下令全力攻占青化砭，直趋瓦窑堡，追击毛泽东及其共匪首脑机关。他还传谕部队所有官兵，胡长官有令，活捉或者击毙匪首毛泽东者，奖一百两黄金；活捉或者击毙朱德、周恩来等匪首者，奖五十两黄金。云云。

次日凌晨，整编第三十一旅出发了，军队以战斗姿态向北推进，第九十二团在前，旅部居中，运送弹药粮食的后勤汽车和骡马队押后，三千人马的长龙首尾相衔。为防万一，李旅长还命令两翼各派出一个步兵连和侦察分队搜索前进，通过电台呼叫空军飞机实施空中侦察和掩护，并催促后面只有十余里的两个团紧随跟进，一旦遭遇战斗便可快速增援。

太阳渐渐升起来，这是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个晴朗和薄雾缭绕的早春之晨，大军过处，公路上弥漫起一股干燥呛人的尘土气味。坐在吉普车内行军的李旅长看到，他的大军经过之处，“匪区”村

民已经逃散，村庄空寂无人，鸡不鸣狗不咬，给人“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死灭之感。

上午11时，前锋报告已经占领青化砭外围的大寨子，旅部亦顺利通过地势险要的房家桥，前面就是乱石林立的石绵羊沟，早先有情报称共军县大队就在这一带活动。搜索连在山上抓到几名老百姓，李旅长亲自走下车来，给了老乡一些粮食和钱，然后和颜悦色地询问他们，共军主力哪里去了？老乡回答说：解放军早就撤退了，连个人影也看不见。李旅长沉下脸来威胁说：要是说谎的话，统统就地枪毙。老乡纷纷叫起屈来，说：长官要是不相信，你们自己去找解放军好了，干咱甚事？

这时候飞机也发回侦察情报称，青化砭一带均未发现共军主力埋伏的迹象，让李旅长彻底感到放心。他举起望远镜观察四周地势险要的山头，心中陡生感慨，如果共军事先在这里埋下一支奇兵，那么今天将难免遭遇恶战。庆幸之余的李旅长登上吉普车，命令前锋部队不用理会那些土共小部队的骚扰，全速前进抢占有利地形，掩护旅部和后勤部队通过石绵羊沟，天黑之前一定要抵达青化砭。

于是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的李纪云就朝着彻底覆灭的时刻走去，一直走进俘虏队伍，来到彭德怀司令员面前。

旅部开进石绵羊沟之后，四周忽然传来猛烈爆炸声，大地如同发生地震，险些把吉普车掀翻来。参谋长跌跌撞撞地赶来报告，部队遭遇共军主力攻击，李旅长还有些不相信，他问：哪来钻出来的共军主力？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不是土共的地雷战？话音未落，面前原本寂寥无人的石头山上也有了动静，那些伪装的岩石、灌木、草丛几乎同时活动起来，机枪、步枪猛烈开火，迫击炮弹也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此时他根本无需望远镜，只消肉眼就能看见潮涌般的解放军朝着沟底扑来。

李旅长一面命令部队收拢起来就地抵抗，争取时间待援，一面

用无线电台向胡长官紧急请求空中支援。那头的胡长官还在告诉部下，彭德怀主力已经在安塞现身，李旅长急了，大声吼道：共军至少有五个团，可能更多，他们距离我的旅部只有五百米！胡长官连忙在那头安慰他说，子刚老弟，我马上派飞机支援你。你一定要坚持住，拖住共军主力予以聚歼，老弟你就为党国戡乱立下头功了！

直到此时李旅长还是沉着指挥没有慌乱，整编第三十一旅毕竟是一支善打硬仗的中央军主力，装备精良的官兵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更何况紧随其后还有两个主力团，他们最快两小时之内就可以赶到。李旅长决心把临时防御阵地变成一只坚硬无比的铁胡桃，它将崩掉一切来犯者的牙齿。

但是国军官兵的抵抗仅仅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解放军的强大进攻如同一柄势不可挡的铁锤，将一切负隅顽抗的企图砸得粉碎。李旅长欲举枪自杀，被卫士抱住，未能实现“不成功，则成仁”的誓言。当姗姗来迟的增援部队终于赶到青化砭，他们只看到遍地狼藉的尸体和呻吟不止的伤员，解放军已经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撤离战场，消失得无影无踪。

做了俘虏的李将军被带到一个小个子解放军指挥官面前，当俘虏得知解放军兵力不是五个团，而是整整六个旅的全部西北野战军主力时，不禁惊得目瞪口呆。指挥官微笑着告诉他，解放军已经在山头上埋伏了三天三夜，单等他这个“飞来将”自投罗网，俘虏的脑袋不由得耷拉下来。后来俘虏向对方提了一个问题，你们几万大军在此埋伏三天三夜，如何做到不漏一丝风声？

指挥官回答：因为这里是解放区，人民群众不支持国民党。

第四章

危机重重

1

公元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攻占延安成为中国内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表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全面优势已经达到顶峰，而共产党解放军则被迫实行战略撤退，他们放弃了所有大、中城市，转入内线农村和山区作战。相比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初，解放区面积锐减将近一半，人口减少百分之四十。

国民党军事发言人宣称：今年之内将彻底消灭共产党，实现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总参谋长陈诚也雄心万丈地对记者发表谈话：我看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就能完全剿灭共产党。

胡宗南则在延安对记者宣布：毛泽东已成流寇，我国军正在大举进剿，消灭陕北共匪指日可待。此时尽管他的部下刚刚在青化砭战役中遭遇败绩，但是并未影响胡长官的豪迈决心。

所有这些国民党高层的表态绝非妄言，历史表明他们曾经距离全面胜利仅有一步之遥，事实上此时处于不利的共产党稍有失误或者一着不慎，重演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苏区沦陷的历史悲剧并

非没有可能。

攻占延安也使得处于低谷的中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

25日，就在南京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出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和国军在延安举行盛大入城仪式的新闻之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主动求见蒋介石。

这天会见气氛十分友好，司徒雷登大使是个著名的“中国通”，他出生在中国杭州，亲手参与创办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并担任校长，同许多中国政要包括孙中山、宋氏家族等关系都十分亲近。主人向客人简要介绍了当前“剿共”的大好形势，重申希望继续得到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还特意邀请美国总统重新派特使来中国考察。大使先生则表示，将向美国总统转达中国政府的意愿，他本人则为中美关系的重归于好而感到真诚高兴。宾主双方一致同意继续推进中美战略关系，为重建战后的新亚洲做出努力。

送走美国大使，蒋介石如沐春风心情畅快，还有什么事情比迫使趾高气扬的美国佬低头让步更令人扬眉吐气的呢？他对陈布雷说：“攘外必先安内”，不光抗战时期是这样，今后也是基本国策。

陈布雷恭恭敬敬地回答：是这样，先生。

但是这天领袖的好心情注定难以持久，国防部送来一份陕北战场的紧急电报，正在全力追击共军的第一军一部在延安以北青化砭遭到伏击，正、副旅长失踪，旅部及一个团共两千余人被歼，仅有少数官兵逃回。

蒋介石望着作战地图有些恼怒。

国民党中央全会刚刚闭幕，政治形势正在朝着他设计好的方向发展，连美国人也知趣地献上大礼祝贺，但是毛泽东却不失时机地给他送来一个噩耗，似乎有意要败坏领袖的胃口。其实蒋介石并不在乎一场局部战役的得失，从全局看，国军优势并未受到影响，重点进攻也在步步推进之中，但是共军发动青化砭之战的意图分明不

完全在军事上，它似乎更像是要传达出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那就是警告挑起内战的南京政府，虽然你们暂时占领了延安，但是解放军主力并未被击垮，他们有能力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整团整旅地消灭国民党部队。

不管外界宣传怎样沸沸扬扬，蒋介石心中十分清楚，占领延安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如果要彻底摧垮共产党及其军队，根本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擒贼先擒王”，只有活捉或者击毙毛泽东，才能彻底铲除心腹大患。

这天晚上，蒋介石亲自给延安前线学生打了一个电话，他丝毫没有提及青化砭战役的失利，而是提醒胡宗南，第一，国防部正在考虑授予他一级云麾大勋章，以表彰西北战区攻占延安的功绩。第二，占领延安只是形式上的胜利，只有斩草除根才能平定赤患。只要毛泽东还活着，他就会再造出许多个延安来。

接着他语气淡淡地问：毛泽东哪里去了？

电话另一端的胡宗南恭敬地回答：根据可靠情报，毛匪已经逃向北面的瓦窑堡，其余共党匪首也可能聚集在那里。学生保证，他们一定逃不出我军围剿。

蒋介石严厉地命令说：彻底消灭他们！无论死活，我要见到照片！

对方诺诺。

当蒋介石放下电话时，他确信学生已经领会了自己的苦心。胡宗南是个绝顶聪明之人，并且忠心耿耿追随自己，这是蒋介石格外器重和提拔他的原因。领袖有意把“戡乱剿匪”的重任托付给这个学生，也就是“天降大任”的意思，一旦剿共成功，消灭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胡宗南就将平步青云前程无量。

2

毛泽东哪里去了？叩问茫茫历史夜空，这个大大的问号牵动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起初国民党情报并没有出错，公元1947年3月18日夜晚，毛泽东一行离开延安，为避免暴露目标和遭到敌机袭击，车队昼伏夜行，经延川、清涧之后赶往瓦窑堡与其他几位先期撤退的中央领导会合。

由于胡宗南指挥部判断出中央机关的撤退方向和大致位置，派出多批多架次飞机不间断地进行空中搜索和轰炸，胡宗南亲自下令，一旦发现目标，无论是汽车、队伍还是房屋村庄，立即进行摧毁性打击。

毛泽东的车队不幸被敌机发现了。

在一处地名叫做刘家渠的小村庄，驾驶员和警卫员细心地为车队一一盖上高粱秸和草捆，远远看去好像一些陈旧的草垛，如果不是走到跟前细心检查，谁也发现不了草垛下面隐藏的秘密。战士们凭借过去的经验做好伪装，他们自以为小心谨慎万无一失，敌人飞机在天上，敌人飞行员再狡猾，就算他们的眼睛像老鹰一样尖锐，但是老鹰能看穿地上的草垛么？

但是一个小小疏忽还是暴露了目标。

当太阳从东方山头上冉冉升起来，把早春温暖而明亮的光芒铺撒在沟壑纵横的山沟深处时，小山村就变成一个金光闪闪的童话世界。由于隐蔽汽车的位置恰好背对东方，太阳的光线不偏不倚地穿过草垛缝隙投射在汽车后视镜上。由于仰角的关系，地面上的人们很难发现玻璃的太阳反光，但是在空中就不一样了，这种来自地面的异样反光就等于目标信号，老远就引起了敌机的注意。国民党飞行员都是参加过对日抗战的空中老手，他们目光敏锐经验丰富，善

于通过蛛丝马迹来分辨伪装目标。于是两架敌机立即俯冲下来，对地面可疑目标包括村庄、行人、草垛和窑洞发动猛烈攻击，机枪反复扫射，直到把子弹打光为止。

村庄立即燃起熊熊大火来。

车队遭遇厄运，多辆汽车被击毁，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亦有多处被子弹击中。值得庆幸的是，发现目标的敌人战斗机并未携带重磅炸弹，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时毛泽东正在窑洞休息，敌机子弹射中了门框，把老乡的一口水缸打碎了。毛泽东被枪声惊醒，他看见窑洞里进了大水，自己的两只布鞋像小船一样在水面飘浮。正在纳闷，周恩来从外面闯进来，二话不说拉起他就奔到外面的安全地带躲起来。等到敌机飞走，周恩来命令马上转移，队伍疏散到山沟里隐蔽。这个措施十分及时得当，当第二批携带炸弹的敌机飞临时，村子里已经没有了人影。

毛泽东得知汽车被击中后只说了一句话：就算给汽车挂朵花吧……以后总归要钻山沟的。

刘家渠遭袭之后，不久中央机关的队伍就舍弃汽车，离开公路上了山。毛泽东骑在一匹大青马上，这是彭德怀总司令亲自派人送来的一匹有蒙古血统的杂交母马，性情十分温顺听话。此后整整一年，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队伍转战陕北，他的行军生涯大都是在马背上度过的。

3

3月25日，也就是南京国民党中央全会闭幕和陕北青化砭战役发起当天，毛泽东终于抵达瓦窑堡王家坪，中共“五大书记”胜利会合。

此时的中共领导机构为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人们习惯称呼这五位最高领导人为“五大书记”。五大书记各自的分工是：毛泽东是总负责人，兼军委主席，刘少奇作为毛泽东的助手分管党务，周恩来主管行政、对外工作、军队（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等，朱德是解放军总司令，任弼时分管中央机关。这是一个得到广大党员和军队高度认同和拥护的领导核心，此时的共产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没有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也没有人人自危的路线斗争，全党齐心向解放，万众一心干革命，这种高度团结的凝聚力就是共产党最终打败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和夺取全国胜利的根本保证。

清化砭战斗的胜利暂时延缓了敌人的进攻势头，中央机关得以在王家坪停留四天。这是队伍撤离延安的头一周，天上敌机紧咬不放，地面敌人穷追不舍，机关要安置，军队要打仗，千头万绪的工作都压在一个日理万机的中年人肩头上，他就是几年后将要出任人民共和国“大管家”也就是政府总理的周恩来。

尽管周恩来在中央书记处的位置排在第三号，但是他实际分管工作最多，担子最重，既要管组织、行政（政府），管外事、外交，管宣传、敌工情报，同时还要兼管军委工作和总参谋部，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决定的一切大计方针和路线政策都要通过周恩来具体落实。此时的周恩来刚刚四十九岁，年富力强精力过人，经常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一位曾经跟随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说：首长（周恩来）是我们队伍中睡觉最少，但是精力最充沛的人。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头脑敏捷、思维专注、精明强干和雷厉风行，好像一架永远不会停转的机器，带领我们一直走向胜利的彼岸。

我们看到，在周恩来身后留下的如潮好评见证了他革命的一生：卓越外交家、职业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高风亮节，心胸宽阔，忠于领袖，热爱人民，日理万机，鞠躬尽瘁……许多中外学者常常把他与三国时代“万世师表”的诸葛亮相提并论，认为

他们的德、才、行及思想文化体系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据说蒋介石曾经私下慨叹，我偌大一个国民政府，皇皇四万万民众，为何竟找不出一个像周恩来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物来？

新中国成立以前，西方社会和媒体始终把“中共头子”周恩来当成一个不解之谜，他有那么渊博的学识，那么出众的才干，那么令人着迷的气质、风度、情操和个人魅力，他在西方留过学，有开阔的眼界，但是他为什么不去南京当大官呢？也许西方人需要一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来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否则他们将永远难以走出自大和偏见构筑的功利主义城堡。

五大书记的胜利会令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当前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如何保障党中央的安全，更具体说就是万无一失地保障毛泽东同志的人身安全。大敌当前，任何危险和意外都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个深深忧虑像大山一样压迫着未来人民共和国总理。不能设想，一旦党中央或者毛泽东发生不测，将给正在进行中的全国解放事业带来如何巨大和不可弥补的损失。有鉴于此，周恩来酝酿了一个深思熟虑的方案，那就是将党中央一分为二，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撤退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解放区去，由他率领部分同志在陕北坚持斗争。

周恩来做事历来讲究策略和计划周严，他先将这个方案征得其他中央领导支持，然后才委婉地向主席提出来。但是这个建议当即遭到毛泽东的拒绝。

毛泽东发了火，他操着湖南口音大声说：额（我）绝不离开陕北。党中央也不能离开陕北。额（我）说过，不打败胡宗南绝不离开陕北，毛泽东说过的话么子能失信呢？

毛泽东的坚决态度并不出乎周恩来意料，他太了解自己身边这位朝夕相处的领袖和战友了。毛泽东是个顽强的人，他从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但是这件事关系党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也是关系

到党的领导核心和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重大原则问题，一贯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这回没有轻易让步。这是周恩来一生中少数几次对毛泽东说“不”，他必须对毛泽东负责。

周恩来是个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懂得此事必须采用迂回战术，需要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来说服中央主席，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召开中央书记会议，运用组织的力量来保证毛泽东的去留安全。

毛泽东同样是个谋略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胜一筹，他对自己身边最信任的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苦心如何不知？如何能不洞若观火？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在原则问题上韧性十足，但是此刻他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而这个原则立场是需要智谋和手段来捍卫的。

于是在两个亲密战友和红色领袖之间，一场意志和策略的对话就在不动声色中悄悄地展开了。

4

清化砭失利令敌人恼羞成怒，多路大军尾追而至。很快情报传来，最近一股敌人距离王家坪只有十几里路，枪炮之声清晰可闻，中央机关必须马上转移。

毛泽东临时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并通过两个重要决定：第一是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决定不变，但是出于斗争形势需要，部分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将离开陕北去到较为安全的晋绥解放区。会议没有决定哪些中央领导离开陕北，相信这绝不是疏忽，也不是匆忙，而是博弈大师毛泽东的第一步棋。中央主席牢牢控制着会议节奏，他先把事情做好一个开局，这就为后面做出的决定埋下一个意味深长的伏笔。

第二个决定就是立即委派周恩来同志赶往晋西北“布置工

作”。许多党史学家对此均感迷惑不解，他们认为在撤出延安的紧要关头，身为行政总指挥和军事长官的周恩来日理万机作用不可替代，但是会议却指定周恩来亲自赶往黄河东岸的雁北地区“安排部分撤退的中央机关和工作人员”。雁北地区远在数百里之外，其间关山阻隔道路崎岖，骑马需要数日方可到达。其实这项具体工作交给任何部门领导均可完成，大可不必动用周恩来亲往。

于是我们明白了，能够决定中央三号书记周恩来去向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

相信此时智慧如山的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白，毛泽东这个决定意味着他促使毛泽东东渡黄河的所有努力难以奏效，他还是无法左右毛泽东的意志。尽管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心中一定不赞成毛泽东的决定，或者说持保留意见，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他必须服从组织决定。这种情形在建国后多次重现，直到“文革”发生，周恩来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会议结束当日中午，周恩来立即起程前往晋西北，他总共带了两名警卫员，一行三骑，没有多余随行人员。临行前他同毛泽东单独告别，他们之间说了什么未见党史记载。毛泽东亲自送战友出村口，依依不舍地目送他们上马远去。当天下午，中央机关离开停留了四天的王家坪，向清涧县以北山区继续转移，于次日晨抵达清涧县石咀驿附近一处地名叫做枣林则沟的小村庄宿营。

枣林则沟，顾名思义，就是长有许多枣树的山沟。这条山沟又深又长，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由于村庄太小而人马拥挤，多数队伍都不得不在野地露宿。

这是自1934年红军长征以来共产党再次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形势，党中央被迫放弃延安实施战略转移，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天天都在撤退，遭到敌人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扫射。此时全国形势也不容乐观，黄河、淮河以南的所有解放区都已被敌人攻陷，中原解放

区、苏北解放区被迫放弃，中原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分别退入河北、山东作战。东北方面，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在敌人强大压力下不得已放弃四平、长春、吉林等大城市，退守冰天雪地的北满地区进行顽强抵抗，而华北战略要地张家口被敌人攻占更是一大损失，它意味着晋、冀、陕甘宁解放区通往东北的唯一陆上通道被彻底切断。由于延安失守和新华电台一度中断停播，一时间国民党宣传甚嚣尘上，不时有“匪首毛泽东已被活捉”，“被击毙”，“就地正法”的谣言满天飞，令热爱和平的人们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产生深深的悲观和怀疑情绪。

在国际上，不用说反共的西方国家一片欢呼庆祝之声，预言中共失败已不可改变，“应当加强提防毛朱进行第二次长途流窜”（美联社语），“彻底消除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在亚洲筑起反俄共的前线屏障”（英国通讯社语），等等不一而足。就连共产党国家也对中共的前途和命运忧心忡忡悲观失望，斯大林得知延安无线电中断的消息后给驻华使馆发来秘密电报，指示他们密切注视局势发展，想办法打听中共领导人下落并报告莫斯科。此前斯大林曾经多次告诫来访的中共代表，并请他们转告中国的同志们，应当接受和谈条件，不能与国民党政府开战，否则他们将会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这回他相信，一再拒绝接受莫斯科劝告和自行其是的中共领导人彻底完蛋了，他们的固执和狭隘断送了中国的革命。

但是历史同斯大林同志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仅仅过了两年多时间，毛泽东就率领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北京城，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又过了许多年，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国际友人时谈笑风生，他以轻松和调侃的口气提到，莫斯科那位同志不许我们革命，要我们放下武器，把军队交给国民党。可惜我们没有听他的话，顶住了……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普遍真理，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成

功之道。

农谚道：“三月孩儿脸，说变它就变”。此话果然不假。陕北高原的气候变化莫测，中午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烤得人身上暖洋洋的，但是傍晚时分山沟背后涌出乌云，天空下起小雨来，北风呼啸气温骤降，冻得野地里人直打哆嗦。

在村民吴老汉的简陋窑洞里，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抽起来，望着拥挤在山沟里的中央机关队伍蹙眉沉思。虽然撤出延安的队伍进行了分流，但是作为中央机关主体的队伍还是多达数千人，加上家属、孩子和担任运输的民工群众，不要说难以做到快速行军、隐蔽防空和投入战斗，就是解决住房和粮食也将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

另一个逼近的危机不是恶劣天气，而是敌人追兵。

占领延安的胡宗南大军兵分多路穷追不舍，与西面马鸿宾、马步芳骑兵，北面邓宝珊集团形成三面合围之势，企图聚歼西北解放军和中共中央于瓦窑堡一带。尽管西北野战军集中主力在青化砭狠狠教训了一下狂妄的胡宗南，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士气，但是这个胜仗毕竟规模有限，歼敌一个团附旅部，其政治宣传意义大于军事意义。相反由于青化砭战役暴露了我军主力位置，敌人占有空中侦察和地面机械化行军的绝对优势，因此他们很快调整部署气势汹汹地围拢来，企图寻找我军决战。敌人先头部队推进速度很快，已经与后卫警戒部队发生战斗。

毛泽东对于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苦心焉能不知？周恩来为党中央和革命事业的安危殚精竭虑，赤胆忠心日月可鉴。但是毛泽东认为，胡宗南虽然占领延安，边区广大山区和农村还在我军控制之下，他必须用行动向全党表明，在这个革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的战斗位置就在陕北，在最前线。毛泽东不走，“党中央还在陕北”，这个事实就是对敌人占领延安的最大反击，对全国解放区军

民是一个极大鼓舞。

更重要的是，陕北局势并未危险到像第五次反“围剿”那样非放弃不可的地步，毛泽东有信心打败胡宗南，让敌人为发动内战和占领延安付出沉重代价。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遭受重大失败，毛泽东在党内被剥夺发言权，他是躺在担架上被撤退的洪流裹挟着撤出中央苏区的。现在的共产党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毛泽东在党内威信如日中天不可动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就是毛泽东信心的源泉。

敌人追兵已近，紧迫的形势容不得半点犹豫观望和优柔寡断，毛泽东决定再次召开中央紧急会议，他需要快刀斩乱麻，立即解决摆在面前的困难，重建一个精干高效的中央指挥机构以应对危机。

“枣林则沟会议”就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召开，与会者包括除周恩来以外的其他中央书记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讨论“三路分兵方案”，即党中央化整为零，一分为三，各司其职。会议开了一整夜，与会者一致通过决议并且形成党内文件，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部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坚持斗争，履行党中央职责。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刘少奇主持工作。以叶剑英、杨尚昆等同志组成中央后委进入晋西北开展工作。决议还规定，万一党中央遭遇意外，将由中央工委代行党中央领导职能，并指定刘少奇同志代理中央主席。

毫无疑问，这是党中央启动应对重大危机的应急预案，该方案完全吸收了周恩来提出的“分兵”思路，说明毛泽东已经充分做好两手准备，拿毛泽东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后顾之忧了。

两天后，三路人马分别离开枣林则沟村，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中央后委挺进晋西北，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分手后则继续北上。至此，共产党中央机构一分为三，布下了与国民党决战天下

的战略格局。

5

“枣林则沟”会议当天，一封以中央名义发往晋绥军区的紧急电报送达贺龙手上，电报内容是请他立即转告周副主席，“数日内尽早返回河西（指黄河西岸的陕北）”。

然而此时周恩来一行三骑才刚刚在三交镇附近渡过黄河，还在赶往晋绥军区的路途上，所以等他看到该电文的时间已经是三天以后的4月1日。他在雁北地区停留两日布置工作，又与随后也渡过黄河的刘少奇、朱德匆匆见了一面，至此才详细得知中央会议内容。

虽然周恩来始终坚持毛泽东应该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解放区去，但是个人意见必须服从中央决议，所以他对这个中央决议是有心理准备的。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吸收他的意见思路，果断将党中央一分为三，对此，顾全大局的周恩来除了无条件服从外，相信他对毛泽东的工作魄力和战略智慧再次感佩有加。

周恩来一刻也不耽误，连夜离开晋绥返回陕北。临行前贺龙司令员看见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只有两只驳壳枪，要给他们配备美式卡宾枪，却被周恩来挡住了。周恩来批评说：咱们是在解放区行动，有必要搞得如临大敌吗？

但是渡黄河时他发现警卫员马鞍下面藏着卡宾枪和弹夹，至此他只好接受战友这份真诚关心。

河西敌情骤然紧张，中央机关不时改变宿营地点和行军路线，等周恩来一行星夜兼程地赶到会合地点，中央机关早已离去，他们与队伍失去联络。毛泽东得知周恩来过河的消息十分着急，多次派人寻找，问题是战争年代通讯不畅，随时都有敌情发生，中央机关的行踪绝对保密，所以周恩来一行辗转多日，行程数百里始终未能

追上中央机关。

枣林则沟会议之后，毛泽东亲自过问精简机构，将留在陕北的中央军委机关编为四个大队，包括电台、情报、作战、机要、联络、文秘、后勤、警卫等工作人員仅有约两百来人，这恐怕是世界上人数最少的中央级军事指挥机构了。另外配备警卫部队四个连，一共不到八百人，成立了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部，对外代号“昆仑纵队”，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为了对外保密，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为“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都是取“革命必定成功”之意。

毛泽东还对自己的行李箱进行了彻底精简，在他随身携带的物品中，书籍占了一大半，装满两大箱子，他除了留下小部分随身阅读以外，多数不得不寄存在当地老乡家中。毛泽东的书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过各种渠道搞来的外国翻译作品，包括马、恩、列、斯的政治书籍，还有哲学、历史、文化类著作；另一类则是古书，包括历史典籍、文学书、诗词歌赋、传奇野史等等。毛泽东毕生酷爱读书，尤其偏好中国古代史籍，他的胸襟、学识、气度和谋略当然都与这个终生嗜好有关。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还是个超级京戏迷，据说特别痴迷“谭派”。他有一架德国老式留声机，数十张木纹京戏唱片，都是前线将领们送给主席的战利品，这就是共产党领袖在延安时期的主要娱乐活动。毛泽东舍不得精简这些心爱之物，于是带着留声机和唱片转战陕北，后来直到东渡黄河时才留给了当地乡政府。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时规定，凡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都必须离开陕北去到比较安全的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包括所有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和孩子，但是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江青作为党中央主席的生活秘书被破例批准留在陕北，跟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动，因此在这支几乎清一色男性军

人的“昆仑纵队”的行军行列中，只有寥寥无几的女性战士格外引人注目，而身穿棉布军装、时年仅三十三岁的江青就是其中的一抹风景。

6

就在毛泽东破釜沉舟作出最坏打算，把中央机关一分为三，自己身先士卒与“昆仑纵队”行进在广阔而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的时候，距离陕北千里之外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江南水乡，一场全民动员的盛大庆典从喧闹的宁波一直铺排到奉化，再从奉化县城延伸到溪口小镇的乡间路上。

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举家回乡祭扫祖坟。

时值清明将至，由于山东和陕北方向攻势顺利，攻占延安的胜利消息令蒋介石精神振奋心血来潮，这一年他将满六十岁，于是临时决定携家人一同返乡，也有平定天下祭慰祖先的意思。对宋美龄来说，这是她嫁给蒋介石后第一次回到丈夫老家祭拜祖宗，因此格外重视。她穿一件深色丝缎旗袍，着平底手工皮鞋，头发松松地挽一个髻，显得素净淡雅从容高贵。蒋介石则身穿士林蓝布长袍，黑色绸缎马褂，脚蹬圆口布鞋，拄一根乌木拐杖，像个面容和蔼的乡间士绅。而经国、纬国夫妇和子女也都穿戴十分得体。这个“民国第一家庭”就从南京乘专机前往宁波。

不料当飞机刚刚降落，他们就被眼前意想不到的一幕惊得目瞪口呆。

在机场迎接的除了当地官员，还有浩浩荡荡的欢迎队伍，学生挥舞国旗，市民载歌载舞高呼口号。尽管情报部门严密封锁消息，但是当地官员接到通知后立刻倾巢出动，短短半天时间就让全城面貌焕然一新：机关职员打扫卫生，警察驱赶乞丐和难民，市民到处

张灯结彩，欢迎领袖全家“恩威浩荡，莅临宁波”。

娘希匹！这群蠢猪！……蒋介石很生气，又很无奈。人人都有父母，回老家还算是“莅临”吗？蒋介石本意不想张扬，回乡扫坟祭祖是个人私事，清明是寄托哀思的节日，他不想因为劳民伤财受到党内外反对派的指责。但是当地官员得到通知就像捧了圣旨，层层加码大肆铺张，欢迎活动如火如荼铺天盖地，相信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也不过如此铺张。但是此刻蒋介石不能骂人，不能责怪地方官员的美意，别人为什么奉承你呢？因为你是领袖，你能朝笑脸扇耳光么？话说回来，谁又敢不隆重接驾呢？谁胆敢拿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当儿戏呢？搞不搞仪式是态度问题，搞过了头是方法问题，即使领袖怪罪下来，方法不当只是小节，态度总还是端正的。相信此时统治者的心情一定哭笑不得，打也不是，骂也不是，还要违心地做出种种亲民和符合公众要求的笑脸来，否则被记者拍出照片来就很影响公众形象，谁叫你是蒋介石呢？

领袖身不由己，他以自己的名义被部下绑架。

蒋介石走下舷梯来，他敷衍地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领袖的笑容凝固在脸上，那是一种像面具一样职业化的表情，与他眼睛里冷冰冰的目光形成强烈反差。“民国第一家庭”赶紧钻进汽车，车队逃也似的朝着奉化县城开去。

岂料越往下面欢迎仪式越是层层加码，不仅当地官员和乡绅名士轮番拜见，沿途还搭起各色彩门和喜庆牌坊。民众放礼花燃鞭炮，穿彩衣踩高跷，敲锣打鼓舞狮子龙灯，到处喜气洋洋乌烟瘴气，令一心要回乡当孝子的蒋介石备受煎熬。好不容易突出重围，蒋介石一行乘坐的汽车终于驶上溪口公路，车队前面是全副武装的警卫车开道，中间是黑色的美国福特轿车，后面警卫车押尾。所有路口都有军警站岗，即使吸引来一些民众驻足看热闹，耳根毕竟清静了许多。

从车窗望出去，蓝天白云下的武岭山春光秀丽绿树成荫，剡溪河畔柳暗花明莺飞草长，勤劳的家乡农人赶着水牛忙活，鹭鸶鸟在水田里悠闲觅食，远近的秧苗泛出片片新绿。熟悉的家乡景物唤起统治者对遥远童年的回忆，他感慨地告诉夫人，自己已有整整二十年没有回过家乡。第一次离家东渡日本留学时尚不满十八岁，还是一个满怀救国救民抱负的青年学子，留学盘缠都是一个名字叫王玲玉的亲戚资助的。春华秋实，人生苦短，转眼间翩翩少年就变成老人，热血青年变成权倾天下的统治者，其中滋味令人百感交集。六十年一个甲子，在佛家就是一个轮回，每人只此一轮，剩下要做的事情就是解脱。

在世人眼里，蒋介石的领袖形象可以说十分复杂广遭诟病：独裁残暴、冷血铁腕、狂妄自大、独夫民贼等等，但是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统治者也是普通人，至少在夫人宋美龄看来，这个君临天下的领袖丈夫跟其他中国男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他也要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既会因失眠焦躁而悲观绝望，也会因软弱无助而伤心哭泣，总之他具有一切中国人都不可避免的人性弱点。宋美龄就像熟悉自己身体一样熟悉这个比自己大十二岁的浙江男人，作为民国第一夫人，她的责任是不仅要读懂丈夫的思想，更要善解丈夫的心情。夫人轻声问道：达令，怎样才能做到解脱？

丈夫回答：消灭毛泽东，消除心头大患，我就能睡着觉了。你知道，我天天都在等待这个消息。

夫人握住他的手安慰说，达令，他们一定会带给你这个好消息的，心诚则灵嘛。等剿共结束，我陪你回家长住，那时候你最多听听汇报，神游山水之间，再也不用如此劳心受累。

话虽这样说，劳神受累不是你自找的吗？中国历史上，哪个封建统治者会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呢？相信蒋介石也只是说说而已，绝无可能功成身退。事实证明，蒋介石直到1975年临终才把

“民国总统”传位给儿子蒋经国，用行动实践了“终身制”和“家天下”的独裁纲领。

这是个万物生长的阳春之日，车队在蜿蜒的江南乡村公路上行进，车窗外面的田园美景如同一幅泼墨的山水画。忽然从山坡上传来几声沉闷的枪响，车队急刹，蒋介石猝不及防，身体被惯性抛离座位，脑袋险些撞在车门上。

如临大敌的警卫急忙跳下车来戒备，很快侍卫官报告说，是两个当地人在山坡上打野兔，已经抓起来了。蒋介石虽然受了惊扰，但是并不生气，他口气淡淡地教育部下说，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里都是奉化乡亲，不会有人妄想加害于我，赶快放了他们。

在蒋介石的冒险史上，当政之前他曾经做过革命党的刺客，对人行刺，也被对手追杀。当政以后更是有过不下数十次被形形色色的敌人行刺和暗杀的经历，包括政治对手派出杀手，日本人处心积虑收买汉奸，美国中情局多次策划制造空难事件来除掉蒋介石，结果都是有惊无险大难不死。蒋介石多次对人提起过，最惊险的一次当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他几乎嗅到了死神发出的血腥气息。这天一个刺客假扮记者混入会场，本欲行刺蒋介石，结果阴差阳错地射中他的党内对手汪精卫，致使汪精卫最终死于枪伤复发。

如今的蒋介石早已不是从前那个初出茅庐，常常不得不向党内元老派屈服让步的晚辈新手，他在国民党内外大权独揽号令天下，国际上与西方首脑平起平坐，还在联合国占据常任理事国位置，因此他根本不在乎任何政治对手的挑战，只除了共产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的大人物蒋介石，还怕小河沟里翻船么？

车队继续前行，溪口快要到了，前面又传来欢迎人群敲锣打鼓的喧闹声。蒋介石对夫人说：达令，明天我带你躲开这些人，到剡溪河上泛舟，三国时候著名的“马跃剡溪”的故事就发生在这

里……泛舟不是木船，是竹筏子，当地人叫竹排。你一定喜欢的。

7

蒋氏夫妇在溪口老家住了整整十天。

这是蒋介石离家之后第一次举家回乡扫墓，尽管消息保密，但还是在这个偏远的浙东小镇引起轰动。十里八乡的亲友乡邻都想赶来一睹当今“真龙天子”的尊容，那些沾亲带故的蒋氏族人人个个脸上有光门庭生辉，而省、市、县各级父母官则蜂拥而至，恨不得鞍前马后地为领袖及家人效劳，巴望受到赏识升官晋爵。但是他们很快失望了，因为不仅蒋氏故居戒备森严，连溪口镇外也军警林立，侍从室奉命发布一则公告挡驾称，本领袖回乡纯系私人家务，一律不会见官员，不办理公务，四方乡民敦请安分守己，不得影响社会安宁，云云。

按说此时国共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日理万机的蒋介石却放下国家大事回乡扫墓，对于身处战争旋涡的统治者来说，十天不理朝政可谓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难免引起种种非议。但是智囊陈布雷一语道破天机，他说：先生非不为，乃无不为也。换句话说，这种气吞乾坤的气度说明领袖人物对于国共战争已经高屋建瓴胜券在握，如果换了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谁敢有这样的从容心情去忙里偷闲举家返乡？

据说他常常对人感慨，余最大之愿望就是晚年隐归奉化老家，享受田园风光，颐养天年矣。我宁可相信这是独裁者的真心话，但是你既然选择了权力，就必须付出代价，上帝是公允的。“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既是天理，更是常识。

抵达溪口当日，领袖家人被安排下榻条件相对较好的旧居“丰镐房”，但是蒋介石本人却决定独自宿于其母王氏坟庄，以尽孝

道。蒋母王氏坟庄坐落在镇外山坡上，由于抗战期间无人料理早已破败，只有一间从前守墓人的老房子尚未倒塌，却已荒草丛生蛇虫横行。侍卫官见状大惊，苦苦劝阻说，只宜前往祭扫吊唁，不宜居住守夜，云云，引得蒋介石发了脾气。蒋介石呵斥说：你们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么？生为人子，父母为天，清明祭扫却不愿意替母守夜，外面会怎样议论我？蒋中正还有资格做全国的领袖，做忠孝之人么？

部下统统噤了声。

蒋经国、蒋纬国要求陪同父亲守墓，遭他断然拒绝。蒋介石教训儿子说：等我死了以后你们再来守墓，父亲如今治理国家忠孝不能两全，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学我。欲做事须先学做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须先学孝敬父母，你们记住，孝敬父母是做人的第一件大事，今天我来给你们做个榜样。

是夜，蒋介石独宿于蒋母王氏坟庄，他端坐于一张木头椅子上，专注阅读一本《曾文正公家书》。部下替他点亮一盏油灯，四周布置许多警卫，蒋介石就以这样的阅读姿态专心守墓，与冥冥之中的先人交流思想感情。一位在场的侍卫官后来回忆说，蒋公一宿未眠，端坐读书，时有掩卷沉思，时而喃喃自语，全无倦意，直至东方之既白，令人感佩不已。

次日的仪式完全按照当地习俗举办，祭扫蒋氏祖坟，跪拜祖先宗祠，并且请了雪窦寺的长老来诵经，经幡缭绕锣鼓齐鸣，场面浩大肃穆。蒋氏家人向祖先三磕六拜，宋美龄认祖归宗载入族谱，完成了一次中国家族文化的精神洗礼。

此后的一段日子，天地透碧春光明媚，蒋氏家人度过一段其乐融融的美好时光，他们到处拜访亲友族人，参加乡民举办的庆祝活动，尽情享受天伦之乐。蒋介石更是兴之所至，偕夫人宋美龄投入大自然怀抱，乘竹筏，泛扁舟，踏青苗，赏河灯，登武岭山，游

雪窦寺，徜徉碧水之间，循踪绿野之上。但是统治者毕竟不是南山隐士，侍从室架起军用电台，每天都要把全国军务政务及时报告蒋介石供其遥控指挥。而领袖心中始终等待着一个来自陕北的重大消息，这种牵挂已经成为他的心病，令领袖食不甘味耿耿难眠。那就是，何时消灭毛泽东？

4月9日，蒋介石接获西北剿总急电，胡宗南报告说，近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以东地区频频现身，他已派出多路地面大军将其包围，逐村搜捕围剿，不日定将有所收获。蒋介石大喜过望，再无兴致游山玩水。

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盼来那个“普天同庆”的西北捷报。

4月11日，蒋氏夫妇告别溪口，经宁波、杭州抵达上海，至此他们在大陆时期最后一段绝无仅有的休假生活提前画上句号。但是当 they 一行返回南京时，一连串前线传来的坏消息已经接踵而至，注定要将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蒋介石打个措手不及。

第五章

残阳如血

1

延安失陷之后，全世界各方阵营的目光都焦急地投向中国。

熊熊战火笼罩了中国北方大地，在滚滚硝烟中人们的视线完全被遮断，他们只能通过国民党官方发布的消息来进行判断，共产党人的声音几乎消失了，即使有人偶尔收到新华社通过备用电台发出的短波消息，那也是零散的，间断的，微弱的，无法与强大的政府宣传机器相抗衡。人们听到的消息几乎都是一边倒，比如东北消灭多少共军，击毙匪首某某某；山东收复哪些县城，陈、粟匪首仓皇逃窜；陕北延安收复后，有多少共匪弃暗投明，如何揭露共匪高层的黑暗内幕，如此等等，铺天盖地连篇累牍，由不得善良的人们不相信。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警世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相信此言不虚，当不是黑色幽默。

连一向以嗅觉灵敏著称的西方各大新闻社也无法获得准确的第一手消息，他们不被批准进入战区采访，因此只能从政府和军方新闻发布官那里获取新闻。倾向性很强的美联社认为：强大的政府军

正在像机器挤压核桃一样“压碎中共的抵抗”，毛泽东被消灭只是时间问题。

具有中立色彩的《基督教箴言报》说，喜欢扮演救世主角色的俄国人遭遇空前失败，因为南京政府用实力表明，他们不打算与共产党分享天下。

已经解禁的前苏联机密档案称，苏共领导人斯大林对中国局势极为关心，担心“中国同志的安危”，他深知一旦中国革命失败，整个亚洲就会被“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占领。本来莫斯科与延安有电台直接联系，但是因为延安失守通讯中断，因此斯大林同志判断形势已经十分危急。他命令相关部门，凡是有关毛泽东的消息都要立即呈报给他，并且通过其他渠道辗转地向中国同志建议，如有必要可前往蒙古境内，或者远东（西伯利亚）地区和朝鲜，以待革命形势好转。

然而莫斯科的建议没有得到中国同志的响应，据说当时正在陕北行军途中的毛泽东看过电报后淡淡一笑，扔在一边不置可否。

美国方面同样手忙脚乱，国会的右翼议员掀起一股指责马歇尔亚洲政策的浪潮，他们认为共产党必须坚决消灭，而马歇尔的对华政策则给了世界一个错误信号，那就是共产党可以与自由世界共存。如果蒋介石消灭共产党，那就表明马歇尔“国共联合，互相牵制”的中立政策彻底失败，如果共产党取得胜利，则是整个亚洲乃至美国的最大灾难。所以他们建议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中国局势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一牵”、“一动”的焦点就在陕北。

准确地说，此刻历史的目光主要聚焦在两个不屈不挠的对手身上：一个是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号令天下的南京统治者蒋介石，他不遗余力地发布命令，派遣大军围剿共产党解放区；另一个则是

操着湖南口音天天在陕北山沟里骑马行军的中年男人，他衣着朴素浑身尘土，紧跟在他身后的队伍像土地一样朴实无华，他就是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

2

当蒋介石一家还在溪口老家的田园山水间其乐融融流连忘返的时候，毛泽东江青夫妇却在黄土高原一座偏僻小山庄外面与他们最疼爱的小女儿李讷分别。由于组织上决定将包括李讷在内的延安保育院的孩子全部随同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去到晋绥解放区和华北平原的晋察冀根据地，所以父母必须与女儿分别。

这是延安出生的小女儿第一次与父母分别。据在场人回忆，作为母亲和主席夫人的江青表现得很克制，理智地服从革命大局，她不断鼓励女儿要勇敢面对新的生活环境。但是当女儿的身影渐渐远去，消失在黄土高坡上后，年轻母亲立刻泪如泉涌，把一条手绢都哭湿了。身为父亲的毛泽东则小声安慰妻子，吩咐警卫员递给江青一条干毛巾。

当天下午敌情传来，敌人一个整编旅（师）已于中午占领清涧县城，情况十分紧急。下午4时许，毛泽东、任弼时率领代号为“昆仑纵队”的中央机关队伍离开清涧县西北山区枣林则沟，经过一夜行军，他们于次日到达绥德县西南角的山区小镇田庄，并决定在此等待还在河东的周恩来归来。

田庄是陕北腹地一个重要的交通道口，全镇只有百十户人家，窑洞依山而建，一条清（涧）至绥（德）公路从镇外穿过，而另一条通往靖边和宁夏的骡马古道也在此与公路相连。古道向西，公路往北，“丁”字形交叉路口有块巨石横卧路边，恰似古道与公路的分水岭。

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刚刚来到田庄，鞍马未卸，行李尚未打开，追击的敌人嗅到风声竟然也尾随而至。情报纷纷传来，已经占领清涧的敌人一部翻过九里山继续向北进攻，另一股敌人则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快速推进，先头部队已经越过瓦窑堡，距离田庄只有十来里路。

形势万分紧急，很显然田庄不能久留，与周副主席也无法在此会合，昆仑纵队必须立即转移。延安失陷之后的将近半个月时间里，中央机关的行军路线一直是隐蔽向北撤退，沿着咸（阳）榆（林）公路这条轴心绕来绕去，呈现一条不规则的“S”形。此前由于敌情变化太快，党中央没有制订明确的撤退路线，毛泽东有句话可以看做权宜之计，叫做“跟敌人兜圈子”，也就是根据敌情变化来决定是停是走，或驻或留。但是与共产党打了二十年交道的胡宗南也绝非头脑简单之辈，他的参谋部依据先前发现的毛泽东踪迹已经推测出共产党首脑机关可能的撤退路线，并且依据彭德怀主力突然现身青化砭来判断，毛泽东藏身的位置一定距离瓦窑堡并不远，所以国民党西北“剿总”据此圈定了若干个毛泽东最有可能藏身的区域，给各部队下达作战指令，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中侦察、飞机空袭、地面突击和拉网式搜索的清剿作战，必欲消灭毛泽东和中央队伍。但是令胡长官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的绝密作战计划已被埋伏在身边的“超级红色间谍”熊向晖获悉，并通过地下电台及时发回陕北，给党中央的安全撤退敲响警钟。

党中央通过精简一分为三，中央工委、后委和家属孩子渡过黄河之后，昆仑纵队已经转变为一支能打能走的精干部队，除去两百来人的中央机关，另有四个半连的中央警卫团，具备了与敌人周旋打游击的基本条件。但是下一步应当何去何从，向何处转移？怎样才能摆脱敌人追击，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这是摆在共产党领袖面前的一道难题，考验他们的智慧和应变能力。

毛泽东独自登上路口的那块巨石。这个头发很长身体瘦削的高大男人慢慢地坐下来，陕北高原渐渐偏西的夕阳热烈地照耀着他，他吸着香烟，蹙眉沉思一动不动，身上土黄色的军大衣和长发上都落下许多黄土，远远看上去好像一尊栉风沐雨的石头雕像。

早春时节，黄土高原风高物燥，一阵阵旋风卷起满天黄土来，毛泽东把目光投向西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眼前这条黄土漫漫的骡马古道。精通历史地理知识的他不用察看地图就知道，这就是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它连接着古称“三边”的荒凉地区，然后一直通往宁夏、甘肃和遥远的西域。“三边”即靖边、定边和安边，这些定义清晰的地名无需解释谁都明白，它们都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边塞要地和对付异族入侵的军事据点。在陕北高原，这条蜿蜒曲折的黄土小路还是穷人世世代代“走西口”的谋生之道，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饱受天灾、饥荒和战乱之苦的陕北人民无以谋生，只好拖家带口去到遥远的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乃至更加遥远的西亚各国讨一条活路。年复一年，“走西口”的足迹就定格成一条没有尽头的黄土古道，它一直通往岁月河流的深处。

此时指挥员关于去向的意见至少有三种：第一种是继续往北走，去到更加偏僻闭塞但是群众基础好的边区腹地，那里有利于中央机关隐蔽；第二种是向东，那里距离主力部队近，随时可以得到掩护；第三种是远离主力部队，单独行动，与敌人周旋打游击。

由于周恩来滞留河东未归，身为中央书记和昆仑纵队司令员的任弼时同志出于对党中央安全的考虑，倾向于第二种意见。但是坐在巨石上的毛泽东没有发表意见，他吸掉整整一支香烟之后，扔掉烟蒂，然后轻松地从石头上跳下来。他出人意料地告诉昆仑纵队的指挥员们：我们不去北边了，也不去东边，一直往西走，这回毛泽东也要走一走西口！

当时许多人不理解，甚至激烈反对，因为往西走没有主力部队

活动，群众基础也较薄弱，越往西走越加荒凉，已经接近人迹罕至的大漠戈壁。那里人烟稀少土地贫瘠，许多地方干旱缺水，筹集粮食也很困难，这样的地方就算敌人找不到，但是党中央能待得住吗？

毛泽东一句话就把所有人的嘴巴封住了，他幽默地说：你们怎么老是跟胡宗南想的一样？敌人不敢去，我们也不敢去吗？那里有群众生活，我们共产党人怎么就不能生活？

有人担忧说：宁马（宁夏马鸿逵）兵团已经攻占定边县城，敌人骑兵势力很强，活动范围大，一旦遭遇骑兵追击，恐怕对党中央十分不利。

毛泽东操着湖南话反问：如果你是马鸿逵，你有么子义务派骑兵替胡宗南作战呢？他才不会那样傻，替别个作嫁的亏本事情他们从来不干。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无论“青海王”马步芳，还是“宁夏王”马鸿逵，他们固守几百年来同汉人中央政府打交道的铁规，那就是听管不听调，决不主动越界替汉人作战。

当日，党中央给周恩来发出一封简短的密码电报，告知队伍将要放弃向北转移，请他赶往西边的靖边县青阳岔一带会合。

电报发出之后，经过半天休息的队伍开始出发，这时太阳即将沉下地平线，夜幕的影子已经悄悄溢出了山间峡谷，爬进村庄的房屋角落。这支撤退中的解放军队伍看上去同别的队伍没有什么不同，只是队伍中骡马更多，指挥员年龄更大，马背上驮载的行李物件更加沉重。几个蹲在窑洞跟前的村民困惑地看到，这支队伍没有继续沿着通向北方的公路撤退，而是出人意料地来了个九十度大转弯，踏着松软的黄泥土路转向通往西域戈壁的荒凉古道。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古老的黄土高原尽头，一轮熊熊燃烧的夕阳半浮半沉，这支队伍仿佛要去追赶那一轮即将坠入地平线的血红夕阳，他们加快脚步，空气中扬起滚滚尘土，不久就消失在沟

壑纵横的山岭深处不见了……

3

就在昆仑纵队悄悄遁入西边的荒凉古道不久，国民党军队就沿着公路大举扑来，接连占领瓦窑堡、安塞、绥德等县城，与北边的邓宝珊集团，西边的青马（马步芳）、宁马（马鸿逵）遥相呼应，把陕北解放区切割成支离破碎的多块区域。与此同时，二十几万国民党大军分别以整编师、旅为作战单位，他们分兵多路互相呼应，织成一张几乎密不透风的围剿大网。胡宗南狂妄地声称，这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消灭毛泽东和彭德怀指日可待。

但是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却仿佛遁地一样忽然不见踪迹，解放军主力也神出鬼没避实就虚，牵着敌人鼻子兜圈子。这种情形很像与神话故事里的影子巨人作战，他躲在暗处，对你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但是你却看不见他，到处挨打防不胜防。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南京国防部向西北剿总紧急增派四个中队飞机用于加强侦察和空袭，另外胡宗南也针对在解放区作战情报不畅耳目不灵的困难，决定在陕北当地大力组建民团武装和还乡团，编织情报网络，用于对付解放军的运动战术。

这种针锋相对的战术很快起了作用。在短短十多天内，“围剿”大军两次发现共军主力的踪迹，成功吃掉共军一支掩护部队，打掉共军一座野战医院和一个枪械修理所，捕获掉队人员若干。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快要揪住彭德怀的尾巴了。根据情报综合分析，彭德怀主力的活动范围基本上都在瓦窑堡以南的安塞、清涧、延川、保安四县，因此胡宗南决心集中大军由西向东“围剿”，要么迫使彭德怀决战将其消灭，要么压迫解放军东撤，直到把他们赶过黄河去。无论哪种结果，胡宗南都将稳操胜券不会感到意外。

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常常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种情况是上帝之手，它偏偏发生在胡长官的意料之外。

4月中旬，国民党大军在陕北山沟里连续“围剿”了十几天后，终于疲惫不堪无功而返，第二十九军七十六师第一三五旅奉命从驻地瓦窑堡步行到蟠龙基地补充给养和弹药。这段路程约有五十公里，行军仅需一天，并且走的是干线公路，距友军也仅有半天路程，处于国军控制的安全范围之内。该旅有两个主力团，加上旅直属部队共计七千多人，是一支训练有素的主力部队。即使如此，代旅长麦宗禹少将还是决定谨慎行动，他命令队伍清晨出发，两翼派出强大的搜索部队，天黑以前一定要到达蟠龙基地。

14日黎明，该旅官兵离开瓦窑堡，成战斗队形向蟠龙开进。但是出发之后仅仅两个小时，当部队行军来到羊马河谷地附近时，前方传来猛烈的枪炮声，搜索部队报告与共军小部队发生遭遇。

麦旅长命令前卫部队坚决消灭敌人，全旅跑步通过羊马河谷地，但是很快四周山头都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事后麦旅长才得知，这不是偶然的遭遇战，更不是什么共军小部队，而是一场共军主力的大规模伏击战。彭德怀以两个旅阻击援军，将主力五个旅布下口袋阵，埋伏在羊马河谷地等待整整一夜。而将敌人军事情报发给解放军的正是那个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战略红色间谍”熊向晖。

第一三五旅不愧是主力部队，战斗经验丰富，麦旅长意识到遭遇伏击，命令部队立即占领道路两厢制高点进行顽抗，同时通过电台呼唤援军。问题在于，该旅本次任务是前往蟠龙基地进行补充，随身携带弹药无多，也没有重武器，几乎等于赤手空拳，所以一旦遭遇伏击很快就陷入困境。胡宗南得知第一三五旅遇袭的消息极为震惊，当即命令空军全力出动对解放军发动空袭，同时命令就近部队全力增援，一定要为一三五旅解围。

但是解放军有备而来，已经到手的猎物岂能让它逃掉？阻击部

队坚守阵地拦截敌人援军，攻击部队冒着敌机空袭坚决地向敌人发动猛攻，不给敌人喘息之机。战场天平很快就倒向胜利者一边。到下午5点，第一三五旅停止抵抗，代旅长麦宗禹少将被俘，部分官兵逃走，解放军消灭和俘获敌人达四千余人。

麦宗禹后来被特赦，解放后做了陕西的文史馆员。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决定逃走，没想到山沟里集合着解放军大队伍，于是我就只好放下武器当了俘虏……当我跟着一个年纪很轻的士兵来到公路边，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王震司令员和王恩茂政委，我通报姓名，大家像朋友一样相见。当晚我们还在一口锅里吃饭，一座土炕上同宿，直到后来才分开……

这是一场干净漂亮的伏击战，给了踌躇满志的胡宗南当头一棒。至此胡长官终于意识到，肯定有人泄露了军事机密，不然共军怎么运气那么好，不早不晚恰好就盯上了一支前去补充弹药给养的轻装部队？他开始对身边的亲信生疑，派人暗中进行调查。幸运的是，胡长官始终把少数几个亲信包括副官长熊向晖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所以他的失败噩梦注定还要继续下去。

4

蒋介石满心期待那个消灭毛泽东普天同庆的捷报始终没有出现，相反他等来的却是一连串失败消息。

4月14日，陕北战场整编第一三五旅在羊马河遭遇伏击，主力四千余人被歼，代旅长麦宗禹下落不明。

与此同时，山西共军陈（赓）、谢（富治）兵团在晋南地区大举进攻，势如破竹地攻占十余座县城，逼近战略要地禹门口。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策应陕北战场，直接威胁西安和胡宗南战线侧背。

在华北平原，聂荣臻共军发起正太战役，攻克华北重要据点正

定和栾城，守军整编第七师及保安总队大部被歼，副师长刘海东被俘。共军切断正（定）太（原）铁路，直接威胁石家庄、保定和北平。

在山东战场，陈毅、粟裕共军经过大规模迂回，突然围攻鲁中重镇泰安，发起泰、蒙战役。经过五天激战，整编第七十二师大部被歼，师长杨文泉中将被俘。

在东北战场，林彪指挥的民主联军经过半年的后方休整，开始全面发动夏季攻势……

蒋介石大为气恼，他把电报重重摔在桌子上，背着手走来走去，然后走到作战地图跟前一语不发。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总参谋长陈诚、国防部长白崇禧都不敢吭声，他们互相交换一个眼色，站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等待领袖指示。

一般来说，领袖发脾气是没有人敢于劝阻的，除非他自己有所克制。在中国历史上，奋斗时期的领袖人物往往意志坚强理智健全，忍辱负重兢兢业业，掌权时期的领袖则颐使气指性格突出，性格随权力涨落而变化。其实蒋介石背对部下是一种习惯，表明统治者内心有一种巨大的自控机能，他是为了迫使自己冷静下来不受情绪影响。蒋介石注视着巨大的作战地图，他看见国共交战的红蓝标志犬牙交错，前方战事之激烈可窥一斑。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当然比他的将领站得更高，更具有全局战略眼光，当他的目光像鹰一样俯视着错综复杂的战局时，他的大脑被一个巨大的问号占据得满满的，那就是，原本处于劣势的共产党军队一反常态地到处进攻，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当蒋介石终于转过身来时，他的表情已经恢复了威严和平静。他抬起眼睛淡淡地向众人发问：你们都说，共军主力到处现身，这本是我军求之不得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三人之中，幕僚长陈布雷是蒋介石最信任的“文胆”，总参谋长陈诚则是蒋介石最倚重的军事将领，掌控军队实权，此人长相与

蒋介石有几分相似，所以背后有人称其“小蒋介石”，还有猜测他是否蒋氏私生子，当然这都是闲话野史。这对文臣武将的“二陈”堪称蒋介石的左臂右膀，只有白崇禧是个例外，他既非中央嫡系，还是长期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桂系军阀第二号人物，以足智多谋和精通军事战略著称，人称民国“小诸葛”。蒋介石是出于拉拢和分化桂系的目的，才委以白崇禧国防部长的重任。

陈诚自信地表示：这是共军穷途末路回光返照，作困兽之斗。

白崇禧谨慎发表看法：共军四面出击，目的当是分散我军注意力，但是我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之处仍在陕北战场。

陈布雷则意味深长地回答：我看啊，可能是捅了马蜂窝呢。

蒋介石头脑中仿佛射进一道亮光，心情豁然开朗。是啊，设身处地想一想，要是你是毛泽东，你会怎样做？东北、华北、山东和中原的共军主力忽然倾巢出动大举反攻，其中秘而不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捅了马蜂窝”。当蜂王受到威胁时，所有勇敢无畏的马蜂战士就会拼死进攻，所以共军的大举反攻正好透露了一个信号，在处于胡宗南大军包围之中的陕北战区，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已经岌岌可危。

蒋介石还是面无表情，领袖在部下面前总是保持一种莫测高深的严厉表情。他又问：你们认为，毛泽东还将采取怎样的对策？

陈诚胸有成竹地回答：金蝉脱壳，分散逃跑。或明修栈道，或暗度陈仓，最有可能潜入东北或者山东等地，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陈布雷与白崇禧都同意总长的看法，他们说，毛泽东诡计多端，不排除再次铤而走险，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那样长途流窜，以达到保全其首脑机关的目的。

蒋介石沉吟地说：长途流窜？他们要往哪里逃？

白崇禧解释：盟军情报称，已有迹象表明，陕北共匪头子很有可能逃往内蒙或者东北，然后躲到苏俄以及朝鲜避难。

仿佛是为了证实他的判断，一份国防部紧急情报送来。根据空军侦察报告，近日已有多股陕北共匪部队东渡黄河，遁入晋、冀等地。经作战厅分析判断，很可能匪首毛泽东和首脑机关也在其中。

蒋介石把电报连看了几遍，然后呵呵地笑出声来，仿佛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好消息。幕僚们面面相觑，均感迷惑不解，按说这份情报应该不是个喜讯，领袖何喜之有？陈布雷小心翼翼地问道：先生何故高兴？在我看来，如果毛泽东突破国军包围圈，渡黄河东去的消息被证实的话，这种情形犹如痼疽之破裂，病毒之扩散，将会遗患无穷啊。

蒋介石看上去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好像已经胜券在握。他肯定地对幕僚说：我来跟你们打这个赌，这份侦察情报恰恰表明，毛泽东一定还在陕北。你们信不信？

三人惊讶，俱将信将疑。在这种事关大局和扑朔迷离的关键时刻，谁敢在最高领袖面前妄下定论呢？倒是陈布雷不解地说：毛泽东生性狡诈，他何以非要留在遭我大军团团围剿的陕北不可呢？

蒋介石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屋子里快步走动。他没有多作解释，也无需解释，因为领袖更相信自己的直觉，这种属于统治者的直觉判断是二十多年来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积累。领袖与幕僚的差别就在于：幕僚小心推理大胆求证，领袖纵横捭阖高瞻远瞩，幕僚绞尽脑汁出谋划策，领袖居高临下指点乾坤。他点点头道：毛泽东自以为高明，他迷惑人的手段就在于不按常理出牌，虚晃一枪，想把我军注意力引向华北。可是没那么容易，这回毛泽东到底露出马脚，他一定逃不出我的手心。

当陈诚、白崇禧向他汇报，陕北的彭德怀主力大体上隐藏在绥德、安塞、清涧、瓦窑堡一带山区，那里山大沟深不利于大兵团进剿，目前西北剿总已经调整部署，改变拉网式围剿为点面结合、多路闪击作战时，蒋介石眼睛紧盯着地图思考，好一阵才做出一个出

人意料的决定：我要立即召开军事会议。通知各战区长官，马上飞到南京来……我要告诉他们，这段时期他们已经犯下了哪些不该犯的错误，还有哪些错误不能再犯！

5

胡宗南与参谋长盛文、军长董钊、刘戡等高级将领连夜乘坐飞机赶往南京。

由于是从延安简易机场起飞，空军派来接送陆军长官的是一架美国二战时期的轻型运输机，这种老式飞机不仅机身狭窄设施简陋，而且飞得低噪声大，发动机吼声如雷，简直快把人的耳朵震聋了。更要命的是，这架老式飞机的机舱里四处漏风，空中的严寒气流像刀子一样几乎要把这群养尊处优的陆军指挥官冻成冰棍。

进入安徽上空的时候，飞机遭遇对流云层，机身剧烈颠簸就像在风暴中航行的 小船，把这群地位显赫的乘客颠簸得东倒西歪，五脏六腑都快要吐出来了。就在大家被折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胡长官却始终像一棵意志坚强的胡杨树，牢牢地生长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机长赶出来请示是否返航，或者临时降落在合肥机场？胡长官喉结动了动，嘴巴里吐出一个坚硬的字节：不！

如果透过那双心事重重的眼睛，我们会看到此刻胡长官的大脑机器正在飞快转动，飞机外面就是掀起十二级风浪也不会影响他的思索。因为他正在努力揣摩国防部急召自己连夜进京的真实意图。

南京国防部一反常态地对此次开会的内容讳莫如深，胡长官临上飞机前还通过南京的私人关系打探消息，哪怕提前获得一星半点有关会议内容的风声也好有个准备。但是他还是很失望，因为除了打听到会议是由校长蒋介石亲自召开外，其他内容仍然一无所知。

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胡宗南心中忐忑不安有种不祥预感，他感觉这次军事会议很可能与自己有关，因为占领延安已经整整一个月，他的二十万大军不仅没能消灭彭德怀主力，或者抓住毛泽东和共党首脑机关，反而到处扑空接连挨打，连吃青化砭、羊马河两场败仗，损失两个旅长，三个整团被歼，致使当初攻占延安的风头大打折扣。

黑暗之中，校长那双无所不在的严厉眼睛令他不寒而栗。胡长官混迹官场二十余年，他早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守候在黄埔军校大门口矢志报国的热血青年，或者初出茅庐的军校生，而是当今中国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和政坛新星。从某种意义上说，胡宗南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他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于军事，换句话说他更热爱权力而不是上战场打仗，这从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与贺衷寒、戴笠等人一同成立效忠蒋介石的蓝衣社即可窥见一斑。

身居高位的胡宗南当然懂得官场如战场的道理，一个人太得势就等于与人为敌四面树敌，“高处不胜寒”就是这个道理。胡长官在军界政界都有许多公开和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是一堵无形的墙，稍不留神就会让你碰得头破血流。比如总参谋长陈诚，外界已有传言自己很有可能取代其地位，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不管这些传言有无根据，但是自己在校长跟前的地位正在稳步上升，已经威胁到“小蒋介石”的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一张看上去十分精明却幸灾乐祸的马脸浮现在他的眼前。作为官场上的对手，陈诚当然乐于看到自己失败，“对手失利就是自己的胜利”，那么校长是不是听了陈诚或者别的什么人对自己不利的谗言发了怒，十万火急召他到南京开会，然后当众训斥他，撤换他的职务，甚至把他贬到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去任职呢？在战场上，任何不测都会发生，除非你坚持到最后胜利。官场也是这样，不到最后时刻绝难论成败。

胡长官就是怀着这种复杂心情飞赴南京开会的。

当初在部署进攻延安时，身为西北统帅的胡宗南也是打了小算盘的，这种小算盘与进攻“囊形地带”的驱赶战术如出一辙，就是保存实力，暗中对中央命令打了折扣。当时国防部提出两套作战方案，切断共军退路，决战延安；或者三面包围同时进攻，压迫共军背水一战，但是最后由胡长官拍板定论，另外制订了一套由南向北进攻和赶敌出城的方案。胡宗南十分清楚夺取延安的重要性，这是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校长蒋介石最迫切需要到手的胜利，是“重中之重”，这一点决不能含糊，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但是他精明地把“攻占延安”和“决战延安”这两重任务加以区分，只要不切断共军后路，共军就不会跟他拼个鱼死网破，这样他就能以最小代价和最快速度把共军赶走，取得占领延安的重大胜利，为他在官场上的升迁加满分。至于继续消灭共军的任务呢，胡长官打的如意算盘是，最好驱赶毛泽东过黄河，赶到对岸“山西王”阎锡山的地盘上，让晋军去与共军火拼，这样他就可以向校长交差高枕无忧了。可惜后来的形势并没有按照胡长官的如意算盘发展，毛泽东虽然放弃延安，却让他在青化砭和羊马河连栽两个跟头……

机组报务员收到一份地面电报，参谋长盛文看过后递给胡宗南，原来是侦察飞机发现已有多股共军渡过黄河的情报。胡宗南不由得心中一喜，他在脑子里飞快判断，这是不是说明他的驱赶战术已经奏效，这回毛泽东真的已经被赶过了黄河？如果该情报得到证实，那么他在校长面前就有本钱直起腰来说话而不是遭到贬斥。他问盛文，你怎么看待这份情报？

盛文少将是湖南长沙人，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考入黄埔六期，时年不满四十岁。在国民党军队中，当时有“两个半军事家，三大参谋长”之说，“两个军事家”是白崇禧、顾祝同，那“半个”军事家则是胡璉（一说孙立人）；“三大参谋长”则是郭寄

峤、赵家襄和盛文，他们都是少壮派，分别辅佐国民党军队里权势显赫的三大战区司令卫立煌、杜聿明和胡宗南，可见得他们才能和地位非同一般。盛文虽然资历最浅，但是在军界却以才华横溢和足智多谋著称，他二十几岁当师长，三十多岁当军长，抗战时期几次著名战役——武汉保卫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战役等等都有这位年轻参谋长的汗马功劳。盛文告诉胡长官，目前晋南的陈、谢匪军进攻十分猛烈，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牵制我军对陕北的进剿。从另一个角度讲，陈、谢攻击越是凶狠，说明我军对毛泽东首脑机关的围剿越是有效，因此他怀疑共产党在玩弄围魏救赵之计。

很显然参谋长没有把准胡长官的脉，胡宗南摇摇头，教训他说：盛老弟，你还年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是什么时候？校长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那是万万不能出纰漏的，只能报喜不报忧。如果毛泽东流窜过黄河，说明我军进攻有力，这就等于我们西北剿总已经完成校长下达的任务，这是政治，不是军事。你搞军事有一套，但是你不懂政治，军事必须服从政治需要，你懂吗？

参谋长只好哑口无言。

胡长官精神焕发地口授电报：转呈国防部，匪首毛泽东疑已渡过黄河东窜，速告山西阎长官调集大军加以围剿。云云。

飞机终于平安降落，下飞机的时候，胡宗南心情已经转好，他愉快地同机组人员握手，赞扬他们高超的飞行技术。盛文对空军方面的安排颇有微词，但是胡宗南宽宏大量地说：“平安就好，不要太苛求，人家也是执行任务嘛。”

6

军事会议在国防部礼堂举行，白崇禧主持会议，蒋介石亲自讲话。

蒋介石身着戎装，佩戴特级陆军上将军衔，这是国民党政府1935年为蒋介石特设的最高军衔，也是最高统帅的标志。蒋介石说话很慢，拖着尾音，为的是加重语气分量。他说，今天我要宣布一件事，一个党国的重要决定。

会场气氛肃穆，与会者都是高级将领，个个正襟危坐屏息静气，地上掉根针都能听见响声。领袖严厉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视会场，掠过众人绷紧的面孔，他忽然大声点名道：胡——宗——南！

胡宗南霍地起立，立正回答：是！——学生到！

蒋介石表情严厉，他大声说：你，走上前来——让大家看看！

胡宗南离开座位向前走去。他迈着大步，表面上目不斜视挺胸昂首，脚下却有些发虚，心中擂鼓咚咚直响，好像脚下踩的不是地板，而是松软的泥沼一样。

矮个子学生终于走到高个子的校长面前，校长眼睛深不可测，冷冰冰地俯视着站得笔直的学生。此时的胡宗南好比十字架上受难的犯人，他知道校长最不喜欢目光躲闪的人，目光躲闪就表明心中有鬼，所以他努力把身体站得像棵树干，目光直视前方，但是他的心头还是七上八下，后背冷汗涔涔。

终于，他听见一个声音从高处传来，校长问他：寿山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吗？

胡宗南大声回答：聆听校长教诲。

校长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走上前来吗？

胡宗南憋足气回答：学生不知道——请校长指示。

蒋介石转向众人说：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要宣布一个重要决定，这个决定不光对胡宗南同志，对你们所有人也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已故孙总理教导我们大家，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西北剿总司令，陆军中将胡宗南——

胡宗南往前迈进一大步，仍然保持雷打不动的立正姿势，但是

他浑身的血液却快要凝固了。他听见校长一字一顿地宣布：为表彰你率部攻占延安的重大功绩，我以国民政府最高统帅的名义，决定授予你一级云麾大勋章，同时提升你为陆军上将，领二级上将军衔……

胡宗南身体一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直到蒋介石亲自为他佩戴上第三颗白金将星，白崇禧为他挂上云麾大勋章，侍卫官端上葡萄酒，与会者涌上前来向他祝贺，称呼他“胡上将”时，他还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胡宗南经过二十多年努力奋斗和不懈攀登，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上将军衔的山顶，开始领略“一览众山小”的无限风光。在黄埔同学中，此时已经当上中将整编军长或者兵团司令的军界精英至少能数出十儿人，比如杜聿明、宋希濂、桂永清、邱清泉、胡璉等等，他们虽然都是国民党军队的顶梁柱，但他们还是少壮派，属于两星级的中将集团，在他们头顶上则是元老级的“保定派”和地方派，他们以其资历和威望独霸着三星级上将集团的所有席位。

但是现在不同了，矮个子的一期生胡宗南率先突围，他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幸运儿，刷新黄埔军校的纪录，成为第一个晋升上将军衔的黄埔学生。

胡宗南的脑袋“轰——”地就被酒精点燃了，他几乎被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了，如果不是已经推翻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他恨不得匍匐在恩人校长脚下三呼万岁。当然他的晋升也招致众多黄埔一期同学的嫉妒和不满，时任东北剿副总司令的杜聿明就曾不服气地对人说：胡寿山打了败仗还升官，真是登天有术啊。

接下来的会议冷热两重天，总参谋长陈诚宣布决定，撤销东北和山西战场几名作战不力的军、师长职务，送交军事法庭追究责任。此后会议回归剿匪作战的中心议题，由国防部重新下达给各战区作战任务。其实这种赏罚有别的会议节奏正是蒋介石精心定下

的双重调子，他要借此警告将领们，努力作战，立功受奖；作战不力，严惩不贷。

会期一天，会后各战区将领纷纷起程赶回前线，唯独新晋升上将的西北战区总司令胡宗南却被单独留下来，没有人告知他缓行的理由。

7

时值午时，已经睡下的胡宗南被人匆匆叫醒，登上汽车赶往郊外漆黑一片的不知什么地方。直到车门打开他才隐约地辨认出来，原来汽车已经来到戒备森严的中山陵，黑夜的陵墓四周都有持枪警卫站岗。来人将他带进一间密室，关上门就出去了，他看见屋子里面有个人坐在凳子上看文件，听见声响后抬起头来，一双尖锐的眼睛牢牢地盯着他。

原来竟是校长蒋介石。

此时校长的表情与白天判若两人，他面若冰霜令人生畏，一双洞悉一切的眼睛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他冷冷地盯着胡宗南，过了一会儿才点点头，示意学生坐下来。胡宗南只敢把半个屁股放在沙发边缘上，校长的深夜单独召见让他心里直发虚。

校长说：你说说，毛泽东在哪里？

学生站起身来回答：报告校长，根据最新情报，毛匪很可能已经逃过黄河东岸去了。

校长示意他坐下来，口气淡淡地说：哦，我问你，怎么判断的？

胡宗南极力揣摩校长意图，这么说校长可能不大相信，他是不是得到别的情报？他试探地回答：学生认为，在我军全力围剿下，毛匪难以立足，渡河东逃势已必然。

蒋介石盯着他说：你认为，毛泽东已经放弃陕北？

胡宗南硬着头皮回答：是，学生如此判断。

蒋介石终于用完了耐心，他勃然大怒道：胡说！我告诉你，毛泽东没有走远，他就藏在陕北，等着你的军队放松警惕！

接下来他几乎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历数胡宗南的种种愚蠢无能：进攻“囊形地带”放走共军，占领延安只是一座空城，谎报战果，谎称歼敌数万，至今未能找到共军主力和毛泽东踪迹，反倒连吃两场败仗，等等。校长毫不留情地质问他：我晋升你为陆军上将，是表扬你会吃败仗么？是鼓励你谎报战果么？你哪一点对得起我的信任和器重？你以为我在南京什么都不知道，任你糊弄么？告诉你，你和你的部下每时每刻在哪里干什么，我全都了如指掌！

胡宗南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至此方才明白，原来这才是校长急召他来南京的真正意图。

蒋介石声色俱厉，继续训斥胡宗南：三星上将是要靠战功来服众的，不然那么多黄埔学生，我为何偏偏提升你？是因为你会表功，还是会在媒体面前表演？告诉你，是因为陕北战场的重要性！打蛇要打七寸，陕北和毛泽东就是共产党的要害！你报告毛泽东已经渡过黄河，现在我来回答你，你那个狗屁情报不管用，毛泽东决不会离开陕北，他一定要跟你纠缠到底。对于这一点，你要是没有清醒的认识，以为赶走毛泽东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要么你是个不可救药的木头脑子，要么你等着上军事法庭！

虽然胡长官常常以“军人政治家”自居，但是他在真正的统治者面前就难免现了原形，充其量只是一堆豆腐渣。蒋介石的统治术归根到底就是“驭人术”，即控制部下的大脑和灵魂，越是大权在握的部下越要严加控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恩威并重。现在蒋介石达到目的。胡宗南犹如醍醐灌顶，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明白自己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当好猎狗，努力作战消灭毛泽东，否则就将自取灭亡。

训话结束，当校长与学生一前一后走出中山陵的时候，侍卫官看见领袖笑容可掬亲切和蔼，胡宗南毕恭毕敬地跟在后面。领袖登车前再三嘱咐胡宗南：毛泽东一定会跟彭德怀主力在一起，找到共军主力就能找到毛泽东。

汽车开走了，胡宗南几乎绷断的神经终于得以松弛，本来他已经安排到杭州与新婚妻子叶霞翟短暂相会，但是领袖密谈令他临时改变主意，吩咐司机马上到机场返回陕北。等到这位刚刚晋升的陆军上将钻进汽车时才发现，自己的军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冷汗浸湿了……

第六章

出奇制胜

1

转眼间天热了。

这年陕北的春天来得晚，去得却快，积雪刚刚融化不到一个月，红彤彤的太阳就高挂空中再也不肯落下去。一连十几天，气温表上的水银柱就像发了高烧一样往上蹿，这就是当地人谈虎色变的“春伏”来了。

拿今天的气象科学解释，“春伏”其实就是所谓“厄尔尼诺现象”，也就是地球周期性变暖，易发生洪涝或者干旱的极端性气候。但是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高原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厄尔尼诺现象”，只有前人留下来的生活经验在警告他们，春伏就意味着一场可怕的干旱和饥荒提前到来。

对于退入陕北腹地山区作战的解放军主力说，除了面对敌人的大规模“围剿”外，春伏的猝然降临无异令他们的困难处境雪上加霜。首当其冲是军粮难以筹措。现在军队每天只吃一顿饭，所谓“饭”其实就是把榆树嫩叶、黑豆和少量玉米掺混在一起煮，当地人俗称“钱钱饭”，吃了容易结肠，拉不出屎。就是这样的钱钱饭

也不可多得，官兵平等，每人只有一小碗。当总司令彭德怀吃完自己那一份，他问警卫员：再吃几碗才能吃饱？

年轻战士不好意思地回答：起码三大碗。

彭老总感到心情沉重。陕北原本就是十年九旱的贫瘠之地，即使遇上风调雨顺收成尚不宽裕，更不用说颗粒无收的灾荒了。春伏一到，原本快要扬花灌浆的冬小麦全都变成空麦秆，饥饿恐慌像瘟疫一样席卷各县，许多老百姓把不多的存粮偷偷埋在地下，然后开始成群结队外出讨饭。如果连老百姓都没有饭吃，军队吃什么呢？问题是军队还要行军打仗，要反“围剿”，战士们总不能不吃饭啊。

他把军帽抓在手中，然后用力搔着满头早生的粗短白发，走进隔壁作战窑洞。

第二大困难是没有单军衣。天气骤热，解放军撤出延安还是阴历腊月，队伍都还裹着棉衣裤，但是春伏一到，白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多度，冰窟一下子变成火炉，身穿棉衣裤行军打仗就变成一种可怕的折磨。虱子、跳蚤和传染病以惊人的速度在队伍里传播开来，许多人患上了皮肤病和疥疮，连彭老总也感到浑身痒痒，棉袄成了寄生虫繁殖的温床。更重要的是，连中央领导也没有单军装，据说毛泽东请夫人江青同志把自己棉衣里的棉花掏掉，勉强改成夹衣。彭德怀为此十分自责，本来司令部存有少量单军衣，总部首长有权先换装，但是他不能容忍自己带头搞特殊化，派人把单军装全送给了党中央。一位警卫员回忆说，彭老总身上也生了虱子，长了许多疥疮。天气燥热，身上的小动物就开始蠢蠢欲动，被磨破的疥疮也流出黄水奇痒难耐，但是彭老总依然军容严整，他不能容忍部下邋里邋遢衣冠不整。

在隔壁窑洞里，彭老总看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参谋光着上身，他原本光滑和富有弹性的皮肤上布满铜钱大小的暗红色疥疮，看上去像一头金钱豹。年轻人正在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情，就是把

军装里的棉花一点点抠出来，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如果今年战场形势依然得不到改观，那么到了严冬时节，他拿什么抵御风雪严寒呢？问题是眼前部队没有单军装，官兵总不能光着身体打仗啊！

参谋看见首长进来很惊慌，彭老总挥挥手，吩咐他送一张最新的陕北作战地图到他的窑洞，然后就走出去了。

彭老总久久没有说话。他清楚眼前的困难局面使得军队透支太多，官兵们是用惊人的意志和精神力量在作最后的支撑。欠账总是要还的，不然你终将被债务压垮。军队的承受力实际上已经到达极限，他们不仅要与优势的胡宗南军队作战，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随着时间推移，不论是断粮、饥饿、炎热气候还是虱子疾病，都有可能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参谋送来地图，同时还有一些近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报纸，彭老总随手翻阅起来。忽然间他脸色骤变，随后摔掉报纸怒不可遏，吓得警卫员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

令彭老总发怒的是一张新闻照片。

南京政府发布命令，晋升西北战区总司令胡宗南为陆军上将，并授予云麾大勋章一枚。照片是胡宗南出席记者招待会拍摄的，报纸上的胡宗南显然心情很好，他印堂发亮容光焕发，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成一条细缝。在他的领章上面果然缀着三颗——不是陆军中将的两颗——银光闪闪的将星，胸前挂着一枚看上去十分招摇刺眼的云麾大勋章。

作为西北战场的解放军总司令，彭德怀的对手自然就是国民党西北“剿共”总司令胡宗南，他们是一对战场上的冤家对头，不决出胜负高下誓不罢休。论年龄，两人相差无几，胡宗南五十一岁，彭德怀四十九岁；论资历，两人都是位高权重的将领；胡宗南曾任北伐军主力第一师师长，是蒋介石最器重的黄埔学生，镇守幅员辽阔的大西北；彭德怀则在大革命失败之后毅然率军上井冈山，成为

湖南老乡毛泽东最信任的助手，军内地位仅次于朱德总司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们一个勇猛，一个顽强，一个率直坦白，一个讲究谋略。他们在各自阵营里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都为国、共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都是双方领袖器重的主将和领军人物。战场是将军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共两军在西北战场上的鏖兵激战也可以看做是彭、胡两位主帅的决斗。然而现在战斗刚刚开始，国民党却单方面宣称获胜，胡宗南获得晋升和功勋的一个潜台词就是羞辱对手：延安已经被占领，彭德怀已经被我打败了。

彭德怀感觉被人当众扇了巴掌，热血直往脸上涌。

胡宗南加官晋爵授勋封赏，成为黄埔军校第一个陆军上将，这条消息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反共舆论甚嚣尘上。更有荒谬者竟将其喻为“中国的蒙哥马利元帅”，把国民党攻占延安与二战中著名的阿拉曼战役相提并论。蒙哥马利是二战中的英军元帅，他的战功始于北非，因阿拉曼战役击败德军名将隆美尔一举扬名。如果说胡宗南是因为攻占延安而成为国民党英雄，那么谁该是那个倒霉的隆美尔呢？

彭德怀来回走动心气难平。

本来敌人报纸就是专门造谣宣传，不必加以理会，但是军人视荣誉为生命，更何况性烈如火的彭大将军。他胸中的怒火已经被腾腾地点燃了。放弃延安是迫不得已的撤退，是权宜之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但是延安迟早要收复，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从眼下看，敌人占据绝对优势，气焰十分嚣张，所以解放军必须打个大胜仗来回击胡宗南，扭转眼前的困难局面。

一个多月前，朱总司令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之前特地叮嘱彭德怀：“你要绝对保证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这是所有任务中头等重大的任务。”彭德怀深知肩头上的责任重如泰山。而当毛泽东为了有利于解放军主力运动歼敌，率领昆仑纵队进入人烟稀少的宁、陕

西部地区，彭德怀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抓住战机绝地反击，否则党中央处境将更加困难。

彭德怀狠狠一拳砸在作战地图上，压抑很久的怒火终于在他的对手胡宗南志得意满风光无限的时候猛烈爆发出来：

狗日的！……小矮子胡宗南，你莫要笑得也太早，老子一定要打败你！

2

此时敌人大军云集欲寻我主力决战，捕捉什么目标？怎么打？这是摆在彭老总面前一道待解的难题。

正午的黄土高原烈日当空，西北沙漠刮来的干风夹杂着黄沙，把阵阵酷热气浪灌进简陋的窑洞里，让依然身穿厚棉军装的彭德怀感到燥热难耐。

其实猎手的目光早就盯上了猎物，他在耐心地等待时机。

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打得干净利索，出其不意，打了就跑，堪称解放军运动战的典范战例。但是这样零打碎敲的战果毕竟有限，青化砭歼敌一个团加旅部，羊马河为两个团加旅部，并未令胡宗南主力大伤元气，相反由于暴露了解放军主力的行踪，引来敌人疯狂“围剿”，给部队和边区政府亦造成相当损失。战争有一种公式，就是彼此做加减法，当你的底数比对方少很多的时候，你只能做加法，不能同对方一道做减法。

彭德怀锐利的目光在高原大地逡巡，他锁定的猎物渐渐浮出水面，那就是延安西北一个不起眼的山区小镇——蟠龙。

蟠龙古镇坐落在交通要道咸（阳）榆（林）公路中段，北连瓦窑堡，南接延安城，西通塞外宁夏、甘肃，古代就是南来北往的商旅驿站。彭德怀十分熟悉这座小镇，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曾经驻扎在

这里，他对小镇四周的一切全都了如指掌。蟠龙镇有高大坚实的寨墙，周边多座山头拱卫，易守难攻，它是群山环抱之中的一座天然军事要塞。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此前蟠龙镇做过解放军的物资储备地，胡宗南占领后也把蟠龙作为后勤供应基地，为深入陕北腹地作战的国民党大军提供后勤补给。

彭德怀的眼睛盯上蟠龙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派出多支侦察队前往侦察敌情，并与当地游击队一道严密监视敌情变化。情报表明，胡宗南在此囤积了足够前线大军补充三个月的数万袋军用面粉，十万套夏季军服，还有大量部队急需的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这真是一块令人垂涎欲滴的大肥肉啊。如果说大举围剿的胡宗南军队需要这些宝贵物资来源源不断地补充战斗力，那么处于困境的解放军就更需要夺取它们来渡过难关，从而支撑与敌人长期作战的决心和信心。

正因为国共双方都清楚蟠龙基地的重要性，清楚在春荒时节谁拥有粮食就等于占据主动，因此胡宗南派出他的王牌主力第一军第一师整编第一六七旅（师）驻防蟠龙镇。第一六七旅兵力达万余人，全部美式装备，旅长李昆岗少将，四川江津人，黄埔六期毕业，号称胡宗南“四大金刚”之一。他对记者吹嘘说，就是彭德怀共军全部都来围攻，我蟠龙基地也能坚守半年以上。该旅进驻后不仅抓来大批民工修筑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工事，埋设地雷，而且将外围防区向外扩张数公里，构筑成以交通壕互相连接的三重防线。由于蟠龙镇地处交通干线，距瓦窑堡和延安城分别只有四五十公里，机械化部队能在两个小时内迅速增援，所以要速战速决绝非易事。

湖南猎户的后代彭德怀从前辈那里继承得来的狩猎秘籍就是，好猎手一定要具备足够的耐心和沉着的品质，运气不是撞来的，而是等来的。一个有充足准备的猎人，哪怕机会稍纵即逝，他也会眼疾手快牢牢抓住……

功夫到底不负有心人，4月的一天傍晚，当西方天际的太阳终于沉下地平线，肆虐的干风渐渐平息，蛰伏在山沟和岩石缝里的潮气又重新开始弥漫在地面和村庄里的时候，一份来自西安地下党的重要情报被及时送达西北野战军司令部。这份情报简直称得上是一场及时雨，给饱受干旱和焦渴折磨的彭老总带来一股勃勃生机。情报称，数日后蟠龙守军将有一个主力团被秘密调离基地，补充第一军主力对陕北腹地进行围剿行动，时间约为一周至十天。

这就是说，蟠龙镇里的敌军只剩下旅部和一个主力团，还有一支临时从陕南调来支援的乌合之众“宝鸡民团总队”，总兵力降至约八千余人。

彭德怀大喜过望，猎人终于等来机会！

胡宗南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因为求胜心切，因为急于消灭毛泽东完成党国使命，难免轻敌冒进，把后方所有兵力集中起来投入战场。他以为解放军已成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于是忽略自身的软肋，寄希望于共军不敢冒险进攻蟠龙镇，暴露出致命的破绽来。战场如同黑白博弈，归根结底就是看哪方少犯错误，以及把对手的错误变成自己的胜机。

总司令用力捶击桌子，吼声如雷，慌得窑洞门外的警卫员连忙探进头来。他们听见彭老总挥动大手下令：马上去请各位首长，来我的窑洞紧急开会！

3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

住苍龙？

毛泽东这首著名的《清平乐·六盘山》作于长征途中的1935年10月，当时红军刚刚翻越宁夏六盘山即将胜利到达陕北，共产党领袖展望革命未来豪迈之情油然而生。但是在十多年后的1947年春天，毛泽东率领昆仑纵队悄悄行进在陕北与宁夏、内蒙交界的黄土高原上，此时晴空万里黄沙漫漫，古长城烽火台的身影在山谷中逶迤起伏时隐时现，回忆昔日长征翻越六盘山的情形，令他触景生情感慨时光倒流。

周恩来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毛泽东的情绪显现出一种少见的异常和波动：情绪低落，郁郁寡欢，食欲大减，睡眠严重不足，少了一份踏实沉稳，多了一些焦躁不安和失眠的情形。无论保健医生怎样开药治疗，警卫人员和担任生活秘书的江青如何想尽办法改善生活进行调理，仍不能使他的抑郁症得到缓解。毛泽东饭量大减胃口不开，这可把炊事班同志们急坏了，大伙儿利用行军途中的间隙在水沟里摸到几条小鱼，然后按照湖南人的口味做成毛泽东爱吃的干辣椒烤鱼，没想到毛泽东连看都不看一眼就退回去了。

4月，辗转多日的周恩来终于在大理河畔一处地名叫做青阳岔的小村子赶上中央机关队伍。消息传来，毛泽东迫不及待地偕夫人江青出村远迎。他们站在一棵大树下，毛泽东几次询问身边工作人员：该不会有事吧？怎么还没有看见周副主席？

据说江青同志有些酸溜溜地说：主席跟我谈恋爱也没有这样着急啊。

远处尘土起处，终于看见有数骑飞奔而来，毛泽东大步迎上前去。周恩来跳下马，两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紧紧握手，彼此都很动情，数分钟不曾分开，竟有生离死别之感。外国记者曾有“毛周如手足，手足不可分”的说法，相信这一刻他们各自的体验应该都是

那样强烈，那样真实。试想共产党如果没有完整的“毛周”，只有“手”或者“足”，新中国的历史将怎样改写？他们还能走进1949年那个震撼世界的金色秋天么？

十几天前，周恩来提议毛泽东率领党中央渡过黄河去到安全的晋察冀解放区，自己留在陕北指挥战斗，但是提议遭到拒绝。现在他们再度见面，一切皆成定局，党中央一分为三；毛、周、任留在陕北，组成党中央核心。这个布局表明毛泽东绝不向任何对手屈服，他要以自己的方式嘲弄蒋介石的无能。

当时有一群南归的雁阵从头顶上飞过，毛泽东仰望长天，他问周恩来，如果再过六盘山，当是一幅什么情景？

周恩来妙答：红旗漫卷西风之时，长城已在脚下。

两人心心相印，相视大笑，至此毛泽东的抑郁情绪一扫而光。

两天之后，昆仑纵队悄悄抵达一座偏僻小山村王家湾，在此驻扎下来。

王家湾位于靖边、安塞交界的石寨山下，沟壑纵横人烟稀少，一条双阳河从山谷中静静地流过。村里只有十几户村民，因为土地贫瘠收成很差村民都很贫穷，全村竟然没有一户地主富农。毛泽东对此感到满意，他大手一挥说：都是基本群众，容易保密。

这是昆仑纵队转战陕北途中停留最长的住地之一。

一座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一下子涌来几百号人马，粮食和住房都成大问题。警卫部队全部露宿野外，一天只吃一顿饭，粮食里还要掺杂一半野菜。中央领导除毛泽东与江青共居一间偏窑外，其他人包括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全都挤在一起，毛泽东在炕上摆一张小木桌办公，其他领导人则把文件铺在腿上批阅，条件极为艰苦。

不久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平安抵达西柏坡，消息传来，毛泽东精神振奋。至此，他设想“一分为三”的中央战时体制

已经全面实现：毛、周、任率领中央军委转战陕北，刘、朱在华北领导解放区开展以土改为中心的全面工作，中央后委则在晋西北对中央工作进行全面支持。蒋介石试图一举消灭中央机关的阴谋已经被彻底打破。

4月底，西北野战军决心强攻蟠龙镇，夺取弹药给养，中央研究之后批准这一战役计划。但是该役是攻坚战，不像青化砭和羊马河都是伏击战，而且敌人工事坚固，火力强大，解放军不仅缺少弹药，还缺少攻坚武器，即使敌人守军被调走一个团，总人数还有八千之众，比前两仗被歼敌人总数还多。我军一旦不能速战速决，主力被敌人拖住，四面“围剿”的敌人大军就会像群狼一样恶狠狠地扑上来，后果将不堪设想。为此4月30日毛泽东再次回电彭、习：“经过精密之侦察，确有把握，方可下决心攻击瓦窑堡或蟠龙，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部队加紧休整，以逸待劳，准备运动中歼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4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从电文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充分信任彭老总，“如无充分把握，以不打为宜”，提醒他们不可冒险出击。但是野战兵团求战心切，已经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中央电报到达的头一天即4月29日，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进入攻击阵地，呈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毛泽东充分理解自己这位湖南同乡的迫切心情，蟠龙战役打响次日即5月2日，毛泽东再次电告彭、习：“攻击蟠龙，决心很对。如胜利，影响必大。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毛泽东年谱》下卷18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决心很对”，是对主观意愿的肯定。“即使不胜，也取得经验”，最后一句既是告诫，也有担忧。

很多年以后，当历史的重重迷雾渐渐散去，许多混沌过程开始变得清晰起来，已经变成光杆司令逃到台湾坐冷板凳的胡宗南总结他在陕北时期犯下的两个重大失误：一个是用人失察，被共党奸细钻了空子，机密尽泄，“犹如瞎子摸象也”。另一个就是“好大喜功，投上所好，夸大战绩，急于求成……乃至错过消灭毛匪良机”。

事实上胡长官的失败远非他自己总结的那样简单，细究起来，他的所谓两大“失误”固然有个人原因，更多还是制度问题。如果说个人出错尚有偶然性成分，那么制度出错，或者说国家机器出了问题，则国民党的失败就在所难免了。

晋升上将春风得意的胡宗南一回到延安就连夜召开军事会议，他亲自调整作战部署，指挥各军、师、旅队伍多头并进，互相交叉掩护，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大举围剿毛泽东。为弥补军力不足，他命令从后方各据点抽调兵力，尽可能地把这张围剿大网编织得更大更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将共党首脑机关和彭德怀主力一网打尽。

早在二战时期，美军参谋部就摸索出一整套在进攻部队与支援部队之间设置前进基地的战术，形成一个合理的补充区域。由于国民党中央军深受美军作战思想的影响，所以他们的战术也能看出许多生搬硬套的模仿痕迹来，蟠龙镇就是在这样的战术背景下产生的“前进基地”。胡宗南命令在蟠龙成立后勤司令部，从西安派出两百多辆军车日夜运输，囤积足够保障前线十几万大军作战的武器、弹药、衣被、药品、粮食等战略物资，并派出号称“四大金刚”之一的整编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驻守蟠龙基地，以确保陕北剿共生命线畅通无阻。

李昆岗曾入陆军大学参谋班学习，号称军事天才，精通世界战

史和军事理论。在国民党军界，李昆岗名气颇大，二十多岁即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和国防部高参，被称赞为“具有雄才大略”的年轻军事家。此人后来转到西北战区任职，深受胡宗南赏识。有幕僚曾经提醒胡长官，此人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是个纸上谈兵的赵括。但是胡长官不以为然。

李昆岗少年得志，加上仕途一帆风顺，难免有些目中无人，眼中只看得见胡长官，其他同僚包括师长军长都不放在眼里。做人做到了这个份上，也就等于与邻为壑，自设藩篱自掘陷阱，为日后的身败名裂埋下祸根。

4月下旬，李昆岗接到命令，急调一个主力团参加对陕北山区的围剿，对此他极力反对。尽管他认为这个命令缺少全局战略眼光，忽略了潜在危险，将给整条战线留下致命漏洞，但是作为下级的他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越级申述，向长官部直接表示反对意见。胡长官毫不留情地训斥了他，并警告说这个命令是自己亲自下达的，把李昆岗吓了一跳。军令如山，何况是胡长官的命令，李昆岗的申诉决心在强大的长官意志面前被打败了，他只好眼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主力团被派往前线，剩下一团兵力要支撑原本应由两团防守的阵地，显见得就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了。无奈之下他只好采取收缩防线的办法，把外围阵地缩回来。预备队机动兵力所剩不多，于是他把武装押运粮食来蟠龙基地的宝鸡民团总队千余人强行抓了差。李昆岗划出南面一块阵地交给民团总队防守，还拨给他们十几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警告他们如不服从命令将按军法从事。副旅长担心这些民团都是乌合之众，难当重任，但是李昆岗自信地说：南面有延（安）瓦（窑堡）公路通过，延安城内驻有主力第十七师，如果共军来袭，他们一定避开南面，从东面主攻。东面集玉峁是制高点，牵制西、北两面，是成败关键，所以我对南面阵地并不担心。

为了提高民团队员的战斗力，旅部还派去作战参谋和军事顾问

进行训练指导，并在阵地前沿和公路两侧敷设地雷。部署完毕，李昆岗稍感安心，不管怎么说，整编第一六七旅是王牌部队，李昆岗对共产党也不陌生，他曾在江西剿共的战斗中屡屡得手，围剿大巴山张（国焘）徐（向前）红军也多有战功，凭着蟠龙镇的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彭德怀那两万多人的共军想要一口吃掉第一六七旅还是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延安、瓦窑堡方向多支主力部队随时可以快速回援，那时候谁吃掉谁还不一定呢。

几天之后，蟠龙镇四周出现小股共军部队，经过设伏拦截，捕获一个骑兵侦察小组。根据俘虏交代，共军确有强攻蟠龙镇的意图，大部队已向蟠龙周围集结。这个情报令李昆岗十分紧张，他召集军官会议反复研判，一致认为该情报可信度很高，共军迫于粮食、弹药匮乏，很有可能铤而走险孤注一掷。而对于到处寻找共军主力决战的国民党大军来说，蟠龙镇一旦开战，就将成为牢牢吸引共军主力的钓饵，从而形成“中心开花”的局面。

这时候年轻气盛的李昆岗再次犯下他官场生涯中第二个致命错误，他没有通过师长罗列就直接给军长董钊打电话，不料董钊并不相信这个情报，于是情绪冲动的下级干脆直接把电话打到胡长官指挥部，报告说共军主力正在向蟠龙镇四周集结。他甚至建议说，已经深入陕北腹地的各部队立即开始回援，切断共军退路，以蟠龙镇为中心进行反包围。

不料电话那头的胡长官同样不相信他的情报，认为那不过是共军调虎离山之计，目前发现共军主力应在瓦窑堡以东地区，空军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胡长官训斥他说，身为军人，应该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就算共军主力来进攻，蟠龙工事不是坚如磐石吗？共军没有飞机大炮，没有坦克战车，你给我好好守住就是了，那时候我大军回援也不为迟啊。

李昆岗碰了一鼻子灰，感到很沮丧，但是当他的长官董钊、罗

列听到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挨训斥的消息，莫不讥讽微笑幸灾乐祸，有些大快人心的意思。俗话说墙倒众人推，可是“墙”也不想看，若不是挡了众人的道，众人何苦花费力气去跟它作对，推它干啥呢？

5月1日，共军主力果然出现，将蟠龙镇通往外界的通道切断，割断电话线，并从东、西、北三面把第一六七旅包围起来。此时的李昆岗只能通过无线电台与总部联系，但是他没有惊慌，反而以兴奋喜悦的语气报告胡长官，共军主力全都被我牢牢吸引住了，我部全力坚守等待主力回援。

此时胡宗南已经意识到先前对情报的严重误判，当然现在纠正还为时不晚。他对李昆岗鼓励一番之后问：你能坚持多久？李答：至少一星期以上。胡宗南告诉他，距离最近的陈武第九十师只有一天路程，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只需两天就能赶到，只要你坚持守住一周，西北剿共必将大功告成。李昆岗信誓旦旦，保证坚守蟠龙，像磁石一样吸住共军。电台那头的胡宗南叮嘱他：已将战况上报校长，校长对你寄予无限希望，他要我转告你，他在南京等待你的胜利消息。

结束通话的李昆岗信心大增，他看到这一回不仅胡长官亲自行动起来，就连南京的校长也在关注他的行动，因此他就没有理由不打出一场名垂战史的经典战役来了。李昆岗脱下将军制服，换上作战服，戴上钢盔帽，挂上冲锋枪亲自登上前线制高点督战。他举起望远镜观察，威严的脸上透露出来掩饰不住的轻蔑微笑，彭德怀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包子，只懂得钻山沟打游击，这回他要教一教他的对手，什么是真正的正规战攻坚战。蟠龙基地只消顶住共军两三天进攻，他李昆岗就将扬名天下，成为西北剿共第一功臣。

对此他深信不疑。

国民党军队的事情，计划没有变化快，最复杂的莫过于玩弄政治阴谋，最黑暗的莫过于官场争斗，最难测的就是人心隔肚皮。其实人心都是肉长的，只不过一报还一报罢了。

整编第九十师师长陈武少将终于等来机会，他要报一箭之仇了。

陈师长是海南琼山人，黄埔一期毕业，与总司令胡宗南、第一军军长董钊、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都是同学。陈武属于那种带兵打仗却不大会做官的职业军人，纵观他的从军履历：黄埔一期毕业，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学成归国在黄埔军校任战术教官。抗战期间参加许多著名战役，如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等等，并作为中国远征军将领征战中、印、缅战场，同美英盟军一道浴血苦战大败日寇，应该说出生入死战功赫赫。但是他的仕途却磕磕绊绊差强人意，始终在少将师长的职位上徘徊不前，不但比起他的黄埔一期同学来差距越来越大，就连那些他执教过的黄埔学生也眼看一个个赶超到他前面去了，比如胡宗南的心腹亲信、黄埔四期毕业的第一师师长罗列，不但处处压他一头，而且风闻要当第一军军长。陈武私下认为，自己这种状况不能说不与他的老同学胡宗南厚此薄彼有关。

进攻延安，整编第九十师充当主力前锋，浴血苦战多日方才突破共军防线兵临城下。可是眼看他们千辛万苦就要夺得进城头功的时候，胡宗南却打来电话，命令第九十师停止前进原地待命，让开大路警戒两厢，防备共军反扑。警戒待命的结果却是等来了紧跟在后面的罗列第一师跑步进城，夺走了占领延安的头功。第一师未打硬仗，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夺走本该属于第九十师的胜利果实，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把他恨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罗列因此获得授勋，提前晋升陆军中将，成为黄埔晚几期毕业生中最早晋升中将的

幸运儿。

陈武申诉无果，只好打落牙齿往肚子里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报仇不等于没有仇，更不等于不想报仇，而是等待时机。

“时机一到，一切都报”，这是中国人祖祖辈辈遵循的因果报应。

4月底，共军主力在瓦窑堡以东的清涧、绥德现身，第九十师奉命前往围剿。当陈武率领队伍行进到安塞以北一个地名叫做白名山的地方时，忽然接到搜索侦察分队紧急报告，十几里外的山沟里发现大批共军主力正在向蟠龙方向作快速运动。陈武闻讯大惊，命令火速查实情报的准确性。经便衣侦察连夜尾随跟踪，证实该股共军正是胡宗南苦苦寻找的彭德怀主力第一、二纵队，他们的任务是攻打第一师第一六七旅驻守的蟠龙镇。

陈武大喜过望，神出鬼没的共军主力到底露出了马脚。此时他已明白共军意图，彭德怀搞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诡计，派出佯攻部队引诱国军向东追击，主力则悄悄地转向西南，出其不意地进攻蟠龙镇。而他的那些上司们，胡长官、董军长、刘军长统统都上了共军的当，被共军佯攻部队牵着鼻子走，只有第九十师师长陈武及时识破共军阴谋，揪住了彭德怀的狐狸尾巴。

不消说，现在摆在陈武面前的形势十分有利，简直称得上一片光明：共军就在眼前，他只需不动声色，悄悄尾随共军，以全师近两万人的兵力从背后发动猛攻，令共军首尾难顾，同时董钊、刘戡两支大军回师猛扑，不仅解了蟠龙之围，还能一举全歼彭德怀主力，剿灭陕北共匪，大功告成矣。

他看见幸运女神在云端里向自己微笑。

但是陈师长的计划遭到幕僚强烈反对。他们说，共军又不是冲我们来的，他们去打蟠龙镇，不是正好对我们有利么？

陈武脑子一时没有转过弯来，为什么共军攻打蟠龙镇会对自己有利呢？参谋长提醒说：蟠龙镇由谁防守？罗列第一师部队。如

果共军攻占蟠龙，罗列吃了败仗，那么就等于替我们报了抢占延安的一箭之仇。如果我们现在赶去救援，结果不外乎有三种可能：第一，要是打胜，未必是我们功劳，反倒可能再替第一师作嫁衣裳，攻占延安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第二，如果打平，受损失的是我们九十师，别人落得看笑话，等于自讨没趣。第三，万一不幸打败了，背黑锅当替罪羊的肯定是九十师，第一师有胡长官撑腰，总是稳操胜券啊。

陈武不无忧虑地道：蟠龙是国军唯一的后勤基地，一旦失陷后果不堪设想啊。

副师长说：说到底，蟠龙是胡长官、董军长和罗师长的蟠龙，跟我们九十师和陈师长您有什么关系呢？

陈武如梦初醒，部下的提醒十分及时，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当然还应包括官场暗算和政治阴谋。陈武师长的诸多敌人不仅有彭德怀共军，还有官场的竞争对手，从某种意义上说，共军虽为敌手却无冤无仇，但是陈师长与同为国军同僚的罗列以及董军长、胡长官却互相倾轧积怨甚深，因为这些人不仅处处排挤自己，还从自己手中抢走了勋章和中将军衔，那么他为什么非得赶去帮对手堵枪眼，当出力不讨好的傻瓜呢？

陈师长脑袋豁然开朗，他决心不动声色，当一个心中有数旁观者。他一面下令侦察队悄悄地监视共军动向，随时向他汇报，一面命令主力部队继续向东开进，执行追击共军佯攻部队的任务。

5月1日深夜，共军果然开始进攻蟠龙镇，胡宗南命令陈武第九十师火速掉头增援，“最迟于三日中午之前必须到达蟠龙以北之贺家渠、关屯一带，全力攻击共军侧背，解除共军对蟠龙基地的包围”，云云。

参谋长分析说：师长您看见了吧，这种打硬仗的增援任务，为何不交给第一师执行？关键时刻还是拿我们九十师去打头阵啊。

陈武频频点头，他打定主意出工不出力，命令部队虚张声势掉头南下。不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陈师长下令放弃距离最近的小路而选择一条路途较远的大路行军就是他的对策。我们看到，只要下级不积极，不执行，消极怠工，再英明再正确的决策、政策、战术、命令都会被架空，被消解于无形，变成没有意义的一纸空文。这就是现代管理学上最重要的“执行力”问题。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全面遭遇执行不力的难题，已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制度问题，各级政府被架空，官员权力失控，贪污失察腐败成风，派系林立钩心斗角，官官相护为所欲为，好比一棵大树，表面看枝叶繁茂果实不少，实际上树根已经被虫子蚀空了。

这样一个缺少约束力和公信力的社会，人心先已经散了，谁要想阻止它不崩溃不倒塌都难，正是这样一个权力泛滥的社会环境使得陈师长的消极作战游刃有余。他一方面明知道不坚决执行上级命令是可耻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又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这种行为辩护。

第九十师部队走走停停，沿途只要一遇到民兵游击队的地雷爆炸或者解放军小股部队阻击，部队立即停滞不前，派出工兵排除地雷，与共军阻击部队展开火力对射。这些战斗外表看上去十分激烈，炮声隆隆弹如雨下，浪费了不少弹药，实则都是虚晃一枪的“蜗牛战术”。第九十师沿途不断向长官部发出电报，报告“遭遇共匪猛烈阻击，与敌昼夜激战”，“击毙共匪若干”，“攻占山头阵地”等等，却始终不见增援行动有实质性进展。

6

蟠龙之战打响，解放军果然从东、西、北三面发动进攻。

根据报告，共军主攻方向集中在制高点集玉崩，进攻异常猛

烈，炮火也远比预料的密集。但是处于风暴中心的李昆岗并未十分惊慌。他知道共军缺少攻坚重武器，没有重型榴弹炮和火焰喷射器，更没有飞机坦克进攻，光靠人多是不能摧毁第一六七旅的钢铁防线的。而李昆岗手中却握有很多底牌：工事坚固，弹药充足，空中支援，大军回援等等。更重要的是，李昆岗渴望一战成名。如果说军人的舞台是战场，那么蟠龙之战就等于李昆岗的专场演出，为此他感到很自豪，底气很足，信心满满。他命令部下说：只要共军一露头就给我狠狠地打，蟠龙基地的弹药一年都打不完！不是说共军不怕死吗？那么我倒要看看，他们的尸体能不能填平山沟！

5月2日，蟠龙镇附近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炮声隆隆机枪嗒嗒，硝烟遍地火光冲天，国共两军展开殊死搏杀。由于外围战争争夺激烈，往往一座山头，一处阵地甚至一个火力点都要经过反复拉锯，国共双方均死伤惨重。第一六七旅到底是国民党王牌主力，战斗力十分强悍，往往一座工事失守了，长官立即督阵反击，大炮猛轰，机枪掩护，电台招来飞机助战，对共军阵地狂轰滥炸实施空中绞杀。激战一整天，到黄昏太阳落山，夜幕渐渐遮盖了山头，李昆岗得到部下报告说，集玉崩主阵地得以巩固，共军除了白白丢下数百具尸体外，没能前进一步。

人称“四大金刚”之一的李昆岗毕竟不是徒有虚名，他十分清楚共军擅长夜战，夜晚将是共军的天下，一旦国军失去火力掩护，战斗力就将大打折扣。于是他命令部队提高警惕，派出尖兵小组摸到阵地前沿监视共军动向，严防共军夜战偷袭。解放军的夜袭战术果然被李昆岗猜中了，是夜共军兵分多路大举进攻，近战夜战偷袭战一齐用上，战斗激烈程度甚至超过白天，可惜解放军虽然英勇顽强，但是他们面临的任务毕竟是攻坚，有效手段不多，加之弹药充足火力强大的国民党军队早有准备，他们躲在坚固的工事里拼命射击，以密集的子弹炮弹构成一道道死亡封锁线，所以尽管付出较大

伤亡的代价，战场基本上还是维持原状，呈现胶着态势。

5月3日，双方继续激战，李昆岗登上炮兵观测所，他从望远镜里看见解放军官兵十分顽强，一次次反复进攻集玉岗主阵地，即使伤亡惨重也不肯退去。只是因为掩护火力不强，只有一些迫击炮和野战炮，炮弹爆炸腾起一团团小小的烟雾，破坏力十分有限，因此难以撕开守军的阵地防线。李昆岗不由得大发感慨，他说要是共军装备了重武器，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坦克助战，我军恐怕连一天也守不住。

参谋长送来长官部急电，原来陈武第九十师中途遭遇共军阻击，而延安方向赶来救援的第十七师偕坦克战车亦受阻于房家桥、青化砭山区，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主力也由于诸多原因难以马上赶到，长官部命令他务必继续坚守，直到援军到达。

李昆岗冷笑一声，他把电报扔在一边，不置一词。

当天晚上，战斗再趋白热化，共军继续猛攻不退，部分外围阵地开始失守。李昆岗紧急呼救，胡长官亲自在电台里询问他，还能坚守多久？李昆岗报告说：如果共军持续猛攻态势，第一六七旅恐怕难以支撑一周。胡长官安慰他说：共军也是人，也会精疲力竭，也要睡觉休息。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你只要顶住三天，共军将不战而退。

但是到了半夜，一股共军竟然穿过阵地空隙摸入镇内街市，幸被守备部队发觉，经过激战将其逐出。李昆岗刚刚来得及喘过一口气来，电台又开始呼叫，他恼火地抓起耳机，刚刚骂出一句粗话，忽然就像触电一样噤了声，脸上表情也凝固了。

因为对方是远在南京城里的校长蒋介石。

校长说：这么晚，我还没有睡觉，因为我睡不着。

学生立正回答：是！学生保证守住蟠龙镇，这是我的责任，请校长放心睡觉。

校长：好的。好！好……你做过我的侍卫官，我知道你胸怀大志，是个有责任感的军官。军人平生最大的功绩，莫过于为国分忧，剿灭共匪平定天下。

学生：是。

校长：我还要告诉你，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已经命令胡总司令，最迟二十四小时之内，援军必须到达蟠龙镇。你给我牢牢吸引共军，完成陕北剿匪大业非你莫属。

学生深受鼓舞，当他放下耳机，不由得大大地舒出一口气来。

历史是英雄创造的，他就是即将创造历史的英雄。连君临天下的校长都寄厚望于他，他还有什么理由不一战成名，一战成功，一战平定天下和永垂青史呢？

他抬起头来，看见掩蔽部外面的天边已经呈现一片鱼肚白，那是即将升起的灿烂彩霞在向他招手。

7

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党中央预料的严重情况果然出现了，蟠龙镇变成一根顽固的毒刺，令解放军进攻受阻进退两难。

侦察情报纷至沓来：整编第九十师距离蟠龙镇只有半天路程，延安方向的敌人援军两个团正在猛攻青化砭，而董钊第一军、刘戡第二十九军主力正在从绥德、清涧火速回援，其先头部队最快可在二十四小时到达蟠龙镇。敌人援军一旦赶到，解放军只能被迫撤退，弄不好还会被敌人包围，遭受更大损失。

更加令彭老总恼火的是，解放军主力虽然为蟠龙守军三倍多，但是却见不出优势来。敌人不仅防线坚固火力强大，大炮多、射程远，白天还能招来飞机空中支援，给予解放军更大的杀伤。解放军已经伤亡一千多人，如果付出重大代价一无所获，就此灰溜溜地撤

退，不仅彭老总难以咽下这口窝囊气，就是部队指战员也会大大挫伤信心，往后形势必将更加困难。

2007年我在成都军区干休所采访一位原西北野战兵团的老干部，老人姓李，山西人，离休前为副师职，蟠龙战役时担任突击连副连长。老人回忆说，打蟠龙头两天没有打好，不是部队士气不高，而是强攻有问题。解放军火力压制不住敌人，加上一味猛攻，所以伤亡很大。敌人是胡宗南的王牌队伍，又是躲在工事里，照这样打下去，不等敌人援军赶来，恐怕我军自己的弹药、粮食都消耗光了，变成一场得不偿失的消耗战。彭老总及时命令停止进攻，在阵地上召开军事民主会，让大家集思广益献计献策。

军事民主会的制度最早源于井冈山时期，据说办法起源于“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民谚，为红军总司令朱德首创，毛泽东在著作中加以肯定，可以看做是共产党民主作风一大发明，也是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如果有人仅仅将此视为一种走过场的表面形式那就大错特错了，按照现代管理科学的观点，首先管理层（指挥官）需要及时发现生产过程（战场上）中存在的问题，军事民主会提供了这样的反馈渠道。其次是管理者（官）与被管理者（兵）、“上”与“下”必须保持共同一致的行动方式，才能达到统一认识，增强信心和凝聚力的目的。第三，任何管理者（指挥官）的智慧和办法都不可能凭空产生，他们必须把解决之道深植于作为战争实践主体的广大前线官兵之中，就像大树把枝叶伸向天空吸收阳光雨露，根须伸向大地吸收营养水分，符合“实践第一”的哲学逻辑。

彭老总在蟠龙战役的紧要关头下令停止进攻，他亲自率领指挥部深入前沿阵地，来到干部战士之中，虚心听取他们对于战斗的批评建议。官兵关系是一面镜子，折射出军队的某些本质，士兵越是得到尊重，越是被摆上战争主体地位，他们就越能发挥出个人潜能

和创造力，这支军队的力量就越是不可战胜。

李老告诉我，彭老总及时调整战术，改正面强攻为侧翼迂回和小股渗透，就像蚂蚁啃骨头，逐个工事逐条战壕逐个火力点与敌人争夺，并且重新部署主力，从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起猛攻。

哪里才是敌人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呢？一个战士提供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情报，开战头天他们小组抓到几个敌人，俘虏供认他们是宝鸡民团队员，总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沿途拉来当差的民夫，负责协助守卫南门外面的阵地。彭德怀顿时来了兴趣，他立即派人找到那几名俘虏，详细询问了民团的布防情况，以及阵地火力配置等等。人们看见，彭老总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目光炯炯，简直像两盏探照灯。

一个参谋报告，民工支前队伍冒着敌人炮火送来了军粮和弹药，暂时缓解了解放军的燃眉之急。彭德怀的表情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这样信心百倍，他挥动大手问战士们：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是东风？

官兵振臂高呼：胜利！

十多年后在大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对人感慨道，陕北战场跟胡宗南斗，归根结底斗的就是民心！……最后一直把他赶出陕北，撵进四川，撵到我们现在搞建设的这个地方才把他彻底消灭。没有人民支持，哪来共产党今天的胜利？我们每个当官的人难道都不应该扪心自问，你为老百姓做了什么吗？

8

5月4日凌晨，一直沉寂的南门外阵地上忽然响起攻击的隆隆炮声，这是此前没有出现的新情况。已经两天没有睡觉的李昆岗连忙抓起电话机，但是没有声音，原来电话线被炸断了。

李旅长一面命令抢修电话线路，一面派人前往南门阵地联系，自己在指挥部里如坐针毡。他侧耳倾听外面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心中有种不祥预感，觉得好像要出乱子。原先他预料解放军不会直接进攻南门，南面有条延（安）瓦（窑堡）公路，地势开阔易守难攻，一旦延安方向增援，很容易遭受两面夹攻，所以他只派了两连兵力防守。后来又增派了宝鸡民团总队，看上去人数是多了几倍，但他心里最清楚那不过是摆个样子，民团再多也不顶用，南面其实是个软肋，有点摆空城计的味道。

他是不是太轻率了，敢跟共产党玩空城计？至此李昆岗开始有些后悔。空城计一旦被识破，那就等于自杀，你怎么知道共军没有识破你的空城计？这样一想，他顿时大大不安起来。

等到联络官终于回来，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上。部下报告说，共军确实把主攻方向转向了南门外围阵地，公路两侧的民团总队阵地已经多处被突破，负责守卫高地和城墙的齐营长请求紧急增援。李昆岗问参谋长：旅部还有多少兵力可派？参谋长回答他，所有预备队和机动兵力都派出去了，只剩下特务连和卫士班。李昆岗咬咬牙，下达两条死命令，第一条是命令副旅长率领特务连火速赶往南门阵地增援，并负责指挥南门方向的作战要务。第二条是重申原先下达过的命令，如果民团阵地失守，只许他们往城外方向撤退，不许退进城来，以免冲乱阵脚。

副旅长问：要是他们硬往城里闯怎么办？

李昆岗答：开枪射击，格杀勿论！

副旅长带领增援部队跑步出发之后，指挥官稍感安心，他一面吃早饭一面查看地图。该采取的防范措施都做了，该堵塞的漏洞也都堵上了，隐患也在消除之中，但是危机并未消除，剩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十万火急地电告长官部，催促援军加快增援步伐。但是他得到的回答始终相同，那就是援军正在途中，你部务必坚守阵

地，等待援军到达。

白天在紧张和焦急中度过，各处阵地不断传来消息：东面集玉崩主峰战斗依然激烈，已经击退共军多次进攻，南门外的防守得到增强，一度被突破的民团阵地重新巩固。其间南京国防部来电询问战况，李昆岗铿锵回答：蟠龙镇仍在激战中，我部决心战至一兵一卒，不成功，则成仁！

下午4时，延安方向传来好消息，援军第十七师一个整编旅八千人附坦克多辆已经突破共军阻击，进至距离蟠龙仅十几里路的玉皇庙附近。李昆岗不由得信心大增，他想只要援军抵达，蟠龙镇立刻就会转危为安，自己的出头之日就到了。然而事与愿违，援军迟迟不到，共军猛烈攻击，眼看着到手的胜利失手！

十多年后，已经去到台湾担任军事参议的李昆岗在一篇《论蟠龙战役得失》的文章中总结说：蟠龙战役实在是整个陕北剿匪战争的转折点。纵观战场形势，本来国军占据有利形势胜券在握，一举击溃乃至消灭彭德怀共军几成定局。但是殊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大好胜局毁于一旦，令人扼腕叹息……蟠龙战役由胜转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援军迟迟不至，致使共军攻击得手。二是长官部提前将一个主力团调走，导致守军空虚。古人云，“千里长堤，溃于蚁穴”，而宝鸡民团队伍就是导致整个防线撕裂崩溃的罪魁祸首。云云。

傍晚时分，解放军吹响总攻击的冲锋号，枪炮声响成一片，半个天空都在燃烧，山头都被硝烟遮蔽了。就在这时，李昆岗最担心的那个不起眼的“蚁穴”到底还是崩溃了，副旅长紧急向他报告说，民团总队的阵地已经被突破，他们不是按照命令往公路撤退，而是全都乱哄哄地逃进城里来，一路踩响不少自己人布下的地雷。

李昆岗大怒，命令开枪射击。但是副旅长叫苦说，旅座啊，要是把他们全都打死，谁负得起这个责任？

李昆岗吼道：你给我架起机枪来，我负这个责任！

副旅长几乎带着哭腔说：他们足足有一千多人啊，没人敢开枪的！

李昆岗没辙了，是啊，屠杀一千多败兵，谁敢开枪？要是哪个长官逼迫士兵开枪，恐怕马上就会有人朝他开黑枪。他只好虚弱无力地告诉副旅长，你们看着办吧，朝天开枪驱赶也行，总之千万不要冲乱自己人的阵地。

天黑下来，炮火像血红的晚霞映亮半边天空，等他再次抓起电话，线路又断了。这回李昆岗感到十分不妙，共军是何等精明和灵活机动，要是他们尾随民团败兵，乘黑夜一片混乱混入城中，其他山头阵地就是火力再强也难防守。此时蟠龙已是空城，旅部只剩下勤杂班和卫生排，李昆岗悲从中来，南门不守，全城皆破啊，他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指挥官挎上冲锋枪，头戴钢盔帽，他大声命令说：所有人员，凡是拿得动武器者，都跟我上南门去战斗。

一行几十个人，武器参差不齐，人员老少不一，卫生排的军医从来没有打过仗，还有十几位护士小姐，如今都成了开赴战场的战斗员，决一死战的悲壮气氛可想而知。然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开出城去，那个副旅长却回来了，这回他不是一个人回来的，而是身后跟了许多人。那些人都穿着棉军衣，戴着棉军帽，又黑又脏的脸上淌着热汗，他们敏捷地夺下指挥官手中的冲锋枪，然后把这支斑驳杂乱的小队伍统统缴了械。

解放军没有浪费这个来之不易转瞬即逝的机会，他们抓住对手防守上的唯一漏洞，猛攻南门民团总队阵地，然后驱赶民团溃兵突破了国民党守军防线，尾随而入占领了蟠龙镇。第一六七旅被歼灭，除少数守军逃走外，少将旅长李昆岗以下所有军官都被活捉。解放军动员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很快就把粮食、装备和武器弹药搬个精光，把蟠龙基地变成一座空城。

当天深夜，蟠龙失守的噩耗传到延安，胡宗南呆若木鸡懊悔

不已，他明白自己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低估了共军的战斗力。蟠龙被攻陷损失的不仅仅是一个旅部加一团兵力，更重要的是那里堆积如山的数万袋军用面粉、十万套军装和大量军火武器，落到共军手里等于给困境中的对手雪中送炭，为奄奄一息的猛兽输血。他清楚彭德怀共军经过这次胜利将变得强大起来，而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将变得更加困难和结果难料。

更加令胡长官忧心的还是南京官场的反响。

他刚刚晋升陆军上将，眼红嫉妒和不服气者大有人在，他们一定欢迎这样的“喜讯”到处传扬。看哪，胡长官又吃败仗啦，还有那么多粮食、装备和武器落入敌手。他们一定会在校长面前落井下石，大说他的坏话，而一想到校长雷霆震怒的表情，他的后背就不由得直冒冷汗。

当天晚上南京电话打来，校长没有责备他，只是声调低沉地说：寿山老弟，你知道我想要什么。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

蟠龙失守的真相被掩盖起来，国民党内部检讨只是走过场，没有人受到处分追究。“会做事不如会做人”，做事终归要出错，会做人却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陈师长终于尝到会做人的甜头，整编第九十师行动迟缓救援不力，按说陈师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种保全实力的举动并没有影响他的仕途。陈师长于次年如愿以偿地晋升陆军中将，后来升任军长兼兵团副司令，去台后任国防部高参，碌碌无为却高枕无忧，1983年病逝。

只有奋力作战的李昆岗成为众人的替罪羊。

在战区总部写给南京国防部的战役检讨中，李昆岗至少被列举三大罪状：轻敌大意，布兵不当，玩忽职守。不久后李昆岗侥幸逃出解放军的看押，回到胡宗南身边，他从此被解除兵权，做了靖绥公署一名文职办事员。另有一种说法是，李昆岗是被共军宽大释放

的，他后来跟随胡宗南去了台湾，成为一名成功商人。

9

5月中旬，也就是攻克蟠龙镇十天之后一个干燥炎热的下午，西北野战军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万人祝捷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出席大会，他在会上宣布说：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与军队和人民一道战斗！

这个惊人消息当天通过新华社电波传到外界，立即引起很大反响。

二战时期，纳粹大军猛攻莫斯科，但是苏军统帅斯大林拒绝撤退，他和大本营一直坚守在克里姆林宫，极大鼓舞了前苏联军民反法西斯的信心和勇气。新华社公开向全世界宣布党中央毛主席留在陕北也是发起一场心理攻势，等于爆炸一颗重磅精神炸弹，表明共产党对于打败胡宗南集团取得反围剿胜利信心十足决不动摇。

消息播出后，各地解放区军民受到极大鼓舞，纷纷发电报给党中央，决心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国统区民众则对政府当局鼓吹的所谓军事胜利产生怀疑和动摇。《大公报》记者分析说：既然毛泽东公开宣布还在陕北，我们不得不产生疑问，胡宗南将军到底干什么去了？他的那些所谓前线大捷有多少是真实的？……

有的西方报纸则把这则消息比喻为毛泽东公开向蒋介石下战书，是对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反击和挑战。担任南京国防部战略顾问的美军上校戴维斯分析指出：毛泽东公开自己的行踪绝非逞匹夫之勇，他是一个计划缜密的游击专家，他以自己的方式鼓动共产党军队作战，蔑视和戏弄胡将军的政府军，可以看出来他有十足的信心和勇气……

另一位中国问题专家约伯先生撰文指出：中国陕西省北部高原布满深沟大壑，地形十分复杂，从飞机上看下去就像美国西部的不毛之地……在那里优势的机械化装备和重型武器都派不上用场，所以接下来政府军的剿匪战争注定是一场与影子巨人作战的漫长游戏。

第七章

落日之战

1

1947年春夏之交的中国，命运的列车再次驶近一座三岔路口。

国共战场激战正酣，炮火硝烟遮盖了北方各省的广阔天空，从松花江畔的黑土地到雄峙天下的山海关，从塞外明珠的张家口到地势险要的陕西潼关，从华北大地到胶东半岛，从正太铁路到濮阳古渡口，黄河以北的辽阔土地全都变成生死搏杀的战场。国民党军队继续维持强势进攻的势头，蒋介石精心部署的“重点进攻”呈现如下态势：陕北战场的胡宗南大军继攻陷延安之后势头不减，虽然接连遭受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战役的失利，但是依然占有绝对优势，把西北解放军挤压在不及原先一半的活动区域内。山东方向，近五十万国民党大军以“滚动战术”四面围剿步步紧逼，陈、粟大军已经退入以鲁南沂蒙山区为主体的原抗日根据地狭小区域，连华野总部驻地坦埠也处在敌军炮火的威胁之下。国民党统帅部抓住战机，把决战赌注压在山东战场，宣称“一战而平定天下（陈诚语）”。

纵观历史，此时的国共战场形势与1942年的苏德战场有些相似，尽管希特勒大军重点进攻莫斯科受挫，占据优势的德军还是企

图速战速决，他们把进攻矛头集中指向斯大林格勒，欲一举消灭苏军主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即将到来的沂蒙大决战同样是一场输不起的战役，如果此战失利，沂蒙解放区将全面沦陷，华野主力将被迫放弃山东西渡黄河，全国解放区的半壁江山将崩塌于斯……

法国皇帝拿破仑说过，战争的精髓在于创造。

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战场没有教科书，墨守成规等于死亡。

中国古代战略家孙子也表达过相同的看法，他说：战之为战，无以为上，无以为下，是为战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战场上没有绝对的优势和劣势，胜利和失败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于是一场令史家侧目的“孟良崮大战”由此引发。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孟良崮大战的硝烟早已散尽，炮火轰鸣的战场也随着岁月的脚步早已归于沉寂，但是战役本身的意义却远远超出那座乱石山岗，超出战争学和军事谋略，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2

抗战爆发前夕的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936年，陕西省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命案，命案主角是一对年轻夫妻，受害者为妻子吴氏，凶手则是她的军官丈夫。丈夫将妻子带回长安老家，然后在家中残忍地开枪将其打死。杀人之后的凶手并未逃逸，而是返回部队向上司报告自己的罪行，表示愿受任何处罚。

这个凶手就是后来红极一时，成为国民党“五大王牌”之首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即第七十四军）中将师长，蒋介石最宠爱的黄埔战将张灵甫。

张灵甫，陕西长安人，天资聪颖，诗词书法俱佳，曾考入北京

大学历史系，后投笔从戎，与后来成为解放军元帅的林彪以及刘志丹等人均为黄埔四期同学。在黄埔校史上，张灵甫绝对算得上个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他身高一米八七，身板魁伟气宇轩昂，天生具备军人的优秀品质：意志坚定，不屈不挠，崇尚进攻，蔑视死亡，渴望胜利，永不言败。他从投身黄埔军校的第一天起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誓言，此生不许打败仗。事实上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除非他从不打仗。但是敢于从失败和血泊中爬起来重新战斗，决不放弃，决不倒下的将军却是有的，他们就是当代战神和军队的灵魂。

从黄埔毕业投身北伐直到抗战爆发，以善打硬仗著称的张灵甫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从排长一路升任团长。他被国防部列为重点培养的青年将领，破例保送陆军大学培训，备受上司的赏识和器重。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性格即命运。就在铁血军人张灵甫军旅生涯蒸蒸日上之时，他却因冲动对妻子大开杀戒，险些断送这颗未来将星的大好前程。骄纵、暴躁、才华出众、疾恶如仇，这些矛盾的品质集中统一在张灵甫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张灵甫杀妻案一经披露，全国为之震惊。当时国民政府正在倡导“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宋美龄亲自带头讲文明，讲卫生，尊重妇女，男女平等，可是身居要职的团长丈夫在家中公然开枪打死手无寸铁的妻子，简直就是人性沦丧，是新生活运动的反面教材。一时间全国舆论沸沸扬扬，人们纷纷要求严办凶手，为无辜死者昭雪。蒋委员长得知此事后雷霆震怒，连骂几声“娘希匹，不争气”，命令将张灵甫撤职，押送最高军事法庭审判枪毙。

关于命案发生的原因，事主张灵甫始终三缄其口，保持沉默。根据当时报纸披露的案情，有“风情说”和“嫉妒说”两种，大致是张灵甫风闻妻子红杏出墙，或说猜忌妻子与外人（一说部下）有

染，张生性暴躁，不做调查研究，一时冲动酿成血案。随着时间推移，张灵甫杀妻案又被演绎出“染红说”、“文件丢失说”等多种版本，变成小报记者追逐的绯闻野史。

面对自己犯下的杀身之祸，张灵甫表现出敢作敢当的凛然之气。他向老长官胡宗南保证，自己单独前往南京投案，无需军队多开销一笔押送费。他把自己的积蓄和财产全部留给亡妻父母，然后从西安起程辗转前往南京，沿途全靠替人写字卖艺来筹措路费。两个月后，罪犯果不食言，独自走进南京军事监狱接受审判。他的上司胡宗南、俞济时、王耀武均出面力保张灵甫，但是很难改变审判结果，因为张灵甫罪大恶极引发众怒，已成千夫所指，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时刻蒋介石亲自调看罪犯档案，领袖自诩爱才，尤爱能打胜仗的将才，何况还是黄埔弟子，不觉动了恻隐之心，最终朱笔一挥刀下留人。校长批示说，时值国家用人之际，该犯屡有战功，可上战场为国效力。于是审判变走过场，权力大过法律，张灵甫被判收监入狱，过了一年囚徒生活。

古人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张灵甫原本难逃血光之灾，孰料杀妻案却成为他人事业的转折点，除了他在监狱里洗心革面深刻反省，脾气有所收敛，性格趋向成熟外，更重要的是，校长蒋介石却由此记住了这个学生，对其另眼相看。随着抗战爆发，张灵甫出狱复职，率部投入抗日战场。

在国共内战中，被称作国民党“五大主力”的王牌队伍除整编第七十四师外，其他诸如第五军、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十一师原本都是中央嫡系，只有第七十四师是在抗战前夕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部队，连军装都有几种颜色。但是后来在张灵甫带领下，这支队伍在血与火的抗日战场上几经锤打，历经对日寇大小百余战，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最终打来一顶“五大王牌”主力之首的桂冠。由此可见王牌主力是打出来的，不是封出来的。

1937年11月日军进攻南京，张灵甫率团守卫雨花台，这是被抗战史家称作“窝囊战役”的南京保卫战中为数不多的局部亮点之一。该团坚守阵地死战不退，毙敌甚众官兵大部战死，团长张灵甫身负重伤被抬下战场，从此一条腿落下残废，变成著名的“瘸子将军”。此后无论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会战等等，他始终舍生忘死冲锋陷阵，率领队伍痛击日军，战必胜，攻必克，即使孤军奋战也决不退缩，决不放弃。杀妻罪犯张灵甫浴火重生，他以死报国的事迹被左翼剧作家田汉编成话剧广泛演出，一时威名大震，他不仅成为中国抗战官兵的榜样，同时也赢得日本对手的尊重，被称为“支那虎将”。

学生到底没有辜负校长厚望，他迎来军旅生涯中堪称辉煌的事业高峰。

可以说，如果不是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傲慢、偏见和殖民色彩的话，中国抗战的许多国共将领，比如张灵甫、孙立人、廖耀湘、薛岳、邱清泉、杜聿明、宋希濂和彭德怀、林彪、粟裕等等，他们完全有理由站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舞台上，与西方那些著名将领相媲美，成为名垂史册的世界反法西斯名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绝不仅仅是哪几个人的功劳，它是历史合力推动的结果，中国十四年抗战（从九·一八事变计算）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1947年5月，蒋介石亲自部署五十万大军进攻山东解放区，张灵甫奉命率领整编第七十四师作为汤恩伯兵团开路先锋，一马当先突入沂蒙山区腹地，猛攻华东野战军总部驻地坦埠。此时的形势是，张灵甫左右各有一个整编师（军）担任掩护策应，三支美式装备的大军呈“品”字阵形排列，相距仅为十公里。在美军二战教科书中，十公里是个安全距离，处在炮火接应范围之内。国民党军队穿美式军装，扛美式武器，受美国教官训练，贯彻美军战术思想，天空飞着美国制造的飞机，地上爆炸的是美国炸弹，但是很快我们将

会看到，无论国军怎样努力向美军看齐，但是他们都无法改变一个本质，那就是他们是中国人。

中国人最终打的还是一场中国战争。

发起进攻这一天，张灵甫冒着炮火来到前沿阵地，他从望远镜里看得很清楚，山沟里那座地名叫做“坦埠”的小村庄正在遭到灭顶之灾。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飞机不断俯冲投弹，大炮不停轰击，强大的第七十四师即将进攻，胜利之神已经在向常胜将军招手。张灵甫命令天黑以前必须占领坦埠，参谋长有些担心，劝说师长等黄、李两军靠拢再进攻，张灵甫喉结动了动，坚定地吐出一个字：不！

骄傲的国民党将军不知道，他的脚正在踩进一座对手为他精心准备的陷阱。此时，那个致命的陷阱不动声色地埋伏在张灵甫和他的王牌之师身后，它是一座黑黝黝乱石林立的山冈，既不高大，也不秀美，甚至很不起眼，连草木都很难生长，公路从山脚下绕过，传说是宋朝大将孟良的屯兵之地。

它的名字叫做孟良崮。

3

当山下的张灵甫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方阵地时，山坡上同样有个指挥官也举起望远镜，久久地注视着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山上的指挥官是个南方人，看上去个子瘦弱矮小，表情甚至有些腼腆，不大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倒像一个乡村学堂的教书先生。

他就是令对手闻风丧胆的传奇将军粟裕。

后来有种流行说法是，共产党人才辈出，堪称军事家的卓越将领至少有一人，他们分别是刘伯承、林彪和粟裕。刘伯承早年考入重庆军政学堂，后来留学前苏联，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高材生；

林彪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到前苏联治病期间进修军事，也算得上正宗科班出身；唯独粟裕是个例外，他既没有上过一天正规军校，也没有机会到国外进修军事，是个从士兵队伍里脱颖而出的天才将军，拿现在的话说就是“自学成才”。据说蒋介石痛骂他的那些啃过洋面包的将军们，你们全部加起来也不抵一个粟裕！可见得粟裕在对手心目中占据怎样的地位。这就正好应了中国人一句老话，“英雄不问来路”，与西方名言“条条大路通罗马”异曲同工，说明“有志者，事竟成”是天下通理，成功和成才没有一定之规。

粟裕，湖南湘西人，湖南第二师范学校毕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职务是班长。次年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被任命为连长，正式成为红军队伍里一名基层干部。当时红军队伍刚刚建立，年轻干部比比皆是，二十来岁的军、师长不乏其人，所以年届二十一岁的粟连长此时并未显得特别突出，崭露头角尚待时日。两年之后粟裕开始异军突起，很快升任红六十四师师长，指挥一千多人的队伍作战。粟裕获得连续晋升的原因是常打胜仗，不管什么敌人都很难在他面前占到便宜，到后来连毛委员也知道红军里有个“爱学习会动脑筋打仗的湖南人粟裕”。

1930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大“围剿”，粟裕率部参战，连战皆捷，到次年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他已经升任红四军参谋长，时年仅二十四岁。此后随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中央苏区和红军遭受巨大损失，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夕，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支队北上浙江、皖南，粟裕被任命为参谋长。从全局意义上说，先遣支队执行的是一个“舍卒保帅”的牵制任务，真实目的是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先遣支队遭到数十倍优势敌人的大举围攻全军覆没，著名红军将领方志敏、寻淮洲等壮烈牺牲，只有参谋长粟裕率领八百余人突围出来，保存了

闽、浙、皖苏区的革命火种。粟裕突围成功绝非偶然，当优势敌人高举围攻之时，他的正确指挥帮助这支小队伍摆脱困境，坚持战斗直到抗战爆发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为止。

有人曾经统计过，在欧美各国，常胜将军的胜负概率约为五五开，即使像麦克·阿瑟这样的所谓二战名帅，一生中吃过的败仗也远比胜仗为多。麦克·阿瑟元帅最值得夸耀于世的功劳就是收复菲律宾，但是菲律宾恰恰是在他手中丢掉的，同时丢掉的还有七万多名美军俘虏。

实践出真知，血火淬好钢，真正的名将都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随着共产党军队的成长壮大，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胜利后又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粟裕的舞台越来越广阔，他的军事才华也日渐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当战争车轮驶近1947年的山东沂蒙山区时，这个历经千锤百炼的红色军事家注定将要横空出世，创造一系列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战争奇迹来。

此时形势极为严峻，国民党三大主力兵团约四十五万人，其中包括“五大王牌”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军）、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军），分别从三个方向大举进攻，试图逼迫解放军决战。而只有不到二十万人的华东野战军则被挤压在沂蒙山区弹丸之地，处于被动应战的不利境地。

这是一场斗志、实力与才华的较量。

华野总体上居于绝对劣势，但是这并不能表明他们在局部上不能占据主动和优势。身为华野副司令的粟裕深谙战场奥妙，打仗就是打困难，打逆境，打从无到有，打以少胜多，打意想不到和出奇制胜，如果光会打顺风顺水那还叫打仗吗？那叫警察打小偷。

在华野司令员陈毅支持下，粟裕决心反其道而行之，主动应战，同国民党大军公开较量一场。七十四师求战心切，我就放你进来，张灵甫不是想占领坦埠吗？我就引你步步深入，不过接下来怎

么打却由不得国民党，得让解放军做主。那就是以进攻对进攻，以主力对主力，以王牌对王牌，来个出其不意的“黑虎掏心”，将位置突前的第七十四师分割包围，坚决、彻底、迅速地加以歼灭。

华野内部也有不同意见。

有人说，敌人占据绝对优势，张开大网要逼华野主力决战，因此打七十四师不仅要冒很大风险，而且弄不好还会把自己给赔进去。还有人说，就算华野主力把张灵甫分割包围起来，他们依然面临重重困难：七十四师武器精良战斗力强悍，未必一口吃得下去；敌人两翼李天霞整编第八十三师（军）、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军）近在咫尺，只有十公里距离，你未必拦得住；就算拦住两翼，一旦外围国民党大军包围拢来，这个局面就很被动了，胜败均在毫厘之间，谁负得了这样天大的责任？

将军决战只能在战场上，如果三心二意患得患失，他肯定不是个好将军。关键时刻，远在千里之外转战途中的毛泽东给予陈毅、粟裕坚定支持，他充分信任自己的将领，亲自批准华野的作战计划，“究竟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毛泽东年谱》下卷19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放权很重要，既表明信任，也明确责任，既有动力也有压力，能够充分发挥将领的主观能动性。可以想见，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粟裕肩头上的责任和风险是如此之大，如果此战失利，将不会有一年以后震惊世界和决定中国命运的淮海大决战，也无名垂军史的红色军事家粟裕大将。

5月14日，华野各纵队分别完成对整编第七十四师左右侧翼的穿插分割，第六纵队两天两夜赶路百余公里，出其不意地攻占七十四师后方基地垛庄，切断了张灵甫后退的必经之路。张灵甫得知垛庄被攻占的消息，立即命令舍弃重武器，全师三万余人抢占孟良崮以及周围山头，摆出一副固守待援的架势来。

至此，决定命运的孟良崮决战拉开大幕。

4

20世纪70年代，已经风烛残年的蒋介石在台湾感慨，战场之道犹如棋道，如果弈手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至多是盘和棋。但是如果一步出错，则步步皆错，以至于全盘皆输不可收拾矣。后来有幕僚回忆说，老先生所说“一步出错”，指的就是山东孟良崮战役。

如今数十年风雨过后，沂蒙山区那座光秃秃乱石嶙峋的山冈依然寸草不生，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地标，既是国民党政权由盛而衰走向失败的转折点，也是蒋介石大陆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伤心之地。

1947年5月14日，垛庄遭到袭击，第七十四师被切断后路。消息传来，蒋介石连夜赶往国防部作战厅听取汇报，察看地图，并与徐州战区总司令顾祝同、兵团司令汤恩伯通了电话。据说蒋介石得知情报的第一个反应既不是吃惊，也不是发怒，而是面无表情，目光平静如水，没有人能猜出领袖的内心活动。

这是战云密布的决战前夜，国防部大楼的任何一纸命令不仅关系七十四师的命运，而且可能决定整个山东战局乃至“重点进攻”的成败，所以作战室里连空气都变得凝固起来，充满令人窒息的火药味儿。进出的作战参谋个个蹑手蹑脚小心翼翼，高级将领屏息静气话语谨慎，人人都在拿眼睛探询一个权威人物的表情，试探他的意志和决心。而这个像上帝一样的人则背手伫立，他是权力磁场的中心，其他人都是铁屑，他的存在使得作战大厅里的所有人都变得渺小。

本来共军包围圈尚未完全合拢，如果七十四师要强行突围还是有机会的。陈诚向领袖请示说，张灵甫已经退守孟良崮，请示：就

地坚守，还是向南突围？蒋介石淡淡地说：他为什么要突围？

一锤定音，张灵甫从此再也离不开孟良崮了。

其实张灵甫被围并未出乎蒋介石意料，南京国防部曾经制订多种作战预案，其中包括以第七十四师作诱饵，吸引共军主力围攻的“中心开花”战术。现在共军果然上当了，蒋介石甚至松了口气，共军明知道他的七十四师是颗“煮不烂、嚼不动、啃不垮、吞不下”的铁豌豆，但是他们还是不自量力，偏要想吃掉七十四师。一直在跟国民党大军捉迷藏的共军主力终于神龙现身，表明他求之不得的决战局面就此形成。

当时并没有人怀疑作战预案的正确性，即使若干年后，战史家分析该战例的时候仍然指出，第七十四师的覆灭并非战术运用不当，恰恰相反，战术只是手段，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还是在于人。事实上“中心开花”战术几乎就要取得成功，断送国民党这场眼看就要到手的胜利的根本原因不在战场之内，而在战场之外，换句话说不是军事，而是政治。

政治是什么？简言之，就是制度造就的人和人造就的制度。纵览蒋介石一生，这个民国时期一手遮天的铁腕人物头上始终戴着多重权力的桂冠：军队统帅、国民党党魁、政治领袖、政府首脑等等，没有人能够分清他到底是军人还是政治家，是党魁还是行政首脑？这里就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常常要以领袖身份指挥战争，又以军人身份干预政治，把国家变成个人为所欲为的“家天下”。

亲自定下“中心开花”的基调，蒋介石还不放心，他决定亲自同孟良崮的张灵甫通话。由于对方军用电台功率太小，对话只能通过徐州总部中转，所以通话时断时续。校长问学生，你能守住几天？学生答：以现有的弹药、粮食、饮水，最多能守三天。问：如果派飞机进行空中补给呢？学生答：一定能把孟良崮变成共军坟墓。蒋介石连连点头十分满意，他勉励学生，必须拿出打日本的劲

头来消灭共产党，孟良崮就是台儿庄，就是上海四行仓库，就是南京雨花台，只要你守住了，你就是党国的头号功臣。学生铿锵作答：誓死效忠领袖，不成功，则成仁！

放下电话，蒋介石冷冰冰的脸色有了松动，他了解这个学生，本来他已经沦为死囚，是校长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张灵甫知恩必报视死如归，他相信自己一定能够用剿共的丰功伟业来回报校长的恩典。

接下来蒋介石亲自签署一系列命令发往前线：各路大军必须迅速推进，对共军主力实施反包围；张灵甫右翼李天霞整编第八十三师、左翼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全力进攻，务必突破共军阻拦，与张灵甫形成犄角之势。空军出动对孟良崮实施空投，保障第七十四师的弹药粮食供应。最后他不忘给参战将领下达一道严厉手令，那就是：“任何畏缩不前者，借故退缩者，贪生怕死者，扰乱军心者，一律就地正法，不得姑息。”

等蒋介石返回官邸已是次日凌晨，他仍然头脑兴奋辗转反侧，丝毫没有睡意。山东这场战役实在太重要，太关键，牵动神经令他耿耿难眠，所以他索性起了床，光着脚板立在客厅里察看地图，直到把所有计划部署重新审视一遍，确信滴水不漏无懈可击方才松了一口气。但是他还是睡不着，为了放松心情稳定精神，他开始捧读一本线装书《王文成公全书》。王文成公就是明代大理学家王阳明，他是蒋介石最推崇的古人之一。

这时一个人影悄悄出现在他的身边，他没有回头，那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熟悉气息告诉他，夫人来了。

夫人替先生披上绸睡衣，倒上一杯白开水，然后坐在他的身边陪伴他。夫人的到来有种奇妙的减压作用，据说抗战最危险时刻宋美龄也常常如此，彻夜陪伴先生渡过战争危机。这天两人的话题不谈战争而是漫无边际，从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到会晤美国总统罗斯

福。夫人忽然好奇地问，达令，许多人都有一个疑问，重庆谈判期间你为何不扣留毛润之，或者干脆除掉他？

蒋介石沉默片刻，摇摇头回答：我看轻了他。

夫人：你后悔了？

蒋介石摇摇头回答：有些错误，人的一生中只能允许犯一次。我相信现在纠正还来得及。

然而蒋介石大错特错。对政治家来说，有些错误允许犯一次，有的错误却绝对不允许犯，犯错即出局。但是等他明白这个道理为时已晚，因为他的共产党对手没有为他留下纠错的机会。

夫妻间的温馨谈话渐渐使蒋介石放松了情绪，东方欲晓，窗外现出朦胧白光时，蒋介石忽然身心疲惫，头一歪就迷糊睡过去了。毕竟独裁者已经是个六十岁老人，年岁不饶人，上帝把无忧无虑青春激荡留给青年，把国家大事不堪重负留给老年，所以蒋介石一不留神堕入梦乡，获得短暂解脱……

宋美龄轻轻为先生盖上一条毛巾毯子。

5

与南京官邸辗转反侧的蒋氏夫妇一样，远在千里之外黄土高原的毛泽东夫妇同样通宵达旦耿耿难眠。

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昆仑纵队仍然悄悄隐蔽在安塞西北角与瓦窑堡、靖边三县交界的王家湾村，尽管此前他已经亲自向华野陈毅、粟裕去电，告知他们党中央“不作遥制”，但是孟良崮之战毕竟事关大局，身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不可能置身事外。他刚刚去过总参谋部窑洞，听取最新敌情汇报，又把我军部署乃至细节一一加以推敲，直到半夜才返回自己居住的窑洞。但是他仍然牵挂千里之外的山东战场，所以又对着作战地图凝神思考。

妻子江青的职务是生活（行政）秘书，负责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主席的睡眠问题当然也在她的职责范围之内。但是这天毛泽东格外不耐烦，听不得她在身边唠叨，就把她赶去隔壁窑洞，然后独自抽烟思考。

这时候他迫切需要同人谈话，当然这个谈话对象绝不是江青，也不是秘书和警卫员。按照比较历史学的观点，伟人的成功离不开两种基本人群：一种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另一种则是你死我活的对手。在共产党取胜之前的战斗生涯中，毛泽东的死对头一直都是占据优势的蒋介石，他们之间的生死较量迫使毛泽东迅速成长，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只有强大的对手才能造就出更加强大的胜利者，这是唯物辩证法的真谛。

蟠龙战役结束，周恩来离开王家湾去到真武洞，代表党中央参加西北野战军万人“三战三捷”祝捷大会。周恩来离开仅仅数日，毛泽东便多次询问警卫参谋，周副主席回来没有？当他得到否定回答之后，脸上流露出深深的失望表情。

炊事班送来夜宵，但是毛泽东不想吃饭，也不说话，只是一个劲猛抽香烟。隔壁窑洞的江青很着急，她明白此刻除了一个人谁也无法替主席分忧，那就是远在百里之外的周副主席。可是周副主席要立刻赶回来也非易事，山道崎岖难行，并且途中还有敌情，随时可能发生战斗。

窑洞里烟雾腾腾，空气愈加沉闷，连江青也熬不住靠在炕边睡着了。这时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忽然门帘一挑，周恩来大步走进来。原来他连夜赶路回到王家湾，令毛泽东喜出望外。

1947年的周恩来几乎身兼党、政、军所有要职，还代理解放军总参谋长，指挥各大战场作战。他就是深夜赶路也没有耽误办公，沿途都是随时随地了解敌情变化。此时他带来的最新情报表明，华野已经完全包围了孟良崮，但是敌人十分顽固，攻击部队伤亡

很大。同时山东各路敌人加快进攻步伐，欲对我华野部队形成反包围。

毛泽东窑洞里挂着一张全国地图。在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密布着许多纵横交错的进攻箭头和代表防守的圆圈，而它们中间则是相对平静的华北平原，只有一条代表军事对峙的细长红线相系。毛泽东忽然指着地图说，恩来啊，你看这个形状像什么，像不像西方人锻炼身体的哑铃？

毛泽东的想象力历来为人称道，在他身上，诗人的忽发奇想和政治家的韬晦谋略往往十分奇妙地集合在一起。周恩来点头赞成，他太熟悉面前这位老战友了，深知毛泽东想象力出众，但是往往在大胆想象背后却埋伏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深刻思想和逻辑推断。

他没有说话，静等主席答案。

毛泽东重重地吐出一口烟来又问：如果哑铃一头——我说的是山东——折断会怎么样？

扑朔迷离的战场形势一下子变得明晰起来：如果山东失败，华野主力将失去根据地，被迫西渡黄河，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将如泰山压顶一般乘胜进攻，由东向西席卷整个华北、陕北。接下来的战争将没有悬念，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敌人的长驱直入。而当敌人在山东和陕北得手之后，他们将腾出兵力来大举出关增援东北，扫荡共产党的最后一个立足之地，那时候就是国共开战之初那些悲观人士曾经预言的失败结局不可阻挡地到来了。

毛泽东吸着烟，他手指上夹着的香烟已变成半截长长的烟灰，但是却没有掉下来。他说：恩来啊，你想过没有，要是山东失败，我们共产党人恐怕不得不再进行一次长征喽。

周恩来回答：主席，如果进行第二次长征的话，我们将到哪里去？

毛泽东一愣，烟灰掉下来。他幽默地说：你的这个问题我回答

不了，答案可能在马克思那里，他老人家也许能够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办。

延安失陷之后，莫斯科曾经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如果时局危急可考虑取道内蒙或者东北，暂时撤退到远东西伯利亚。毛泽东理所当然予以拒绝，据说他当时说了一句自我解嘲的话：共产党不做流亡政府，毛泽东吃不惯黄油面包。

最了解主席的人莫过于周恩来，此刻他明白毛泽东的深刻忧虑所在，那就是除了胜利，别无出路。周恩来坚定表示：即使付出再大代价也要消灭国民党王牌第七十四师，山东战场必须取得胜利。

主席夫人江青亲自端来消夜食品，毛泽东夫妇邀请周副主席一同进餐，主食是烤土豆，下饭菜是辣椒和盐巴。

这一夜，黄土高原深处一座地名叫做王家湾的小山村里，一孔普通窑洞里的灯光彻夜未熄。它看上去是那么微弱，那么不起眼，但是历史将证明它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乃至世界最明亮的灯光之一。毛泽东与周恩来在这天夜里的谈话内容表明，弱小的共产党武装已经完成从游击队向大兵团作战的过渡，他们将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姿态，第一次向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发出公开决战的信号。

6

在西方出版的军事杂志中，粟裕被称作“中共最聪明的将军”。所谓聪明，一是以少击多以弱胜强，二是以小的损失换取大的胜利。许多老部下回忆说，粟司令打仗总是避开正面强敌，选其一路或者一部，集中数倍乃至十几倍的优势兵力一举歼敌。苏北七战七捷是这样，鲁南、莱芜大捷也是这样。

但是孟良崮不同了，七十四师不仅是头号强敌，紧随其后还有两个整编师（军），周边敌人兵力也将近三倍于解放军。粟裕原本

可以选择消灭一路战斗力较弱的敌人，但是他军人性格中那种永不言败的战斗基因起了决定性作用，他选择挑战。

粟裕面临的巨大风险可想而知。

华野主力被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粟裕指挥四个纵队阻援，五个纵队攻坚，出其不意地分割包围了七十四师。战斗一开始就呈现白热化态势，进攻部队遭遇顽强抵抗，七十四师不愧是块顽石，战斗力极为强悍，双方对每一座山包，每一块岩石展开争夺，敌我官兵均伤亡惨重，战场形势犬牙交错。粟裕对敌人的顽抗早有准备，他为张灵甫量身定制的一套办法就是“磨”，磨牙的磨，换句话说就是近战、夜战和贴身战。解放军从四面八方涌向孟良崮，他们不分昼夜地发动进攻，与七十四师短兵相接搅在一起，就是“磨”也要把七十四师磨成粉末。

“磨”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

天气晴朗，国民党飞机出动支援，多批次战斗机蜂拥而至，欲对地面解放军进行火力打击。本来国共两军进行的就是一场不对称战斗，解放军没有空军，没有防空炮火，无法还击敌人的空中火力，但是他们还是有对付敌机的办法，那就是经验，准确说就是“磨”的战术。当敌机飞临战区上空时，飞行员发现地面到处都在战斗，到处炮火交织，国共两军混战在一起，就像水与水互相交融，根本无法分清哪是友军，哪是敌军，空中打击难起作用。

更加让运输机飞行员感到头疼的是，复杂的战场形势令他们空投弹药粮食的企图化为泡影，孟良崮主峰山头极为狭小，共军炮火猛烈，运输机速度慢目标大，飞低了要挨子弹，飞高了空投不准，无奈之下只好听凭那些宝贵的粮食弹药满天飞舞。解放军电台多次监听到七十四师报务员抱怨说，那些飞机好像是赶来给共军空投补给的一样。

敌机悻悻地飞走了，解放军士气高涨，主攻部队轮番进攻，

轮替下来的部队短暂休息，得到补充再上战场，始终保持旺盛斗志。而七十四师孤军作战困兽犹斗，来不及修筑坚固工事，没有充足的后勤补给，尤其是没有水源，许多伤员因口渴而死。如此惨烈战斗，如果放在抗日战场上还有对日寇的仇恨和民族爱国精神作支撑，但是在国共战场上，双方较量的是意志、信念和理想目标，解放军部队多是翻身农民，他们为保卫土地而战，“翻身求解放”，国民党士兵则“为长官卖命”，因此颓势就渐渐显露出来了。

粟裕原本打算速战速决，二十四小时之内拿下孟良崮结束战斗，事实证明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对手的战斗力。白天过去了，天空黑下来，解放军遭遇重大伤亡，但是战线依然呈现胶着状态。第七十四师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趁着黑夜连连发起反击，夺回一些阵地。据说当时有个纵队领导在电话中抱怨说，部队伤亡太大，有的团只剩下几十个人，再打下去部队都拼光了。粟裕火了，他朝话筒吼道：看看你们的对手七十四师！他们也是人，也会怕死，他们一定会垮在你们前面……你们只有毫不动摇地进攻才能取得胜利！只要还剩一个连、一个排、一个班都不许停止进攻！

随着战斗发展，粟裕的决心已经变成全体指战员的钢铁意志，解放军的执行能力堪称世人楷模，有的部队伤亡高达三分之二，但是仍然前仆后继扑向敌人，没有人停止进攻的步伐。粟裕根据敌情调整战术，及时调来特种重炮部队猛轰孟良崮，同时命令部队分割穿插，“蚂蚁啃骨头”，把敌人孤立起来一块块啃掉，积少成多，最后啃光七十四师。随着时间推移，解放军监听和破译了南京、徐州间的电台通讯，包括蒋介石亲自给汤恩伯下达的救援命令，这些重要情报几乎都在第一时间被紧急报送华野前线指挥部。同时还有情报纷至沓来，国民党整编第七军、整编第五军以及整编第十一师、六十五师、第九师等主力也纷纷向孟良崮扑来，最近的敌人只有半天路程。

对粟裕来说，他最担心的危险敌人不在外围，而是紧随张灵甫左右翼的两股敌人，他们分别距离孟良崮只有不到十公里，支援炮火能够直接威胁解放军阵地。右路李天霞整编第八十三师（军）是中央嫡系，装备火力强大的美式武器，相比之下的左路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军）则是杂牌军，装备日式武器，战斗力稍弱。但是无论哪一路援军与张灵甫合兵一处，孟良崮战役即告流产。华野本来将阻击重点放在右路李天霞师，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直到次日中午，敌人李、黄两路援军均按兵不动，阻援阵地并未发生预料中的激烈战斗。

粟裕对此大惑不解。

在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时间就是一切。“兵之道，神速也”，往往每分钟都可能决定胜负，那么李天霞、黄百韬们还在磨蹭什么呢？他们还在观望什么，或者等待什么吗？粟裕走出指挥部，他看见孟良崮战场激战正酣杀声震天，但是西南方向的山头却云遮雾罩一片沉寂。虽然将军并未明白这两支近在咫尺的敌人援军到底在磨蹭什么，但是他们迟迟不动实在是帮了解放军一个大忙，敌人慷慨地将宝贵战机拱手相送，解放军没有理由不照单全收。

于是粟裕果断下令，将原本用于阻援的一纵、八纵主力腾出来投入总攻孟良崮的战斗，给予张灵甫最后致命一击。

7

司令部一声令下，原本严阵以待的阻援阵地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

本来华野一纵队奉命神速穿插，强行切割了张灵甫与左翼黄百韬之间的联络之后，就在孟良崮以西界牌、天马山、覆浮山、蛤蟆岗一线构筑阵地，阻击桃墟方向的黄百韬整编第二十五师以及从蒙

阴、新泰方向赶来的整编第六十五师和整编第九师。

一纵下辖四个师两万多人，起先的任务是全部投入阻援，不料孟良崮总攻受挫，粟司令命令一纵主力投入攻坚战斗，纵队司令叶飞除留下第一师继续防守外，自己率队火速上了孟良崮。他离开的时候留下一句话：要是丢了阵地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师长廖政国，河南息县人，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他坚定地回答：就是剩下最一个人，第一师也保证守住阵地。

“誓与阵地共存亡”——这不仅是誓言，更是一种精神，表明上下级团结一心军令畅通。第一师下辖四个团，总计不到六千人，其中还有两个团是刚从地方县大队升级到主力部队的，武器比较简陋，他们要在正面宽约六十公里的阵地上阻击敌人三个整编师，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战斗打响之前，廖师长命令部队连夜构筑工事，又从司令部紧急运来一批地雷敷设在阵地前沿。一队支前民工冒着子弹摸黑给阵地送来煎饼、大葱和白馍，让战士们饱餐一顿斗志倍增。

天亮之后敌机赶来轰炸扫射，那两支刚升级的地方部队没有防空经验，出现一些新战士吓得四处乱跑的混乱情况，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工事也被炸塌不少。幸好此时敌人没有乘机进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重新部署以后，廖师长望着安静的山下很奇怪，黄百韬都干什么去了？睡大觉吗？

他多次打电话询问司令部，一个参谋不耐烦地回答：你要是实在想知道答案，就自己问黄百韬去。廖师长生气了，说：球！什么态度？

夜幕降临，他果然派侦察队摸下山去抓了俘虏回来。俘虏是个少尉排长，供认说长官都在开会，听说要叫七十四师自己突围。

廖师长更加莫名其妙，他想：这个黄百韬是不是脑子出了问题？七十四师自己突围，他突得了围吗？

孰料次日形势陡变，敌人好像火烧屁股一样忽然大举出动，大炮猛轰，炸得山头上一片火海。敌人士兵被督战队驱赶着，像马蜂一样黑压压地向天马山阵地扑来，企图从数公里正面战线进行突破。廖师长一声令下，指战员火力齐射，毙伤敌人无数。

但是敌人十分顽强，他们不顾伤亡往上冲，前面倒下后面补上，连军官也出现在冲锋队伍里，一时间天马山阵地岌岌可危，多处工事被突破，到处都在发生肉搏战。廖师长将指挥部的所有参谋干事全都派上阵地，坚持到下午太阳快要落山时，敌人还在源源不断地疯狂进攻，而他能调派的援军充其量只有警卫员和他自己。

许多年后老红军廖政国说，这是他十六岁参加红军以来最危险的一次战斗。自己牺牲事小，敌人援军突破阵地，冲进孟良崮就坏大事啦，他就是死一千次也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啊。

就在廖师长悲壮地准备“誓与阵地共存亡”的时候，警卫员向他报告山沟里有一支兄弟部队路过。这是担任攻坚任务的第四纵队一支火力强大的主力营，装备有迫击炮和轻重机枪，许多战士手中都是美制卡宾枪和冲锋枪。廖师长简直喜出望外，不管三七二十一拦住他们请求支援。按理说这支兄弟部队有任务在身，他们并不隶属于廖师长，也没有支援天马山的义务，但是当兄弟部队营长看到阻击阵地形势十分危急时，他立即明白这是关系战斗全局的大事，必须勇敢地负起责任来。这种团结支援和顾全大局的精神正好与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以邻为壑”形成鲜明反差，可见得战场上的胜负成败往往并不是偶然的。

营长来不及请示自己的上级就命令全营跑步上山，立即投入战斗。事实表明，兄弟部队的及时增援至关重要，正是因为他们的赶到挽救了整个战役。经过激战，他们打退敌人把阵地夺回来，天马山阵地的红旗依然迎风飘扬，但是该营却伤亡过半，这个可尊敬的营长也牺牲了。

担任另一路阻援任务的八纵也奉命将主力投入进攻孟良崮的战斗，只留下一个师严阵以待，准备抗击李天霞整编第八十三师的猛烈进攻。可是令人诧异的是，敌人竟然迟迟没有动静，致使该师指战员在战壕里白白蹲守两天两夜，听着孟良崮方向枪炮声彻夜不息，战士们都怀疑他们是不是守错了地方。直到第三天下午，一直没有露面的第八十三师终于气势汹汹地出现了，他们向解放军展示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阵容：天上飞机俯冲轰炸扫射，地上炮火一轮接一轮地齐射覆盖，然后十几辆小山包一样的美式坦克出现了，边开火边隆隆地冲锋开路，头戴钢盔的成排步兵猫着腰跟随前进。解放军早已准备好了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准备按照战术要求先打步兵，后炸坦克。

然而激战刚刚开始，解放军爆破手们还没有来得及出击，战斗忽然毫无征兆地结束了。这就像一出大戏刚刚敲响开场锣鼓，演员还没有出场大幕就落下来。敌人坦克掉过头来就向山下撤退，而那些两条腿的步兵跑得更快，一下子就撤出了机枪射程之外，搞得山头上的解放军个个莫名其妙纳闷不已。

不久传来捷报，原来孟良崮第七十四师已经全军覆没，张灵甫被消灭。

8

战后检讨，七十四师覆灭的关键在于两支国民党援军迟迟未到。

两支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大军究竟磨蹭什么？为何没有及时救援？这个内幕直到南京国防部档案解密之后才真相大白。一位西方哲人说过：苹果掉下地不是秘密，苹果为什么掉下地才是秘密。

孟良崮开战前一周，正在向华野总部驻地坦埠推进途中的张灵甫似有某种预感，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亲笔信：“惟

进剿以来，职每感作战成效，难满人意……以国军表现于战场者，勇者任其自进，怯者听其裹足，牺牲者牺牲而已，技巧者自为得志。赏难尽明，罚每欠当，彼此多存观望，难得合作，各自为谋，同床异梦……匪诚无可畏，可畏者我将领意志不能统一耳。窃以若不急谋改善，将不足以言剿匪也。”

若不是胸有太多积怨块垒如鲠在喉，若不是对国民党官场中根深蒂固的丑恶时弊腐败作风有着铭心刻骨的感受，深恶痛绝不吐不快，重任在肩的张灵甫是不会在征战途中直接上书最高统帅蒋介石针砭时弊的。当这封信到达蒋介石手中时孟良崮大战已经打响，据说蒋介石十分震动，当即将信批转陈诚、顾祝同等人阅读反省。不料两天后张灵甫一语成谶，他的信已成绝笔，他自己也成了信中痛斥的国民党官僚体制的牺牲品。

5月14日，垛庄遭袭，第七十四师退路被切断，张灵甫决定死守孟良崮，为国民党大军实施“中心开花，四面包围”的决战创造了条件，令国民党统帅部喜出望外一片乐观。徐州战区命令紧随张灵甫左右翼相距仅十公里的李天霞、黄百韬两师全力救援孟良崮，同时命令外围各路大军一齐扑上去，一定要围歼陈粟共军于沂蒙山区。于是三大主力兵团十几个军（整编师）炮火齐鸣，快速推进实施反包围，其中包括与七十四师同为“五大王牌主力”的邱清泉机械化第五军和胡璉第十一整编师推进速度很快，他们分别距离孟良崮只有不到一天路程。空军飞机也频繁出动实施轰炸和空投，各路援军奋勇向前铁壁合围，加上七十四师顽强抵抗争取时间，蒋介石亲自坐镇南京运筹帷幄，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大军必欲一战而决胜天下，看上去胜负似乎没有什么悬念。

当时在南京国防部，制订计划的将军们全都信心十足，为“中心开花”战术的实现弹冠相庆，政宣部门已经开始筹备祝捷大会和新闻发布会，没有人怀疑张灵甫一定会成为党国的头号英雄，就像

没有人怀疑“沂蒙大捷”必将成为轰动全国的胜利新闻一样。

然而就是这架看似结构紧密无坚不摧的战争机器偏偏出了问题。

在南京国防部，电讯室随时把来自徐州战区和各兵团的战况汇报给各位长官，甚至直接呈送蒋介石，作为统帅部决策指挥的依据。按照汇报，战斗打响第二天也就是5月15日，黄百韬所部已经接连突破共军阻援阵地，推进到孟良崮附近山头。而另一支主力李天霞师则更进一步，其先锋一个团抢先到达孟良崮山下，“已经与七十四师友军取得联络”。这就是说，李、黄二师与张灵甫会师在即，陈、粟共军的围攻将不攻自破，接下来就该轮到国民党大军全线总攻击了。消息传来，就连一直守候在国防部脸色阴沉的蒋介石也露出难得的笑容，连说几个“好”字。

但是傍晚，一封从徐州战区转来的张灵甫求救急电彻底打破了人们的乐观心情。电报称未见任何援军踪影，共军进攻甚急，如果再不增援孟良崮恐怕就守不住了。

统帅部顿时惊呆了，战争打了两天两夜，增援部队居然毫无进展，来自战场的电报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令统帅部如坠雾里云中一片混乱。蒋介石大发雷霆，命令总参谋长陈诚即刻飞往徐州，弄清楚下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些各级长官层层汇报上来的战报、数字、战果、进展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弄虚作假糊弄上司的。

总参谋长马不停蹄赶到徐州，他忙了整整一个通宵总算把自家的底牌摸清楚了，这真是个惊天谎言，他不敢隐瞒，连夜把查明的内幕据实汇报给南京。原来黄百韬主力尚在桃墟，他于15日下午派了一个旅向孟良崮方向进攻，受阻于天马山阵地。而李天霞更是阳奉阴违，他把主力后撤二十公里，只派一个团向孟良崮方向前进。那个团长也不是傻子，他看出师长旅长都在敷衍上面，于是决定只

派一个连，携电台一部乘黑夜潜入孟良崮附近的山洞里，然后向李天霞报告说已经抵达目的地。

那么兵团司令汤恩伯呢？徐州战区的各级指挥官呢？他们都干什么去了？难道他们也不知情，也被下级蒙骗了？还是他们心知肚明，彼此串通一气，互相包庇勾结，结成联盟来一道对付远在南京的最高领袖蒋介石呢？

直到次日凌晨，蒋介石终于明白前方战线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战局远比预料的糟糕，国民党的战车已经熄了火，可是最高统帅却蒙在鼓里。所有问题都发生在国民党内部，发生在各级执行者身上，就算南京统帅部的部署安排和战略战术无比英明，但是这些决策和命令到了下面全都走了样，变成无法兑现的一纸空文。

此时蒋介石虽然雷霆震怒，但是仍存希望，毕竟战斗尚未结束，他寄希望有机会挽回败局。于是领袖连下数道极为严厉的命令：“……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以致友军危亡，致匪军漏网脱逃者，定必以畏敌避战，纵匪害国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希望奋勉无误。”

这一回蒋介石的命令生效了，当时间来到张灵甫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也就是1947年5月16日早晨，东方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国民党各路大军争先恐后地发起进攻，隆隆炮声终于在孟良崮四周轰响起来。汤恩伯从后方蒙阴城内的指挥部亲自赶往前线督战，黄百韬主力更是不顾一切倾其所有地出动猛攻，到中午时分一度撕破解放军廖师长的防线，与孟良崮隔山相望。这是自开战以来国民党援军所能到达距离孟良崮最近的地方，据说许多苦战中的七十四师官兵喜极而泣，连张灵甫听说援军将至，也高兴得不顾危险登上山坡苦苦守望。然而他们还是高兴得太早了一些，一支解放军兄弟部队及时赶到堵住缺口，将国民党军队反败为胜会师孟良崮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掐灭。

另一路国民党援军整编第八十三师因为悄悄后撤二十公里，当师长李天霞明白再不全力以赴将要承担何种严重后果的时候，这段漫长路途又多耗去该师半天行军时间。等到第八十三师开始进攻时，日头已经向着西边天际偏斜，距离孟良崮战斗结束还剩下不到一个小时时间，此时他们就是跑步前进也不可能挽救张灵甫的覆灭命运了。

下午4时30分，孟良崮被攻陷，张灵甫自杀身亡，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解放军乘胜追击，国民党军队全线撤退，“沂蒙战役”以失败告终。

9

随着时间推移，当许多年后孟良崮战场的硝烟散去，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许多谜团终于得以解开。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张灵甫不惜以命相搏报效党国，拿七十四师当钓饵钓住解放军主力的时候，他的多数国民党军队同行并不乐意看到这个局面，因为他们不希望张灵甫再次出尽风头，成为南京官场上大红大紫的党国英雄。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这个风，就是千百年来盛行于封建官场的尔虞我诈、落井下石、嫉贤妒能、彼此拆台之风，说到底就是制度之风。张灵甫自以为忠心耿耿一身坦荡，结果犯了官场大忌，终究难逃此劫。

左翼援军黄百韬出身杂牌，一贯恃宠自傲的张灵甫对杂牌一律瞧不上眼，黄百韬后来对人坦陈心迹：我们就是拼死拼活打进孟良崮，成全的还是他张灵甫，我连配角都算不上，犯得上去捧他的臭脚吗？

右翼援军李天霞倒是黄埔嫡系，还是张灵甫的学长（黄埔三期），抗战时期做过张灵甫的顶头上司。李天霞在军内外有两大臭

名：一为贪财，指使部下搜刮金条；二为贪色，嫖妓纳妾乐此不疲。张灵甫历来不齿李天霞人品，由于两人龃龉甚多，一度为竞争第七十四师师长之职反目成仇。抛开李天霞备受非议的个人品质不说，仅从官场竞争的利害出发，两人关系已经势同水火，有些你死我活的味道。张灵甫越是得势，越是取得成功如日中天对李天霞来说日子就越是难过，等于被人踩在脚底下，因此他宁可冒着抗命的风险按兵不动也决不会主动去成就自己的官场敌人。

另一个关键人物是汤恩伯。

在民国军史上，汤恩伯的飞黄腾达简直是个奇迹，按说他既非黄埔嫡系，也无出众才华，更谈不上什么赫赫战功，仅靠半路出家投靠蒋介石，竟然平步青云权势直追陈诚和胡宗南。据说汤恩伯官场成功的秘诀主要有两个：一是能说会道见机行事，十分懂得奉迎上司，说话做事恰到好处滴水不漏。二是善于搞关系左右逢源。当时南京官场有种说法，“没有汤克勤（恩伯）进不去的官邸，也没有汤克勤结交不了的朋友”，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公关能力超强。由此我们似乎有些明白，汤总司令的才华应在官场上而不是战场上。

作为张灵甫顶头上司的兵团司令，汤恩伯直接负责指挥孟良崮战役，毫无疑问，他应对统帅部意图、全局态势和各军、师执行情况了然于胸，做出具体部署安排，监督部下执行。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大权在握的汤总司令并未采取有力措施督促黄、李二人立即进攻，而是对部下的消极避战采取了一种默许的暧昧态度。汤恩伯被撤职后对人诉苦说，张钟麟（灵甫）得罪那么多人，别人不肯为他垫脚，我能有什么办法？后来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汤长官并非优柔寡断，他其实也很忌惮张灵甫，唯恐张灵甫的成功挡了自己的道，于是干脆对部下见死不救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在第一兵团所辖七个军（整编师）中，除桂系第七军在苏北战役中曾被七十四师救援过，态度勉强算得上积极外，其余的军、师长都不愿意主动

救援张灵甫。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灵甫的一枝独秀已经触犯众怒，“墙倒众人推”就是必然下场。

还有一个应对失败负主要责任的人是徐州战区总司令顾祝同。

顾祝同，字墨三，国民党元老，二级陆军上将，人称“顾婆婆”，谓之性情温和不大得罪于人。在民国军史上，顾祝同算得上一个颇有造诣的军事主帅，也有人将他列入国民党军事家行列，早年东征北伐战功赫赫，连后来的总参谋长陈诚也曾是他手下师长。问题在于，随着官场升迁和身居高位，一个本应勇猛善战的将军渐渐变成一个圆滑世故的官僚政客，他周旋于各种官场应酬人事交往之中，随机应变见风使舵，四面来风八面玲珑，经过磨炼之后他的本领已经不是打仗，而是征战官场。作为战区总司令，顾祝同指挥三大兵团共十几个军（整编师），派系林立关系复杂，既有中央军，也有地方军，还有杂牌军。中央军里又分陈诚系、何应钦系和蒋家亲信，地方杂牌更是五花八门，西北军、东北军、湘军黔军川军都有，他们各有各的靠山，各有各的势力，指挥这样一支派系庞杂的军队首先要面对的难题不是作战，而是协调各方关系。他麾下的三个兵团司令中，除了第二兵团司令王敬久是他的老部下外，其他两个都不太买账。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是蒋介石的得宠红人，而第三兵团司令欧震则是广东粤系，所以总司令的态度十分谨慎小心，他遵循的原则是只在大局上进行指导，传达南京命令，决不轻易越过兵团去指挥部队。

至此我们看到，正是这种软弱无力四分五裂的指挥系统，或者说被个人利益腐蚀得千疮百孔的制度直接葬送了张灵甫第七十四师，也葬送了蒋介石的勃勃雄心和重点进攻计划，因此这场精心策划占据优势的决战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当顾祝同得知李、黄并未全力救援孟良崮时，他并没有严厉训斥或者亲自赶往汤恩伯司令部督战，他所能采取的措施就是急令外围部队全力推进。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粟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华野是由华中与山东两大野战军合并而成，难免也会滋生本位主义。有一次粟裕下达作战命令，一个纵队司令不大买账，一旁的陈毅立刻接过电话严厉地批评说：粟司令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粟司令代表华野！

执行力不仅仅是指挥员的权威问题，归根结底是个制度问题。制度才是执行力的保障，也就是战斗力。

孟良崮战役惨败之后，南京国防部召开军事检讨会整肃军队，蒋介石在会上当场痛哭失声，追晋张灵甫为陆军上将，入祀忠烈祠，厚恤其家属。他还把张灵甫那封信念给与会者听，并沉痛训诫众人：若人人皆做张灵甫，何愁“剿共”大业不能成功！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蒋介石杀气腾腾地宣布严厉追究战败将领的责任，对那些畏缩不前、作战不力的人一律严惩不贷杀一儆百，于是汤恩伯、黄百韬等人当场被撤职，李天霞则被武装卫兵扣押，移送军事法庭审判。但是没过多久，这些面孔却又纷纷重返官场，汤恩伯走了一下撤职过场依然官复原职，整编师长黄百韬升任兵团副司令。而最令人惊讶其神通广大的还要数那个遭军法处置的李天霞，他本来已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是通过老上级俞济时、胡宗南、王耀武的斡旋居然起死回生，保下一条命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久这个被削去军职的死囚犯又打通关节被释放出狱，八个多月后竟然又被批准恢复军职，一年后升任中将兵团副司令。后来国民党兵败大陆，他干脆脱下军装在台湾过起一掷千金的富豪生活来，如果张灵甫地下有知，不知道作何感想。李天霞纵横官场通行无阻的法宝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从民间搜刮的用完的金条。

孟良崮战役成为张灵甫悲剧人生中最后的“滑铁卢”，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中流砥柱，号称“王牌主力”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忠实执行了南京统帅部的战略战术，赢得了整整七十二小时宝贵时间。但

是张灵甫并没有赢得蒋介石期待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张灵甫是被国民党军队集体出卖的，他是被自己人杀死的。这位冲锋陷阵的百战将军看起来死在战场上，究其实质，他却是倒在国民党乃至上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上。

孟良崮战役至少为中国战争史提供了两个作为军人的典型人物：一个是胜利者粟裕，另一个是失败者张灵甫。粟裕胜利了，粟裕的胜利不仅是个人的胜利，而是与他身后一个生机勃勃的群体的力量分不开的，他们不为个人谋私利，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所以能够做到舍生忘死一往无前。张灵甫失败了，他也不是个人的失败，他的失败同样是他身后那个日趋腐朽没落的统治者利益集团分不开的。他们是执政党，是当权者，有太多的个人利益和包袱，权力已经把他们的灵魂腐蚀得千疮百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到义无反顾献身事业，所以无论张灵甫个人如何效忠党国，如何冲锋陷阵舍生忘死，但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作为国民党整体的失败命运已经被历史所注定。

第八章

千钧一发

1

随着西北野战军“三战三捷”打击了胡宗南的嚣张气焰，国民党军队暂时缩回各据点，昆仑纵队的隐蔽之地王家湾村十分平静。但是警卫部队不敢稍有松懈，依然严密监视敌人动静。

5月末的一天，随着夜幕降临，一架鬼鬼祟祟的飞机出现在夜空中。

天上响起细细的飞机马达声，那响声很小，嗡嗡地像蚊子叫，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说明它飞得很高很远，即使月白风清的时候最多也只能看见天幕上一个黑黢黢的影子。哨兵高度警惕，山坡上立刻响起防空枪声，人员禁止走动，村子实行防空宵禁。但是人们很快发现，敌人只有一架单机，而且飞得那么高，它能对地面构成什么威胁呢？何况天又那么黑，地上的村子和窑洞都隐藏在山沟里，驻地实行灯火管制，就是走到窑洞跟前都难以发现，高空中的敌机究竟能看见什么呢？它能发现地面隐藏的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吗？

一连几天，这架飞机都在夜空不紧不慢地转悠，像个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人们干脆叫它“幽灵”。但是谁也不明白幽灵究竟在

搞什么鬼，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敌人并没有睡大觉，不然它天天出来巡夜干什么？

据说参谋部门有一种意见，猜测敌机是不是打算空降伞兵，袭击中央机关。但是伞兵怎么作战，怎么从天而降谁也没有见过，参谋部只是从国外盟军的资料中零星地知晓一点，比如盟军诺曼底登陆啦，比如中美联军奇袭密支那啦，比如苏军占领沈阳机场啦，据说那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的远距离作战方式。

猜测归猜测，这个不速之客到底要干什么却始终是一个谜，所以只能提高警惕加紧防范。每当夜空中幽灵的嗡嗡声响起来时，山头上的哨兵个个绷紧神经睁大眼睛，紧紧盯住漆黑的夜空，谨防敌人伞兵像变魔术一样从天而降。

王家湾坐落在陕北高原与宁夏、绥远（现已取消省级建制，划归内蒙古管辖）三省交界处的毛乌素大沙漠西南边缘，位于白干山脉东麓纵横交错的大深沟内，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村子里的窑洞沿山而建，村民多不过百人，一条清澈见底的双阳河从村子中央流过，由于远离城镇交通闭塞，村子宁静、安谧如同一座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昆仑纵队是4月中旬从青阳岔转移到王家湾的。由于村民少而队伍多，大多数队伍不得不露宿，即使中央领导也都不得不挤在村民薛老汉一孔“套窑”内睡觉办公。套窑就像城里的套房，毛泽东和江青居内窑，外窑住的是周恩来陆定一，两窑相连的过道（当地人称“拐炕”）则是任弼时的居所。由于套窑里通风不好，空气不大流通，过道里还摆放着老乡的腌菜缸，所以窑洞内终日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腌菜发霉的气味。

这是自毛泽东撤离延安以来度过的一段相对安稳平静的生活，彭德怀野战军接连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个胜仗，把敌人注意力引向瓦窑堡以东的黄河沿岸，殊不知毛泽东则率领昆仑纵队

神不知鬼不觉地隐蔽在人烟稀少的“三边”山区王家湾，在这里领导全国解放战争。

王家湾村虽然条件艰苦，但是毕竟环境暂时安定下来，不用经常连夜行军紧急转移，不用天天骑马赶路，被敌人追赶着在马背上仓促办公处理文件。现在领袖的思想机器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地集中运转，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思考两件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情：土地改革和重新战略布局。

这天夜里，皓月当空天幕深邃，地面一片银屑流淌，毛泽东忽然兴趣盎然地试探周恩来，蒋介石进攻解放区，要把我们赶过黄河，耗尽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资源，最终竭泽而渔。我们为什么不能打过黄河去，把战火引向蒋管区，让这把蒋介石点燃的大火把他烧疼，烧得敌人坐立不安？

周恩来立即明白主席又有新的想法，他问主席，这把火由谁来烧？烧哪里？怎么烧？

毛泽东笑笑，没有正面回答。他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个小动作。

忽然天空中传来敌机的嗡嗡声，不用说又是“幽灵”出动了。毛泽东仰起头来，久久地打望深不测底的幽蓝夜空，却看不见敌机的影子。直到嗡嗡声消失，他有些失望地说：搞的么子名堂嘛……我倒想看一看，那些伞兵是么样子，么样从天上落下来的。

毛泽东本来打算一直在王家湾住下去，直到陕北形势好转，但这是一个悄然逼近的危险完全打破了他的计划，令他措手不及。

2

与昆仑纵队悄然进驻王家湾村几乎同时，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委也经过长途跋涉顺利到达华北解放区，他们面前就是滹沱

河畔一座只有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西柏坡。

在人烟稠密物产富饶的华北大平原上，坐落在太行山南麓的小村庄西柏坡原本只是大千世界里的一粒尘埃，它实在太普通、太微不足道了，只消走出几里地便无人知晓。没有人知道西柏坡，就如同没有人知道山里的一棵树，水边的一棵草一样。

然而斗转星移，时间来到公元1947年暮春，中国命运的车轮在这里缓缓停下来。这天午后，在当地村民们好奇目光的注视下，一队穿军装的人马沿着河岸由远及近，走过人们身边的田埂小路然后开进了村子。队伍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许多驮着行李箱子的驮马，他们的到来如石击水，令这座波澜不兴的小山村热闹得如同开了锅。随后又开来一队士兵连夜盖房子，赶挖窑洞，平整场地，还搭起一个临时会场来。这一切迹象都表明，队伍并不是临时路过，而是在村里安营扎寨住下了。

村民不知道，这将是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这座偏僻山村迎来的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将要在村里召开。仅仅一年之后，未来人民共和国的伟大蓝图将要在这一带勾画诞生，而一个伟大时代也注定将从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走向北京城，走向全世界。

历史为共产党人选择了西柏坡。

中央工委抵达西柏坡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他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中心工作就是贯彻中央“五四指示”精神，领导全国解放区进行深入彻底的土地改革。对共产党来说，与国民党作战需要动员两只手的力量：一只是军队，另一只就是广大农民群众。

从长远目标看，千百年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都是维系封建王朝统治的根基，现在共产党要向这个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开战了。他们要拆除国民党反动派赖以生存的统治基础，从根本上摧毁旧有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建设一个崭新的繁荣富强的社会

主义新中国。从眼前策略看，“战争的伟力深藏于民众之中”，动员农民的根本措施就是进行土改，“把革命的果实还给贫苦农民”，从而赢得亿万农民群众对于革命战争的支持拥护。一旦“千千万万农民群众起来保卫土地，保卫胜利果实之日，也就是革命胜利之时”。

为此刘少奇不辞辛劳，从陕北到华北，他一路上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并筹备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为此他还亲自主持起草了《全国土地法大纲（草案）》，并赶在会议召开之前报请党中央审批。

《全国土地法大纲（草案）》是解放区第一部关于土改政策的正式法律文件，也是共产党最终打垮国民党统治的战略武器，就是把它的意义比喻成“超级原子弹”也不过分。毛泽东对于即将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寄予很大希望，他曾经形象地对身边同志打比喻说，开好这个会议……威力要比美帝国主义一百颗原子弹更厉害。

相距千里的两个小村庄，一个是黄土高原西北角的王家湾，另一个是华北平原的西柏坡，毛泽东与刘少奇电报频繁往来，红色电波架起一座空中桥梁。比毛泽东小五岁的刘少奇身体不好，患有严重胃病，仍然呕心沥血带病工作，令陕北窑洞的毛泽东十分担心，专门去电报叮嘱他不要过于劳累，而毛泽东自己则夜以继日地投入到审阅和修改这部历史性文件的浩繁工作之中。当是时，全国解放战争如火如荼，各种电报、公文、请示和汇报如雪片般飞来，光是昆仑纵队电台科就有多部大功率电台日夜不停地交替运转。为了配合毛泽东抓土改，给他腾出更多精力和时间思考战略大计，助手周恩来几乎独当一面，堪称战争年代共产党领袖团结作战的最高典范。

夜深深，地沉沉，天地黝黑如冥。地面的人们不知道，此时一

双看不见的眼睛已经不动声色地盯上了陕北窑洞，一张阴谋的大网正在悄然罩向昆仑纵队藏身的王家湾，一个巨大的危险如同鬼魅之影已经盘旋在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队伍头顶之上。

而制造这个惊天阴谋的罪魁祸首正是那架形迹诡秘的敌机“幽灵”。

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盟军为了战争需要着手研制一种新型电子侦察飞机，用测定电台波束的方法来锁定敌方电台和指挥部位置，从而予以摧毁，这就是今天高科技电子侦察机的第一代雏形。但是等到新型侦察机研制成功，尚未来得及大显身手战争就结束了，为了试验它的效果，美国人把它秘密派往中国战场，帮助国民党军队从茫茫大海一样的黄土高原上找出毛泽东和中共首脑机关的藏身之处。

南京国防部对这架代号为“X1”的美军侦察飞机进行了高度保密，连空军司令部和西北战区长官胡宗南也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咸阳机场的地勤们只是远远看见有一架形状怪异浑身涂黑的飞机昼伏夜出，机组人员都是美国人，飞机四周宪兵林立戒备森严，没人知道这架神秘飞机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执行什么任务等等。美帝国主义的反共政策确实帮了国民党大忙，高科技很快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来，它帮助共产党的敌人在迷雾重重的夜幕中大海捞针一样准确地找出了隐藏在山沟里的电台群，并且锁定了位置。

美帝国主义的高科技还在后来的朝鲜战场上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经过改进的第二代电子侦察机也就是志愿军官兵蔑称的“黑寡妇”通过电台信号侦察出志愿军司令部位置，然后派出轰炸机突然

袭击，投掷重型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妄图一举消灭“志司”令我军群龙无首。在那场异常残酷的大轰炸中，毛泽东长子毛岸英葬身火海，成为领袖家族中献身战争的第六位烈士……

美军飞机的侦察情报很快转送南京，在东经109.2度、北纬37.3度附近大约三十平方公里的椭圆形区域内，隐藏着一个同时使用多种波段功率强大的无线电台群。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夜间侦察，美国顾问已经确定，这个位置就是国民党军队苦苦寻找的中共首脑机关的藏身之地。

蒋介石闻报大喜过望，他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国防部作战大厅里。

国民党领袖看到，那个被空中侦察机找到的目标已经被作战参谋精确标注出来，位置竟然在陕、宁、绥三省交界的黄土高原西北端，据称那一带沟壑纵横山峦起伏，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漠戈壁，距离号称“死亡之海”的毛乌素大沙漠仅一步之遥。陕北战场打了三个多月，二十多万大军拉网式地毯式搜索“围剿”，胡宗南军队把进攻重点放在瓦窑堡以东人烟较为稠密的地区，像篋子一样篋过了每一座山峰山梁，每一道沟沟峁峁，兴师动众却劳而无功。原来狡猾透顶的毛泽东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的花招跳出包围圈，如今他大约正悠然自得地坐在瓦窑堡以西将近三百里地的白干山头上观风景呢。

国防部迅速采取措施，拟订多种作战方案：出动飞机实施大规模轰炸，再空投伞兵进行闪击；或者以宁夏马家军骑兵为主，进行突然袭击；最后一种则是由地面部队实施大规模“围剿”。

美军顾问力主前一种方案，他们习惯于运用现代化手段立体作战，空袭往往是他们的首选，没有空中优势美国大兵就不会打仗。美国人强调说，飞机轰炸带有极大的突然性，可以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如果以一百架甚至更多战斗机轰炸机多批次多梯队连续轰炸，加上精锐伞兵从天而降，就算毛泽东躲在山沟里也难逃厄运。这是已被二战证明行之有效的空中打击，美国人制造的炸弹可以把

那些村庄统统从地图上抹去。

国防部官员则倾向于第二种方案，他们私下认为美国人不懂中国国情，飞机轰炸毕竟在天上，那一带山大沟深地形复杂，就算你把村庄炸平很可能毛泽东恰恰躲在村外。国民党空降部队总共只有三个连，他们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平时只能在庆典仪式上和外事活动中做一做空降表演，替国民政府撑一撑现代化的门面，但是谁要把制胜希望放在这些少爷兵身上恐怕就是脑子有病。如果就近调集宁马骑兵以“闪电战”进行突袭，共军首脑机关没有主力部队掩护，马家军骑兵都是回民极为强悍，适宜西北戈壁作战，可望大获全胜。

胡宗南连夜从延安前线赶来参加作战会议，他力主第三种方案并反对空袭和宁马骑兵进入汉区。胡长官的理由是，共军不仅十分狡猾，而且战斗力强悍，如果打草惊蛇或者偷袭失败，毛泽东将再次遁入风沙茫茫的黄土高原消失得无影无踪。历史表明，马家军骑兵决不会主动为汉人卖命，他们一旦离开自己的地盘就无心打仗。他强调只有派出强大的中央军部队进行“围剿”，才能将共匪一网打尽不留后患。

面对三种方案，蒋介石有过短暂的权衡，如果从单纯的军事眼光看，三种方案各有短长，都有有利和不利的一面，都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可能性。但是作为统治者，他除了考虑军事因素外，还要考虑更多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很可能比军事更重要，往往左右他的思想和决策，这就是政治。政治家的利害得失不仅在战场上，还在于官场内部的利益平衡中。

陈诚私下建议，将前两种方案折中起来，先派飞机轰炸，再派骑兵“围剿”。蒋介石立刻警觉起来，他知道陈诚与胡宗南素来不合，虽然陈诚也是他最信任的心腹干将，但是他必须防止有人借机排斥胡宗南。

作为蒋介石精心培养和极为信任的黄埔系将领之一的胡宗南，他的西北战区迄今未能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其中最困难的原因就是找不到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的藏身之地。蒋介石同毛泽东打了二十多年交道，他深知同毛泽东打交道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毛泽东屡屡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化险为夷，就连重庆谈判毛泽东自己送上门来他也没能扣留对手，为此他后来懊悔了一辈子。倒不是蒋介石心慈手软发了善心或者要做正人君子，而是因为他大大低估了毛泽东，就像他头脑膨胀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一样。

陈、胡相争是一件好事，所谓“馭人术”就是要让部下互相争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是相比羽翼丰满的陈诚来讲，黄埔学生胡宗南资历尚浅根基未稳，只有让他消灭毛泽东，建立丰功伟绩，才能巩固他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保证国民党大权将来牢牢掌握在他信任的黄埔系将领手中。归根结底，必须用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消除七十四师兵败孟良崮和山东重点进攻失败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就是政治，或者说政治家的军事手段。

蒋介石亲自签署命令，批准按照第三种方案执行。

4

报警枪声响起来的时候，一股狡猾的敌人已经不声不响地摸到了与王家湾隔山相望，只有不到十里路的寺湾村。很快从附近阳克朗湾、青阳岔、石家湾、坪桥镇等地纷纷传来消息，更多敌人已经沿着瓦窑堡至靖边公路气势汹汹地扑过来，看样子来头不小，少说也有上万人。

周恩来望着浓云密布的天空，不由得眉头紧蹙。

敌人是有备而来，还是仅仅路过一下？是瞎猫碰死老鼠地到处乱转，还是发现党中央的踪迹有目的地拉网“围剿”？一大堆问号

摆在周恩来面前，敌情不明，令他难以决断。他向敌工部询问有无西安地下党的情报，得到的回答并不令他意外：地下电台暂时休眠。

“休眠”一词的意思就是失去联系。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来，白区地下党就一直属于周恩来领导，他本身也是个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此时形势极为严峻，一个多月前，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红色间谍”熊向晖被国防部派往美国学习，他的调离是陕北情报工作一个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而近段时间来，西安、北平、南京等城市的地下党相继遭到损失，电台被破坏，一向很及时准确的地下情报工作不得不暂时处于“休眠”期。而从其他渠道传来的消息表明，国民党高层已经意识到情报大量流失泄密，正采取措施对内部进行“清洗”、“甄别”，军统、中统特务也被紧急派往各级机关、部门和军队，实行所谓“反共情治战”。他们大肆清查潜伏的“匪特”和通共分子，对要害部门和军队进行严密监视，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指挥系统的作战保密性。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彼就是获得情报，这也是陕北开战以来我军掌握战场主动的关键之一。不管敌人进攻囊性地带、“闪击”延安，还是解放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取得三战三捷，都是因为情报准确，指挥员心中有数，所以进退自如将敌情尽在掌握之中。但是现在不同了，敌人已经加强情报封锁，他们的优势就不仅仅只是表面优势了。

与面对严重敌情紧张不安的周恩来不同，毛泽东则完全沉浸在彻夜工作的亢奋和思绪飞扬之中，一切具体工作尽由周恩来处置，所以他只是交代自己这位亲密战友和助手，只要没有大的危险，尽量不作长途转移，他要集中精力和时间做几件大事。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几件大事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那就是修改《土地法大纲（草案）》，思考转换全国战略态势，以及布下著名的解放战争

“三颗战略棋子”当中的第一颗。

天空飘起蒙蒙细雨来，由于敌情不明，只能边撤退边观望，采取随机应变的措施。周恩来当即命令汪东兴率领警卫部队进行阻击，把敌人引向西南方向，中央机关则紧急转移到西北方向四十多里外的小河村，那里山更大，坡更陡，沟更深，更加靠近沙漠的边缘地带，易于隐蔽和与敌人周旋。同时他口授电令给正在进行陇东战役的彭德怀，让他火速派出主力部队从敌人侧翼发动袭击，牵制敌人的围剿进攻。

中央机关队伍冒雨行军一整夜，于次日早上到达小河村。毛泽东在此稍事休息，吃了一顿黑豆饭，蔬菜是辣椒和煮土豆。但是未到天黑情报便陆续送来，已查明向西进犯之敌为刘戡第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半旅，估计总兵力超过三万人。他们分成多路沿着大理河、瓦（窑堡）靖（边）公路扑来，从东、南、北三面拉开大网进行包围，并且行动迅速，其中南路的一股敌人已经占领王家湾村并且连夜向小河村方向扑来。

敌情逐渐明朗起来，现在周恩来不再怀疑，敌人绝不是偶然过路或者无的放矢，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的，因为在他们张开的那张包围大网的中心恰好就是中央机关驻地，这绝对不会是个巧合！至于敌人采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嗅出党中央的气味，发现昆仑纵队不在瓦窑堡以东地区而在沙漠边缘的王家湾，然后龇开牙齿不声不响地扑上来，这个谜底还要等上好多年才能解开。鉴于敌人已经占领毗邻的王家湾，中央机关的行踪已经暴露，严重威胁中央领导和昆仑纵队的安全，经验丰富的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再次从小河村连夜转移到四十多里外的天赐湾。

黄土高原天旱少雨，一年之中难得下场大雨，但是这天晚上行军偏偏赶上了入夏以来的第一场大雨。天空漆黑一片，地上豪雨如注，河沟涨水岩石塌方，中央机关冒雨行军，为了防止暴露目标，

所有人一律保持静默，不许抽烟、点火把、大声说话和弄出响动来，警卫部队子弹上膛，准备随时与敌人战斗。

问题是这天雨夜伸手不见五指，要在泥泞湿滑地势复杂的山区行军实非易事。中央机关不是作战队伍，驮着电台、文件和机要物资的骡马占了一多半，队伍行动起来足足拖了两里路长。远处不断响起枪声，说明敌人也没有睡觉，队伍中不断有人畜跌下山沟的伤亡报告传来，更增加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紧张气氛。

关键时刻，一件更加要命的事情发生了，那个姓马的回族向导竟然迷了路，他在雨夜里摸错了方向，领着队伍来到一座陌生的村子外面。等到向导重新找回正确方向，队伍再次开动起来，朝着坐落在深山峡谷中的目的地天赐湾前进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下半夜。

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敌情发生了。在一座地名叫做墩儿梁的山梁上，前卫部队竟然与一股夜袭的敌人不期而遇！

后经查明，这股敌人正是刘戡主力部队四个半旅中的那半个旅，人数约有两千多人，他们沿着山梁向着小河村方向冒雨疾行。而中央警卫团只有四个连，战斗人员总共也不超过六百人，可以想见一旦战斗打响，不仅双方兵力悬殊敌众我寡，而且敌人身后还有数万大军，他们立刻就会像冬天的狼群一样凶狠地扑上来，把附近每条山沟，每座山梁围得水泄不通。

骑在身上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都在第一时间获悉敌情，中共领袖都没有说话，黑暗中雨滴的声音很响，像砸在人的心口上，还能听见马匹粗重的呼吸。

一个命令迅速传达下去：全体准备战斗！

空气顿时凝固了！

5

1947年6月，中央机关撤离王家湾不到十二个小时，胡宗南在大群马弁护卫下大踏步走进村子，他们的马靴踏在坚硬的黄土上扬起团团尘土来。

南京作战会议一结束，胡宗南连夜飞回延安，调动刘戡第二十九军主力向瓦窑堡以西、安塞县以北方向秘密集结。为了防止走漏风声，除军、师少数高级将领外，对下面各级部队一律保密，到达指定地点才临时宣布作战任务。胡宗南亲自指挥这次代号为“狩猎”的军事行动，他命令部队全部实行轻装，把坦克、榴弹炮、野战炮等重武器统统留在驻地，只携带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等轻武器，每人配备十天的粮食和给养，对外一律宣称执行换防任务。

为了配合“狩猎”行动，蒋介石同时还电令宁马骑兵旅、榆林邓宝珊集团大举出动，对“三边”地区进行封锁包围，务必一举歼灭共党首脑机关根绝后患。

这是自胡宗南部队占领延安以来进行得最为顺利的一次行动，前锋遭遇一些不大的抵抗表明这一带地区没有共军主力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提供的情报极为准确，简直就跟定点搜索一样。当胡长官的脚步踏进王家湾这个如同藏在地下的隐蔽小山村的时候，他凭直觉相信，毛泽东一定藏在这里。

村子里的青壮年男人都逃走了，只剩下一些妇孺老人，他们都用沉默和恐惧的目光注视着蜂拥而入的国民党军队。先头部队在村子里找到一些未来得及销毁的物品，包括一些印刷品、简报、文件、电报纸、用具和书刊报纸等等，表明共军是在国军逼近时才匆匆撤走的。经过询问和指认，可以确定这里就是共党首脑机关的藏身之地，而那个操南方口音化名“李得胜”的高个子男人正是校长蒋介石苦苦寻找，必欲消灭而后快的头号劲敌毛泽东！

胡宗南走进薛老汉的院子。

当他刚一踏进窑洞，立刻就被一股扑面而来的陈年腌菜的霉臭味熏得皱起眉头来。胡长官身居高位，长期保持养尊处优的生活习惯，当他看见这些被当地人称作“套窑”的房间光线晦暗，空气潮湿，过道里还摆放着几口陈年腌菜缸的时候，他简直难以想象，大名鼎鼎的共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难道就拥挤在这样一排狭小窑洞里居住长达五十八天，指挥半个中国辽阔战场上的千军万马在山东、东北、华北和西北打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大战役？并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一连吃掉他的三支队伍？

窑洞炕上、地上遗有一些零星散落的纸片，胡宗南随手拾起一张来看看，上面不仅留有“李得胜”的毛笔签名，而且笔力十分遒劲，墨迹浓重光亮。放在鼻子下面闻闻，能嗅出来一股新鲜墨汁的香甜气息。军长刘戡走进来向他报告，附近山头有小股共军发动袭击，很可能是为了牵制国军，掩护共党首脑机关撤退。另据情报称，毛泽东很可能向小河村方向逃走了，已经派出部队进行追击。

胡宗南耸耸鼻子，像狗那样使劲嗅着屋子里的空气。可以肯定，毛泽东没有逃远，他们昨天晚上才匆匆离开，胡宗南从空气中都能嗅出毛泽东的熟悉气味来。这是自攻占延安以来，胡宗南头次感觉到他距离毛泽东是这样近，简直近在咫尺，几乎伸手可及。换言之，抓住毛泽东他就是党国头号功臣，校长该会怎样奖励他呢？

胡宗南眼睛放出光来，他吩咐参谋长，把这些笔迹送到南京鉴定，看是不是毛泽东的手迹。然后又命令刘军长：出动所有部队，把附近几十里内的村庄、山洞、山梁和沟沟峁峁都给我搜个遍，哪怕用筛子筛一遍，也要把毛泽东给我筛出来！

不料这时有封急电送来，令胡宗南皱起眉头，原来是他的兰州军供站出了大事。青、甘、宁诸省历来就是西北“五马”的地盘，各省商贸物产均被控制起来，军阀们在防区内设置关卡收税严查走

私。但是自抗战以来，坐镇西安的胡宗南一直利用“西北绥署”的大权派军车秘密走私，把西北盛产的棉花、皮毛和干货运进四川，又把牧区紧缺的食盐、白糖和布匹运进西北诸省，从中牟取暴利。所谓“兰州军供站”其实就是胡宗南的私人贸易公司。急电称，当地缉私机关拦截了军车，当场扣留大批走私货物。

胡长官眉头紧蹙沉吟不语。

在国民党军队里，各级长官都在动用军车捞钱，这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连蒋介石对此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各省军阀都有自己的利益，常常不大买账，发生冲突在所难免，

参谋长趋前一步说：看来马鸿宾又在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他得要点好处。这条贪得无厌的老狗……

胡宗南问他有何高见，参谋长低声回答：小不忍则乱大谋，要是闹到南京的话，恐怕不好收场。

胡长官再三思量，终于同意再批给马鸿宾一千条步枪，十万发子弹。就在参谋长准备动身赶往兰州的时候，胡长官忽然改变主意，他冷冷地说：不，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我要让这些地头蛇知道，今后再不允许发生这种敲诈的事情了。

6

雨夜，巨大的危机笼罩着队伍。

所有人屏息静气，心提到嗓子眼上。队伍卡在沟底进退两难，头顶是敌人的大部队，敌人踩落的石子哗啦啦落下来，牲口都被套上笼头，只要惊动敌人，后果不堪设想。

本来昆仑纵队的行军路线是要越过墩儿梁往西边走，没想到这股敌人正好顺着大墩山口往东边开来，于是两支队伍就在山梁上险些迎面遭遇。走在前面的解放军侦察员最先发现敌情，敌人尖兵穿

着雨衣，打着手电筒搜索而来，侦察员十分机警，他们连忙趴下来没有惊动敌人。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如果不是天降大雨，不是到处漆黑一团，敌人立刻就会发现山沟里的昆仑纵队。再假设一下，如果时间推后半小时，昆仑纵队全都从山沟里开上山梁，这时候敌人忽然从黑暗中钻出来，双方狭路相逢发生遭遇战，中国历史的走向很可能因此改变方向。

上帝站在共产党一边，运气拯救了山沟里的队伍。

指挥员悄悄发出战斗警报，队伍悄声敛息，人们都趴在沟底，身体紧贴在岩石上。战士们子弹上膛，手榴弹拉出弦来，随时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

敌人大部队开过来，他们像一股洪水从山梁上轰隆隆地流过，队伍里晃动着乱糟糟的手电光，还有人打着火把，足足走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过完。敌人距离隐蔽在沟底的队伍是那么近，战士们能听见敌人长官操着南方口音斥骂什么人，还有武器碰撞和骡马发出的长长嘶鸣。此时只要有人不慎弄出什么响动，或者因为神经紧张枪支走火，甚至哪头牲口受惊嘶叫起来，一场遭遇战就在所难免。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几次似乎想抽烟，但是都忍住了，他只是把纸烟掏出来放在鼻子下面嗅了一阵，然后又放回口袋里。他悄悄告诉周恩来：敌人追得这么紧，我看不正常。

周恩来长期领导对敌斗争，具有丰富经验，他当然不会没有意识到敌人突然进攻背后一定事出有因，但是当时情况不明，谁也无法把那架时常鬼鬼祟祟地在夜空中游荡的“幽灵”飞机同敌人的袭击联系起来。周恩来向毛泽东保证：请主席放心，我会尽快查明原因，堵住漏洞。

毛泽东点点头，他又小声指示任弼时，下一步要把敌人引开，让敌人以为中央机关往东面保安或者南面陇东方向去与彭德怀主力

会合，而党中央仍然隐蔽原地不动。

细心的人们注意到，毛泽东说话的时候再次掏出纸烟来放在鼻子下面嗅着，脸上现出不耐烦的神情来。但是头顶上的敌人还在没完没了地行军，危机尚未过去，所以他只好无奈地把纸烟放回口袋里。

忽然敌人发现什么，随即吆喝着开起枪来，震耳的枪声划破夜空，子弹打在沟底的石头上溅起一串火星，让所有人头皮为之一炸。所幸的是，敌人只是虚张声势，天黑路滑，雨急风大，夜幕帮了解放军的大忙，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沟里的昆仑纵队，于是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与一场近在咫尺的胜利擦肩而过。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曾经多次遭遇敌人暗杀、袭击、飞机轰炸和死亡威胁，每次都大难不死化险为夷，其中包括湖南秋收起义时被敌人抓住，在押往团防局途中侥幸逃脱。但是最有可能令共产党事业毁于一旦的遇险还要数转战陕北的雨夜突围，这一次毛泽东距离胡宗南士兵仅有百米之遥。

敌人终于远去，所有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昆仑纵队迅速行动起来，他们登上山冈，越过墩儿梁，朝着西南方向的天赐湾奔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大雨渐渐停息，山梁上空寂无人。一轮圆月从云罅中露出脸来，把如水的清辉洒满山沟和大地。月白风清，天地融合，世界是那样柔和，那样安谧，好像几个小时以前中国历史在这里经历的惊险一幕根本不曾发生过一样……

7

等到胡长官摆平兰州的走私冲突赶回陕北，历时十天的“狩猎”行动一无所获已近尾声。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失败，“围剿”大军还是找到许多确凿的

证据表明，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确实就隐藏在西北三边一带活动。美国佬的情报很准确，很及时，高科技为他们安装了一双顺风耳，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幽灵”飞机的监视。可惜的是美国人还没有像今天的间谍卫星这样的千里眼，看不见地面目标的活动，所以他们只能锁定一个范围交给国民党大军去“围剿”。胡宗南把他的军队编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把方圆数十公里的所有山沟、石洞、村庄和沟沟峁峁全都搜了个遍，挖地三尺，连每一座废弃的窑洞，每一个能藏人的地窖都不放过，就是有只老鼠也该找出来了，但是居然还是没有毛泽东的影子。

胡宗南盛怒之下简直难以置信，就在大军袭击王家湾的前一天，美军飞机明明还监听到共军电台在发报，说明这张大网已经将毛泽东围住了。但是共军却偏偏不见踪影，这就奇怪了，毛泽东到底上哪里去了？长翅膀飞上天了？还是遁地了？他难道有隐身术，谁也看不见？

国军抓到许多俘虏，大部分都是老百姓、民兵、村干部等等，也有解放军伤兵和掉队人员。参谋长盛文亲自对俘虏进行审讯，结果令人失望。这些人对于毛泽东去向并不知情，严刑拷打也没有用，胡乱编出来的口供毫无价值。

胡宗南不得已只好向南京求助。美国飞机再次飞临三边空域，寻找共军电台群的活动踪迹。但是这回他们失望了，从前那个波束强大的共军电台群似乎消失在茫茫宇宙中，除了少数零星电台有所活动外，美军侦察机在辽阔无边的黄土高原上空什么目标也没有发现。

胡宗南不肯死心，他火速召集部下开会，研究如何继续“围剿”。但是几乎所有将领都反对继续驻扎下来，他们的理由是这里是共党“匪区”，村民赤化严重，加上白干山麓地形十分复杂，国军除了天天钻山沟被游击队牵着鼻子跑路外，搜捕毛泽东如大海捞针。

还有人认为，毛泽东肯定已经逃远了，国军只携带十天的粮食和后勤供应，继续“围剿”等于白费力气。不如多抓些当地通共分子，烧光村庄房屋，让共产党今后难以藏身。

胡宗南心情郁闷进退两难，撤退吧，似乎不大甘心，也不好向南京交代；坚持“围剿”吧，既然猎物已经被惊动，恐怕很难指望再有收获。他该怎样向校长交代呢？

这天晚上，共军忽然展开反攻，到处响起密集枪声，夹杂有迫击炮弹的爆炸。军长刘戡在电话里向他报告说，有多支共军部队向我军驻地发起袭扰，其中保安方向共军进攻尤其凶猛，已经查明是王震部的骑兵团。

胡宗南问参谋长盛文：此前共军一直在与我们捉迷藏，但是他们为什么偏偏这时候现身进攻？

盛文认为，这是共军声东击西的战术，他们的目的是要牵制国军“围剿”，分散我们注意力。

胡宗南忽然有了主意，他哈哈大笑说：我看这就对了，王震一定是赶来救驾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毛泽东并没有走远。我敢打赌，他就在我们附近。你来看，王家湾以北是没有人烟的沙漠戈壁，往西是绵延数百里的白干山，往东是沟壑纵横的大理河谷，往南则是彭德怀主力出没的保安和陇东地区。古人云“狡兔三窟”，毛泽东能没有几个藏身之地？但是只要毛泽东没有逃出三边，就一定逃不出我的手心！

两天以后，劳而无功的胡宗南军队停止“围剿”行动，全线撤离三边地区，返回各大据点休整。

8

毛泽东并没有走远，他和中央机关就躲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的天

赐湾村。

天赐湾村坐落在人迹罕至的大山褶皱里，除了十几户零零星星的村民窑洞外，四周还分布着许多外人难以发现的“崖窑”。古来三边多战事，并且匪患不断，“崖窑”是当地老百姓特有的藏身避难所，相当于华北农村各家各户的地道。这种窑往往建在陡峭壁立的山崖上，口小肚大，要靠绳梯才能爬上去，窑里能容纳几人到几十人不等。复杂地形掩护了中央机关，好几次敌人队伍从村外的河谷和山冈上经过，他们丝毫没有发觉这座隐藏在深沟里的小村子，甚至连擦着山头飞过的敌人侦察机也没有找到蛛丝马迹，所以几百号人的昆仑纵队就像传说中神通广大的孙大圣，有惊无险地跳出了敌人包围圈。

由于天赐湾村太小，不宜久住，所以敌人退走后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就返回小河村，并在这里一直住到7月底。

小河村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富庶大村，有两三百户人家，村子依山傍水风景秀美，两条清澈的小河在村里交汇后流向几十里外的大理河，村子由此一分为三，很像微缩版的武汉三镇。毛泽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为改善，他们不仅拥有了一间卧室，毛泽东还有一间专门办公的窑洞。

夏季到来，陕北高原气候炎热，但是毛泽东心情却相当放松，他白天上午睡觉，夜晚通宵工作，有时候也会在下午或者黄昏沿着小河散步。

这是一段相对平静和稳定的日子，小河村与王家湾一样都是解放区，已经实行了土地改革，建立了基层政权，群众基础较好，因此毛泽东又可以集中精力思考打败蒋介石的战略大计。7月17日，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泽东闻讯十分高兴，回电祝贺，称“这是从制度上推翻国民党统治向前迈进的一大步”。仅仅四天之后，中共中央在小河村召开著名的“小河会议”，也称

中央扩大会议，与会者二十余人，仅限于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中央委员和负责同志，着重讨论解放区土改和军队转入战略进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战略设想。

但是会议只开了三天就匆匆结束了。

敌情纷纷传来；驻守延安、瓦窑堡、蟠龙、安塞的西路敌军两个整编师已经倾巢出动，而驻守清涧、绥德的东路数万敌军也越过榆（林）瓦（窑堡）公路，沿着大理河谷向西边压过来，北路敌军则由榆林向南进攻。很显然，这次胡宗南从东、西、北三面编织一张进攻大网，中心目标直指大理河上游的三边地区，欲把中央机关一网打尽。

毛泽东原本十分喜爱小河村，他已经与房东贾老汉交上朋友，贾老汉年长两岁，在县城里当过工人，会修机器，所以毛泽东尊称他“工人老大哥”。但是他没想到敌人这么快就再次发动攻势，根据内线情报，敌人确实已经发现了中央机关的踪迹，所以气势汹汹来者不善，党中央必须马上转移。

本来昆仑纵队可以赶在敌人包围圈尚未合拢之前向西或者向南撤退，跳出敌人包围圈，但是此时毛泽东还有太多太重要的工作没有做完，而这些工作都是关系到全国解放战争胜负成败和共产党生死存亡的大事，一旦行军打仗就必将没完没了地搁置起来贻误宝贵时机。

毛泽东冒火了，他生气的是敌人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紧要关头赶来捣乱，不让他好好开会和部署工作。但是他又没有办法，不走不行，因为胡宗南的力量到底比他强大很多，暂时还由不得他的主观意志来决定事态发展。

他要来有么子办法呢？我们只好让他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嘛。毛泽东自嘲地说。但是他决定暂不急于撤退，还是抓紧时间争

分夺秒地工作。这期间他为党中央起草和批复了多份有关土地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对东北四平战役失利之后的工作进行总结，同时命令刘邓大军发起长途进军中原的大规模行动，也就是启动具有重大意义的“三颗战略棋子”计划，等等。我们看到，毛泽东在离开小河村前夕起草的最后一份命令，是将西北解放军正式定名为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

8月1日晨，毛泽东离开居住达四十五天的小河村，再次踏上转战陕北的漫漫征途。这一次昆仑纵队没有选择向西撤退，而是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向东方开去，在他们身后，已经响起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隆隆炮声……

第九章

“三颗战略棋子”

1

正当黄土高原的毛泽东边同胡宗南大军赛跑边抓紧时间马背上办公的时候，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同样也被繁忙日程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他要亲自“日理万机”，而那些多如牛毛的公务不仅来自国内，还有来自国际社会的重要活动。

7月下旬，美国考察团在魏德迈将军率领下抵达南京。蒋介石对这位趾高气扬的美国将军并不陌生，抗战时期他作为史迪威将军的助手和继任者曾与蒋介石摩擦不断。但是这回魏德迈来头却很大，他是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华考察的，他的意见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美国总统是否继续批准对华援助。

美国国会内部反对继续援助国民政府打内战的呼声很高。如果放在抗战刚刚胜利的一年多以前，蒋介石完全可以自行其是不必看美国人的脸色，因为那时候他的四百万军队兵强马壮气势如虹，但是时过境迁，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内战场并未如蒋介石的乐观预期那样，“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内战反而愈演愈烈，国民党到处损兵折将，连王牌第七十四师都被共军消灭了，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有

想到的。仅仅一年内战，国库银子消耗殆尽，外汇储备像流水一样花光了，国内市场凋敝工厂倒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如果没有美国援助做靠山，蒋介石靠什么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呢？

“过程微不足道，结果就是一切”，这是机会主义鼻祖伯恩斯坦的名言。一切独裁者都是机会主义者，蒋介石所以对西方人时而倨傲时而卑躬屈膝，就在于他只求结果不在乎过程。在南京政府多次请求下，美国总统决定派遣特使来到中国考察，以便决定是否继续进行对华援助。

南京政府以超乎寻常的礼仪款待美国来客，蒋氏夫妇不仅亲自出门迎接魏德迈将军，还在官邸设宴作陪。席间蒋介石忽然告诉客人说：将军阁下，您亲自到中国来考察，本人深表感谢，所以我将授予您最高权力。

魏德迈很感兴趣地问：请问蒋先生要授予我什么样的权力呢？

蒋介石表情严肃地说：跟我一样，我有什么权力，将军您就有什么样的权力。您可以在中国做您想做的任何事情。

一语既出，四座皆惊，出席宴会的文武大员全都噤了声。什么叫做“跟我一样”？如果美国佬要当国防部长，要当总统，也可以随心所欲吗？好在美国客人哈哈一笑，抛在脑后全不当真。魏德迈是个“中国通”，中文流利，他曾在中国战场任职多年，对中国的人情世故即使不全通也通了不少。在西方人眼里，蒋介石的光头永远是个谜，即使作为对日作战的国际盟友，他们还是无法弄清这颗“花生米脑袋（史迪威语）”里面到底转着什么念头。

魏德迈用中文回答：蒋先生不是对史迪威将军也说过同样的话吗？但是结果怎样呢，他被解除职务。

蒋介石正色道：那是他自己犯了错误。不是我解除他的职务，是你们美国总统下的命令。

魏德迈：谢谢你蒋先生，我想你是要提醒我，我是客人，客人

不要试图去当主人，否则的话他就会犯错误。

蒋介石冷冷回答：你们美国人真有幽默感。

蒋介石原本是想对魏德迈示好，但是主人说的客气话是不能当真的，抗战时期史迪威被派到中国战区当参谋长，他不幸把这句话当了真，要求蒋介石交出军权，结果自己身败名裂铩羽而归。

魏德迈话题一转，他直截了当地说：记得去年蒋先生亲口向马歇尔将军保证，最多半年之内一定消灭共产党。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共产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到处打胜仗，把您最强大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也消灭了。您能告诉我，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美国特使的讥讽再次令四座皆惊。

对蒋介石来说，内战失利恰恰是最令他生气、恼火、窝心、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的事情，他的国军在战场上表现不如人意，王牌主力竟然在自家人眼皮子底下被共产党消灭了，究竟是共产党强大了，还是他的军队出了问题？他的军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命令、意图乃至战略决策为何屡屡受挫，难以贯彻下去？这些问号像梦魇一样如影随形地困扰着他。山姆大叔并不是傻子，如果国军的表现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才不会做赔本买卖呢。蒋介石换了一种轻松的口气回答：我要告诉特使先生，您的看法出自不真实和十分有害的宣传。就在一个多月前，国军在东北取得四平大捷，消灭林彪共匪达数万人。无论华北还是山东，局势都在我军牢牢掌控之中，这难道不是事实吗？我还想告诉特使先生一个秘密，毛泽东和共匪首脑机关已在西北我军包围之中，不出一个月，他将被彻底消灭。最迟今年年底，东北、华北的共军将被全部剿灭。

此后接连一周，蒋氏夫妇多次主动会晤美国特使，向他详细讲解国民政府的剿共国策，争取美国特使的支持。但是特使先生并不买账，他坚持认为，国军战斗力低下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因在于指挥系统混乱，将领腐败怕死，政府监管无力。必须大力整肃军

队，引入民主监督体制才能有效地提高战斗力。

蒋介石十分恼火，会晤不欢而散。

在西方人看来，蒋介石是个反复无常言而无信的统治者，他独裁、专制、唯我独尊、崇尚暴力，但是他又离不开美国援助，所以常常要做出一些讨好西方的开明举动和民主姿态来。他把三民主义挂在嘴里，实行的却是另外一套帝王式的独裁统治。其实西方人注定永远无法弄懂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人，而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尽管蒋介石不喜欢批评，不喜欢持不同政见，包括什么共和制议会制，但是此时的他尚未偏执到不敢承认失利，不敢面对现实。国民党的统治肯定出了问题，否则他的那些看上去占尽优势的强大国军怎么偏偏都与胜利失之交臂呢？美国人的问题提醒了他，促使他下决心去解开这些问号，于是在美国特使离开南京飞往上海视察之后，他忽然做出一个决定，那就是亲自前往“匪巢”延安去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秘密视察。

2

最先得知校长将要亲临延安的人就是国民党西北“大管家”胡宗南。

胡长官心情复杂诚惶诚恐。毫无疑问，校长亲临视察意义重大，此前延安是共匪“红色心脏”，胡宗南理解校长此举可能是一种大张旗鼓的姿态，是鼓舞人心的宣传战，就像当年丘吉尔首相发誓要到德国柏林去检阅皇家卫队一样。对他来说，领袖莅临视察是他的光荣，他的荣耀，是对学生的奖赏，哪个战区长官不巴望有机会与最高领袖“亲密接触”呢！

但是令他心虚的是，剿共迄无进展，“围剿”屡屡扑空，毛泽

东依然神出鬼没，不消说校长对此是极为不满的，延安之行恐怕也就是亲临督战，大有警告三军的意思。一想到那个不眠之夜校长在中山陵密室的严厉训诫，他的后背就禁不住冒冷汗。

根据南京密令，领袖一行还将包括夫人宋美龄、大公子蒋经国以及文武大员陈布雷、陈诚、白崇禧等人，因此如何接待也令胡长官费尽心思。首先是安全问题，延安属于前线，民心亦化游击队活动频繁，要是校长有个三长两短他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他赶紧部署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对延安城里的居民实施“保甲连坐”，大肆逮捕嫌疑分子，调派大军下乡清剿，肃清城外“匪患”，以确保领袖视察万无一失。

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就是生活安排。延安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由于长期遭受封锁，城里除了设施简陋的骡马大车店外连座像样的旅馆都没有，更不用说浴卫设施齐备的酒店宾馆，这些大驾光临的权贵要人如何下榻呢？总不能让领袖一行住在大车店或者窑洞里吧？胡宗南深知接待是一门颇有讲究的学问，稍有不慎就可能令他的努力前功尽弃得不偿失。

他招来部下商量修葺酒店。有部下质疑，如今战争时期，在前线大搞装修，恐怕会引来各种非议吧？胡长官解释说：修葺酒店是表明我们的态度，即使招来非议最多也只是分寸把握不当。如果不修呢，那就是对待领袖效不效忠的原则问题，感情问题，作为学生的他这一点决不能含糊。

胡长官精心选定延安城内唯一一幢三层小楼，点名从西安请来建筑工艺师和手艺人大大加改装修葺，同时还打电报指示西北绥署驻上海办事处紧急采购羊毛地毯、琉璃吊灯以及景德镇瓷器等等，在英国洋行订购国外的抽水马桶、高级沙发床、衣橱和梳妆台，总之完全比照南京官邸的生活标准进行施工装修。

在当时，购买外国奢侈品价格十分昂贵，即使上海、香港的富

人也不敢轻易问津。政府由于长期打仗债台高筑，国库早已虚空，军费拮据，哪有这笔庞大的经费开支呢？但是政治任务高于一切，为了保证接待质量，胡长官亲自出马向西安的银行家同业商会借支一大笔美元用于购买进口生活用具。

由于施工时间紧迫，订购的物品等不及火车运输，胡长官下令专门租用一架民航飞机运到西安，然后再派军用汽车连夜运往延安。胡宗南每天亲自过问工程进度，派员督促检查工程质量，发现纰漏马上纠正，终于赶在校长视察到来之前装修完毕，令他大大松了一口气。

胡宗南的举动后来果然招致许多批评。时值陕北“剿共”关键时期，三边地区屡屡发现毛泽东踪迹，前方军情如火，三军喋血沙场，但是总司令却在延安大搞楼堂馆所建设，不惜租用飞机运送生活奢侈品，无暇过问前线战事，这是胡长官“剿共”失败的一个罪状。但是胡长官也有自己的难处，他当然清楚战争时期在前线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不合时宜，但是他能不这样做吗？他敢不这样做吗？只要领袖认可，他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在所不惜。胡宗南的行为表明他是个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人，军人做到高位往往就变成政治家，马歇尔是这样，艾森豪威尔也是这样。只有巴顿不成，他始终是个军人。

但是这回胡宗南却看错风向，因为蒋介石变了。

3

盛夏8月的陕北高原，两架军用飞机先后降落在延安临时机场，蒋介石一行陆续走下飞机来。由于这是一次绝对保密的视察行动，只有几名经过特殊审查的中央社记者随行，他们拍摄的照片不能随便发表，要交由军方作为“重大消息”对外公布。

当蒋介石一行被迎进下榻官邸时，他看见黄土飞扬的土路上竟然铺上了红地毯，装修一新的屋子散发出浓重刺鼻的油漆气味，那些锃亮耀眼的进口家具、镀金门把手以及抽水马桶等等都在向他表示殷勤，好像在说我们千里迢迢赶来这里就是为了恭候您大驾光临。

蒋介石眉头拧起来，但是他没有说什么，稍事休息即起程前往各处视察。

蒋介石决定冒险来到延安视察绝非一时冲动，除了大造声势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在这个国民党领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令他寝食不安的东西，说到底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使他来向老对手毛泽东“登门取经”。1934年国民党军队攻陷江西苏区，红军被迫长征转移，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从此完蛋了，即使未能全歼也不过变成一群流寇，成不了气候。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大错特错。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蒋介石依然没有把土里土气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但是仅仅时隔不到两年，事实证明他再次犯下致命的错误，共产党非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战越强已经严重威胁国民党统治。“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狂妄自大的蒋介石就是在一再遭受失败之后终于放下架子秘密来到延安，他以一种自嘲的语气告诉学生：来而不往非礼也。两年前我邀请毛泽东到了重庆，今天我来到延安回访，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邀请我，是我不请自来。你记住，我不希望看到毛泽东重新回到延安，更不希望他到南京来登门拜访我，只有让他永远消失了，天下才会太平！

8月的延安，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蒋介石一行在部下簇拥下视察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他看得很仔细，提出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让胡宗南常常回答不上来。在抗大旧址，蒋介石说，这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了。他看见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一排简陋的窑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简，几乎没有像样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涂黑的，礼堂是露天的，标准配备是每人发个小凳

子，朱德总司令和各级军官都在这里听课学习。蒋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轻轻一抹，手指就留下一个黑印。他又取过小凳来亲自尝试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经六十岁的领袖很不习惯，险些坐在地上，吓得宋美龄和蒋经国赶紧扶住他。

军事训练场地只有一些自制的木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碍则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许多人体攀爬过的痕迹。当蒋介石得知大多数共军高级将领都在这里学习过，他沉默一阵才感叹说，若论设备，我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不知道比这强多少倍，可是会打仗的人反倒越来越少，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人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在一座山坡上，蒋介石看见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有人告诉他，共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官兵一起开荒种田，比如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还有彭德怀，经常下田劳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纺线能手，连毛泽东、周恩来也经常参加劳动，自产的粮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

蒋介石点点头，脸色阴沉。

在王家坪，蒋介石走进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他看见窑洞地面是泥土夯实的，陈设简陋，炕上铺了一张木板。部下告诉他，毛泽东是南方人，不习惯睡炕。书桌也是旧的，桌子上有个炮弹壳自制的烟灰缸，里面还有些烟蒂。蒋介石皱起眉头，他不吸烟，对烟蒂的刺鼻气味很不习惯。后来他又把目光停留在那把旧椅子上，这是毛泽东的座位，他能想象出毛泽东坐在这里批改文件发布命令，许多同他针锋相对的指示都是坐在这把旧椅子上完成的。

一个吓得发抖的村民被带进来，蒋介石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比如你见过毛泽东吗？答，是的，经常见。问，他穿什么衣服？答，跟那些兵一样。问，新的还是旧的？答，旧的，袖口打了补丁。问，毛泽东穿什么鞋？答，布鞋，还有草鞋。问，他跟你讲话

吗？答，讲过。问，讲些什么？答，他说额（我）家的红枣好吃哩。问，你送给他的？答，没，他买的，给了额钱。又问，还说什么？想想答，为啥陕北人不爱吃红辣椒？问，你怎么回答？答，额说，吃了那家伙屁眼疼。又问，他平时最喜欢吃什么菜？答，额见过，一个是南瓜，一个红辣椒。问，平时有何爱好？村民想想回答，散步。逗孩子。开会。听匣子（收音机）。问，几时睡觉？答，听说晚上不睡觉，早上睡觉。

村民走后，蒋介石走出窑洞，他登上山坡，看见天边已是夕阳西下，雄伟的宝塔山被灿烂的夕阳层层包裹，好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在山头上熊熊燃烧。这是一幅壮丽的图景，蒋介石心中一时涌出许多复杂的东西来，神情怅然若有所失。胡宗南低声向他请示，请回城里官邸用晚餐。但是蒋介石摇摇头，语气淡淡地告诉学生，今晚自己不走了，就住在这里。

胡宗南大吃一惊，自己千辛万苦费尽心思装修好下榻官邸，可是校长却要夜宿窑洞，岂不是白白浪费表情？但是他从校长严厉的眼神里看出某种不可动摇的决心，甚至有某种责备的意思，他当然清楚校长的意志不可违抗，于是赶紧命令部下打扫布置窑洞，一面调派部队加强警戒，自己则亲自守在王家坪彻夜警卫，以确保领袖安全。

4

蒋介石不知道，当他决定下榻延安郊外窑洞的时候，他梦寐以求想要消灭的夙敌毛泽东并没有走远，他正在穿越延安北面的大理河谷，连夜从横山县肖崖则村赶往子洲县巡检司村的行军途中，是夜急行军四十余公里。历史表明，此时两个历史对手之间的空间距离不会超过一百公里。然而更加令蒋介石预料不到的是，就在他决

心“卧薪尝胆”要消灭共产党毛泽东的时候，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它像一记振聋发聩的历史丧钟，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全面崩溃的开始。

8月1日，中央机关连夜撤离小河村，昆仑纵队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连续作长距离转移，目的是摆脱敌人前往榆林方向寻找主力部队会合。经过连夜行军，毛泽东直到次日上午才到达宿营地，此时队伍已经人困马乏，许多战士脚下打起大血泡，一到宿营地便倒头睡着了。江青到达宿营地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房东借来一只大木盆，自己先洗了一个热水澡，然后开始换洗衣服，还催促毛泽东洗澡做卫生，张罗炊事班做夜宵等等，总之她是生活秘书，除了丈夫大脑里的事情外都是她的责任。但是很快她发现毛泽东不欢迎她，不仅对洗澡吃饭置于脑后，还对她的喋喋不休很不耐烦，后来干脆把她赶走闭门不理。

令毛泽东废寝忘食焦虑不安的原因并不是眼前这股敌人穷追不舍形势严峻，而是他正在以急迫的心情密切关注千里之外一个意义重大的军事行动——刘邓大军长途跃进大别山。

6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也就是人们后来习惯称呼的“刘邓大军”在豫北濮阳强渡黄河，实施威胁徐州侧翼和策应华野作战的鲁西南战役。7月23日，小河会议再次肯定并通过了解放军主动出击，打到外线蒋管区作战的中央决议，具体说就是先以一支主力部队长途跃进大别山区，打破敌人对黄河以北各解放区的进攻和封锁，随后以陈谢兵团渡过黄河挺进豫西伏牛山，粟裕兵团渡过长江南下浙、闽、赣，揭开解放军全国大反攻的序幕，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三颗战略棋子”部署。

第一颗棋子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刘邓大军身上。

本来刘邓大军发动鲁南战役只是一步试探棋，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让敌人以为刘邓的目标只是意在山东，这样就把敌人注意力

吸引到山东方向，为下一步出其不意长途跃进大别山做好铺垫和准备。为了落实这个事关全局的战略任务，中央军委专门委托朱德总司令从西柏坡前往晋冀鲁豫野战军视察，同时把任务的意义及重要性向刘、邓作出详细说明。

然而当鲁南战役实施之后，刘邓大军遭遇的伤亡和困难都远远超出事先估计：弹药和后勤补给消耗殆尽，部队极度疲劳，后勤供给严重不足，新兵补充为零，但是部队减员和伤病员却达到数万人之多。基于上述原因，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等人经过慎重研究之后，分别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如能依托内线再歼敌十至二十个旅，对于出击到外线作战较为有利”的主张。他们建议，依托解放区内线作战到雨季结束也就是10月份，解决炮弹和棉衣补给，然后再实施向大别山跃进作战的计划。

当时敌情纷纷传来，正在小河村准备转移的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

他十分清楚，作为前线战场的最高指挥员，陈、粟、刘、邓的建议是积极稳妥的，并且在局部地区是有利可行和有把握的。战场指挥员不仅要未来的作战过程负责，还要对其后果负责，如果马上挥师南进，刘邓大军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承担作战失败的极大风险。

但是胸怀全局的中央主席毛泽东更加清楚，大别山为中原必争之地，长途挺进大别山确为一步险棋，但是这步险棋所蕴含的战略要义就在于“兵贵神速”和“攻其不备”。刘邓大军的闪电出击不仅会大大出乎敌人意料，打国民党一个措手不及，进而完成进军中原的战略布局，同时还会彻底打乱敌人部署，牵制敌人兵力，这样就为随后布下第二颗、第三颗战略棋子赢得机会。总之这个行动必将极大地考验共产党军队的忠诚、勇气和坚定不移的执行力。作为总揽全局的战略家，毛泽东毕竟要比他的将领们站得高，看得远，

南下这步险棋不是只为眼前着想，它的深远战略意义要等到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站稳脚跟并且发展壮大以后才能显现出来，所以必须说服千里之外的野战军将领们，有时候某种巨大代价和牺牲是必要的。南进肯定会冒许多风险，甚至有可能遭遇失败，但是这步棋必须坚决走，马上走，即使有再大的困难也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决不动摇，因为局部的损失换来的将是全局主动。

当时中央机关和各解放区的电报往来虽然使用密码通讯，但是为了防止敌人破译和泄密，重大机密一般都不作详细说明。这时胡宗南大军追来的枪炮声已经隐隐可闻，中央机关必须尽快撤离小河村，向东转进的道路危机四伏，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研究之后复电山东，强调两个月准备时间太长，必须按照中央军委命令行事。也就是说，不管南进有多大困难和风险，部队必须在半个月以内坚决出发。

敌人越来越近，先头部队已经出发前往青阳岔，机关部门也都收拾妥当陆续开始上路，党中央必须尽快撤离小河村，但是毛泽东还在焦急地等待前线电报，他坚持要知道刘、邓的表态和答复。

这是一个军情似火和令人焦灼不安的时刻，机要部门请示周恩来，是否关闭电台开始转移？周恩来望望毛泽东的窑洞依然亮着灯光，说明主席还在办公，于是他对机要部门下令说，不，再等一等。

这天毛泽东给刘、邓接连发出标有三个A的最高机密急电，告诉他们“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已面告陈赓），如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军一部，协助陕北打开局面，则陕北不能支持……”（《毛泽东年谱》下卷2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最高领袖将中央面临的危险形势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表明他对作为下级的刘、邓何等信任，何等倚重！

远处多个方向出现枪声，警卫部队报告，一股敌人已经出现在距离小河村只有二十里地的月牙湾。照此推测，敌人将在半夜里到

达并包围小河村。周恩来命令警卫部队，必须挡住敌人，天亮之前不许敌人靠近小河村。

浩渺无垠的宇宙太空，星辰闪烁电波穿梭，中央军委的机要电台始终没有停止工作，全体人员都在焦急地等待来自中原大地的无线电信号。终于，一份刘、邓联名的前线急电送达毛泽东手中。刘邓表示，中原野战军坚决克服一切困难，十天之内出发南进。十天，比中央要求的半个月最低期限还提前了三分之一，可以想见，下定这个决心需要多么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难能可贵的理解服从。邓小平后来回忆说，中央情况如此，我们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我的父亲邓小平》560页，毛毛著，中央文献出版社）

军队全心全意坚定不移的执行力是战争胜利的保证，有了这个保证，再大的困难障碍和艰难险阻都将被踩在脚下。一瞬间，中央主席松了一口气，他明白，刘邓的敏锐思路已经如同一支响箭抵达了事物的核心。什么是政治智慧？什么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当陕北高原的党中央不能把所有情况全都详细通报时，前线指挥员只能凭着有限的情报和经验去做出正确判断，因此当中央军委一再坚持要求刘邓立即南进时，邓小平就敏锐地预感到，中央绝对不是不知道中原部队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有多么巨大，而是有着不便告知的难言之隐。

毛泽东的一颗心终于落下来，中央机关当天实行转移。

此后转移途中，由于电台不能随时收发，联络时断时续，毛泽东并不能每时每刻掌握前线动态，因此每到一处宿营地，他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电台与前线联络，急不可耐地催问电报。随着向东转进的道路愈加崎岖泥泞，队伍常常昼伏夜行，毛泽东失眠更多，吃饭更少，工作条件更差，并且饱受便秘折磨，但是他的精神时时处于一种极度焦虑和亢奋的状态。

因为他在等待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这天临晨，一向作风稳健的周恩来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他一路快走将一封急电亲自送到主席窑洞。电报来自山东前线，刘邓报告，佯攻部队已经出发，这就是说，南进作战正式拉开大幕。

毛泽东看过电报甚感欣慰，他说，恩来同志，现在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周恩来走出窑洞来对警卫员说：告诉炊事班，马上送点吃的东西来……中午以前，不许任何人打扰主席休息。

5

这天夜晚，蒋介石下榻王家坪原共产党中央军委大院窑洞。

厚重的天空繁星闪烁，星光映照下的延安城几乎不见灯火，王家坪村子更是没有生气。蒋介石在大儿子蒋经国陪同下登高远望，远处夜空下耸立着无数山峦起伏的暗影，耳畔回荡着黄土高原呼啸的山风，比起灯火阑珊的南京、上海来，延安如同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一座荒凉城堡，死气沉沉令人不寒而栗。

儿子立于父亲身边，这对统治者父子都在这片共产党曾经扎根的黄土地上重新认识他们的对手共产党。蒋经国时年三十七岁，曾经留学前苏联，参加过共青团和共产党，曾公开发表反蒋宣言。回国后重新融入蒋氏家族，蒋介石将这个曾经令他伤心的叛逆长子当做接班人精心培养，包括原谅他年轻时的赤化和思想激进，把他派往江西等地锻炼，派他担任自己的外交特使与苏、美各国打交道等等，但是有一点蒋介石十分清醒，那就是儿子并非唯一接班人选。如果他不能符合自己的要求，那么取而代之的接班人也可能是陈诚、胡宗南或者别的什么党国精英。

这天晚上，父子俩像两个无话不谈的朋友，从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谈到孙总理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们都对当今国民党内蔓延的骄奢淫逸腐败糜烂之风感到忧心忡忡。蒋介石问儿子：如今国难当头，我们的许多军队将领政府官员并不能与党国同心同德，这是为什么？

儿子回答：这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革命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堕落为党国的敌人。

蒋介石点点头，他说：你认为应该怎样办？

蒋经国坚定地说：撤职、查办，直至送上断头台。这些人比共产党更可恶，俄国人有句名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些人做了共产党做不到的事情。

蒋介石点点头，他意识到儿子正在走向成熟，不免感到欣慰。他说：我要你记住，中国虽不姓蒋，但是姓蒋的要为中国负责到底。

这场不同寻常的延安夜话无疑极大地冲击了青年政治家蒋经国的心扉，促使他决心为党国排难，为父亲分忧，因此才有了后来轰动一时的全国经济整顿、金融改造和上海滩“打老虎”风波。

宋美龄赶来为蒋介石披上一件外衣，她口气微嗔地埋怨说：达令，这可不是南京，野地夜里风大，别受凉了，还是回屋去吧。

长子蒋经国始终对年轻后母宋美龄保持一种有礼貌的疏远。20年代蒋介石为娶宋美龄公开登报与毛氏离婚，作为毛氏唯一儿子的蒋经国内心已经埋下仇恨的种子，他在俄国留学期间的反叛行为难免也包括报复父亲的心理因素。宋美龄比蒋经国大十一岁，蒋经国一直称其为“夫人”而不是“母亲”，宋美龄则客气应对，双方都小心翼翼避免发生冲突。但是这颗注定无法排除的定时炸弹到底还是被引爆了，只不过导火索不是家族琐事而是那场事关国民党金融改革的上海滩“打老虎”事件。

白天的视察令蒋介石感慨良多，他说：怪不得马歇尔告诉我，延安如何公平，共产党如何廉洁，官兵平等，长官不搞特殊化，还

说不可小看毛泽东。今天我算是明白了。

但是一旁的夫人宋美龄却语出惊人，她冷笑着说：我看哪，是因为共产党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

蒋介石惊讶地看看宋美龄，又看看蒋经国，然后点点头说：是啊，要是等共产党尝到权力的滋味，我们就该穿草鞋钻山沟了。

三个人都不说话，一时间好像冥冥之中起了什么不祥预兆一样。天边涌出黑沉沉的云团，山沟里也不可思议地起了迷雾，夏风竟也变得有些冷飕飕的，令人有些心惊肉跳。于是他们赶紧就在卫兵护卫下返回住处去了。

是夜下榻延安窑洞，蒋介石一宿无眠。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延安召开会议，所有战区高级将领都从前线赶来开会。这不是作战会议，而是一次务虚会，思考一夜的蒋介石不再讨论有关战略战术军事部署，他是政治家，为政之道就是要抓根本，说到底就是抓政治，抓精神，提高军队战斗力。

于是领袖训话就从一本印制简陋的小册子开始。

这是一本纸张粗糙厚薄不匀的油印读物，一望而知出自那种最原始的手工油印机，蒋介石扬一扬小册子说：你们都看见了，这就是共产党对付我们的特种武器，共军总部编印的《战斗手册》。我来告诉你们，本人一连多日废寝忘食，昼夜钻研，逐字逐句悉心玩味，终于有所心得……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共军《战斗手册》要求其指挥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尽量熟悉国军的详尽情报，有人对我说，彭德怀能背出你们“西北剿总”团以上军官的名字，熟知你们的人员装备、火力配备和战术特点。山东那个粟裕更厉害，他对国军几百个师级以上长官的个人经历、特点、爱好和背景材料了如指掌，这样才能避其所长，击其所短。可是你们呢？

他一口气点了整编第一军董钊、罗列、王应尊等军、师长的名，但是这些号称“天下第一军”的黄埔嫡系对于共产党对手的情

况大都知之甚少，有的甚至连旅长名字也叫不上来，更不用说了解共军将领的个人履历、作战经历和性格特点了。倒是第二十九军情况好些，刘戡的圆满回答令蒋介石感到满意。

蒋介石目光威严环视众人，他大声说道：告诉你们，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亲自来延安视察的原因。现在我把这本小册子印发给你们，你们必须像我一样，悉心研读，找出敌人对付我们的方法和规律来，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们要是不认真研究共产党，就会变成光打败仗的傻瓜白痴。本人痛感剿共二十年，匪患非但不灭，反而越来越有扩大蔓延之势，这说明什么问题？第一，敌人比我们顽强，也比我们精明，他们对你们的认识远远胜过你们对他们的了解。第二，我们自己内部出了问题。贪污腐败，走私军品，敛财捞钱，赌博成风，上行下效，畏缩不前。长官暗地里同不法商人勾结，吃空额，喝兵血，倒卖军用物资，三妻四妾生活糜烂，难怪我的命令到了下面就层层走样，就执行不下去，这样的军队怎么打仗，还有什么战斗力可言？

蒋介石越说越生气，拍着桌子怒不可遏，而下面的胡宗南等人已是芒刺在背如坐针毡了。他们的那些走私活动早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要是领袖动了真格儿，严查军车走私倒卖违禁物资，那后果不堪设想。幸好领袖没有下令追查，加上刚好有榆林前线急电送到，报告彭德怀主力大举进攻榆林城，务虚会议立即转向，变成军事作战会议，令胡长官暗暗松了一口气。

蒋介石本来并未打算马上离开延安，他决意亲自督促陕北大军贯彻他的战略部署，北上榆林同彭德怀主力决战，彻底消灭陕北共军。但是另一封山东急电的到来立即改变了他的行程。徐州战区报告，发现鲁南共军主力有异常举动，似有南犯中原的迹象，但是尚未判明其企图。

蒋介石这一惊非同小可，如果刘、邓主力南进中原，那就等于

在国民党心脏里插上一把刀子，进可威胁南京、武汉，退可控制陇海、平汉铁路，令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军事“围剿”腹背受敌不攻自破。

蒋介石不敢大意，他对着作战地图思索良久，最后决定马上返回南京。不管怎么说，榆林只是局部战役，中原却是要害。他临上飞机前单独召见胡宗南，关起门来痛加斥责，校长说：本人戎马一生，从来睡觉只睡硬木板床。你在延安大建官邸，花那么多钱，费那么多精力，前线将士会怎么想？他们会说，领袖只会享受，却叫我们打仗，这是什么榜样？你的心思干吗不用在剿共上，偏偏要动这些歪脑筋？

胡宗南只好诺诺，汗流浹背。

最后校长面授机宜，一是继续“围剿”共军，消灭毛泽东。二是大力整肃军队，严肃军纪，督促军队奋勇作战。校长毫不留情地警告这个号称“黄埔第一人”的得意门生：你要是再让我失望，我将派你到国防部看大门！

当载着校长一行的飞机钻入云端远去，马达轰鸣渐渐消失在晴朗的黄土高原上空之后，胡宗南抹去头上的汗珠，如释重负地喘出一口气来。校长的不满和警告犹在耳畔，胡长官再也不敢自以为是玩弄小聪明了，他知道一旦失去校长信任，他这个“西北王”什么都不是。当他重新回到指挥部研究形势，幕僚提醒他，彭德怀主力进攻榆林很可能是调虎离山之计，企图转移国军注意力，说明“围剿”毛泽东的行动已经收到成效。胡长官点头称是，他决心不为共军诡计所动，亲自前往瓦窑堡指挥各路大军继续“围剿”毛泽东。

6

蒋介石一下飞机就直奔国防部。

作为战争中枢的国防部灯火通明，表明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正在全力开动，它的每一个部件、每只轴承、每个齿轮每根链条都在不分昼夜地高速运转，而驱动这架战争机器的冷酷意志只有一个，那就是刚刚从延安返回南京的蒋介石。

来自空中和地面的情报显示，刘邓共军似有越过陇海铁路大举南犯的迹象，但是具体意图不明。问题在于，刘、邓主力刚刚经历强渡黄河和长达月余的鲁南战役，队伍消耗巨大，粮食弹药缺乏，据说黄河沿岸的村子里住满伤病员，如此状况能够立即发动新的大规模行动吗？另据来自徐州“剿总”的报告称，刘邓共军至少需要休整三个月方能恢复元气，因此徐州“剿总”正在抓紧时间调集大军，趁其立足未稳重新发动攻势，欲将他们赶过黄河去。但是越来越多的侦察情报源源不断地汇总到南京国防部，表明刘邓好像确实在酝酿一次不同寻常的军事行动，令南京统帅部深感迷惑不解。

战争的魔力在于，它将是一场全面智力对抗的死亡游戏，考验交战双方的经验和智慧。谁先破译对方机密谁就抢得先机，谁骗过对方就将赢得主动。

刘邓主力大规模异动，这不是一支游击队或者小股部队，而是十几万人的大规模行动，这些队伍行进在公路上将如一道浩浩荡荡的洪流，排出十几里长的阵势来，哪怕再保密也难以瞒过国民党的耳目。但是南京军方却无法破译对手的动机。刘邓是真的要南进，还是声东击西的佯动战术？如果南进，他们到底要到哪里去，目的是什么？假设南进只是佯动，那么他们虚晃一枪掩盖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一时间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云遮雾罩，许多大大小小的问号一齐折磨着南京国防部的将军和统帅，弄得他们冥思苦想寝食不安。

此时中原地区的态势是，国民党徐州、郑州两大战区联手作战，在陇海、平汉两大铁路沿线，国民党仍保持着强大的优势兵

力，多支快速兵团虎视眈眈严阵以待，尤其是号称“王牌主力”的邱清泉机械化第五军和胡璉整编第十一师都被部署在徐州至郑州一线，监视着鲁南共军的一举一动。可以想见，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国民党大军即可强势出击，如果刘邓大军试图突破陇海铁路孤军南进，势必遭到来自天空和地面的国民党机动部队的围追堵截和立体打击。

据说曾经有一位颇具战略眼光的国防部高参提醒说，刘邓共军会不会出其不意，长途直趋豫、皖、鄂交界的战略要地大别山区？总参谋长陈诚则指着地图反问：从鲁南到大别山区，路途千里，其中至少要闯过五道天险：陇海铁路、黄泛区、沙河、汝河和淮河，其中任何一道天险都可能成为共军的葬身之地，你认为他们会这样傻吗？

高参哑口无言。

至此蒋介石基本上排除了共军大规模南进的可能性，统帅部把刘邓共军佯动的真实意图归结为如下几种可能：巩固胶东，或者威胁徐州，掩护陈、粟夺取兖州，甚至有可能重返苏北，唯独排除了长途南进，进军千里之外的大别山的可能性。国民党统帅部其实并非没有眼光独到的战略家军事家，但是缺少目光远大的统帅。蒋介石常常“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也就是说他认为国民党办不到的，他的共产党对手也一定办不到，因此许多年来他一直在国共战场上重复这个错误。从五次“围剿”、围堵红军长征直到内战时期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蒋介石的每一次错误都向着最终葬送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道路上迈进一步。

8月10日，这一天陕北的毛泽东连夜从绥德县李家崖村出发，向着三十里外的黄家沟村转进，而蒋介石则在南京官邸罕见地一日三次会晤美国特使魏德迈将军，两人发生激烈争吵不欢而散。当魏德迈特使的专车离开官邸徐徐驶入华灯初上的南京街道时，夜幕笼罩

下的中原大地，一场标志着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战斗拉开序幕。

刘邓大军兵分三路闪电般越过陇海铁路，不恋战，不与敌人纠缠，不打扫战场，甚至连伤员也无暇带走，十几万大军迈开双腿全速南进，如离弦之箭向着中原腹地的大别山区射去。战争就是这样残酷，队伍要与敌人抢时间，比速度，邓小平政委在动员会上再三强调，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负，也许一个小时就将决定全军命运。

与此同时，毛泽东的第二颗“战略棋子”也就是集结于晋南山区的陈（赓）、谢（富治）兵团也在这天夜里大举集结，对刘邓大军的行动进行策应。此时南京统帅部得报后再次作出错误研判，蒋介石认为刘邓共军的企图十分明显，那就是要穿越中原腹地向西“逃窜”，越过平汉铁路然后进入伏牛山区，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与陈、谢共军遥相呼应。直到此时，自以为高明的蒋介石仍然没有对坐落在豫、皖、鄂交界处地势险要的大别山引起警觉，把这块红军时代共产党最重要的根据地与刘邓南进的战略目的联系起来。因为他仍然不相信，或者说他认为根本不可能，已经越过陇海铁路的刘邓共军敢于向宽达数十里的黄泛区天堑发起挑战。

所谓“黄泛区”，是指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下令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阻止日军南下，导致黄河改道泛滥成灾的大片地区。直到刘邓大军南进之前的1947年3月，花园口大堤缺口才被堵上，改道长达九年之久的黄河终于复归故道，但是在中原大地留下一片绵延千里宽达数十里的无人区，史称“黄泛区”。黄泛区内没有道路，没有村庄，人烟全无鸟兽绝迹，到处都是泥潭、积水和沼泽，不要说汽车、马车、炮车难以通过，就是当地老百姓徒手涉过都十分冒险。所以对携带武器、弹药、粮食和沉重装备的十几万大军来说，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一座天然的死亡陷阱。据说蒋介石曾询问部下：假设刘邓共匪一定要通过黄泛区，他们就不得不损失所

有的车辆、大炮、弹药和重武器装备，等于猛虎拔掉利齿，蛟龙自损爪牙，他们会这样做吗？这样一来军队还有战斗力可言吗？他们怎么对付国军的“围剿”？他自己摇摇头，否定了这个假设，然后布置了一套在豫西地区围歼共军的周密作战方案。他不相信共军能够创造奇迹，除非他们长出翅膀来飞过黄泛区。

几天之后，空中和地面侦察发回情报，刘邓共军再次不可思议地推翻南京统帅部的作战方案，他们兵分三路，毫不犹豫地直奔黄泛区而去，前锋已经抵达黄泛区边缘鹿邑县境内。飞行员还报告说，共军正在扔弃大量物资装备，包括各种重炮、车辆和弹药粮食。尾追部队在沿途还缴获成包的太行山小米、陕西老陈醋和山东大白菜。这回再也没有人怀疑，刘邓的目标正是那个看上去最冒险和几乎不可能到达的战略要地——大别山区。

这回轮到醒悟过来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了。

他下令空军出动进行阻拦，但是效果不大，因为国民党空军毕竟无法跟美军空中力量相提并论，不仅飞机少，机型破旧，载弹量小，飞行员技术也差，于是浩浩荡荡的共军队伍冒着飞机的轰炸扫射，迈着坚定步伐在两天之内全部越过黄泛区，继续朝着大别山区挺进。黄泛区以西虽然还有多条河流，但是由于尚未部署到强大有力的阻击部队，仅靠地方部队是难以阻挡刘邓大军的前进步伐的。蒋介石火速调集各路大军向中原地区赶来，严令无论如何也要赶在刘邓进入大别山区之前拦住他们。

于是一场真正的速度竞赛展开了。

一队队满载国民党大军的军列、汽车、轮船从四面八方沿着铁路、公路、水路星夜兼程地赶来，紧随其后的追兵死死咬住刘邓尾巴，试图拖住解放军的脚步，而机械化王牌部队第五军、整编第十一师则快速赶向刘邓大军必经的沙河、汝河和淮河，欲抢先一步布下防线进行拦截。时值8月雨季，大雨滂沱地面泥泞，徒步行走十

分艰难，如果恰好遇上河水暴涨渡河失败，或者被敌人抢先占领了那几条大河的渡口河岸，刘邓大军的命运很可能就要与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悲剧下场殊途同归。

邓小平的警告应验了，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速度比赛，生死成败很可能就在一天、半天甚至一小时之内被决定。刘、邓对于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巨大危险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指示全军，如果不幸遭遇敌人包围或者被打散，各部队组织分头突围，最后集合地点不变，那就是党中央赋予我们无上光荣神圣的任务目的地——大别山。

假如上个世纪40年代有太空侦察卫星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在中国广大的中原大地正在上演着这样一幕生死时速的追逐战：代表刘邓大军的红色轨迹以顽强和惊人的速度日夜不停地向南延伸，而那些代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蓝色箭头则蜿蜒曲折走走停停，他们下了火车换汽车，工兵逢水搭桥逢山开路，但是他们的车轮子却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对手的两条腿。于是南京有人惊呼，共军到底怎么了？难道他们有什么神奇的“遁地术”，变成了传说中日行百里的神行太保？

蒋介石的机会和胜算就在这场速度比赛中一点点消失殆尽。

无论这位铁血意志的统治者在南京怎样暴跳如雷，怎样匆匆飞到中原亲自督战，他的军队始终像一辆马力严重不足的载重汽车，吼声如雷却行动迟缓，要么慢半拍，要么刚好迟到那么一点点。他们就像解放军的影子，总是跟在对手身后行动，所以只能眼看着刘邓大军突围而无可奈何。

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淮河岸边。渡口没有船，也没有桥，河水又深又急难以徒涉，尾随的追兵已经赶来，后卫阻击战全面爆发。紧急之中，司令员刘伯承亲自夜探淮河，经过寻访竟然找到一处当地人过河的浅滩，为大军开辟一条生路。当解放军刚刚徒步涉过淮河，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上游洪水忽然涌来，河水陡涨，

挡住了刚刚赶到的国民党追兵。此时共军队伍尚在南岸，仅凭肉眼就能看见，问题是追兵过不了河，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对手直奔绵延起伏的大别山而去。

蒋介石气得大骂部下，但是他心里清楚，失败根源还是在统帅部。他们怎么就被共军蒙骗了呢？明明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一下子就变成现实了呢？他费尽心机到底还是输给对手，这是令他怎么也无法想通的。但是如果换个位置，由他的国军来扮演突围的角色，他们会取得成功么？据说返回南京的蒋介石脸色阴沉一路无言，看上去一下子苍老好几岁。

8月30日，邓小平电告陕北党中央，队伍胜利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以顽强的斗志和无比忠诚的态度执行了党中央的决定，仅用二十天时间就胜利地完成了这个被称作“战争奇迹”的艰巨任务，标志着共产党军队从战略防御开始转向战略进攻的第一颗棋子至此落下棋盘。但是刘邓大军也为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鲁西南出发时主力部队共有十二万四千人，七个月后从大别山区转移出来仅剩五万余人。

7

就在中原大地的刘邓大军马不停蹄地与敌人赛跑的同时，千里之外的陕北高原上，另一支穿黄布军装的中央机关队伍也在与国民党追兵展开竞赛。不同的是，刘邓大军是与敌人比速度，比意志，就像马拉松长跑，而陕北的昆仑纵队则是与敌人捉迷藏，走走停停，忽东忽西，就像那种需要很高技巧的越野追逐赛。

8月10日夜，刘邓大军兵分三路越过陇海铁路，昆仑纵队则从绥德县李家崖村开始前往黄家沟转移，行军途中的毛泽东身披一件橡胶雨衣，头戴一顶竹斗笠，骑在那匹大青马上。他的位置在队伍中

间，马夫老侯替主席牵着马，因为天黑路滑，小雨时断时续，队伍行进速度很慢。毛泽东一路无言，心情十分郁闷，如果不是循迹而至的敌人像疯狗一样突然赶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答应放下工作进行转移的。

李家崖村到黄家沟只有三十里山路，但是山路泥泞难行，队伍拥挤在山沟里走走停停。因为前方敌情不明，有消息说已有一股敌人抢先占领了黄家沟，但是不久又传来最新的侦察情报，那是一股敌人还乡团队伍，已经被赶走了。毛泽东忽然失去耐心，他生气地拧起眉毛质问那位负责人，你们到底还要不要我工作？几个敌人就把你们吓住了？乱弹琴！

负责人还想解释，但是毛泽东根本不听，他一挥手说：你们去把情况弄清楚再说……电台科马上跟前线联系，我要知道刘邓和陈赓的消息。

周恩来闻讯从前面赶来，他当然理解毛泽东的焦急心情，身为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每时每刻都在牵挂前线的战况。中原战场有十几万大军正在突破敌人封锁线，晋南有陈赓、谢富治兵团准备强渡黄河，他怎能容忍把宝贵时间白白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等待和停滞不前的行军途中呢？

但是在无遮无拦的雨地里，四周连棵树也没有，架设电台并非易事。更要紧的是，万一敌人追兵赶来，情况就十分危险了。正在为难之际，天空忽然响起隆隆雷声，银蛇飞舞闪电撕破夜空，一场滂沱大雨眼看就要兜头浇下来，在这样的坏天气里电台无法开机，即使领袖毛泽东也不能违拗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所以毛泽东十分无奈，一支接一支不停吸烟，不久队伍继续前进，于次日晨终于到达黄家沟村。

毛泽东下马第一句话就是：马上跟前线联系，我等着。

电台架起了，前线电报源源不断送来，联络十分畅通。刘邓

大军正与护路敌军发生激战，预计全部突破陇海铁路还需要两天两夜，而担任掩护佯动的陈谢大军则因为天降暴雨交通中断，黄河对岸的敌情发生变化，强渡行动被迫延缓，等等。毛泽东就像一架动力充沛的机器，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工作是幸福的，尤其因为这种工作是为了一个伟大目标，一个崇高事业，这种幸福便与生命相融，成为一种亮丽灿烂的燃烧。此时的共产党领袖无疑就在熊熊燃烧，他将自己的生命光亮去烛照战争，取胜是他的唯一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他将不惜一切代价。然而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扫兴的坏消息传来，李家崖村的敌人正朝着黄家沟开来，队伍必须马上转移。

毛泽东愤怒了，他拒绝继续行军，因为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工作状态屡屡被中断。难道队伍就不能保证中央主席有那么一小段安静和不被打扰的时间来好好工作吗？他告诉周恩来，如果刘邓大军不顺利越过陇海铁路，他就不离开这座窑洞。

周恩来谙熟毛泽东的性格，他知道毛泽东极其蔑视敌人追兵，同时也充分理解一段稳定时间对于党中央主席的重要性，他相信就算此时敌人追兵进到村子，毛泽东恐怕连眼睛也不会眨一下。问题在于，如果敌人包围了村子，到那时就很难有人能够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在两难之中选择了冒险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他命令警卫团一面加强警戒，一面派出佯攻部队干扰敌人，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去，以保证毛泽东有宝贵的短暂时间处理前线紧急公务。

刘邓大军越过陇海铁路的两天两夜，在黄土高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小村子，中央机关的队伍就冒着危险停留在这里。黄家沟村距离绥德县城只有十几里地，距离身后的追兵只隔着一道山梁，一旦消息泄漏后果很难设想。这是一个与狼共舞的危险时刻，敌人的动静不时传来，远处枪声清晰可闻，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在黄家沟村的一排破旧窑洞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几架电台日夜不停地收发电报，所有工作人员都做好随时投入

战斗和紧急撤离的准备。警卫团遵照周副主席命令，在敌人赶来的李家崖方向派出了警戒部队，构筑阻击阵地，同时组织了一支火力较强的突击队夜袭敌人，扰乱敌人注意力，吸引敌人向相反的方向追赶。

8月12日夜晚，当最后一支南进的队伍越过陇海铁路，踏上通往大别山区的漫漫征途时，毛泽东欣慰地呼出一口大气来。他致电刘邓指出：鉴于二万五千里长征时期休息太少，疲劳太甚，减员太多，而那种性急有许多是不必要的；此次我军南进，必须减少不必要的性急，力争少走路，多休息……消除疲劳。（《毛泽东年谱》下卷21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他在发给陈、谢的电报中强调：现敌大军向刘邓追击，若你们于刘邓出陇海线后半个月之久方能渡河完毕，则对刘邓援助过于迟缓……彭习亦甚盼你们早日渡河，变动局势。（《毛泽东年谱》下卷2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他同时又在电报中指示彭德怀、贺龙、习仲勋：我攻榆林未克，敌钟松部13日可进榆林，刘戡五个旅可到麒麟镇以东……我无定河、黄河间各后方机关，必须迅速移至黄河以东，望贺、习立即部署行动。（《毛泽东年谱》下卷2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这是毛泽东离开黄家沟村之前发给前线的最后三封重要电报。

次日，中央机关队伍悄悄离开黄家沟，经过连夜行军，在绥德县城以北渡过无定河，抵达一座更加偏僻的小村子延家岔。

此时陕北敌情已经极为严重，西北野战军进攻榆林作战失利，国民党军队在胡宗南亲自指挥下多路出击：钟松整编三十六师已进抵榆林，刘戡率第二十九军沿大理河一路向东追击“围剿”中央机关，已经逼近黄家沟，而董钊则率第一军越过清涧，正向绥德猛扑而来。由于中央机关在小村子黄家沟停留时间过长，达三天两夜，难免暴露行踪，他们离开村子仅仅几个小时敌人就赶到了，并且确

定这支向东渡过无定河的队伍就是代号昆仑纵队的共产党首脑机关，判断他们的目的是赶往葭芦河以北地区与彭德怀主力会合。胡宗南闻讯喜出望外，他电令各路大军全部向绥德、米脂、佳县方向集中合围，务必拦截和消灭毛泽东及其首脑机关。

一张“围剿”大网就在无定河与葭芦河之间的三角地带拉开来。

8

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曾与故人谈起转战陕北的日子，他诙谐地说道，这恐怕是我一生中走路最多，睡觉最少的日子，没有时间睡觉，胡宗南不让人睡觉么……

本来中央机关的意图是赶往榆林与彭德怀主力会合，然而由于一打榆林失利，西北野战军不得已撤往山区，造成局势十分被动。此时昆仑纵队已经离开三边地区正在前往榆林途中，退回去已经不可能，占据优势的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有时甚至在几个方向同时发现敌情。他们只好采取迂回前进的战术，一边灵活机动地避开敌人，跟敌人大军捉迷藏，一边迂回曲折地朝着黄河西岸的佳县山区继续前进。

离开黄家沟第四天夜里，险情终于发生了，大批敌人在葭芦河西岸一处地名叫做曹庄的村子外面追上了昆仑纵队。

这股敌人是国民党第九十师一个旅，约有数千人众，他们在当地还乡团武装带领下对昆仑纵队穷追不舍，已经与警戒部队发生激战。敌人旅长通过电台向上司报告，他的部队已经追上了共军首脑机关，战斗正在展开，据信毛泽东、周恩来等匪首也在其中。

这个惊人消息令坐镇瓦窑堡指挥的胡宗南激动不已。这是自攻占延安以来他的军队第一次在战场上包围了毛泽东，并且力量悬殊，也就是说，胡长官距离一鸣惊人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机遇只

有一步之遥。胡宗南当即电令正在榆林方向的整编第三十六师赶来合围，一定要就地全歼这股共军，严防毛、周等匪首脱逃。同时悬赏无论打死或者活捉毛泽东，一律奖励黄金一百两，军官晋升三级。

是夜天降大雨，到处漆黑一片，昆仑纵队经过连日急行军，从绥德、米脂刚刚赶到佳县曹庄，已经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毛泽东住下来立即开始工作，电台架设起来，通讯参谋正在紧张地与外界联络，此时中原大地的刘邓大军已经抵达被称作“千里无人区”的黄泛区，正在面临生死考验。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但是没等他做出指示，半夜里侦察情报火速送来，一股敌人已经迫近村外。情况紧急，毛泽东再次被迫停止工作，部队马上转移。

曹庄北靠葭芦河，三面都是小山坡，向东去则距离黄河渡口只有不到二十里地。相继出现的严重敌情表明，大批敌人正在从多路赶来包围村庄，他们何去何从才有安全保障呢？此前西北野战军得悉中央机关情况危急，已经派出两个旅赶来接应，但是主力部队最快也要两天才能赶到。出于对主席安全的考虑，周恩来、任弼时都赞成队伍立即东渡黄河，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晋绥解放区去。但是毛泽东摇摇头，一句话就把所有人的嘴巴堵住了：我说过的，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我毛泽东说话是算数的！

毛泽东坚持不过黄河的执拗后来被证明十分英明，因为有一股敌人正在连夜赶往黄河渡口实施拦截，假设毛泽东未坚持不过黄河的话，那么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将不得而知。战场上敌情复杂千变万化，有时需要英明指挥，有时则靠运气指路。好在历史没有“如果”，这就是真正的历史。

大批敌人蜂拥而至，昆仑纵队决心放弃东渡黄河，剩下只有紧急向北撤退一条道路，他们打算连夜渡过葭芦河，摆脱敌人再向主力部队靠拢。但是当队伍来到葭芦河边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意外一幕把所有人惊呆了，平时人畜均可涉水而过的清浅河滩因为连降大

雨而河水暴涨，小河比平时宽阔好几倍。人们面前的河水波涛汹涌，吼声如雷，不要说架设便桥，就是临时扎制的木筏一放下去都立刻被激流卷走，冲得无影无踪。

昆仑纵队前进受阻，后有追兵，此时已经凌晨4点，再过两个小时就要天亮，那时候再要改变方向突围恐怕就来不及了。这是自从转战陕北以来中央机关遭遇的最大一次危险，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毛泽东，几百人没有声音屏息静气，连那匹大青马仿佛也嗅出敌人迫近的危险气息，静悄悄地等待它的主人做出决定。

这个惊险场面后来出现在许多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党史书籍中，尽管细节各有侧重，回忆有些出入，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则是相同的，那就是毛泽东决定放弃渡河，队伍沿着葭芦河南岸向西北方向转移。也就是说，中央机关是迎着敌人三十六师赶来的方向突围的。从当时情况来看，中央机关很有可能与敌人迎面遭遇，黑暗中的大雨和复杂地形像一潭浑水，敌我双方都在浑水里摸索寻找，但是昆仑纵队占有两个明显优势：一是短小精悍，行动迅速。敌人部队多，番号也多，容易发生混乱，小部队正好乱中突围。二是有当地党员和民兵带路，他们比敌人更熟悉地形，能带领队伍像鱼儿一样从敌人的大网中悄悄游出去。

事实证明，共产党只有得到老百姓支持才能如鱼得水，反之则如涸辙之鲋。这天夜晚转战陕北险情不断的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暗夜中再次验证了这个唯物主义的朴素真理。

尽管这天晚上敌人不断收缩包围圈，步步紧逼险象环生，几次险些与中央机关遭遇，但是最终有惊无险擦肩而过。一队敌人沿河岸搜索而来，不料在河岔里迷了道，只好就地宿营等待天亮，昆仑纵队抓住这个机会悄悄绕过敌人远去。在山口上，又有一股敌人挡了道，忽然对面山坡响起激烈枪声，原来是当地县区武装赶来把敌人吸引开去，掩护中央机关及时通过。远道而来的胡宗南军队不熟

悉地形，一度在黑暗中引起混乱互相开火，直到天亮才消除误会。后来整编第三十六师少将师长钟松在发给胡宗南的电报里抱怨地指责说，天黑下雨，各军、师都想争功领赏，指挥协调混乱……号兵对不上号音，我师与友军（第九十师）发生误会打起来，给了共匪可乘之机……

相信不仅仅是这种致命的混乱给了对手机会，国民党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军队之间互相拆台尔虞我诈的协作关系都变成了军事大网中一道道难以弥合的裂缝，很难组织起来高度团结一致地联合作战。所以等到天亮以后国民党各路大军重新进行部署协调张网“围剿”时，毛泽东已经跳出包围圈不知去向。

三天之后，中央机关抵达佳县梁家岔村，与前来接应的主力部队会合。此时前方传来陈谢兵团成功强渡黄河天堑，正在向着豫西伏牛山胜利挺进的喜讯，表明党中央布局的第二颗战略棋子已经落下。

而第三颗战略棋子，也就是粟裕兵团十万大军南渡长江，进军浙、闽、赣开辟根据地的行动也将指日可待。

毛泽东闻讯心情激动，部队很快架设起电话线，他拿起话筒来，大声告诉对方：我是毛泽东！

这是自共产党领袖撤出延安转战陕北以来第一次不再保密，不再使用化名代号公开通话，这种信心十足的姿态表明，共产党已经渡过国共战争中最艰难的一段日子，现在他要站直身体与国民党一决天下了。

第十章

谁主沉浮

1

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1947年盛夏8月，蒋介石病倒了。

此时淮河、黄河均遭遇特大洪涝，苏北地区百万难民携家带口拥进城来，而两广、四川、贵州等南方省份则旱情严重，土地干裂禾苗焦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尤其入伏以来，素有“南方三大火炉”之称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气温突破极限的摄氏四十度，每天都有路人热毙街头的消息见诸报端。而已经进行一年的国共内战不仅毫无停歇迹象，反而不断扩大向黄河以南蔓延，中国时局动荡人心惶惶，于是民间求神拜佛扶乩问卜之风盛行。冥冥之中的神明警告芸芸众生，大灾必有大乱，国人难逃这场千年不遇的血光之灾。

仿佛与高温溽暑的酷热天气遥相呼应，中原、华北、西北、东北各路解放军忽然大举反攻：刘邓大军攻入大别山，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陈毅、粟裕进军苏北，彭德怀、习仲勋进攻榆林，林彪在东北展开的夏季攻势如火如荼，等等，一时间北方战场炮声隆隆硝烟弥漫。本来盛夏八月应是蒋介石夫妇上庐山避暑消夏的日子，即使抗战爆发的1937年夏季，他们的抗战大计也都是在清

凉如秋的庐山上完成的。但是今年夏天国民政府的历史航船仿佛驶入风急浪高的台风季节，船长蒋介石不仅没能避成暑，反而被排山倒海涌来的狂风巨浪所击倒，他多次出现血压升高、头晕目眩和中暑休克的病症，被医生强迫卧床休息。

偏偏就在这时，美国人也加入与蒋介石作对的阵营。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将军率领的视察团在中国各大城市转了一遭，离华之前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除了使用颠倒黑白的语言攻击中国共产党，重申美国政府坚持反共立场以外，还公开批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美国特使称：他所看到的国民政府的领导能力令人怀疑，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亟待改变，因为各地官员贪污腐败相沿成习，军队将领好大喜功，唯独缺少牺牲精神。相反老百姓生活每况愈下，市场物价飞涨，黑市猖獗，失业率居高不下。秘密警察到处横行，公民没有言论自由，国民政府正在失去人心，从而助长他们的对手共产党的势力蔓延……

美国人眼里的国民政府简直一无是处一团漆黑，他提出的治国良方就是毫不延误地立即进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全面改革。

蒋介石在病床上收听完广播后勃然大怒，在他看来，魏德迈根本不是前来“友好视察”，他简直就是来跟他作对的，诬蔑国民政府，公开破坏他的威信。领袖不顾病体把幕僚们都召到跟前来，愤愤地对他们嚷道：娘希匹！这个美国佬，我请他来中国考察，把他当成尊贵的客人，他却到处说我的坏话……你们叫他提出一个贪污腐败分子的名单来，我一定加以严惩！

外交部长王世杰向蒋介石报告说，美国人还拟定了一个所谓“一揽子援华计划”，其中核心条款就是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和总统竞选，这是南京政府取得美国人援助的前提条件。

蒋介石一下子挨了闷棒，说不出话来。

美国人牢牢捏住了他的软肋，那就是他的政府急需援助，所以

无论蒋介石怎样雷霆震怒，怎样不满意至愤恨咒骂美国人，但是对于美国人的态度终究是软弱的、被动的和有求于人的。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蒋介石要消灭死对头共产党，巩固统治离不开美国人援助。当你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被动而不是主动，处于被支配而不是支配的弱势地位时，你当然只能受制于人。“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个道理。

事实上自以为老谋深算的政治家蒋介石已经预感自己中了美国人的圈套。早在马歇尔调停失败之后美国人就拟定了一整套所谓“帮助中国政府推进政治民主进程”的援助计划，扶持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来削弱、取代甚至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其实就是实现国民党内部的和平政变，按照以后的说法就是所谓“颜色革命”。魏德迈访华之前就已经做好抨击蒋介石的充分准备，所谓“视察”不过就是再找到更多炮弹而已，因此总统特使一经考察完毕离开中国，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美国总统都给蒋介石下最后通牒：如果蒋介石不进行必要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增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领导能力”，那么国民政府将不可能得到急需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病榻上的蒋介石手忙脚乱地派出多路人马赴美游说，但是均无功而返，美国人挥舞着经济大棒，外强中干的蒋介石只好软下来。中国统治者不得不屈服于美国人的意志，按照美国人的要求进行全国范围的总统选举。

于是在民国三十六年风雨飘摇的夏天，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上即将上演两出轰轰烈烈的闹剧：一出是数百万国民党军队到处进行“剿共”的大规模内战，另一出则是国统区开始进行竞选总统的热闹宣传。此时蒋介石内外交困腹背受敌，他在同时进行两场捍卫蒋氏集权统治的战争：一场是武力战争，另一场就是竞选战争。武战的敌人是共产党，选战的敌人却是美国人和他们支持的党内反对派。两场战争对他来说同等重要，都关系他的统治是否被推翻，权

力是否被取代。美国人不加掩饰地全力支持桂系军阀李宗仁，同李宗仁竞争就是同可恶的美国人作战，要是他在选战中失败被赶下台，岂不等于后院起火前功尽弃？

很快我们将会看到，正当共产党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国民党统帅部却反应迟钝昏招迭出，就像一个后脑勺挨了重击摇摇晃晃神志恍惚的拳击选手一样。这个偷袭了蒋介石后脑勺并且造成国民党统治集团公开分裂的不是别人，正是号称国民党“坚定盟友”的美国人。

2

8月4日，正在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接到远在西柏坡的中央工委的电报，刘少奇针对全国土地会议反映的问题，以及关于制订土改若干方针政策的建议向党中央作了汇报。这一天毛泽东连夜行军五十里路，从横山县的火石山小水沟抵达肖崖则村，一路风雨兼程，淋了雨不幸患了感冒，他破例住进窑洞没有继续工作，而是闷头睡了一大觉。

8月的陕北高原，虽然气候炎热窑洞里却很凉爽，肖崖则村位于横山与子洲两县交界处，是个地处深沟的闭塞小山村。中午毛泽东起了床，信步走到外面院子里散步。他的房东是个姓李的老汉，兄弟四人合住这座大院子，毛泽东看见院子里有棵两人合抱粗的大榆树，少说也有一两百岁，门楼的雕花饰纹和墙脚的青石条都不是今人的风格，说明这座院子已经有些年头了。问了问才知道，此处人称“李门楼”，已经住过房东家族九代人，算起来该有两百多年历史了。

毛泽东难得清闲，他看见门楼里的窑洞连在一起有十几间之多，按说应该人丁兴旺热闹非凡，但是院子里到处冷冷清清，除了

雨过天晴的阳光将树影投射在地面上，几只飞来觅食的麻雀叽叽喳喳地嬉戏着，只有一个老汉把自己缩成一团，蹲在门楼下吸旱烟。身材高大的毛泽东走过去，他拒绝了警卫员搬来的椅子，坚持要跟老汉蹲在一起“唠嗑”（拉家常）。

头天夜里，房东李老汉已经被告知自己家中住进一个大官，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毛泽东是谁，也不知道来人就是毛泽东，看见大官朝自己走过来就很惶恐。毛泽东掏出香烟来让老汉，香烟是华北解放区自产的“大丰收”牌，李老汉连忙敲着旱烟锅说，俺吸这个，不上火。毛泽东坚持要让烟，还耐心地操着湖南话跟他解释，老人家，额的这个香，你乞乞（吃），也不上火嘛。老汉听不懂湖南话，愣在那里，却看出大官态度友善，于是小心地取过一支香烟来，很珍惜地夹在耳朵上。毛泽东又掏出一支来，放在老汉手中让他吸，老汉这才点燃吸了一口，也不说话，闭上眼睛，一副很受用的样子，看得毛泽东和警卫员都笑起来。

客人与房东，领袖与农民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年后，李老汉到处自豪地告诉别人说，俺吸了毛主席的香烟，毛主席还叫俺老人家呢。其实李老汉与毛泽东年龄相差无几，只是庄稼人过日子艰难面相显老，头发花白看上去像个“老人家”而已。

领袖当然不是简单地说闲话拉家常，他关心的问题与头天夜里收到的刘少奇的电报有关，于是就地对土改问题进行社会调查。在房东李老汉看来，这个共产党大官好像在检查当地村干部的工作，问的都是跟老百姓分土地种庄稼摊派税务劳务有关的事情，于是他就打开话匣子，唠唠叨叨地向大官告起状来。

其实老汉告状无非也就是东家长西家短：村干部如何对村民不公平，他家支前的驴子如何比别人多征用了三个月，上面征公粮如何按人头不按土地，如此等等。毛泽东听得很有耐心，不时提出问题，还往小本子上记着什么。由于陕北解放区最早实行土地改革，

贫苦农民都分到一份属于自己的宝贵财产——土地，即使面前这个对共产党基层干部颇多不满的李老汉也是革命家属，是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受益者和坚定支持者。他告诉共产党大官，为了保卫土地，“胡儿子”（胡宗南）的兵来了就跟他们拼，所以李家大院的年轻人都参了军，而老年人和婆姨都轮流走进支前民工的队伍中。

这场意义重大的唠嗑一直持续到日头偏西，毛泽东告别房东回到自己的窑洞里，吃饭的时候他顺手在一张纸片上拟下几个问题，告诉江青让她在空闲的时候向村里婆姨们做一些有关土地改革的社会调查。这天晚上，毛泽东还找来中央机关和警卫团领导，布置他们进行类似社会调查，尤其要发现和找出影响农民土改积极性的问题来。

十天之后的8月13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复电刘少奇：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将支电（即8月4日电报）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去讨论，我们认为你们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毛泽东年谱》下卷2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盛夏8月的华北平原滹沱河畔，在靠近太行山区东麓的一处地名叫做西柏坡的偏僻小山村里，一场史无前例的全国土地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会议开了整整两个月，一百多名来自各解放区的会议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讨论，并于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共产党第一部有关土地制度的法律文件——《全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如同暴风骤雨改变了古老中国的历史进程，“耕者有其田”这个原始而朴素理想第一次在农民阶级手中得以实现。虽然剥夺少数地主阶级土地的过程极其残酷，伴随着分娩般的大出血和剧烈疼痛，但是当多数贫苦农民获得土地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第一次有了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因此这些农民又被称作“翻身农民”。将近一亿翻身农民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华中、华北、西北、东北各

大解放区向解放军部队输送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新战士达一百六十多万人，足足可以组建近二百个满员陆军师；投身支前的民工运输队、担架队以及参加武装民兵和地方革命工作的男女老幼超过两千万人。

兵民为胜利之本，后来毛泽东形象地将其总结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3

当有关共产党土地会议的重要情报姗姗来迟地送到蒋介石手中时，西柏坡的土地会议早已结束，代表们已经返回各自解放区落实会议精神，一场更大范围更加深入如同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在中国北方大地蓬勃兴起方兴未艾。蒋介石刚刚在南京国防部开过重要会议，部署成立“长江剿总”，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统率三十三个旅共一百个团大军前往大别山区“围剿”立足未稳的刘邓大军。共产党土地会议的情报令他十分不安，他吩咐侍从连夜把儿子蒋经国和心腹幕僚陈布雷、张群等人召来官邸商讨对策。

蒋介石对共产党土改运动的态度首先是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正是共产党“赤化”匪区民众，灭绝天理人伦和煽动民众暴乱的罪恶根源。“礼崩乐坏，纲纪不复”，彻底毁坏了政府赖以统治的传统社会秩序。然而他更担心的却是民心“赤化”的后果，也就是广大农民积极投身土改之后转化为支持共产党的巨大政治力量。他形象地告诉幕僚们说，共党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就等于把赤化的种子种进农民心里，这是共匪最最恶毒的一招。

陈布雷认为，国共两党的对垒实际上是两种制度的对抗，面对共产党“收买人心”和“拆除国府统治基础”的土改运动，政府应当立即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与之抗衡。

蒋介石把目光转向儿子蒋经国。小蒋曾经在前苏联生活多年，他告诉父亲，共党正在匪区建立一种与国统区完全对立的生产关系，以对抗政府的政治、经济统治。等到共党把匪区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统统都改变了，将来就算国军打败共党，政府也很难重新在那些地区恢复原有统治，因为如果要把农民分得的土地重新收回来，就会激起农民更大的反抗……

蒋介石不大听得懂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之类的政治经济学名词，他是个实用主义政治家，最关心手段与结果，所以他不耐烦地打断儿子的话头说：你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对付共党土改？

这回轮到儿子傻眼了。

无奈之下他只好委婉地告诉父亲，光有文明礼貌的新生活运动是不够的，要加强改善民生，争取广大民众尤其是农民支持。

蒋介石沉思良久对众人说：你们说说，共党能做到的事情，我们政府为何不能做到？孙总理三民主义不就是要以民生为本吗？共产党把土地分给无地农民，政府能不能也来搞个土地试验，让农民有地种，有饭吃？这样他们就不会起来造反，而是更加拥护政府。

陈布雷小心地问：共党把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我们政府怎么搞？再说地主愿意把私人财产分给农民吗？

国民党元老张群坚决阻拦说：今年政府要实行总统竞选，政府官员和国大代表哪一个是不吃饱饭的无地农民？他们不都是有财产有权势地位的人吗？政府要是得罪他们，恐怕所有人都会投国民党的反对票。

幕僚也纷纷表示反对，目前正是剿共战争的关键时期，政府怎能站在穷人一边，不等于自掘坟墓吗？

但是蒋介石毕竟比幕僚看得更远一步，他担心阶级矛盾的激化对国民党统治不利，于是他力排众议一锤定音说：你们先起草一个文件，搞个计划，由政府出资购买一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耕

种。先做个试验，然后渐次扩大，最后覆盖到全国去。这样就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共匪叛乱的借口，体现国民政府施行仁政改善民生的慈悲胸怀。

然而内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内外交困债台高筑，经济危机工厂破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除了滥印钞票哪里有财力购买土地来分给穷人呢？所以蒋介石的所谓“土改计划”注定无法实施不了了之。

4

秋天到了，枫叶红了，沉甸甸的柿子挂上枝头，陕北高原的收获季节到了。此时的战场形势也大有好转，用毛泽东的湖南话说，就是“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毛泽东所说“过坳”，是指八月下旬进行的沙家店战役。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围堵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心切，从榆林一路急行军赶到米脂、佳县，结果被彭德怀主力抓住机会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师部及两个主力旅。此仗之后，胡宗南主力第一军奉命南调围堵陈谢兵团，剩下第二十九军只好收缩回据点，“重点进攻”计划宣告破产，至此胡宗南军队再也无力深入陕北腹地来进行“围剿”。

生活重新变得平静下来，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有了主力部队保护，再也不用担心敌人来袭和中断工作，连夜骑在马背上冒雨行军了。

前面说过，毛泽东是个戏迷，他有一架德国生产的老式唱机，数张京剧唱片，因此听唱片就成了共产党领袖业余生活中的唯一娱乐。值得一提的是，夫人江青曾经在上海做过电影演员，20世纪30年代的艺员不仅会演电影，而且大都还会唱戏，江青的京戏、越剧

都唱得相当专业，做、唱、念、打都有功底，这就是她后来为什么热衷于抓样板戏的理由之一。江青刚来延安时曾在文艺公演中登台露面，一出《打渔杀家》赢得台下掌声一片，人气很旺，只是后来做了主席夫人就不再登台演出。不演出不等于不唱戏，有时候警卫员会听见从主席窑洞里传出铿锵的京剧锣鼓，那是放唱片，或者听见江青清唱《打渔杀家》，主席兴致勃勃地吼一两嗓子《定军山》《空城计》，两人夫唱妇随，惊飞枣树上一群麻雀。

天高云淡，毛泽东夫妇信步走出驻地。江青留着齐耳短发，面目姣好，她穿一套经过自己修改剪裁的旧军装，腰身曲线都体现得恰到好处。毛泽东依然穿套旧军装，头发较长不修边幅，但是显得神清气爽兴致勃勃。

驻地村前有清冽的河水潺潺流过，老乡告诉他们，这条河名字叫做“五女河”。毛泽东停住脚步，饶有兴趣地提问，为什么叫五女河？有什么传说吗？于是老乡讲了一个当地流传的故事，说的是宋末元初，当地年轻男人都在抗击蒙古入侵的战场上战死，剩下都是老幼孤残。村里有五个年轻姑娘发誓不嫁，终身侍奉孤老养育幼儿，她们死后被玉皇大帝召上天去。因此这条河就被叫做五女河，附近还有一座祠堂叫做五女祠。

毛泽东点点头，共产党领袖显然被这个充满仁慈、怜悯和女性美德的民间故事感动了，于是他们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来到五女祠。

五女祠坐落在五女河北岸的陡峭崖壁之下，它的位置很特殊，左右各为一座土地庙堂，分别供奉着两尊男神，即灶王菩萨和土地爷，他们主管土地收成和升官发财。而在两座庙堂之间的狭窄石壁上则挤出一个二尺见方的小小石窟，供奉着传说中的民间英雄五女。这个想象不到的座位格局显然令毛泽东很惊讶，他说：名为“清风五女祠”，但是五个女人被挤在夹缝里，加在一起还不及半

尊男神大，说明妇女还是没有地位嘛。

江青插话说，我看这是一种讽刺，说明神仙里还是搞男尊女卑。

毛泽东幽默地说：玉皇大帝把五女召上天去做什么？没有说，我看还是没有给予必要肯定，说明妇女在天宫里还是受到歧视。

祠内外的石碑石壁上刻满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碑文，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过来，评诗说文谈古论今。他说：别看男神庙大位高，但是老百姓并不崇拜权威，五女祠虽然只占了那么一点点地方，但是这么多的诗词碑文都抒发人们对于她们的崇敬之情。你们看这句，“清风吹满门前路，愧煞经过贱丈夫”。说明什么？说明人心自有公断，男女平等，孔夫子“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不得人心。

江青也发表议论说：我看写这些诗词的人也有很多封建思想，主席你看这句，“自来玉体不曾污”，还有“千古留声烈女篇”，都是封建主义的贞节观嘛。

许多年后江青接见红卫兵小将时讲到陕北五女祠的故事，她把那五位古代民间女性拔高成反对封建主义的英雄。事实上有了江青的肯定，远在陕北佳县的五女祠和土地神庙才幸运地逃脱“破四旧”劫难，至今完整保留。

5

金秋10月，陕北窑洞里的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向全党全军提出通往全国胜利的战斗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据说南京的蒋介石看过宣言后，气得两手发抖，连连冷笑说：狂妄！简直是狂妄！好歹我手中还有三百多万军队……看看到底谁消灭谁！

随着天气转凉，各地战场捷报频传，11月中旬，华北解放区传

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喜讯：解放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切断平汉铁路，至此将晋绥、华北、豫北和山东各大解放区连为一片。

当周恩来满脸喜悦地赶来向毛泽东报告的时候，他同时还转达了远在滹沱河畔的中央工委一个重大建议：出于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需要，恳请党中央、毛主席尽快转移到西柏坡去。

毛泽东对此并未感到惊讶，准确说他早有考虑，这个考虑同新中国建都有关。此前毛泽东多次与人讨论过新中国建都何处的话题，有人提议广州，有人赞成武汉、杭州，还有人列举西安和洛阳的种种好处，甚至有人认为新中国的首都应该在东北，总之各有各的理由不一而足。毛泽东则以他渊博的历史知识提出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与人商榷，他指出，综观数千年中国历史，但凡强盛的王朝——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夺取江山统一国家的顺序多是从北向南，然后定都北方（只除了朱明王朝稍有例外），而式微没落之后则被迫南迁，演变成偏安小朝廷，形成北强南弱的格局。这是什么道理？反观无论春秋战国、汉末三国之争还是五代十国，甚至包括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几乎所有的南方政权都难成气候，难逃失败的下场，这又是什么规律？

无人能答。人们猜测毛泽东还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那就是，国民党政权肇始于广东，建都于南京，但是无论孙中山还是蒋介石都没有真正统一过北方，他们一定也逃脱不了这个历史规律的定势。

当然，选择定都北平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因素，那就是因为北平的位置靠近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具有国际战略意义。

毛泽东到底何时下决心把新中国首都定于古都北平已不可知，但是当西柏坡中央工委的建议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早已胸有成竹信心百倍。此时中央主席并没有流露出急切的心情来，只是微笑着询问周恩来：你的看法呢？

周恩来含蓄地回答：我认为工委同志的建议不仅经过深思熟虑，也代表全党同志的迫切愿望。我看石家庄不仅是我军攻克的第一座华北大城市，它离北平也最近啊。

两人相视而笑，心有灵犀一点通。

毛泽东说：恩来同志，请你代我转告工委同志，我说过不打败胡宗南决不开陕北，毛泽东说话是算数的。

中央工委的建议虽然没能说服毛泽东马上离开陕北，但是却促使毛泽东决定马上召开一次新形势下的重要会议，这就是载入党史的杨家沟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

这是党中央撤离延安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到会者有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地负责同志和中央部门负责人共计二十余人。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专门致电远在山东战场的华东局书记兼华野司令员陈毅，请他千里迢迢赶来陕北赴会，但是因为路途遥远中途遭遇敌情等原因，等陈老总赶到杨家沟时会议已经结束多日。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总结取得的胜利，提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这个报告作为党内文件下发给各解放区，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美国大使馆在半个月后即获得毛泽东报告全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向美国政府报告的主要结论有两点：第一是中共对于胜利的信心显著增强，第二是对美国的敌视情绪有增无减。白宫智囊班子进行分析研究之后认为：中共一旦取得政权，他们不仅将会与前苏联结成盟友，而且还会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最大敌人。为此建议美国政府一方面增加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援助，派出美军顾问团帮助其军队作战，另一方面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扶持国民党内的亲美派力量。美国政治家专门为中国设计了一套最佳政治方案，这就是所谓联合国“国际托管东北”提

案，和国共南北对峙的“划江而治”计划，因为只有一个分裂和国共对抗的中国才“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

十二月会议结束，毛泽东留下彭德怀长谈。当毛泽东问老彭，么子时候可以收复延安时，彭德怀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你老毛一声令下，我保证三个月之内让延安重新回到共产党手中。毛泽东故意摇摇头说：敌人在陕北还有十来个旅，还有个虎将刘戡嘛，你老彭可不要轻敌哦。彭德怀不满地说：老毛你不要激我，那个么子独眼龙刘戡，我盯上他不是几天的事了，原先我是有决心暂时莫得实力，现在时机到了，还能叫他逃回去？毛泽东满意地赞扬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不过打仗还是要一步步来，延安放在胡宗南那里是一个包袱，先让国民党背着，要争取多吃掉他几个旅，那时候你不用打，延安就自动回到人民怀抱。

仅仅八十多天后，仿佛为了证实毛泽东的预见，国民党军队果然放弃延安撤退，延安重获解放。

元月7日，远道而来的陈毅司令员终于踏着遍地瑞雪到达陕北，毛泽东召他与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当面布置派遣粟裕兵团渡过长江开辟南方根据地，也就是落实被称作“第三颗战略棋子”的重大任务。本来这个任务是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一道提出来的，但是因为当时渡江时机不成熟，任务被暂时搁置起来。随着形势好转和国共力量发生变化，尤其是国际上开始有了国共“划江而治”的说法，引起毛泽东极大警惕，因此这个战略任务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当毛泽东征询陈毅意见，组建东南野战军渡江，拟派粟裕担任司令员兼东南局书记，行动计划最迟必须在当年春季执行时，陈毅表示完全拥护，坚决完成任务。

然而没有人想到，“第三颗战略棋子”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毛泽东事先设计的轨道前进，而是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方式，酿成一段鲜为人知的党内冲突。这个结果不仅出乎包括陈毅、周恩来、

毛泽东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恐怕连当事人粟裕也始料未及。

6

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美国人却突然慷慨起来，不仅大幅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还将数目巨大的军事物资包括两百八十多艘老式舰艇统统赠送给国民政府，令蒋介石大感意外之时不免心中有些不踏实。以他对美国人的认识，这些西方人绝对不是仁慈的上帝，他们往你口袋里放进一个金币是为了掏走十个金币，不过蒋介石不在乎，因为如果国民党失败，那么美国人的投资就会血本无收。世上没有免费的晚餐——但是这条定律对破产者无效。

最令蒋介石恼火的是，此时全国各省正在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总统大选，本来国民党统治一党独裁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选举不过是做做样子给美国人看的，走走过场而已，身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稳坐钓鱼台，一手遮天操控选举。但是美国人也非任人糊弄的傻瓜，他们暗中插手，在背后紧锣密鼓地支持党内反对派的首领人物，桂系军阀李宗仁参选，试图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所以形势立刻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抗战以来，蒋介石对盛气凌人指手画脚的美国盟军多有领教，比如史迪威居然异想天开地要求蒋介石交出军权，把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这岂不是等于乱党吗？等于政变夺权吗？但是蒋介石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因为他想要得到美援，离开美援他的日子举步维艰。所以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弱国无外交，无主权，无国格，你要是想主宰自己命运就得强大起来。蒋介石心里清楚，此刻他更不能没有美国援助，但是美国人同样也离不开他，他们的关系就像一对难兄难弟欢喜冤家：同床异梦钩心斗角，一损俱损荣辱相连。

国民党领袖认定，这就是他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本钱。

新年伊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紧急拜会蒋介石。他通报说，鉴于东北形势不断恶化，共产党军队已经占领除交通要道和大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而前苏联人的势力在与东北接壤的朝鲜、蒙古和西伯利亚形成一个半圆形包围圈，美国总统郑重地向国民政府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申请，由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组成联合国军队对东北地区实施国际军事托管，那么美国政府将会及时给予响应，云云。

司徒雷登是个教育专家和中国通，他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曾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与中国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和上层人物均保持密切关系。美国政府正是因为看中这一点才对他委以重任，破例委派一个非职业外交家担任驻华大使在美国外交史上几无先例。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十分错误和有害的决定，教育家与外交家是两类性质迥异的职业，后来连司徒雷登自己也承认，他是出于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中国的热爱才同意客串驻华大使的，但是岂料“好心帮了倒忙”。

蒋介石的过激反应令司徒雷登猝不及防。美国大使原本以为总统的“国际托管”建议对中美双方都有利，国民政府一定会支持这个计划，因为如果东北沦入中共之手，将会与俄国势力连成一片，这样的形势无论对美国还是国民政府都十分不利。他不解地问蒋介石：实行国际军事托管之后，您可以把东北的军队全部调往华北和陕北作战，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

蒋介石冷冷地回答说：国民政府不寻求外国军队的介入，帮助作战可以，当占领军不行。再说东北局势并没有如大使先生所说那样糟糕，国军在整体上仍然保持优势，所以请大使先生转告贵国总统，没有进行国际托管的必要。

司徒雷登悻悻而归。

直到一年多后国民党兵败大陆，美国大使不得不撤回美国，他仍然想不通蒋介石当初为何断然拒绝美国总统的托管建议。他为此总结说，“国民政府的失败起端于东北”，蒋介石拒绝国际托管计划“是由于他个人愚蠢的独裁者心理和极端的民族情绪所致”。

但是号称“中国通”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大错特错了，他不仅未能读懂国民党和它的政治领袖，而且远远未能走进一个东方民族古老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个半路出家的美国业余外交官哪能随便参透其中博大精深的奥秘呢？当夫人宋美龄不解地询问丈夫，为何拒绝美国总统的建议时，蒋介石这样告诉夫人：不要说我现在正在竞选总统，选民对蒋中正寄予莫大希望，“忠义报国”为立国之本，就是倒退回去十几年，九·一八的教训就差点让国民党身败名裂。今天我要是交出东北，岂不等于再蹈覆辙吗？国共之战是中国的内战，岂可让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军队来趁火打劫？谁要是当卖国贼，汪精卫的可耻下场就等着他！

政治就是一场赌博，政治家都是实用主义者，其实蒋介石内心还有更深一层如意算盘，那就是他认为美国人决不会放手让共产党取得胜利。他相信自己已经掐准美国人的脉搏，如果东北真要沦入共产党之手的话，美国人难道会坐视不管吗？他们的利益也在其中啊。与其让美国大兵开着坦克在中国土地上搞什么“军事托管”，不如让他们把坦克交出来好了，交给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问题。

眼下，最令蒋介石担心的事情还是“内耗”，即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崛起和夺权，此前他曾经多次被迫下野就是惨痛教训。如果稍有不慎总统选举失手的话，就等于和平政变成功，他不得不再次交出权力下野，这正是美国人所希望看到的局面。为此他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与各派政治领袖进行秘密交易达成协议，拉拢在野党选票，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到处接见选民，会见社会名流和国大

代表，密切关注选举进程，监视竞选对手一举一动，如此等等；与此相反，最重要的军事行动却无暇顾及。领袖也是肉体凡胎，也会顾此失彼精神恍惚，也会丢了西瓜捡了芝麻，当人们看到蒋介石为所谓“政体改革”总统大选忙得焦头烂额不可开交的时候，前线频频传来失败噩耗，他的共产党对手已在战场上渐渐占据主动。

1948年元月下旬，西北解放军转入反攻，陕北战场再度告急。胡宗南不得已从西安紧急飞往南京，向老头子请示放弃延安，收拢阵地以确保南线安全的计划。从战略上讲这是一个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自从陈（赓）、谢（富治）兵团强渡黄河直接威胁洛阳、潼关和西安，董钊第一军被迫东调，剩下刘戡第二十九军就难以独力支撑陕北战场，唯一的办法当然只有收缩防线。

但是蒋介石不予批准。

校长训斥学生说：你怎么不看看形势？现在是什么时候，全国都在竞选总统，美国人到处捣鬼，还有那些反对我的人，拉帮结伙，扇阴风点鬼火，想把我选下去。如果你现在放弃延安，让共产党不战而胜，不是正好送给那些反对我的人一个借口么？不是等于拆我的台吗？这也是战场，而且是更重要的战场，这就是政治。军人更要服从政治，不然你就跟那些反对我的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胡宗南噤若寒蝉。

当他战战兢兢地询问校长，延安要坚守到何时？校长明确指示，只有等到竞选结束，他才可以按照自己的部署去做。

7

成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说的是西汉大将韩信得到汉王重用是因为萧何举荐，但是后来诛杀韩信也是萧何设谋所为，比喻事情成败都出于同一种缘由。现在我们看到，高原古城

延安就变成“黄埔第一人”胡宗南人生中躲不开的生死暗礁和“成败萧何”。

想当初，胡长官正是因为占领延安而何等的风光无限：国内大肆宣传，官场迅速蹿红，照片登上了美国报纸，风头堪比美国二战名将麦克阿瑟。他不仅多次受到蒋介石嘉奖，荣获云麾大勋章，成为黄埔嫡系晋升陆军上将第一人，而且在军内地位迅速上升，几乎要与被称作蒋介石接班人的陈诚平起平坐。然而好景不长，时间过了仅仅不到一年，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的荣耀和光环就迅速褪色。陕北战场出师不利，不仅多次围剿毛泽东和共党首脑机关未果，而且损兵折将一无所获。随着陈谢共军强渡黄河占领伏牛山区，董钊第一军被迫东调，陕北兵力捉襟见肘，于是昔日曾给他带来巨大荣耀的延安就变成一个沉重包袱，准确说是个烫手的山芋，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令他如坐针毡十分焦虑。

据说胡长官曾经悄悄去到黄帝庙问卜，求得一卦云：欲得西天几载安，都把虫茧化作泥。他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有高人指点说，卦中藏有天机，意指逢凶化吉转危为安。胡长官稍稍安了心，他相信自己命中注定是一员福将，终将一生好运吉星高照。

为了完成校长交代的政治任务，不让延安在南京竞选完成之前重新落入解放军之手，胡宗南亲自设计了一整套“陕北防御”的作战方案。担任城防的整编第十七师两万多人一齐上阵，驱赶数万民工日夜施工，修筑大量地堡、交通壕沟、火力阵地和城防工事，敷设地雷区，并与空军演练协同作战，一旦共军出现在延安城外，必将遭受来自地面和空中的无情打击。与此同时，胡宗南还命令整编第二十四旅驻守延安南侧的战略要地宜川，第二十九军军部与整编第二十七师驻守洛川，整编第九十师驻守关中，形成互为犄角之势，进可攻，退可守，几路大军随时可对延安城防进行增援。在胡宗南看来，陕北战场毕竟还是国军天下，在他的一整套严密防御体

系面前，共军不自量力的进攻必将遭到迎头痛击。

然而胡长官乐观得太早了一点。

1948年阴历春节刚过，驻守宜川城的整编第二十四旅忽然遭到彭德怀主力围攻，战斗立刻趋于白热化。胡宗南得报连夜研究对策，看得出来共军十分狡猾，他们绕过了工事坚固的延安城而攻击防守相对薄弱的宜川，这就等于在延安背后插上一刀。如果宜川失守，延安将被切断联系变成一座孤城，后果不言而喻。但是共军究竟意欲何为，是为了孤立延安城？还是惯用的“围点打援”战术？或者“声东击西”，另有所图？这个“图”，是想得到什么？部下多有疑惑意见不一。多数人倾向于实施多路增援，即延安第十七师、洛川第二十九军和关中第九十师同时出动，与共军决战。但是胡长官不同意。他判断共军忽然大举围攻宜川还是为了引诱延安守军出动救援，中途设伏以达到削弱延安防守力量的目的。对他来说，宜川之战事小，无论胜负都不过是一场局部战役，但是延安失守漏子可就捅大了，如果一旦影响总统竞选的话，谁能负得起这个天大的责任？于是胡长官断然决定，延安守军加强戒备闭门不出，由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两个整编师前往救援宜川。

参谋长盛文提醒他，如果共军以宜川为诱饵，引诱国军前来决战，两个整编师兵力是否太少？为保险起见，他建议火速调动潼关一部加入增援。但是该建议未被胡长官采纳。以胡长官的判断，两个整编师援军加上宜川守军共计三万五千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已知的彭德怀全部共军的总和，彭德怀纵有天大的胃口，两万多人总不可能一口吃掉三万多国军的精锐主力吧？何况国军还有空中优势，更何况潼关一线形势也很吃紧，难以抽调部队西援。

但是令胡宗南做梦也想不到的是，国民党军队因情报失灵已经变成聋子和瞎子。新年前为了应对变化的战场形势，中共中央对西北解放军重新进行了调整，晋绥军区和陈谢兵团的多支主力纵队秘

密渡过黄河增援陕北作战。仅从部队番号来看，彭德怀主力已从撤离延安时的两个纵队猛增到六个纵队，总兵力超过陕北的国民党军队，这就为实施大规模决战创造了条件。

最后一个机会终于从胡宗南手中溜走了。

宜川一战在阴历春节前后爆发，结果变得毫无悬念，解放军以将近三比一的绝对优势兵力布下口袋阵，在一处地名叫做“瓦子街”的山区小镇团团包围了刘戡率领的两个整编师。战斗打响之后，胡宗南还是不相信共军会有如此重兵设伏，因为此前并无情报显示共军得到增援，难道几万共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他怀疑部下有夸大敌情，不愿卖力作战的嫌疑，于是电令刘戡继续前进，“此战乃关系延安存亡，事关南京方面政治影响，你部须奋勇作战，不得后退，不得放弃增援宜川，否则严惩不贷”，云云。

刘戡只好仰天长叹。

胡长官的错误决策被坚持贯彻下去，整编第二十九军是整个西北“剿总”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军长刘戡为黄埔一期毕业，是抗战时期威震敌寇的一代名将，曾经在北平密云抗战、忻口抗战、中原抗战和中条山抗战中屡建战功，人称独眼将军。但是这一回他的戎马生涯走到尽头。瓦子街激战进行了三天三夜，第二十九军顽强抵抗直至全军覆没，军长刘戡和师长严明自杀身亡。宜川守军得到援军被歼的消息，弃城出逃亦遭到消灭。直到此时胡宗南才如梦初醒，明白他的解放军对手已经今非昔比，完全有能力与他一决高下。

他后悔莫及，对幕僚哀叹道：这仗打下去，都打成一摊烂泥了。

国民党政府对外严密封锁了宜川战败的消息，蒋介石亲自参加刘戡、严明等高级将领的追悼会，宣布晋升刘戡、严明为陆军上将，灵牌入祀“忠烈祠”。同时给予胡宗南降级处分，撤销参谋长盛文职务，至此如日中天的胡宗南风光不再，从权力高位开始走了

下坡路，逐渐失去蒋介石的信任，直到后来逃往台湾沦为无人问津的退休寓公。

宜川战役之后，陕北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胡宗南为了完成蒋介石交代的政治任务，严令整编第十七师死守延安孤城不得后退，必须“与延安共存亡”。而西北解放军虽然占据主动，但是由于缺少攻城作战的重型武器，为避免强攻造成的重大伤亡暂时没有进攻，转而采取“欲擒故纵”的战术耐心等待战机。

于是国共双方十几万大军在洛川和黄龙山区相持一个多月，斗智斗勇互有胜负，直到春暖花开的4月，这个战场僵局才被打破。

第十一章

黄河渡

1

“宜川大捷”消息传来的当天，陕北正好普降大雪，满天瑞雪飞舞大地银装素裹，中共中央驻地米脂县杨家沟笼罩着一片喜气洋洋的热闹气氛。不仅部队官兵和机关工作人员欢天喜地庆贺宜川大捷的喜讯，连当地老百姓听说解放军打了大胜仗，都纷纷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以示庆祝。

杨家沟是个有三百多户居民的大集镇，分扶风寨、前沟、后沟三个自然村，为远近闻名的富庶之乡。这是自毛泽东撤离延安以来生活相对稳定的一段日子，中央机关在此居留时间达四个月之久。

喜庆的气氛自然也感染了紧张工作的中央领导人。

当周恩来和任弼时踏着瑞雪走进毛泽东的窑洞，他们虽然冻得满脸通红，冷得直往手上哈热气，脸上却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兴奋情绪。窑洞里烧着火炉，水壶滋滋地冒着水汽，毛泽东披着衣服半躺在炕上看报纸。半躺着看书报是毛泽东独特的生活习惯之一，他一般夜晚工作，上午睡觉，一觉睡醒之后并不急于起床吃早饭，而是泡上一杯浓茶，边看报纸文件边喝茶，最后把茶叶都吃掉。他的

“床”也很特殊，陕北老乡睡的都是土炕，许多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床”，毛泽东是南方人，睡不惯土炕，他就叫人拆下门板放在炕上，这样就成了一张南方的“床”。

毛泽东同战友不讲客套，他放下报纸等他们说话。

周恩来自己动手，他先给任弼时倒了一杯水，然后自己也倒了一杯，坐下来很有耐心地把手放在炉子上烘着。一般情况下，无论周恩来还是任弼时，他们决不主动来打扰毛泽东的工作和休息，有重要事情请示汇报也是谈完就走，已经形成默契。但是这一天他们破例没有汇报工作，也没有紧急电报请示处理，好像是来串门一样。自从沙家店战役之后国民党主力东调，陕北腹地十分安全，党中央驻地均有解放军主力部队严密保护，没有安全之虞，但是这两位中央书记的表情分明有话要说，却又故意不说，各自抱着水杯喝水，然后笑眯眯地等着毛泽东来问。

他们的反常举动果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干脆起身下床来，坐在他们面前说：恩来呀，弼时同志，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看你们是有什么话不好开口哟！

两人对视一眼，周恩来这才慢吞吞地说道：主席呀，有件事情我们一直犯难，拿不准，请主席做个结论。

毛泽东意外地说：哦，么子事情，连你们都被难倒了？

周恩来说：去年8月沙家店战役消灭钟松整编三十六师，您说“过坳了”，就是敌人走下坡路，我们胜利在望。现在宜川大捷，消灭刘戡第二十九军两个整编师，算不算得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毛泽东干脆地说：算！

周恩来：算不算打败胡宗南？

毛泽东点头说：也算。

周恩来放下水杯说：主席您说过，打败胡宗南中央才渡黄河，今天既然已经打败胡宗南，吃掉胡宗南主力，收复延安已成定局，

您是不是也该考虑过黄河的事情了？

毛泽东笑了，他问：中央工委的意见呢？

周恩来告诉他，少奇同志、朱老总多次来电报，建议党中央为了全国解放大计，早日转移到西柏坡。

毛泽东爽快地同意道：好啊，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大家意见。

三个人都高兴地举起茶杯，一饮而尽。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之初对未来形势做过三种设想：其一，革命失败，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不排除北上到东北甚至更遥远的地方去。其二，解放军与反动派长期相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党中央处于战争状态流动指挥。其三，解放军打败胡宗南，党中央重新回到延安。但是形势的发展出人意料，即使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也未曾预料到，在延安失陷之后仅仅一年时间，解放军就打败胡宗南，收复延安指日可待。而此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是重返高原小城延安，而是要东渡黄河，第一次踏进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那里的天地更加辽阔，舞台更加广大，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将以更加强大的信心和一往无前的力量去夺取全国战争的胜利。

对共产党来说，这是一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他们将要去到的那个地方是座名叫“西柏坡”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而那座小村庄距离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城仅有一步之遥。

2

蒋介石终于吃惊地看到，他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光了。

根据毛人凤报告，李宗仁频繁出入美国大使馆，秘密会晤美国大使。种种迹象表明，受到美国人支持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已经不再韬光养晦，他很有可能打出民主政治的竞选大旗公开与蒋介石唱对台戏，成为继汪精卫之后国民党内反对派的新领袖。

自从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内的领袖和权力之争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先是汪精卫作为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上台，但是不久便被掌握军权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赶下台，从此蒋、汪争斗愈演愈烈，加上党内元老派、地方派、亲日派、亲美派等等，总之派系林立明争暗斗，各有各的后台，各有各的势力，蒋介石几次被迫下野都是汪精卫联合党内反对派逼宫的结果。好容易到了七七事变抗战爆发，1938年汪精卫出走重庆卖身投靠日本人，沦为为遗臭万年的大汉奸，让蒋介石大大松了一口气。蒋介石终于借日本人之手除掉了党内最大政敌，并以抗战为名提出“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支军队”的专制独裁口号，打击异己，剪除乱党，扶持亲信，扩大势力，苦心经营出一个独裁统治的王国。总之到抗战结束，蒋介石梦想成真，他终于成为权倾天下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领袖，各省军阀纷纷俯首称臣，党内反对派销声匿迹，就连那些曾经权重一时的国民党元老派也不敢轻易发表不同意见。

但是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剿共”战场上连连失败，共产党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力量大增，蒋介石焦头烂额四处救火，国内经济动荡物价飞涨，民众不堪赋税怨声载道，于是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激化，党内外的反蒋和倒蒋势力再度活跃起来。此时召开国民制宪大会进行总统选举对声誉直线跌落的蒋介石无异于雪上加霜，无奈美国人经济援助的前提是“推进民主体制”，高压之下的国民政府只好硬着头皮宣布进行总统大选。

纵观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大选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民投票直选，另一种是由议会选举总统。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是后一种方式，即各省选举国大代表（议员），然后由国民制宪大会选举正、副总统。根据军统、中统提供的选情分析，由于美国人在暗中积极活动推波助澜，一时间党内外的各种势力纷纷抬头，响应竞选纲领并自立山头，与国民党争夺票权。

政治智囊兼“文胆”陈布雷出谋划策说，选举也是一场战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研究过美国人的所谓文明选举，那里面的黑幕比大海还要深。既然公开选举不能保证取胜，就得考虑采用其他办法，反正换汤不换药。民主嘛，不过是个形式，做给美国人看，但是内容必须是中国人的，要按我们中国人的方法去办。

蒋介石问他，怎样做才能换汤不换药？

陈布雷解释说，西方人重“形”，比如民主、竞选、多党制等等，中国人重“实”，就是怎样才能达到目的。竞选总统好比玩一场游戏，胜负谁说了算呢？当然是那些握有投票权的代表。但是代表依据什么来判定胜负呢？那就是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却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国不是美国，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决不能照搬美国人的选举制度，如果我们在制订游戏规则的时候就让胜负的天平倾向我们一方，胜负不就变得毫无悬念了吗？

这番话正中蒋介石的下怀与之一拍即合，他是个政治老手，或者说是个谙熟中国官场铁幕的政治流氓，所谓“政治流氓”就是不按游戏规则出牌，不择手段达到目的，哪怕这些手段极其卑鄙也在所不惜。蒋介石变得信心十足，他已经找到对付选举，准确说是对付美国人的办法。“强龙难压地头蛇”，美国人试图采取“银弹”政策压迫蒋介石就范，那么国民党政治家就用“偷梁换柱”的中国方式回击他们。

蒋介石行动起来，首先在国民党内统一步调：“一切服从中央决定，服从领袖意志，党内不许有第二种声音，否则永远开除出党。”按照这个决定，只要蒋介石出面竞选民国大总统，其他党员就必须回避，就算美国人支持李宗仁，他也没有理由跟领袖公开竞争。为了确保这一点，他派党内元老张群去见李宗仁，李宗仁显得十分谦恭，他表示自己只是马前卒，岂敢与领袖同台竞选？

但是蒋介石并不满足，他让张群暗示李宗仁以国家大局为重，

也不要参加副总统竞选，只要服从中央安排，领袖将会考虑给予桂系更多的利益回报。李宗仁满口答应，他保证说一定服从中央安排，请领袖放心。

招安了桂系李宗仁，党内反对派就群龙无首，不怕这些小鱼小虾掀起什么风浪来。蒋介石又授意幕僚放出风来，由于总统没有实权，只是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所以蒋介石正在考虑放弃参选，迫使国大会议主席团通过一个“授予国家总统在紧急戡乱时期握有不受约束的至高权力”的紧急修正法案。

蒋介石终于满意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了达到逼真效果，国民党郑重提名另一位党内元老级人物居正作为蒋介石的竞选对手。此时居老先生已经七十有二，身体羸弱风烛残年，连说话都口齿不大清楚，有报纸讽刺说，居正哪里是蒋先生的竞选对手，不过是他的竞选助手罢了。

真是一针见血道破机关。

蒋介石胜券在握，他完全控制和操纵了选举，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一小块遮羞布而已。但是无论蒋介石和他的智囊怎样精心安排机关算尽，在国民大会开幕前夕的关键时刻还是发生了意外：国民党后院起火，有人出其不意杀了蒋介石一个回马枪，令蒋介石措手不及气急败坏。

这个人就是桂系首领李宗仁。

本来蒋介石已经安排党内提名孙中山之子孙科为副总统候选人，为了保险起见还同时提名程潜、于右任参选，以绝对优势迎战其他在野党候选人。不料提名截止之时传来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李宗仁出尔反尔，高调报名参加竞选副总统，从背后给了蒋介石重重一击。蒋介石震惊之余大为生气，他派张群去面见李宗仁，并且带去他的口信：望德邻兄信守承诺，以国家大局为重，三思而后行，勿给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

不料这回李宗仁却不买账，他的回答软中有硬：选举乃国家民主进步之举，总裁亦号召本党党员积极响应，何来别有用心之说？本人已经信守承诺不参选总统，参选副总统有何不可？

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马与李宗仁谈判，但是李宗仁一改平时对领袖百依百顺的谦恭态度，他强硬表态说：如果中央要因此开除本人党籍的话，我将重组社会新党以独立身份参选。

这一回政治流氓蒋介石重重跌个跟头，“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被另一个更老谋深算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给算计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是流氓我怕谁？谋者无德，权者无信，以黑制黑从来都是对付流氓的最好办法。事实上李宗仁绝非君子，蒋介石一直对其提防很紧，没想到中国最大的阴谋家到底还是栽在自己最擅长的阴谋之道上。

李宗仁半路杀出，他的参选成为最大一匹政治黑马，以他的军事实力、号召力、控制地盘和抗战时期的赫赫战功，都足以挑战除蒋介石以外的任何国民党政治对手。更重要的是，李宗仁背后有美国人撑腰，不难想象，一旦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还能一手遮天吗？他的独裁不是等于垮掉半边天吗？

他已经感到芒刺在背坐卧不宁。

3

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凛冽的江风夹着冷冰冰的小雨扑面而来，街道上行人瑟缩，马路上的积水很脏很臭，车轮碾过溅起扇形的泥水汤来，令路人避之唯恐不及。

尽管有统计资料表明，这是长江下游十几年来气温最低的春天，但是民国首都南京城里却热火朝天热气扑面，因为一场宣传已久的总统选举大戏终于红红火火地登台上演了。“国大代表”齐聚

南京，各党各派的争夺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大街上宣传车高音喇叭播放着为候选人“造势”的宣传口号，各种花样翻新的拉选票队伍招摇过市，各大饭店酒楼天天爆满供不应求，舞厅戏院和娱乐场所更是政客和国大代表们私下交易的好场所。

当时战火遍及北方十几个省，中国大地到处烽烟四起饿殍遍地，老百姓整天为破产失业、养家糊口、物价飞涨和吃不饱肚子发愁，乡村灾害频仍民不聊生，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带给他们急需的粮食、就业、温饱和安居乐业，却硬要塞给老百姓一个对他们毫无意义的奢侈品——政治选举。这就好比穷人快要饿死了，富人却跟他大谈养生之道一样。

真正对政治选举感兴趣的是那些手握大权的军阀、官僚、银行家、私营业主和各派野心勃勃的政治党魁、投机者和冒险家，“国大代表”是他们进入国家政治权力中心的通行证，所以许多人不惜重金行贿、收买选民、出钱拉票或者干脆用枪杆子押着选民投票，演出了一场世界民主史上闻所未闻的选举闹剧。当时美国和欧洲国家都派出一些观察员去到中国各省监督选举，他们眼中看到的地方选举大多还是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好像民主政治已经在中国得到贯彻深入。当时的《华盛顿邮报》特派记者乐观地评论说，中国“已经开始向着民主国家迈进，民主制度的保障是民主思想，而民主思想是需要被灌输的……就像非洲原始部落并没有一日三餐的文明习惯，但是文明迟早要变成他们的生活规律”，云云。

这些居高临下的西方人并不知道，他们看到的不过都是舞台正面，而幕后却是污泥浊水暗流汹涌，没有一个所谓“国大代表”不是使尽浑身解数弄虚作假和操纵选举，没有人真正代表民意，因为民众并不需要这场所谓的“选举”。根据当时一份统计资料，参与投票的选民人头约有四千万，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各省选举出来的“国大代表”共计三千零四十五人，但是当制宪大会开幕时到

场者竟然只有一千六百七十九人，略高于一半法定人数，被勉强宣布有效。这些代表的组成人选分别为：国民党籍和国民党控制的党派代表约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军人（军阀）占百分之三十一，官员（官僚）占百分之四十九，其他为各界人士，女性占百分之二，没有一个普通工人、农民、士兵代表。其实选举本身就是“政治家的派对（Party）”，与普通民众无关，这个规律即使在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也不例外。你试试能从美国参、众两院中找出一个超市售货员、码头搬运工或者服役的士官列兵来么？

这场史无前例的“国民制宪大会”自早春时节的3月29日开幕，直到暮春骄阳的5月闭幕，足足开了三十几天，开成一场无休无止的马拉松大会。其间几度休会，又几度复会，代表们来了走，走了又来，跟旅游度假一样。他们中许多人是花费重金买来的代表头衔，原本指望获取政治回报，搭上通往权力中心的快车，没想到开会只是走走过场，吃喝玩乐举举手，那些重要的事情早就被几个人在幕后决定了，令他们感到受骗上当极度失望。于是一场原本应该庄严神圣的最高国民代表大会很快走了样，场面混乱不堪，人进人出形同儿戏，据说有代表竟然将舞女带进会场解闷。台上的代表发言更是花样百出无奇不有，连“淑女须文明束胸”、“妓女应统一着装”都作为议题加以讨论，连后来总统候选人蒋介石上台演讲下面也照样起哄、开玩笑和高声喧哗，气得蒋介石破口大骂“成何体统”，摔掉稿子拂袖而去。

二十天后，会议进入最核心的选举程序，会场上有多人弃权，另外有人公开呼吁代表把选票投给老态龙钟的居正，以此表达对蒋介石专权的不满。还有数十张选票被宣布无效，因为这些选票无一例外选举的都是“孙逸仙（孙中山）”，违反了选举规定。但是当唱票人大声唱出这个神圣的名字时，全场情绪黯然，有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至此，蒋介石毫无悬念地击败“竞选对手”居正，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

真正的白刃战发生在副总统选举阶段，共有六名候选人参选，他们分别是国民党籍的李宗仁、孙科、程潜和于右任，民社党徐傅霖，独立参选人莫德惠。于是场内短兵相接，场外硝烟弥漫，各党派都对对手进行大肆攻讦，贿票、拉票和收买代表成为这一时期国民大会的中心工作。有时候代表们一晚上要赶赴多场饭局，进行多轮谈判，有的代表干脆就像街头小贩一样当众讨价还价，还有人随行就市水涨船高，跟拍卖商品一样，所以当时有记者把国大选举痛斥为“发财大会”、“政治奸商大会”。

选举揭开序幕，第一次无人达到超过半数的法定获胜票。再经两轮投票，李宗仁和孙科胜出，其余候选人淘汰出局。

决定性的投票终于拉开帷幕，刚刚当选“大总统”的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以及众多智囊幕僚都聚集在南京总统府收听电台现场直播。大总统虽然面无表情，但是细心的人注意到，这位统治者的手指微微颤动，不停地摩挲椅子扶手，说明他的神经其实很紧张。会场唱票开始，两位竞争对手得票一直咬得很紧，势均力敌不相上下。但是到了中段，渐渐的孙科开始领先，最多时领先票数高达三十票，于是有幕僚松了一口气，乐观地预言孙科当选已不可逆转。蒋介石虽然不说话，但是紧张的情绪明显有所缓和，脸色也变得从容起来。

但是顽强的广西选手李宗仁好像一个不到比赛结束绝不言败的长跑健将，他拼尽全力追赶对手，后半程又渐渐把差距缩小到只有几票。到了收尾阶段，唱票人的声音已经嘶哑，会场鸦雀无声，两人居然打成平局，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这时候蒋介石终于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手扶住壁炉，眼睛盯住收音机。虽然天气并不算炎热，但是他头上的汗珠还是止不住

地渗出来，一颗颗跌落在地板上。

戏剧性的结局在中午时分终于出现，当收音机里唱出最后一张选票名字时，蒋介石好像被子弹击中那样，身体猛地晃动一下，吓得幕僚赶紧扶住他。大总统脸色苍白，他当场摔碎一只水杯，然后怒气冲冲地登车离开总统府。

国民大会宣布，李宗仁以一票之差的微弱多数获胜，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

这天晚上，蒋介石在官邸秘密召见军统头子毛人凤，布置他严密监视李宗仁，并制订多套暗杀方案，一旦需要随时准备除掉李宗仁。

但是仅仅几天之后，蒋、李同时出现在民国大总统宣誓就职典礼上。人们看到，两位正、副总统笑容可掬关系亲密地出现在镜头面前，蒋介石身着中式蓝袍黑色马褂，佩红色大绶带，李宗仁则身穿陆军上将制服。根据李宗仁回忆，他曾向蒋介石请示就职仪式着装，蒋回答：你我都是军人，当然应穿军装。结果那天李宗仁果然一身军装，蒋却穿了传统的长袍马褂，搞得副总统好像总统的侍卫官一样。正、副总统并肩宣誓“完成先总理遗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建设我伟大文明之中华民族……”云云，好像他们从来都是亲密战友，心心相印毫无芥蒂，真的要团结一心带领国民党去完成孙中山留下的未竟事业。

这场导致执政党分化瓦解得不偿失的所谓总统选举历时将近一年。我们看到，恰恰正是这段时期，本来占据强势的国民党统治集团随波逐流贻误战机，他们在内部利益上矛盾重重内斗不断，治国上三心二意朝令夕改，外交上急功近利处处碰壁，军事上则失误不断节节败退。而原本处于弱勢的共产党却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对手的失误就等于替你打开通往胜利的大门”，党中央在战略上审时度势正确布局，指挥解放军由守势转为攻势，

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解放区消耗敌人到打进国统区去消灭敌人，并及时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政治宣言。

一个名叫保罗·兰德斯基的西方军事观察家最早觉察出这种变化的前奏来，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预言，“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已不可避免……”

4

自从20世纪30年代，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首次采访了充满神秘色彩的陕北苏区，向西方世界披露了一个名字叫做毛泽东的共产党领袖和他领导的红色军队闻所未闻的故事之后，毛泽东的知名度开始在西方世界持续上升。到了40年代末期，关于这个湖南人的传说、报道和传记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是真正能够真实揭示毛泽东内心世界和思想性格的作品却寥寥无几。

在西方报纸上，毛泽东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罗宾汉式的传奇人物：他胆大包天无所不能，劫富济贫安良除暴，他还能精通巫术飞檐走壁，呼风唤雨料事如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已经是个神话中的妖魔而不是凡人。但是在所有对毛泽东性格的描绘中，有一个关键词却是不约而同的，那就是“胆大包天”，换个说法就是“无所畏惧”。

毛泽东一生推崇《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些诗文和词句都是他对造反派孙大圣以及“打碎旧世界”的由衷赞美，同时也可以看做他自己精神追求的真实写照。“天不怕，地不怕”，以及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员五不怕原则”，都可以归纳为这位共产党传奇领袖的主要性格特征。

但是世间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正是这位世所公认“天不怕，地不怕”的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出柔软的一面来，他的这种柔软可以换种说法叫做“仁慈”。

许多回忆录和传记文章都写道，毛泽东有“三怕”：怕人流眼泪，怕见鲜血和怕听人哀求“饶命”。可能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内心里恰恰存有某种最柔软的同情心。1947年党中央撤出延安，沿途逃难者络绎不绝，多有人畜毙于路边。在安塞境内，毛泽东看见一个奄奄一息的病儿被父母遗弃在路旁草丛里，领袖感情大恸，亲自下车抱起孩子，并要求随行军医马上救治。当军医报告说只有最后一针退烧药时，他发火了，命令军医不惜代价抢救孩子。此事后来被多位在场人写进回忆录，成为共产党领袖展现人性光辉的一个例证。

战争年代的毛泽东身穿军装，指挥军队运筹帷幄，但是他却有别于真正的职业军人，因为他从来不带枪，也不喜欢武器，他唯一钟爱的“武器”就是毛笔。毛泽东一生大块吃肉，尤其钟爱红烧肉，但是他又厌恶杀生，尤其怜爱小动物，不忍目睹虐杀弱小。据说一次他在陕北村庄外面散步，听见动物惨叫，原来是村民在杀狗剥皮。毛泽东扭头就走，并且脸色很难看，后来炊事班要为主席做顿红烧狗肉也被拒绝了。很多人不解，认为人杀狗吃狗肉跟牛羊吃草一样天经地义，主席何以把过程看得那么重要？这个谜底很多年后才有人揭开。毛泽东曾经自述，他的母亲文七妹虔信佛教，一生从不杀生，还常常要去几十里外的寺庙烧香敬佛。可能是母亲的善良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儿子，总之他十分反感别人当面杀生。

怕听人叫“饶命”的故事源于转战陕北时期。一个年仅十九岁的警卫战士当逃兵被抓回来，按照当时的战场纪律要被枪毙，逃兵看见主席走过来就跪下大哭，并且哀求“饶命”。毛泽东心软了，他告诉汪东兴，这个伢还小，是个孩子嘛，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

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列宁同志说过，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的。

逃兵因此获得赦免，后来该战士作战十分勇敢，还当上基层干部。

不管怎样说，伟人之所以是伟人，在于他的精神、思想、性格、品德、言行乃至好恶都将影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成为决定我们个人命运和国家民族走向的重要因素。

5

公元1948年阳春3月，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离开居住了四个月的米脂县杨家沟，开始了又一次共产党历史上最为充满信心的长途大转移。只不过这次长途转移并非为了防御和撤退，而是向胜利进军，目的地是千里之外那个默默无闻的华北小村庄——西柏坡。

23日，行军队伍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村元子塔渡口，在这里分批登船东渡黄河。此时告别在即的毛泽东对脚下这片养育了共产党达十四年之久的黄土高原显得有些恋恋不舍，对生活在这片贫瘠土地上的伟大人民感恩不尽。没有陕北人民的小米饭南瓜汤，哪能有共产党的胜利，哪有共产党领袖的立足之地呢？人民拥护共产党，帮助共产党打江山，共产党以什么来回报人民群众？怎样为人民谋幸福？怎样才能体现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权利？相信毛泽东从来没有停止思考这个有关执政理念的根本问题，只是由于历史 and 个人的种种局限，需要执政党几代领袖在治理和建设国家的实践中不断做出圆满回答。

在离开驻地时，毛泽东把跟随自己多年，即使在转战陕北的艰难岁月中也没有舍得精简的那只“话匣子（留声机）”和唱片全都留在乡公所里，从某种意义上说，领袖是以这种方式向人民群众

感恩。他满怀深情地对前来送行的乡亲们说：大家劳动累了，听听戏，也娱乐娱乐嘛。后来这只老式留声机就成为当地乡公所的一道风景线，人们围坐听戏，把乡公所挤得满满的，许多老人至今还记得这种热闹场面。合作化以后乡公所解散，成立人民公社，再后来搞“文化大革命”，这件珍贵文物不知去向。

滔滔黄河就在眼前，渡河时江青与毛泽东同船，周恩来与任弼时在另一条船上。江青怕水，但是对浊浪翻滚的黄河水很好奇，毛泽东不怕水，所以坐着抽烟，“任凭风浪起，稳坐渡河船”。一个随军摄影师及时按下快门，拍下这个珍贵的历史瞬间。船至中流，风高浪急，毛泽东突然站起身来问警卫员，你们谁会游泳？几个人同时回答会游。毛泽东指着河水说，现在就下水游，你们敢不敢？那几个年轻人顿时全都噤了声，因为此时黄河刚刚解冻，冰冷的河水里还漂浮着冰块，不要说游泳，就是渡船也须十分小心，撞上冰块会有翻船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滔滔黄河谁能保证主席安全？这可是天大的责任啊。

毛泽东不满地说：你们怕黄河，我不怕。

毛泽东此言不虚，民间有种迷信说法是，毛泽东是真龙天子，龙属“水”命，他早年是个游泳健将，常年坚持在湘江里冬泳。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几乎游遍祖国的大江大海，直到“文化大革命”还以古稀高龄畅游长江，写下许多与江河湖海有关的诗篇，但是他自言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机会挑战黄河。渡河这天他一时冲动要想弃船游泳，但遭到所有人坚决劝阻，未能如愿。渡船加快渡河速度，没有留给毛泽东任何冒险的机会。

登上黄河东岸，毛泽东换下了那匹同他朝夕相处早已熟悉的大青马，登上前来迎接他的吉普车。车轮转动，车队开始行进，在山路上扬起一股滚滚尘土来。回眸西望，毛泽东缓缓地扬起手臂，向那片情深似海绵起伏的黄土高原告别。陕北已经留在身后，激流

奔涌的黄河是一条历史的分界线，标志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正在从配角转为主角，从幕后走向前台，一个以弱击强的农村游击战时期已经结束，而另一个波澜壮阔的大决战时代即将来临。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后世传唱乃至于成为一个时代标志的红色赞歌就出自领袖身后这片最贫瘠和干旱的高原大地。人民是真诚的，感情是朴素的，他们把翻身解放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反映出渴望历史进步的强烈愿望，与后来兴起的个人崇拜和党内斗争无关。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告别陕北，从此他再也没有机会重回这片对共产党恩重如山的黄土地。

6

毛泽东的车队在路上一共走了二十三天。

比起半年前转战陕北，胡宗南大军穷追不舍多次遇险的危急情形，此时的全国形势已有天壤之别。毛泽东向东转移的路线全都安排在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内进行，车队已不需要昼伏夜行，沿途安全由部队保障，而且随停随驻，以配合中央领导人的休息和工作。

军事压力的减轻使得毛泽东有时间腾出精力来思考战争以外的大事，那就是正在各解放区大规模进行的土改运动。这段时间毛泽东特意绕道晋绥边区各县视察，听取工作汇报，召开土改座谈会，实地进行调查。他还在兴县召开了一次晋绥边区干部大会并亲自讲话，重点阐述党在土改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在调查中他欣喜地看到，分得土地的青年农民踊跃参军，后方群众踊跃支前——“战争的伟力蕴藏在人民群众的深厚土壤之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就是领袖的结论。

同时他也看到，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极“左”的错误倾

向，比如任意扩大打击面；违背政策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少数基层干部权欲膨胀，为所欲为，等等。为此他一路上草拟若干电文发给全党，要求迅速纠正危害土改运动的错误倾向。

途经著名的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五台山，恰逢大雪封山车队受阻，有关领导请示毛泽东是否就在当地过夜？毛泽东高兴地同意道：好啊，大雪留客，乃是天意。佛祖门前过，我毛泽东岂能不下车？

走进台怀镇，毛泽东兴致勃勃地提出来要去参观素有“五禅之首”盛名的塔院寺，此举连周恩来、任弼时和江青都感到意外。毛泽东一生信仰唯物主义，坚称自己是唯物主义战士和无神论者，很少对寺庙禅林有兴趣，这一回怎么破例而为了？

也许他们还记得，长征途中经过四川泸定县磨西镇，中央机关住在一座基督教堂里，毛泽东出于好奇与那个年过半百的西方传教士有过一段交谈。据说毛泽东对那个洋教士的反动立场相当有看法，此后毛泽东拒绝与西方传教士交谈。在陕北神泉堡，有一次毛泽东偶然走进当地白云观，惶恐不已的道长替这位气宇不凡的首长占了一卦，卦语藏头去尾不知所云，大意是命中有难，须向某个方向躲避之类。毛泽东一笑，走出山门将卦签弃于草丛中。

还是毛泽东自己解开了这个谜团。

他告诉众人，自己的母亲文七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老人家生前的最大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去朝拜四大佛教圣地，可惜她老人家最远只到过衡山烧香，而五台山塔院寺就是母亲口中念念不忘的佛门圣殿之一。毛泽东是个孝顺儿子，他深爱自己的母亲，尽管母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但是母亲的愿望仍然影响着儿子，成为共产党领袖心中挥之不去的一种牵挂。

是夜毛泽东独宿塔院寺。本来当地政府已经腾出房子来供首长住宿，但是毛泽东未予采纳，他与主持长老谈佛学至深夜，然后就宿于寺院的普通客房内，头枕千年古寺的暮鼓晨钟到东方之既白。

相信此时身在佛门圣殿的毛泽东终于完成了儿子对母亲的灵魂追念，次日清晨，当他离去之时神情十分放松，从容而淡定，继续登车东行。

4月中旬，车队抵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刘少奇、朱德等人已经在此迎候党中央的到来，至此中共五大书记胜利会师，阔别一年的中央机关重新会合。正当人们欢呼雀跃沉浸在会师喜悦中的时候，一个令人振奋的胜利消息从遥远的黄土高原传来，西北解放军胜利收复延安。

原来蒋介石在南京城里“胜利”当选总统当日，胡宗南“坚守”延安的苦差事便告完成，守军迫不及待地弃城南撤，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延安，鲜艳的红旗在失守达十四个月的延安城墙上冉冉升起。

这天双喜临门的毛泽东格外高兴，他亲自起草了致西北野战军将士的祝贺电报，新华社为此也发表了评论。这天晚上中央主席破例举杯庆祝延安解放，提议为这个伟大胜利日干杯。毛泽东一般不喝酒，他与周恩来不同，周恩来是党内外出了名的海量，而毛泽东只需一两杯下肚就会面红耳赤。但是这天他一高兴多喝了两杯，难免有些不胜酒力头重脚轻，回到住处便倒头睡下。这一觉睡得酣畅淋漓，折磨他多年的失眠症消失得无影无踪。

次日早上醒来，天空浓云密布，一场大雨眼看将临。毛泽东兴致大好，照例半躺在床上阅读报纸审阅文件。江青去到炊事班，亲自下厨做了一碗醒酒的酸汤，警卫员为主席泡上一杯浓茶就退出去，秘书看见主席一如既往地喝茶水嚼茶叶，一只手迅速翻动文件电报，聚精会神地进行工作。

但是仅仅几分钟后，房门“砰”的一声被猛推开来，毛泽东满面怒容地出现在门口。中央主席手中攥着一份电报，他看上去很生气，简直怒不可遏。他大声嚷道：这个人！简直乱弹琴！中央决定

的事情，到底服不服从命令?!

警卫员惊得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阴霾的天空划过一道闪电，传来滚动的隆隆雷声，预示一场暴风雨已经来临。

只有书记记得，这封惹祸的电报是周副主席半夜里送来的，吩咐主席醒了就交给他。电报是山东战场发来的，注明中央军委收，发报人落款却不是华野总部，也不是华东军区党委，而是后来被称作“中国第一大将”，被西方史学家称之为“中国朱可夫”的传奇军事家，毛泽东亲自圈定“第三颗战略棋子”行动任务的领军人物——

他的名字叫粟裕。

第十二章

红色大本营

1

1948年春天的鲁西南解放区，积雪已经消融，南方吹来的熏风把冬小麦开始灌浆的香甜味道传播到四面八方，第一次分得土地的翻身农民——青年男人都上了战场，留在家里大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他们满怀着当家做主人的喜悦心情，在属于自家的土地上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

这是国共内战的第三个年头，也是国共双方都在积蓄力量准备进行战略大决战的关键时刻，素以“用兵如神”为人称道的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却陷入一个无法自拔的矛盾旋涡之中。

他失眠了。

自从去年还在陕北转战途中的毛泽东首次提出后来被称作“三颗战略棋子”的设想以来，刘邓已经完成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艰巨任务，陈谢兵团强渡黄河改变了中原地区战略格局，而粟裕兵团的渡江南进任务却由于形势变化一再搁浅未能执行。

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

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除了在陕北

的中央委员外，其他都是就近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负责人，只有一个代表例外，他就是毛泽东特意打电报从千里之外召来的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当陈老总风尘仆仆地从山东解放区赶到陕北时，杨家沟会议已经闭幕快两周，其实参加开会并非主要目的，党中央主席急于要跟这位肩负重任的华野一把手当面谈话有诸多内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确定“第三颗战略棋子”何时落下来。

陈老总性格豪爽才情横溢，他从大局出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定，赞成春天发动渡江战役，打过长江去开辟南方根据地，为解放全中国预留伏笔。为此陈毅即兴作《七律》一首：

小住杨沟一月长，平衡“左”右费思量。
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先擒王。
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
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从这首诗不难看出，陈老总不仅愉快地接受了渡江任务，而且成竹在胸信心百倍。“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一个“稳”字，表现出身经百战的陈老总对于未来发起渡江作战的必胜信念。但是陈老总尚未返回山东，一封被史学家称作“子养电”的前线电报却飞到陕北杨家沟，如石击水掀起波澜。

中国古代纪事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电报落款为1948年1月22日，1月为“子”，22日为“养”，故称“子养电”。

这封多达一千四百余字的长篇电报的起草者和落款者，正是被毛泽东委以渡江重任的百战大将粟裕。这位才华横溢的前线将领在电报中阐述的战略思路显然经过深思熟虑，那就是依托解放区，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包括淮海）进行战略决战，但是这个思路无疑与毛泽东“在中原地区打中等规模战役”，“分兵渡江”

和“开辟南方根据地”的战略决策相左。换句话说，战略家毛泽东与军事家粟裕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有“第三颗战略棋子”，而是棋子落在何处更为恰当有利。毛泽东从国内外局势着眼，粟裕则更多从战场考虑，两人思考途径不同，很可能结果大相径庭。

其实粟裕这封电报酝酿已久，起草之后又放进抽屉一个多月，说明他的内心十分矛盾犹豫。他当然知道这封电报的分量，直到中央决定派遣南进兵团渡江的正式命令传达到华野司令部，他明白自己要么坚决接受任务，要么提出不同看法，供党中央参考。于是粟裕在电报稿末尾特添加十六个字表明态度：“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

毛泽东极为重视，立即批复各位中央书记和陈毅同志审阅，并注明阅后“再送毛”。周恩来建议中央书记开会复议，复议的结果是“中央已定决策不变”。

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报回复粟裕，正式电告中央决议不变，并要求粟裕“熟筹见复”。为了表明慎重，陈毅离开陕北之前毛泽东还亲自写了一个手令交给他，内容是组建东南野战军和中共东南分局的人事任命，陈毅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担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担任中共东南分局书记。粟裕率第一兵团三个纵队十万人于当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另有三个纵队组成第二兵团随后跟进。在中共党史上，毛泽东用这种罕见的手写方式交代任务还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第三颗战略棋子”的行动计划即将启动。

按照惯例，中央紧急电报发往华野总部，按说分歧也就迎刃而解：个人服从集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军令如山，任何个人存有异议也须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不料仅仅三天之后，一封篇幅更长，观点更加明确，重申“子养电”建议的前线电报飞到陕北，落款还是“粟裕”。毛泽东阅后表情不快，他接连抽了几支

烟，然后命人火速把陈毅找来。

此时的陈老总马上就要动身返回山东，他为此不得不推迟行程，同中央五大书记以及有关负责人一道再次研究了粟裕电报。中央会议还是没有采纳粟裕建议，回电告知派遣南进兵团渡江作战决心不变，并且渡江时间有可能提前。中央重申，代表中央执行南进任务的最高领导人是陈毅，而渡江兵团的指挥员则是粟裕。

2

时间飞快地过去了两个多月。

1948年的战争局势发展很快：东北野战军节节取胜，华北野战军的力量也得到加强，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党中央东渡黄河，将指挥中心转移到西柏坡，这一切大好形势都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提前发起南进兵团的渡江作战行动。

粟裕一封“闯祸”的电报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

作为共产党高级将领和渡江兵团司令员，他凭着对战场对国民党对手的熟悉和敏锐的军事直觉，已经预感到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战略决战极有可能，或者说不可避免地将在中原地区（包括淮海）发生。他知道如果不向党中央上书坦陈利弊将时不我待，一旦渡江大军的战船开动起来将不可停止。现在的问题是，党中央已经两次重申将第三颗战略棋子摆在长江以南开辟新根据地，他为什么非要固执己见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谏言，改变行动计划呢？他难道不服从命令，忘记了一个革命军人最起码的纪律和职责吗？

有人为他担心，你将个人看法反映上去就够了，何苦再三坚持呢？更何况未来形势未必一定如你所料那样发展，你难道不怕犯错误么？

粟裕坚定地回答：不！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这是关系革命战争

和前途的大事。正因为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所以我要为党中央当好参谋。

“心底无私天地自宽”，这是一个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老共产党员，他在战场上舍生忘死，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当然也会为了坚持真理，捍卫正确的意见而与自己的私心杂念作斗争。人有私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向私心屈服，放弃与之抗争。像粟裕将军这样一身凛然正气的共产党人何止千千万万？其中光照日月的还有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元帅。

反观国民党统治集团，哪一个既得利益者敢有如此无私无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坦荡精神？陈诚、胡宗南、白崇禧、顾祝同、汤恩伯、李天霞们能做到吗？李宗仁、孙科、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们能做到吗？相信这也是决定国共战争胜负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粟裕来说，除了“胆”还须有“识”，他必须审慎地确认自己所坚持的“中原决战”的战略判断是正确预判而非误判，否则你的行为将与你的良好愿望南辕北辙，你越是固执己见所犯错误就越大。

陈老总从陕北返回之后，本来打算好好批评粟裕，因为他不知天高地厚大胆电陈党中央，惊动中央领导两次专门开会复议。陈老总与粟裕的关系非同一般，从南昌起义起，湖南伢子粟裕就一直在他部下当兵，从红军小战士一直成长为如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粟大将军，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关系既是上下级又是战友，而且肝胆相照情同手足。

但是令陈老总绝没有想到的结局是，他自己竟然被粟裕说服了。

陈毅是中共党内的革命元老，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他在杨家沟期间完全拥护党中央关于粟裕兵团渡江南进的战略计划，为即将

启动“第三颗战略棋子”计划而振奋。但是当他听完粟裕对战局深思熟虑的阐述之后，他不由得开始转变看法，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面对一股见解独到、逻辑缜密和具有强大征服力量的思想。

而思想的力量不在于权威，在于真理。

为了论证“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决战”这一战略结论，粟裕又把自己的想法向他所尊敬的老领导邓小平、刘伯承、李先念等人作了汇报，也与华野部分高级指挥员交换看法，广泛征求意见。令他鼓舞的是，几乎所有领导和战友都支持他的意见，并给予很高评价，使他信心大增。经过多次交谈后，陈老总语重心长地告诫他说：我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我不反对你再次把意见报告党中央，但是可能产生的后果，你自己要做好思想准备。而刘、邓随后亦给党中央去电，表达自己的支持看法。

粟裕决定第三次电陈党中央。

这个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战士满腔热血，一身正气，他毅然决然地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用行为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的“忠诚”，什么又是“为真理而献身”的赤胆忠心。他以个人名义草拟一封多达二千八百余字、分为八个部分阐述的超长电报发给党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在中原地区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设想，不同意分散兵力渡江作战。但是在第八部分，他仍然强调“南渡准备仍在积极进行，绝不松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大局，令行禁止的坦白襟怀。

电报发出之后，粟裕虽然忙于准备渡江作战，但内心还是在惴惴不安地等待中央裁决。这是个令人难熬的时刻，时年四十一岁的粟裕在同级别野战军主要将领中尚属年轻，资历也较浅，他知道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斗胆陈情”，贸然对党中央战略决策提出异议，毕竟是一个令人忌讳的“犯上”举动，弄不好还会带来

严重后果。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第三天，党中央方面还是保持沉默，没有回电。

粟裕终于开始失眠了，巨大的思想和心理压力令他夜不成寐辗转反侧。他不怕撤职，不怕挨批评，不怕受处分下连当战士，错了就承认，就改正，坦坦荡荡做人，就像毛泽东倡导那样：“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问题在于，等待是一种煎熬，中央一直音讯全无，面对深不可测的夜空，恐怕再坚强的神经也难免濒临崩溃。

第四天傍晚，西方天际涌出一片乌云，空气压抑雀鸟低飞，这是春夏之交气候多变的前兆。陈老总快步走进屋子，他平静地告诉粟裕：党中央来电，命令我们十万火急赶往华北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主席要当面听取你的汇报。

3

本来毛泽东已经做好去前苏联访问的准备。

早在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就通过联络渠道向前苏联方面提出，为了给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建设的有益经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希望到莫斯科访问，亲自与斯大林同志会晤交谈。此后由于中国的战争形势紧张，莫斯科将访问日程一推再推，直到党中央东渡黄河途中才收到前苏联方面正式答复，建议毛泽东在4、5月间访苏为宜。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首次出访外国，尤其是访问十月革命故乡的前苏联当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曾经诙谐地告诉工作人员，自己要当一回外交部长，出国访问是为了学习前苏联老大哥的建国经验。为此他决定暂时留住城南庄，为他个人首次出国并且也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国际访问做准

备，而周恩来、任弼时则率领中央机关按计划去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但是粟裕的电报打乱了毛泽东的计划。

按说中央的决定早已通知了华野，陈毅也带着中央主席的亲笔手令返回山东，一切应已就绪，尽在掌控之中。在毛泽东看来，“第三颗战略棋子”比起前面两颗来难度更大，更具风险和想象力，或可称为“关山飞渡”、“用兵如神”的大手笔。然而身为渡江指挥员的粟裕第三次挺身而出，向党中央“斗胆陈情”反对南进，打乱了中央主席对于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一石激起千重浪”，这就不难解释从不轻易动怒的毛泽东为何雷霆震怒的原因了。

人们都替那个闯祸的电报作者捏了一把汗。因为他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决不姑息迁就，因此任何人试图在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挑战毛泽东的权威，无异于鸡蛋碰石头。

粟裕电报立刻被呈送给其他中央书记传阅，毛泽东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想了一整夜。身为共产党领袖的他毕竟不是意气用事之人，尽管他对粟裕固执己见很恼火，甚至一时发了脾气，但是很快他就冷静下来。掌管全局的革命统帅必须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度量，何况毛泽东本身更是一位气魄宏大的军事战略家。

周恩来从西柏坡赶来城南庄，他看见警卫员正好从屋子里端出来一只土碗，碗里面乱糟糟的，竟是满满一碗吸过的烟蒂，可见得毛泽东心情一定不大好。果然，毛泽东一见面劈头就问他有什么看法，并且很冒火地说，这件事中央已经讨论过，并且做出决议，为什么不执行？还有陈毅同志，应该向他传达指示让他领会中央精神嘛。

周恩来不愧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助手，他的政治才华举世公认，而他最得到认可的才能则是协调各种关系，包括最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国家关系，因此连马歇尔都称呼周恩来为“谈判斗士”。此刻他能理解毛泽东为何发火，但是他知道更重要的不是急于做出某

种结论，不是站在哪一边，那样只会扩大矛盾于事无补，而是必须寻找一种过渡，一个缓冲地带，然后帮助所有人包括毛泽东冷静下来重新思考。以毛泽东过人的思想和智慧，他一定能够认清事物的本质，判断意见的价值和分量，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只不过需要给他一点时间罢了。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前线的伯承、小平同志来了电报，还有先念同志路过濮阳时也与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他将自己意见向中央写出了书面建议。

毛泽东抽烟的手举到空中停止了，他开始意识到，这些党内战友和重要领导同志，他们的意见也许不无裨益。他接下来只是抽烟，没有说话。周恩来诚恳地说：他们身处前线，长期与敌人作战，最有发言权。中央应该多听听他们的意见。

当周恩来把电报和建议转交给毛泽东时，这位党内副手同时还 将粟裕前两封长篇电报，包括那封著名的“子养电”同时呈送中央主席重新审阅。很显然，这是一个用心良苦的细节，周恩来以此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那就是，尊重和接纳不同意见，也许真理恰恰就在其中。

毛泽东冷静下来，他已经领悟到了，这是周恩来乃至党内所有同志的一片苦心，无限期待关切尽在不言之中。

又过了两天，毛泽东没有动静，也没有表态。

第三天中午，毛泽东走出自己的屋子，他吩咐秘书说：发急电给陈、粟，请他们马上来城南庄开会，越快越好！

4

这一天，华北地区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春天的太阳照射在人身上暖洋洋的。中午过后，江青看见毛泽东起床心情很好，连忙叫来

理发员为毛泽东理发。毛泽东本来并不喜欢理发，恐怕天下男人都不喜欢理发，但是毛泽东不拒绝头部按摩，按摩令人放松，所以让他接受理发也就变得容易起来。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毛泽东时年五十五岁，但是头发浓密黑发如漆，说明领袖身体健康精气十分旺盛。但是这天理发员忽然在主席头上有所发现，不由得惊叫起来：主席，您有白发了。

毛泽东回答：哦，是吗？说明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但是用一根白发换来打败蒋介石，那还是值得的嘛。

理发员小心地请示说：让我替您拔掉好吗？

毛泽东点点头，哪知道这根白头发十分顽强，拔了好几下才拔掉，弄得毛泽东直皱眉头。这件事后来演变成一个典故，老实巴交的理发员成为全中国唯一的“牛”人，因为他竟敢在“主席头上拔毛”。

正在理发时，秘书赶来报告说：陈毅、粟裕同志昨晚已经到达西柏坡，现在马上就要来见主席。毛泽东一听，忘记了正在理发，站起身来就往外走，急得理发员连忙拦住他，把他按回座位上继续理发。

毛泽东已经急不可耐，好不容易理完发，门外已经传来汽车马达声。毛泽东走向门口，刚好与走进门来的周恩来、朱老总、陈毅和粟裕一行迎面相遇。毛泽东有个习惯，他从不喜欢迎来送往，反感繁文缛节和客套礼仪，尤其是党内同志来到他的住处，他既不起身相迎，也不出门相送，这就是毛泽东不受约束简洁明快的个性。但是也有例外，有时候外国客人、民主人士或者下面工作的同志远道而来，他都要起身迎接，以表尊重。这一天促使党中央主席破例走出院子相迎的人既不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老战友朱德总司令，也不是远道而来的华中党政军一把手陈毅，而是那个敢于坚持意见不肯妥协的下级指挥员粟裕。

在毛泽东记忆中，他亲自指挥粟裕打仗已经是长征以前的事情了，那是1931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围剿”，二十四岁的粟裕担任红六十四师师长，这个爱动脑筋打仗的红军指挥员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毛泽东遭到排挤被解除领导职务，而粟裕也随北上先遣支队离开中央苏区，此后辗转南方打游击，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去到革命圣地延安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此时毛泽东充满极大好奇，他要看看，这个在他印象中几乎还是个“年轻伢子”的湖南小老乡现在究竟什么样子？他何以胆敢三次上书党中央“斗胆直陈”，反对渡江南进计划，他真的很有把握，很自信，真的是真理在握吗？

5

众所周知，在人才济济的共产党各大野战军主要将领里，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当数林彪和粟裕，并且这两个受到广泛赞誉的年轻将帅也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同为1907年出生，都是南方人，都是小个子，身体都很单薄，都是娃娃脸，性格都偏于内敛，爱动脑筋，爱琢磨问题。他们两人都参加了1927年的南昌起义，当时的年龄都是二十岁，那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已经是起义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这两个年轻人只不过是起义队伍中的普通一员；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的林彪刚刚担任排长，粟裕参军才两个多月，还是个新兵。此后两人的成长道路有所不同：林彪跟随毛泽东党中央一直受到重用，二十二岁升任军长，二十四岁担任军团长，成为红军中远近闻名的年轻将领；而粟裕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个未来的红色军事家从基层指挥员一路走来，他的过人才华注定要在进行战争的漫长道路上逐渐显露出来。

1934年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支队北上探路，二十七岁的粟裕被任命担任支队参谋长，此后历经腥风血雨的失败坎坷，先遣支队官兵大多牺牲损失殆尽，粟裕率领剩下的队伍与中央失去联系，留在江南坚持打游击。残酷的革命战争磨练了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而他过人的军事才华也注定要在艰苦卓绝的战场上大放异彩。从抗战爆发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再到内战爆发新四军改编为华中野战军，粟裕开始超越许多红军时代的老资格指挥员，成长为解放军四大主力中年纪次轻（仅比林彪大四个月）的野战军副司令员。

共产党之所以从弱到强势不可挡，除了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原因之外，“不拘一格降人才”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解放军在战场上创造震惊世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争奇迹，四野和三野都是取胜的绝对主力，而指挥这两支队伍的主要军事首长，一个是林彪，另一个就是粟裕。

毛泽东站在院子门口，面带微笑不动声色，但是共产党领袖具有穿透力的敏锐眼睛却如电光石火一般尖锐地打量着风尘仆仆朝他走来的粟裕，他在脑子里快速搜寻有关面前这个陌生军人的记忆。不消说，从前那个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不见了，搜寻的结果与面前这个稳重成熟的成年军人几乎对不上号，这就是时间的力量。岁月改变了人，也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

这是一个相当微妙的时刻，毛泽东是个极富个性的领袖，非常重视第一印象，它将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后面的事物走向，因为那些华而不实徒有其表的投机分子在领袖的严厉注视下都不能不心虚胆怯、目光躲闪和暴露出内心的虚弱本质来。但是粟裕没有丝毫躲闪，他稳稳地接住领袖的目光，立正敬礼，操着湖南口音大声报告说：华野粟裕奉命前来报到！

毛泽东从前对粟裕就有很好的印象，主席爱才是出了名的，

大凡本身有才华的领袖都爱才，这也应了“英雄惜英雄”的普世道理。不知道是不是从前的印象起了作用，或者说粟裕与毛泽东爱将林彪在气质上颇为相似，总之毛泽东第一眼印象就对这个以擅长兵家谋略著称的湖南小老乡重新恢复了好感和信任。印象是种奇妙的东西，也是一种复杂的直觉和辨析能力，相当于思想嗅觉，往往能够去伪存真切中本质。领袖的目光柔渐渐和起来，他握住粟裕的手说：我们应该有十七年没有见面了吧？粟裕同志，十七年可不是一段短时间啊。

粟裕激动地说道：跟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以后，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到延安当面聆听您的教诲，可惜未能如愿。

毛泽东大声说：好哇，今天算是天从人愿了，但是我要先听听你的看法。你的电报中不是说“斗胆直陈”吗？我要说明两点：第一，敢于“斗胆直陈”的人都不会认为自己离真理很远。第二，我们共产党人需要这样刚直不阿为真理献身的精神。

头天晚上，陈毅和粟裕抵达西柏坡后，先向周恩来、朱老总做了汇报，两位领导人极为重视，虽然没有马上表态，但是他们亲自陪同陈、粟前往城南庄的行动还是含蓄地表明了一种鼓励的态度。毛泽东一番亲切鼓励的话令粟裕深受鼓舞，本来他还有一点胆怯顾虑，一点忐忑不安和犹豫自责，深恐自己所坚持的个人意见违背组织原则，干扰党中央的全局部署和战略决策，成为一种事实上的错误行为。所谓犯错误，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你的动机和出发点，而是因为后果所致。但是有了毛泽东的宽容表态，令十七年未曾见过主席的粟裕彻底放下包袱，他把忠诚和信任交给了毛泽东，交给了党中央决策集体，剩下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明“第三颗战略棋子”为什么应该落在淮海而不是江南的理由。

1948年4月30日，也就是千里之外的南京“国大”经过激烈斗争终于选出两个同床异梦的正副总统，从而加速内部争斗分崩离析的时候，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会议内容共有六项，其中最重要的议题被排列在最后一项，就是讨论粟裕兵团南进的行动问题。

这是自从延安撤退之后，中共中央五大书记首次全体到会的重要会议，内容看上去是讨论“第三颗战略棋子”也就是南进兵团何去何从，实际上却是协调和统一战略家毛泽东和军事家粟裕有关解放全中国重大战略决策的判断分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决定粟裕命运的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

不难想象，当雄才大略的战略思想家与谙熟兵家之道的军事谋略家相遇对垒时，思想与智慧之剑的交锋将是如何火星四溅和高潮迭起！当会议进行到第六个议题，主持会议的周恩来示意粟裕阐述意见时，这位身经百战的年轻将领心情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在座各位都是他所敬仰的革命领袖和中央领导，因此他说话有些磕磕碰碰不大顺畅。

朱老总安详地用四川话说：粟裕啊，你小子啥子时候变成结巴喽？

众人都轻声笑起来，笑声是一种鼓励，令粟裕放下包袱感到一阵轻松，他知道这是各位领导在帮助他减轻压力。他迅速调整状态，集中精力使自己的思维进入逻辑轨道，于是粟裕又变成一个思想敏锐眼光独到的军事家，他的神圣使命只有一个，那就是进行一场逻辑缜密、经得起任何推敲的阐述和论证，把自己对局势的判断毫无保留地完整地交给党中央去作出决定。

粟裕根据自身一向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战场经验，以及一个卓越军事家对于对手的深刻理解，在此基础之上做出一个大

胆惊人的预判，他认为在未来不太久的时间内，中原地区（包括淮海）很有可能爆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国共战略大决战。此言一出，会场鸦雀无声，那一瞬间，如同听见原子弹即将爆炸的消息，每个人的内心都不能不为这个惊天动地的结论所震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何尝不是他们期待已久的重大时刻，因为他们分明都听见自己内心咚咚擂响的战鼓和激越的号角召唤。

粟裕继续指出，种种迹象表明，这场迫在眉睫的决战态势已经形成，它迫使我们做出正确应对，因为这场战略大决战将会决定中国的命运。目前我军在山东、中原地区共有五十万军队，已经具备与敌人决战的力量，但是敌人数量仍然优于我军，达到八十万，不排除敌人还有继续增兵的可能。在这个前提下，如果此时抽调华野主力十万人组成南进兵团渡江南下，将会大大分散我军兵力，改变国共两军在中原地区的兵力对比，造成战局的被动，对于未来我军集中兵力作战十分不利。

中央领导人个个神情严肃，他们或者认真思考，或者边做笔记边提问，焦点集中在几个关键问题上：怎样确认决战态势已经形成？决战是否必然在中原（淮海）地区爆发？我军有无必胜把握？能够消灭多少敌人？刘邓大军目前的困难处境如何打破？等等。粟裕从容应对一一回答，看得出他对于这场必然来临的战略大决战早已深思熟虑成竹在胸。

但是会议的关键人物毛泽东却一直没有说话，他聚精会神地倾听粟裕阐述，不放过任何一句话、一个地名和一个数字。他用笔在纸上飞快地划拉着做着记号，然后边思考边不停地吸烟，很快他桌子面前就堆起了烟蒂的小山包。在中共党内，集理论家和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于一身的领袖人物非毛泽东莫属，他的超常判断力和洞察力当是无人能及，相信他此时已经意识到，“第三颗战略棋子”落在何处的正确答案已经开始显露出迹象来，就像河

道里的礁石，浮冰可以随波逐流，礁石却巍然屹立不可动摇。

因为决定事物本质的内在力量不是语言，而是强大而坚固的逻辑规律。

毛泽东站起身来，他还是吸着烟，目光犀利而冷峻。中央主席说：粟裕同志，你如何向我们证明，你的判断不会只是一种假设？

粟裕立正回答：如果党中央能够给我们一段时间，具体说就是半年到八个月，我们将很快证明这场决战已经到来。

毛泽东又说：六到八个月，可是以刘邓目前的情况，他们可等不起啊。

粟裕答：是！如果南进兵团渡江，我认为，蒋介石并不会调动白崇禧主力南下，他只会集中南方的军队进行“围剿”，刘邓的处境反而会更糟。相反，如果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样将会大大牵制白崇禧兵团，减轻刘邓的压力。

毛泽东点点头，换了一支香烟。众人释然，可以看出，粟裕的观点赢得与会者一致认可。

但是会场风云突变，毛泽东站在地图跟前沉思片刻，他忽然回转身来厉声说道：粟裕同志，如果你不敢渡江南下，挑不起这副担子，党中央可以考虑另外换人去！

一语既出，四座皆惊，会议室的气氛顿时降到冰点。

对粟裕来说，他必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要么坚持真理，坚持讲真话，要么服从于领袖权威。但是这两件看似矛盾的事物其实又并不矛盾：坚持真理是从思想意义上讲的，而服从命令则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组织纪律。于是他挺起胸膛铿锵回答：只要党中央决定派我去，我个人坚决服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毛泽东要的就是这句话，这个态度，对一个军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赤胆忠心更可宝贵的东西呢？中央主席点点头，他坐下来，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宣布暂时休会，其他人退出去，等待书

记处讨论后做出决定。

7

显而易见，毛泽东“渡江南下”的主张没有获得多数人支持，中央主席暂时成为少数派。当然这回他这个“少数派”与红军时代性质完全不同，不是遭受打击排挤，也不是路线斗争，而是正常的工作讨论，在战略决策上如何统一认识，向正确的事物靠拢。

当晚，中央书记处再次开会讨论，五大书记多数赞同粟裕的建议，从而事实上已经否决了南进兵团渡江作战的计划。这个结果并不出乎毛泽东意料，从理智上讲，他当然极为重视不同意见的合理性，不然他不会电令陈、粟立马赶来城南庄开会，但是毕竟南进计划已经酝酿了大半年，眼看即将付诸实施，这令他在感情上有些难以接受。

毛泽东只是吸烟，没有说话。沉默片刻之后，他站起身来说：让我再想一想，你们也再考虑考虑，这样明天大家都会有个明确意见。

有人担心毛泽东想不通，以毛泽东的性格，他从不会轻易改变决定，何况他对“第三颗战略棋子”谋划已久，花费大量心血，这样一来会议岂不开成僵局？但是周恩来胸有成竹，他很有把握地说：大家别担心，我们都了解主席，他是个自觉服从大局和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的领导人。

这一夜毛泽东房间的灯光彻夜未熄，秘书得到命令，没有重大情况不许打扰主席工作。值班的警卫员看到，只有炊事班在下弦月升空的时候往屋子里送了一次夜餐，凌晨时分总参谋部送进去一份东北战场的紧急情报，除此之外主席驻地静谧无声，连夫人江青也领着小女儿李讷到别处房间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走出房间，他脸色平静神采奕奕，丝毫看不

出熬了一个通宵的疲惫。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当场作了表态：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的最高原则，我这个中央主席也不能例外。我服从大家的意见，但是这并不表明我完全同意，保留个人意见还是允许的嘛。

毛泽东的民主态度为党内树立了一个优良的表率：允许保留意见，但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决议。战争年代，共产党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与同一时期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的独裁专权作风形成鲜明比照，相信这正是两个政党、两种力量决出优劣胜负的根本原因之一。历史证明，只有当集体智慧（政治制度）对领袖才能（个人权力）形成互补、约束和相得益彰时，重大决策方可避免严重失误。反之则走向反面。

会议结束后，陈、粟联名拍发紧急电报给华野其他领导，内容是“任务有变，暂不渡江”。

粟裕离开城南庄之前，毛泽东单独约他作了长谈。尽管毛泽东的个人意见被否决，但是爱才心切的中央主席仍然极为赏识粟裕的军事才华，准备委以重任，也就是担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另有任用。粟裕坚决推辞，提出“陈老总不能离开华野，华野也离不开陈老总”，请中央考虑仍由陈毅兼任华野一把手。在华野军史上，这是粟裕第二次请辞担当一把手的重任，说明这位天才军事家从未头脑膨胀自以为是，而是始终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于是后来华野就有了粟裕“两让司令”的美谈。

共产党的“第三颗战略棋子”终于落下来，不是剑指长江以南的浙、闽、赣，而是正确地落在国民党的战略要害和致命之处——中原和苏北（淮海）地区。

事实证明，城南庄会议做出的重大调整十分及时，仅仅三个多月后，一场震惊中外的淮海大决战就此爆发，并且最终决定了中国命运的走向。事实证明粟裕的战略预判具有惊人的预见性和正确

性，而毛泽东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民主作风则为广大干部集思广益和广开言路提供了组织保障。

当中共领导人在华北的小村庄以非凡的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解决自己的内部矛盾之时，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却陷在总统选举的政治泥潭里加剧内耗，迟迟不得脱身。当共产党因为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步伐因而变得更加团结和强大时，国民党政府的“制宪大选”终于落下帷幕，但是这个业已病入膏肓的没落政权不仅没有化解危机，相反更加分崩离析和人心涣散，因此他们的统治注定已经走到尽头。

第十三章

暗杀毛泽东

1

一年一度5月飞花的春季到来了，虽然南京城里的蒋介石终于踏着融融春光如愿以偿地登上总统宝座，但是这位继孙中山之后第二个就任中华民国总统的最高统治者心情简直坏透了。他在就职典礼这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心绪愁郁，精神沉闷，似乎到处都是黑暗悲伤，凄惨未有如今之甚……更切辞职之念矣。（《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研究院馆藏）

蒋介石就职之时如同受难之日，心情如此黑暗，与白天他在金碧辉煌的就职典礼上神采飞扬的表情判若两人。直到六十年后他的日记在美国胡佛研究院被公开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大总统在公众面前的表情都是演戏，真正的苦楚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本来竞选总统是迫不得已选给美国人看的，目的是“以民主换美援”，岂料劳民伤财的全国竞选搞了大半年，一年前国军在战场上对共产党还占据绝对优势，可是等到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他的军事优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像漏瓢里的水一样悄悄漏光了。国民党的统治就像太阳下的冰块一样不断消融，

军队越打越少，眼看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就要变成共产党的天下，他这才发现那场选举闹剧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何况如此兴师动众还选出一个美国人暗中支持的桂系李宗仁来当副总统，这不明摆着跟他作对吗？他心情能好得起来吗？

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开始尝到自己种下的苦果。

总参谋长何应钦匆匆赶来向总统汇报。本来总参谋部一直被陈诚把持，但是因其指挥不力迭遭败绩，被责令调去东北战区，何应钦接任总参谋长。事实上没过多久何应钦又被换下，由顾祝同接任，这种走马灯似的换帅反映了蒋介石对于军事形势的幻灭和无奈。据说这一年的蒋介石已经患上了“战报恐惧症”，只要前线战报一到，十有八九都是噩耗，不是哪座城市失守，哪里守军被歼灭，就是哪些长官自杀身亡或者被俘失踪。但是这回何应钦带来的竟然是个捷报：胡宗南指挥西北国军在西府、宝鸡与彭德怀共军激战，重创共军主力，歼敌数万人，迫使彭德怀不得不从陇东往西北方向逃窜。

蒋介石看着地图，他疑惑地说：既然彭德怀向陇东方向逃窜，为何没有拦截并消灭他？

何应钦趋前一步说：本来我军完全可能全歼彭德怀残部，但是青马骑兵未能堵住共军退路，致使功败垂成。

蒋介石点点头，无奈地说：青马骑兵不是中央军，自古以来听管不听调，打仗还得靠自己人。

不管怎么说，这个所谓的“西府大捷”很重要，国民党军队太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了，可是如今这样的胜利不仅越来越少，而且规模也难以同从前的中原大捷、两淮大捷、四平大捷以及攻占延安相比。蒋介石打起精神，原本阴郁的脸上也露出久违的笑容来，他大声宣布说：胡寿山不愧是我的学生，知耻而后勇，这回我要好好嘉奖他……要是国军在各个战场上都这样打仗，何愁共军不

被消灭？

何应钦前脚刚刚离开，军统头子毛人凤后脚赶来，他带来的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重要消息：根据确切情报，毛泽东已经离开陕北，转移到华北石家庄郊外城南庄。

毛泽东离开偏僻荒凉的陕北老巢，将他的指挥部推进到距离六朝古都的北平仅有不到两百公里人烟稠密的战略重地华北，这显然不是个好兆头。毛泽东此举表明，共产党已经不再惧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毛泽东将要与对手面对面进行一场更大规模的决战来一争高下。

毛人凤在地图上标注出“城南庄”的位置，并向蒋介石详细说明，该庄是一座只有百余户人家的普通村庄，聂荣臻的晋察冀司令部就曾长期驻扎此地。根据军统华北工作站的情报，毛泽东目前的准确位置就在村子西边一排平房里，警戒十分森严，而周恩来、朱德等人目前均不在该村。

蒋介石怀疑地说：你的特工怎么会把情报搞得这么准确，该不会是共党故意送的假情报吧？

毛人凤肯定地回答：这个代号“蜥蜴”的高级特工是在抗战时期被我华北工作站策反的，他受命潜伏在共军司令部多年，是军统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

蒋介石面无表情，两眼却放出光来。

这就是说，天无绝人之路，上帝再次垂青国民党。试想，如果能够完成一次决定性的致命打击，定点清除毛泽东，继而摧毁共产党首脑机关，结果将会怎样？共产党群龙无首不战自乱，国民党军队将重新发起进攻收复失地，战争的天平无疑将朝着国民党一方很快倾斜过来。

蒋介石立即召开仅有少数高级将领参加的绝密会议，国防部拟定了一个代号为“西风行动”的暗杀计划，由军统负责提供情报，

空、地、情各方人员协同执行。为了防止泄密，“西风行动”不留副本，原件交总统侍从室保管，作战对象全部使用代号。该行动的核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

暗杀毛泽东！

2

随着访苏日期临近，毛泽东的心情也愈加迫切起来。

有关部门专门从石家庄请来裁缝为毛泽东量体裁衣做新制服。毛泽东是个从不讲究衣着的人，他习惯跟战士们一样穿灰布军装，不穿皮鞋。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中央办公厅事先为毛泽东特制了两套笔挺的毛呢制服，等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仪式一结束，毛泽东就把制服送给了工作人员。

访苏前夕，毛泽东不仅大量阅读有关前苏联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书籍，阅读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而且还向俄语翻译学习简单的俄文生活用语。陪同访问的中共代表团名单已经拟定，甚至连日程安排和会谈内容也与苏方敲定，毛泽东不仅要会见苏共政治局同志，而且还要与斯大林同志单独会谈。

毛泽东期待访苏是有充足理由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那时候起，莫斯科不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也成为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总指挥部。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源远流长的复杂关系难以用几句话来概括，但是中共曾经属于共产国际一个分支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本来中共成立之初，按照惯例其领导人都由共产国际任命，但是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重新复出进入决策层，这是中共获得新生的标志性事件，它的意义在于，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一条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独

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在此后长达大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中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根本道理，那就是任何政党和国家的发展都有其独特性，任何先进的思想武器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任何脱离本国国情的教条主义都必将遭到失败的惩罚。

十几年过去了，中共已经成长壮大为一个拥有数百万党员、上百万正规军和领导七千万人口解放区的强大政党，中共取得的巨大成功迫使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如下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那就是中共已经走向成熟，它已经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共产党。

抗战胜利以后，毛泽东首次提出了访问前苏联的想法。毛泽东坦言访苏目的有二：第一是向前苏联老大哥学习建国和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二是加强交流，共建平等对话的党际关系。作为中国兄弟党领袖，毛泽东的愿望无疑是坦诚的，也是务实的，他把苏共摆在老大哥的位置上，希望莫斯科尊重中共已经是个成熟政党的事实，两党需要平等对话而不是加深矛盾。

莫斯科方面表面上欢迎毛泽东访苏，但是前后两次均以中国形势紧张为由推迟访问行程。当中国内战的形势渐趋明朗，共产党胜券在握并且开始考虑建国的重要时刻，毛泽东第三次提出访问前苏联。毛泽东急于访苏还增加了一个形势问题，他预见到如果不远的将来共产党建国一定会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联合抵制，国际处境将会遭遇困难，所以他希望前苏联带头承认新中国与之建交，并带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给予强有力的支持。

这一次莫斯科态度大有转变，很配合，没有设置障碍，出现一点小分歧则是因为起程地点。前苏联方面建议，毛泽东一行先从陆路到达东北大连，然后登机前往苏联。中方则希望前苏联飞机直接在石家庄机场降落，因为从城南庄到大连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还要乘船冒险，从海上越过国民党封锁线。经过协商，苏联方面

回复同意考虑中方意见，派飞机直飞石家庄，访问日期暂定在5月中下旬。

毛泽东得知一切妥当很高兴，他对党内同志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实力对等才能对话，否则你是没有发言权的。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访苏的愿望即将实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已经准备就绪，只等前苏联飞机到达便可成行。

3

一只土黄色的蜥蜴在落叶间悄悄爬行，它看上去同树林里的枯叶几无差别，但是蜥蜴就是蜥蜴，不是落叶，它是个躲在暗处的危险的捕食者。

代号叫做“蜥蜴”的潜伏特务刘从文本是个老革命，他同绝大多数从农村参军的老战士一样，面孔粗糙感情朴实，工作勤恳从不讲价钱，上级信任同志称赞，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个一脸憨厚的人竟是一个为敌人工作的特务分子。

在晋察冀军区机关里，像刘从文这样的老革命很多，他们出身贫苦，没有文化，参加革命时间很长，资历很老，职务不高，但是非常受人尊敬。以刘从文为例，他抗战之前参加革命队伍，许多同年参军的战友已经当上团长师长，他的职务还是个司务长（正排级），并且十年一贯制，人称“老司务长”。但是人们从不见他发牢骚，一如既往地当好革命螺丝钉，多次受到上级表扬。

参军前的刘从文在家种地，是个老实巴交的冀中农民，当过地主雇工，修过铁路，在饭馆当过伙计，学得一手半生不熟的厨艺，总之是个道地的受苦人。他参军后上过几次前线，当领导发现他是个人才，调到团部做饭后，战士刘从文的个人特长才得以发挥。于是炊事员小刘就从地方部队做到了分区，再从分区做到晋察冀军区

机关，直到成为负责军区首长小灶食堂的司务长老刘。按说老刘同志革命十几年，也算得上老党员老革命，按照建国后划分待遇的标准，七七事变前参军的人都享受老红军待遇，那么老红军刘从文理应成为人人尊敬的革命功臣。问题是革命成功之前没有福利待遇，毛泽东也不拿工资，师长军长与战士穿同样的土布军装，团长营长跟士兵一道行军打仗。司务长老刘并无政治野心，也没有远大抱负，他的家在冀中农村，上有老，下有小，他干革命工作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养家糊口。司务长常常要到处采购，虽然金额不算大，但是与金钱和商品打交道却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金钱会唤醒人心中沉睡的魔鬼，它的名字叫“欲望”。老刘并未意识到这个危险，他偶尔会在采购中顺手牵羊，占点小便宜，得点蝇头小利，并为此沾沾自喜。

嗅觉灵敏的军统特务注意到这个猎物，于是一个从前认识的老乡找到他，向他打听部队上的事情。老刘推却不过情面就讲了，讲得不多，却获得一笔相当于部队几年津贴的报酬，令他喜出望外。第一次他悄悄地收下钱，心里有些忐忑不安，思前想后，最后安慰自己说就这一次吧，反正没人知道，他也就没有向部队汇报。栅栏打开，魔鬼被唤醒了，老刘城门洞开。接下来一切顺理成章，第二次老乡又来了，又得到一笔钱，此后周而复始，老刘同志就变成代号为“蜥蜴”的军统潜伏特务。

后来披露的档案资料表明，刘从文堕落叛变并非因为阶级利益，相反他一点也不仇恨共产党。他供认正是因为共产党来了家里才分了土地，自己才当上解放军干部，穿上军装受人尊敬。但是他服从内心贪欲，经不起物质诱惑，在金钱面前，他的灵魂早已被腐蚀得千疮百孔。试想一下，如果他再忍耐一点，觉悟再高一点，目光再远大一点，共产党夺取江山，他这个老红军老革命还怕过不上幸福生活么？

小灶食堂是专门为军区首长服务的，老刘得以利用他的身份不受限制地出入军区司令部，常常从饭桌上打探到一些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当毛泽东即将来到城南庄时，军区机关驻地加强警戒，部队严密封锁消息，但是对于军区内部的工作人员来说，探知这个消息并非难事，于是潜伏特务“蜥蜴”很快就把这个绝密情报传递给了军统工作站。

上面很快下达了暗杀毛泽东的秘密指令，并派人把氰化钠毒药悄悄交给他，指示他在饭菜里投毒。但是这个暗杀计划很快归于流产，因为军统局的上司不知道，毛泽东并不在军区小灶食堂吃饭，他的生活有专人负责，并由中央办公厅采取严格的安全措施，杜绝一切可能的漏洞，令刘从文难以接近。

投毒不成，上面再次发来指令，要求刘从文想办法靠近毛泽东，趁其不备开枪暗杀。可是执行这一任务更是比登天还难。因为担任毛泽东身边警卫的都是陕北过来的中央警卫团，不要说一般人混不进去，就是军区首长要见毛泽东也须经事先通报，并且不准携带武器。刘从文毕竟不是受过严格训练的职业特工，他有家室，有老婆孩子，如果只是在饭桌上打听点消息，卖点过路情报之类的举手之劳，他还是乐于从命。现在上面要命令他去当亡命之徒，做人肉炸弹，这样同归于尽的任务令他感到害怕。于是“蜥蜴”悄悄扔掉毒药，采取拖延战术，对上面发出的暗杀命令置若罔闻。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天刘从文照例到镇上采购，有人从背后拍拍他的肩膀。他转过身，看见来人正是他的单线联络人，石家庄大丰烟厂的副厂长孟建德。孟建德把他带到一个隐蔽地方，交代他尽快画出一张城南庄的地形图来，并标明毛泽东住所的位置，同时付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报酬。

金钱果然发生作用，这一回“蜥蜴”没有拖延，他未费多少周折就顺利完成任务。

暗杀毛泽东没有下文，蒋介石再三催问，国防部急了，决定派飞机轰炸城南庄。

为了确保轰炸的准确性，国民党空军头天派出一架小型侦察机对目标地形进行了空中拍照，结合潜伏特务提供的内部情报连夜绘制了轰炸地形图。执行任务的是空军四架美制B-25轻型轰炸机，这种被地面人员戏称为“大黄蜂”的B-25双引擎轰炸机载弹量为四千磅，换算成公制单位约等于一千八百多公斤，四架飞机的总载弹量约为七吨多。携带的炸弹种类有重磅炸弹、空爆弹、集束炸弹和燃烧弹等等，如果这些威力强大的炸弹都能命中目标，不仅毛泽东难逃厄运，连那座华北小村庄从此也将从地图上抹去。仅从这种杀鸡不惜用牛刀的战术就不难看出来，南京方面对这次暗杀成功寄予多么巨大的希望！

蒋介石亲自给空军下达命令，你们必须完成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为此空军成立行动指挥部，由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挂帅担任总指挥。为了防止行动泄密，机组人员起飞之前一律不知道任务内容、地点和目标，而担任轰炸任务的机群也不从距离城南庄更近的北平南苑机场或者太原机场起飞，而是精心选择了位于中原腹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野战机场——周口军用机场作为出击地点，起飞时间则定在次日凌晨。

不料头天夜里中原地区天气骤变，机场上空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不久就开始下起暴雨来。这是入春以来中原地区迎来的第一场春雨，野战机场建在河滩上，地势低洼设施简陋，加上简易跑道两旁没有排水沟，因此漫起来的河水很快就淹没了跑道，淹没了机窝和仓库，把机场变成一片泽国。恶劣的天气迫使所有飞机不得不趴

在地面上，那些露天摆放的炸弹引信都进了雨水，睡觉的帐篷也在水中漂浮起来，飞行员只好紧急转移到机舱里躲雨。总指挥王叔铭得到消息急得直跺脚，但是他对天公不作美也无可奈何，经过请示只好命令任务延期执行。

第二天雨过天晴，准备工作从头开始，王叔铭亲自进入野战机场督战。他看见河水退去后的机场到处一片泥泞，炸弹躺在泥水中，地勤人员正在维护飞机，检查那些被泥水浸泡过的机械设备。为了尽快排除积水晾干跑道，机场从四周农村找来许多民工挖沟排水，修复被大风刮倒的仓库，因此到处都是一片乱糟糟的忙乱景象。

经过两天抢修，人们的努力总算见了成效，机场基本恢复功能，经过测试，跑道也能勉强起飞轰炸机。总指挥重新恢复信心，行动虽然开头不顺，但是好事多磨事不宜迟，万一再来场暴雨或者有个什么意外，“西风行动”计划就只好泡汤了。于是王叔铭果断决定，第三天凌晨轰炸机全部起飞，行动进入倒计时。

5月18日午夜刚过不久，B-25轰炸机加油装弹完毕，机组人员也都进入临战状态整装待发，总指挥亲自向他们交代了轰炸任务。每个领航员都领到一份标明目标位置的地形图，轰炸目标是石家庄西北方向几十里外的城南庄。

东方欲晓，天色微明，地面升起红色信号弹，轰炸机开始发动，宁静的空气顿时被震耳欲聋的隆隆马达声所打破。总指挥眼看轰炸机一架接着一架顺利起飞升空，然后在空中完成编队向北方飞去，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剩下来就要看老天爷的运气站在哪一边了。

不料十多分钟后空中传来暗语，报告一架轰炸机出现机械故障，请求紧急返航。国民党飞机大都是二战时期美军使用过的旧飞机，其中许多已经接近或超过使用寿命，加上地勤保养水平差，缺

少外汇购买零配件，因此只能修修补补勉强对付，故障率一直居高不下。飞机出了故障会从天上掉下来，飞行员出身的总指挥对后果十分清楚，他只好同意飞机在就近机场降落。

出师不利先折损一架飞机，不过谢天谢地剩下三架总算没有出故障，要是大家都在这种节骨眼上凑热闹的话，总指挥只好自杀谢罪了。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总指挥目不转睛地盯着航线坐标地图，他看见那根代表机群位置的直线已经抵达目标上空，不由得从椅子上直起身体，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来。但是领航机长报告，华北地面有云层，影响了锁定目标。

又过了十多分钟，机群报告已经发现目标，准备投弹。总指挥精神大振，他命令副官：向南京报告，飞机已经抵达目标，“西风行动”开始！

5

5月18日清晨，一阵隆隆的马达声从天空传来，打破了山野的宁静。

当时华北解放区的防空体系为“群防式”和“驿站式”，即最先发现敌机来袭的群众赶紧向区公所报告，区公所用电话向部队报告，部队又向军区报告，层层传递，就像古代的烽火台一样，为军区机关和重要目标防空疏散赢得宝贵时间。但是这回狡猾的敌机出其不意地选择了清晨偷袭，不是从北平、天津机场起飞而是从中原方向飞来，所以等到惊讶的人们纷纷翘首张望，看见多架飞机从云层里钻出来时，疏散已经来不及了。

很快人们看清，敌机是有备而来的，因为这些飞机既不是战斗机，也不是过路的运输机，而是机翼下面涂着青天白日机徽，机腹

下面挂着沉甸甸炸弹的轰炸机，它们一旦飞临城南庄上空立刻准备降低高度投弹。

哨兵对空开枪，发出紧急防空警报。

此前华北解放区时常遭到敌机轰炸，军区机关背后的小山坡上挖有多座防空洞，以备紧急之用。大的防空洞可容纳几十号人，洞顶用坑木支撑，能抗击敌机投掷的重磅炸弹攻击，小的也就相当于农村地窖吧，虽说简陋和抗炸能力差些，毕竟比暴露在光秃秃的地面上安全许多。尤其是毛泽东决定留住城南庄之后，聂荣臻司令员特别指示在“一号驻地”附近修建了一座坚固的防空洞，以确保主席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这天敌机来袭十分突然，当防空警报的枪声接连响起时，敌机已经飞临城南庄上空不远。报警的枪声惊醒了宁静的村庄，人们纷纷奔出房屋和村庄躲避。许多年后，已经身为中国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司令员回忆道，听到飞机马达声如此之近，自己心头往下一沉，心想坏啦，主席夜晚工作，此刻一定还在睡觉。

身为华北解放区最高领导人的聂司令员知道，为毛泽东担任警卫的中央警卫团都是刚从陕北老区过来的部队，陕北住房都是窑洞，山大沟深容易隐蔽，等于天然防空洞，他们的防空经验可能不足。但是华北平原不同，房屋建在地面上，一旦遭到轰炸很难脱身，所以必须赶快疏散。一想到这里，聂司令员什么也顾不得，拔腿就往毛泽东住处奔去。

聂司令员的担心很快被证实了。

毛泽东长期患有严重的失眠症，一旦入睡警卫员都不敢轻易打扰他，加上毛泽东历来不怕危险我行我素，从不把敌机放在眼里，所以警卫员尽管担心着急，却没人胆敢叫醒首长。

江青住在另一排房子，她的动作十分灵敏，听见防空枪声就带上女儿李讷跑进防空洞，等她安全以后才发现毛泽东还没有出来。

江青很着急，又不敢贸然离开防空洞，只好敞着嗓子朝着警卫员大喊大叫，要他们马上叫醒毛泽东进入防空洞躲避。

天空敌机的马达声越来越响，人人都能够听出来，敌机正在降低高度，危险的阴云笼罩在头顶上。但是当警卫员不得不叫醒毛泽东时，毛泽东果然很生气，他不仅不肯下床，还训斥警卫员说：它走它的路，我睡我的觉，怕么子嘛！

炸弹眼看马上就要落下来，可是毛泽东却不走，这可把大家急坏了，警卫员谁也没有胆量敢把中央主席绑架进防空洞。正在僵持间，聂荣臻气喘吁吁地闯进门来，他大声命令警卫员：快抬担架来，给主席披上衣服……多来几个人，抬上快跑！

毛泽东到底被强行架走了，他出门后还回过头来连声叫道：文件！桌子上的文件，还有手稿……

警卫员抬着毛泽东不顾一切冲出院子，冲向百米开外的山坡，相信此时他们的冲刺速度可与任何运动会冠军媲美。敌机在轰鸣，炸弹在呼啸，年轻战士与时间赛跑就是与死神的脚步赛跑，与敌人的阴谋赛跑。历史在这里再次上演决定命运的惊险一幕：年轻战士拼死抢救的不仅仅是党中央主席，而是一个未来年轻共和国的命运，而在天空上紧追不舍张牙舞爪的死神也不仅仅要扼住某一个中共领导人的喉咙，消灭他的肉体，而是要摧毁一个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灵魂，扼杀这个襁褓中的婴儿。

在国共两党将近半个世纪的生死搏杀中，这是蒋介石无数次消灭他夙敌的行动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然而这一步他却始终难以跨越，最终不得不放弃大陆兵败台湾，蜗居海峡对岸那座孤岛了却残生。

随着第一轮炸弹发出令人心悸的尖啸声落下来，一阵猛烈和震耳欲聋的巨大爆炸此起彼伏，人们惊骇地看到，敌机投下的炸弹接连落在毛泽东住处和军区机关平房爆炸，爆炸引燃的大火和腾起

的烟雾遮挡住人们的视线。但是此时毛泽东一行已经安全到达防空洞，人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来。

敌机反复空袭投弹，几乎摧毁了整座村庄，但是已经于事无补。历史的航船躲过暗礁乘风破浪，向着1949年那个金色秋天继续前进。

空袭结束，人们纷纷返回住地灭火，毛泽东一行被紧急转移到二十多里外另一座地形隐蔽的花山村居住。人们看见毛泽东的住房已经被炸塌一半，空气中弥漫着木头和家具烧糊的刺鼻气味，而且院子里竟然还有一颗美国制造的重磅炸弹没有爆炸。当毛泽东得知他的住处还有一颗炸弹没有爆炸时，他当即讥讽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餐，美国人白送给蒋介石的炸弹也有不灵的嘛。

警卫员从他的屋子里抢救出一些生活物品，其中包括一件被烧坏的毛料制服，那是毛泽东为访问前苏联特别赶制的出国服装。江青很惋惜，抱怨说还没来得及穿就毁了。毛泽东则皱起眉头看看那件倒霉的制服，没有说话。

出国制服被烧毁似乎是个不祥之兆，几天后有莫斯科电报到达，称苏共政治局委员都要下乡去催收粮食。毛泽东的访苏之行再次被无限期推迟。

人们以为毛泽东会生气，不料毛泽东淡淡一笑，自嘲地说：民以食为天，天者，大也。我毛泽东访问当然没有吃饭重要喽。

他随手划燃一根火柴，点燃香烟后也点燃那份电报，看着它化为缕缕轻烟消失在空气中无影无踪。

毛泽东曾经说过，平等对话的基础是实力对等，否则就没有发言权。莫斯科出尔反尔的态度证明了这一点。此后毛泽东转移到西柏坡与其他中央书记会合，不再提访问前苏联的事。

飞机投完炸弹之后，飞行员向指挥部报告说：“地面目标确已摧毁。”守候在电台跟前的王叔铭大喜过望，立即把喜讯向南京报告，令蒋介石很是高兴了一阵。

为了弄清轰炸效果，空军当天再次派出一架侦察机飞临城南庄上空盘旋拍照，经过比对辨认，国防部专家确认空军没有谎报战果，目标已经摧毁。

但是经过几周漫长等待之后，军统情报送出来，报告毛泽东并未被炸死，已经转移住处不知去向。蒋介石极为失望，派出大批飞机对城南庄四周可疑目标进行狂轰滥炸，给华北解放区政府造成很大损失，人员伤亡惨重。

暗杀毛泽东的“西风行动”遂以失败告终。

“轰炸城南庄事件”立即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被列为华北军区头号大案立案侦查，保卫部门费尽心思一直未能破案。许多怀疑对象都受到调查，司务长刘从文也被叫去谈过话，但是未引起怀疑，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出身贫苦工作勤恳的老革命会是个变节投敌的特务分子。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方面缴获大批军统绝密档案，终于从中找到答案，原来一直深受信任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司务长刘从文竟然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代号为“蜥蜴”的潜伏特务，从而才解开了这个长达将近两年的“暗杀毛泽东之谜”。

此时的刘从文已经跟随华北军区机关进了北京城，因为革命资历长职务也得到相应提升，分了房子，当上小领导，家人亦有工作，处处受人尊敬，过上出人头地的好日子。据说他十分后悔从前那些见利忘义的卖身勾当，现在国民党失败了，共产党胜利了，他就是把肠子悔青也无处补救。他患上神经过敏和失眠症，半夜里常常做噩梦，醒来大汗淋漓心惊肉跳，只好心存侥幸，暗暗祈祷过去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千万不要东窗事发，永远随着国民党逃离大陆

不为人知。

问题在于，天底下的事情，哪有做过不留痕迹的呢？“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的就是人生在世不要做亏心事，天上有双眼睛盯着你。

1949年岁末，刘从文以及同案犯被一网打尽逮捕归案，次年初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押赴刑场执行。

第十四章

开封之战

1

粟裕司令员是在抵达鲁西南山区才得知敌机轰炸城南庄的惊人消息的。

他由此产生了一种极大的紧迫感，如果解放军主力不能在前线尽快取得决定性胜利，那么威胁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险情还会频繁发生。

不消说，党中央主席是极为赏识他这位湖南小老乡的，毛泽东会后评价粟裕说，我看他行，能指挥五六十万人马。为此粟裕需要尽快用一场重大胜利向主席汇报，证明中央改变南进兵团渡江作战，把“第三颗战略棋子”摆在中原地区的决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及时的。其实粟裕对此早已胸有成竹，他是个性格内敛深思熟虑的指挥员，行为低调不喜张扬，没有很大把握不会声张。返回前线前夕，毛泽东约粟裕面谈时，粟裕当面向中央主席立下军令状，保证在近期内消灭盘踞在中原地区的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邱清泉第五军，为即将展开的战略大决战扫清障碍创造条件。

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除张灵甫第七十四师被歼灭外，新一

军、新六军远在东北，胡璉整编第十一师则部署在伏牛山区进攻刘邓部队，目前只有第五军占据着徐州外围陇海铁路虞城至砀山的有利地形，牢牢扼住华东野战军进军苏北和中原的咽喉要道。

第五军也是华野的老对手，这支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在国民党军队里是一支远近闻名的老牌劲旅，原军长杜聿明，师长郑洞国、戴安澜、廖耀湘、邱清泉、高吉人等等都是闻名中外的抗战名将。第五军在抗日战争中可谓战功赫赫名声远播，取得过举世闻名的广西昆仑关大捷，在后来气壮山河的入缅作战中，第五军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锋和主力开赴国际战场，戴安澜指挥第二〇〇师在缅甸同古一役中与日军激战半月，后来撤退途中不幸壮烈殉国，毛泽东、朱德等都送过花圈悼念，光鉴日月可歌可泣。而该军的另一位师长廖耀湘则率师进入印度，组建全美式装备的劲旅新六军，在缅北反攻中一举歼灭日军最精锐的第十八师团，遂成最负盛名的抗战名将之一。

抗战胜利之后，第五军全部换成美式装备，他们的对手也由日本人换成了共产党。共产党同日本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由游击队发展而来，熟悉地形，有当地群众支持，不打阵地战，不守城，也不死拼硬扛地拼实力，总之你在任何西方国家的军事教科书上都找不到他们创造的游击战术。共产党擅长打运动战，跟你比走路，比吃苦，在大山里兜圈子，让你的大炮坦克统统无处发挥，有劲使不上。当你的官兵又累又乏精疲力竭的时候，他们忽然像从地下钻出来一样，能吃则吃，吃不掉就走，孟良崮第七十四师不就这样眼睁睁地被吃掉了么？国民党统帅部总结了张灵甫失败的惨痛教训，徐州“剿总”将王牌第五军部署在陇海铁路沿线，依托公路铁路组成强大的豫东战略兵团，凭借其强大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对集结在鲁西南山区的华野主力形成巨大威胁。

从战略态势来看，集结在鲁北和豫东的两路国民党大军就像张

开的老虎钳，而鲁西南解放区就像一只核桃，遭到南、北敌人的两面钳制。这样的态势相当不利，华野主力不仅回旋余地小，受到很大限制，而且还会遭到敌人两面同时进攻，随时处于被动地位。战场如棋局，一步被动则步步被动，粟裕早就在动脑筋研究如何打破这种受制于人的局面。第五军是一只拦路虎，只有坚决消灭这个国民党主力王牌，打断敌人构筑中原战略体系的脊梁骨，才能夺回华野在中原地区的主动权。此前他已经做好服从中央命令渡江作战的思想准备，陈士榘、唐亮率第三、八两个主力纵队已经转进豫南的桐柏山区待命，一旦命令下达立即南进，但是现在党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他手中又多了两张进军中原决胜淮海的王牌。

粟裕返回华野总部立即马不停蹄地拟定消灭第五军的中原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经过反复研究，并电告党中央，具体来说就是以原来准备渡江南进的陈、唐两个主力纵队为诱饵，吸引第五军南下，然后集中华野全部八个主力纵队切断其退路，一举包围并将其吃掉。这种“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分割消灭敌人”的歼灭战已经被粟裕运用得得心应手炉火纯青，而这种战术也是解放军在全国许多战场取得胜利的主要战术之一，包括震惊中外的“孟良崮之战”，可谓屡试不爽百战不殆。

部队指战员紧急动员起来，“大打仗，打胜仗，坚决消灭第五军”成为参战部队激动人心的战斗口号。地方政府紧急准备粮食和担架，数万支前民工也被动员到位，做好跟随部队出征的准备。连远在伏牛山区艰苦作战的刘、邓首长也对这次行动极为关心，命令中野部队做好一切准备积极配合，因为他们深知，一旦邱清泉第五军被消灭，中原局势将立刻改观，白崇禧对伏牛山区的“围剿”将不攻自破。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一个狂风大作雷声隆隆的5月之夜，一封来自西柏坡的中央急

电送到粟裕手中，那是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作战命令。尽管粟司令早已身经百战指挥若定，但还是有一股激动的热流涌上心头，令他血流加速心潮澎湃。他把电文反复看了几遍，中央军委除了同意他的作战计划外，另有一句话特意加了引号，重复他在城南庄立下的“军令状”。那就是，消灭第五军是华野“夏季作战之中心目标”。

一纸军令状已经不再是粟裕个人的意志和决心，而是最高命令，也是华野全体官兵至高无上的光荣任务。

司令员拿起电话筒，他简短命令：中原作战开始实施。第三、第八纵队天亮前切断平汉铁路，向东进攻。

2

5月20日，南京城里的蒋介石正式宣布当选民国“大总统”，并在就职典礼上向全国发表“剿共”宣言，振振有词地保证将尽快消灭共产党。然而不到二十四小时，一个惊天消息从中原传来，华野主力数万人突然从许昌地区越过平汉铁路，向东大举进攻，已经攻下鄢陵、扶沟等县城，正在直插太康、淮阳，似有继续大规模东犯的迹象。

蒋介石吓了一跳，中原地区是全国的战略要地和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比不得偏远荒凉的陕北高原，“得中原者得天下”，这条古训为历来统治者所牢记，不敢掉以轻心。他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问号就是：这么多共军从哪里钻出来的？难道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参谋总长顾祝同解释说，情报显示这股共军确为陈、粟主力，番号较多，有第三、第四、第八纵队等。几个月前从豫北方向秘密流窜过来一股共军，目的是策应在伏牛山的刘、邓残部，现在看来正是这股共军在搅乱局面。

蒋介石厉声斥责说：当初为什么不加以追剿，以至于让他们成了气候？

顾祝同面呈难色，因为半年多来参谋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人，忽而陈诚，忽而何应钦，他也是刚刚上任不久，如何能说清当时是怎么部署的呢？从另一个角度讲，蒋介石身为三军总司令和最高统帅，如今的局面你自己难道不清楚，就没有责任吗？问题是领袖总是英明的，有错总是下级负责；君臣有别，错在臣子，自古皆然。他只好支吾其词地回答说：因为东北局势吃紧，加之中原军力薄弱，难以多处追剿。

蒋介石也意识到错怪了顾祝同，自去年以来全国战局呈现恶化趋势，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他注视地图，对这股共军的动向感到很纳闷，于是又问：陈、粟诡计多端，他们突然向东进攻，到底要去哪里？想要干什么？

这个问题自然谁也回答不上，因为这个问号正好是共军的战术核心，或者是迷魂阵，除非让粟裕自己来回答。顾祝同小心地说：根据多方情报，我们判断这股共军东进的目的可能有二：第一是佯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策应山东共军作战，也就是说真正的战场可能是在山东方面。第二，也不排除他们趁我军忙于围剿伏牛山刘邓共匪，乘虚而入向东重新进占苏北，也就是从前新四军老巢两淮和盐城，这样不仅从侧背威胁徐州，同时还能直接对南京造成威胁。

蒋介石盯着地图举棋不定。

作为统帅全局的领袖和军事家，他的全部意志能力和智慧才华都必须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那就是对战场动态作出正确决断部署。十九世纪法欧战争中的拿破仑皇帝是这样，二次大战中的斯大林元帅也是这样，你既要狠狠打击对方的致命要害，又要防备对方设下陷阱，不被他做出的种种假象所迷惑。问题在于，此前一直以军事家自居的蒋介石早已发生质变，他的精力早已不在研究敌人的

战略战术上，而是放在争权夺利和对付各种政敌，以及进行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活动上，因此他已经蜕变成一个穿军装的行政首脑，一个大权独揽的政治家和党魁。重重矛盾和繁重事务耗尽他的心力，弄得他身心疲惫焦头烂额，因此他距离一个英明称职的军事统帅越来越远，或者说他早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北伐战争时期那样一个专注于战场生气勃勃的总司令了。

但是蒋介石大权在握，权杖令他利令智昏，许多病态的偏执、妄想、独断专行和唯我独尊的特征都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一个老年独裁者的思想和行为中。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人类晚年都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智力障碍、器官退化和脑细胞萎缩等等变化，于是我们看到，在六十二岁的统治者蒋介石身上已经提前出现智力衰退的迹象，他固执、暴躁、易怒、偏听偏信，像个大孩子那样迷恋自己的军事才能，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做主，都要亲自定夺一锤定音，常常像个战区司令官那样把电话打到前线，越俎代庖地指挥军、师作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狂人都是病人，希特勒是病人，墨索里尼是病人，日本天皇是病人，国共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也是个病人，而且病入膏肓，只不过无人敢于当面指出来罢了。

一封电报的出现结束了蒋介石的犹豫不决。

电报来自美国，正在美国国会寻求援助的夫人宋美龄来电告知，杜鲁门政府上下都不看好中国局势，美国国会也阻止增加对华援助。更有亲华议员直言相告，一是军事局势必须稳定，二是经济恶化必须得到控制，否则没有哪个政府敢把大把的美元扔进无底洞里。

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山东方向无论怎么打都在山东，那是局部，但是如果让这股共军重新窜回苏北来，威胁南京影响就更大了。于是他下达命令，以邱清泉第五军为主力，立即向南迎击东进之共军，并以整编第八十三师、七十五师和第十八军合围该股敌人，务求全歼或者迫使其退回豫西，云云。

在国民党军队里，第五军现任军长邱清泉中将是继张灵甫之后最受蒋介石宠爱的少壮派将领，如果说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得到领袖赏识的话，那就是他的口才、满腹经纶和狂放不羁的张扬个性。

邱清泉，字雨庵，浙江永嘉人，自幼聪明好学，被老师视为奇才。中学时代的邱清泉适逢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势如狂飙，青年学子热血沸腾，“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天生我才必有用”，邱清泉自然地成为一个思想激进的五四青年，他与同学一道上街游行，打倒孔家庙，指点江山激昂文字，从此开始接受西方人文思想的启蒙。与曾经考入北大历史系的张灵甫一样，青年时代的邱清泉也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青年学子最初的人生志向是做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不是职业军人，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著作，对康德、黑格尔、达尔文和尼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写过不少张扬个性和言辞激烈的社会学论文，也写作诗词歌赋，可惜都未能发表，不然中国历史上很可能少了一位有才华的抗日将军而多了一个面色苍白的文学青年。

当时上海大学校长是著名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于老鼓动青年学子走出书斋，投身救国救民的国民革命洪流，在上海各大学掀起一股奔赴广州黄埔军校投笔从戎的热潮。已是大二学生的邱清泉亦受其影响放弃学业，毅然考入黄埔军校二期，成为一名以国民革命为己任出生入死的职业军人。

人们看到，面目清秀的邱清泉身上有种不同于一般军人的文人气质。在黄埔军校里，多数学生热衷于骑马打枪习武锻炼，但是邱清泉却保持了自小养成的钻研书本的学习习惯，军事训练之余每每捧书夜读，各科考试成绩名列前茅。一次熄灯后校长蒋介石在校园

夜查，看见一个学生蹲在走廊路灯下读书，读的竟然是西方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英文版《战争论》，这个学生就是邱清泉。校长当场对学生勉励有加，自此印象深刻。邱清泉在黄埔军校二期工兵科毕业后，分配在步兵团任少尉排长，但是仅仅几年后就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年轻将军，这不能不说是校长特别赏识慧眼识珠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国民政府已经预见对日作战不可避免，决定在全国公选一批优秀青年军官到德国留学，培养军事骨干。在1934年举行的全国选拔资格考试中，中央陆军学校少将政训处长邱清泉以各科综合第一的优异成绩高居榜首，成为首批留德公派生。他先入德国工兵学校，次年考入著名的柏林陆军大学，主攻当时世界最先进的陆军坦克战和机械化作战理论。西方国家的前沿理论和战争实践大大开阔了年轻军官的眼界，他多次上书南京国防部和蒋介石，力推在中国组建机械化作战部队，他是最早预见到“机械化部队必将主宰未来地面战争”这一趋势的少数中国军人之一。

在柏林陆军大学，邱清泉亦是校方公认的优秀留学生，他不仅学习成绩出众，门门功课名列前茅，并有多篇论文发表，而且意志坚强理想远大，严守纪律操行出色，多次受到校方表扬。当然这个来之不易的优异成绩背后是由邱清泉自己付出的艰苦努力来做铺垫的。本来校方规定，外国留学生并不要求与本国军校生一道出操，但是这个来自中国的青年军人严格要求自己，每日准时出早操，无论冬夏均以冷水淋浴，他甚至比德国学生更能吃苦，更有意志力，在军事训练中科科合格，每门技术都获得教官好评。

在日常生活中，邱清泉更是以亚圣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自勉。他十分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留学时光，入校之初就断然地削发明志，也就等于剃去许多浮躁和虚荣，专注于学习和研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查阅和翻译了许多国外军事动态和论文寄回国内，提供有关部门学习参考。在当时公费留学生中，许多人经不住

欧洲花花世界的引诱，沉溺于声色犬马吃喝享乐之中，嫖妓赌博成风。一次，当他得知同室的另一个中国同学外出嫖妓时，顿时怒不可遏，当天就令其搬出去以示鄙视。后来蒋介石从外交部汇报中得知此事，对邱清泉大加赞赏，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批示外交部，并要求驻德使馆对邱清泉予以重点关注。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留德军官提前结束学业回国，邱清泉立即受到破格提拔，被委以南京中央教导总队少将参谋长的重任，他指挥的第二〇〇师也就成为国民政府最早组建的机械化部队。抗战期间，邱清泉率部参战，打过胜仗，也吃过败仗，但是他致力于建设中国机械化部队的努力逐渐见了成效，他率领的第五军就成为国民党军队中机械化程度最高的王牌军和样板部队。

但是在国民党军界，同行对邱清泉的评价则大相径庭，许多人认为他恃才傲物，眼高手低，未必是真正能打胜仗的将才。另一些人对他倡导的“机械化战术”不以为然，认为对中国军队不适用，不符合中国国情。他的受重用和快速升迁也遭到非议，许多人私下认为那是老头子看走了眼，战国时代赵国有个年轻将军叫赵括，能说会道志大才疏，最终被秦国歼灭二十万大军，断送赵国社稷。有人讥讽说，喝过德国洋牛奶的邱清泉充其量不过是个当代赵括。

邱清泉遭到非议还在于个性张狂，居然不把上司放在眼里，也就是藐视上司。“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令如山”，这些纪律都是构成军人生命的第一要素，但是邱清泉却胆敢公开顶撞上司，甚至是他的顶头上司。比如徐州战区总司令由顾祝同换成刘峙，他公然大发牢骚说：老头子是怎么搞的，守徐州这么重要，就是不派只老虎也得派条狗来呀，怎么能派头猪来？

此言传到刘峙耳朵里，总司令气得发抖，要是换了别人早就被找个理由撤职了，但是刘峙拿邱清泉没办法，谁叫他是蒋介石的宠将呢？幸好刘总司令资格老涵养好，念过佛吃过素，不跟少壮派一

般见识，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但是不管别人怎样议论，军人最终得靠实力来说话，打胜仗就是硬道理。

这天徐州战区紧急传达国防部作战命令：第五军立即向南移动，拦截并消灭已经进犯太康的陈、粟共军，决不许他们窜犯苏北。

邱清泉对这个命令感到十分突兀。虽然他并不知道，远在几百公里外的粟裕已经锁定的目标正是他的第五军，并且已经挖好陷阱等他掉下去，但是直觉告诉他，西面这股共军的行动相当蹊跷，意图不明。既然意图未明，仅凭猜想就仓促行动是错误的，而且十分危险。何况他的正面鲁西南还有华野主力虎视眈眈，谁能保证西面共军不是佯动，吸引他出击呢？更重要的是，第五军一动，徐州防线就出现空当，给共军可乘之机，对此国防部那帮蠢货是怎么应对的呢？

恰好地面和空中都有侦察情报送达，有迹象表明，濮阳方向的共军主力正在准备大规模渡过黄河。这些情报正好佐证了邱清泉的怀疑，他由此断定共军玩的把戏正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进攻太康那股共军是佯动，而陈粟的真实目的应该是攻取兖州。虽然后来发生的战事证明邱清泉的判断并不完全准确，但是他的眼光比别人更胜一筹，阴差阳错地看破粟裕佯攻战术却是不争的事实。

他不理会徐州“剿总”和南京国防部的命令，连夜起草报告直接发给校长蒋介石，请求第五军待机行动。按说越级报告犯了官场大忌，但是蒋介石并不责怪邱清泉，他把下级直接向自己报告看做是对领袖的忠诚，这就好比老子宠坏儿子，其实对父子都没有好处。在国民党嫡系里，有资格通天的军、师长只有寥寥数人，这也难怪邱清泉有恃无恐不把总司令刘峙放在眼里了。

蒋介石采纳邱清泉的建议，更改了国防部命令，批准第五军待机行动，并将整编第七十师配属给邱清泉指挥。这种朝令夕改的作

风直接导致指挥系统的混乱，但是没有人胆敢提出异议。

但是这回蒋介石的赌注押对了，第五军不仅没有被华野佯攻部队调动南下，反而增强兵力以不变应万变，将了粟裕一军。

4

战场形势风云突变，对常胜将军粟裕是个严峻考验。

从某种意义上说，优秀的职业军人拥有的品质和态度是相同的：勇敢忠诚，一往无前，克服困难，迎接挑战。他们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包括向自己的对手学习，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胜利。除去阶级立场和政治因素，军人的使命就是打胜仗，战胜那些与他们同样优秀的对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粟裕所以常打胜仗，秘诀在于他把对手研究得很透，高度重视对手所拥有的智慧和经验。他透彻地研究了国民党徐州战区的战略部署和任务要点，看出刘峙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确保苏北不被渗透，屏护首都南京的安全，所以他才敢于下决心派出佯攻部队，做出大举进军苏北的模样来。他相信处世圆滑的刘峙对此绝对不敢无动于衷，他甚至有七八成把握第五军必将南撤前去拦截佯攻部队。

只要第五军一动，一场比孟良崮战役还要轰轰烈烈的大戏就要开场了。

但是情报接连送来，第五军不仅没有被调动起来向南移动，反而把兵力向鲁西南方向集结，而“华中剿总”白崇禧则紧急调动包括另一支王牌主力胡璉整编第十一师在内的四个整编师开始围攻我佯攻部队。另据可靠情报，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师已经编入第五军作战序列，这样第五军兵力骤然增加到近七万之众，对鲁西南华野主力形成严重威胁。

此时中原战场双方都在排兵布阵斗智斗勇，试探对方虚实，形

成一个僵持局面：陈士榘、唐亮两个佯攻纵队占领豫中要地太康、淮阳，进而抵达通许、杞县、睢县待命，华野主力则按计划从濮阳渡过黄河进入鲁西南，布置在菏泽、巨野一线捕捉战机。然而此时的邱清泉第五军不仅没有被吸引南移，反而集中兵力准备北上，彻底搅乱了局面。

远在西柏坡的党中央获悉这一严重敌情，毛泽东站在作战地图前沉思良久，他对中原战场的僵局做出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句话后来被军事家广泛引用。他说：这是一锅夹生饭。

“夹生饭”，意即火候不够，上面生，中间烂，下面糊。佯攻部队退不回来，主力部队又上不去，鱼刺卡喉咙里，这就是夹生饭，意味着不成功的风险骤然增大。本来粟裕在西柏坡向党中央立下军令状，坚决歼灭第五军，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以取得战略决战的主动权。应该说粟裕的出发点和对形势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如果火候不到，时机不成熟，哪怕只差一点点，或者说急于求成，稍有不慎，即使常胜将军也很难保证不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许多年后围棋高手陈毅元帅有个精辟总结：战场如棋局。下棋的人都知道，行棋得讲究先后顺序。如果顺序不对，再高明的妙手都会变成败招。

相信中原大战这盘关键棋将会令军事家粟裕终生受益。

中原战场浓云低覆电闪雷鸣，粟裕和他的助手面对僵局陷入长久的思量。邱清泉忽然将了他一军，现在已经不是打与不打的问题，而是怎么摆脱被动的的问题。陈、唐佯攻纵队出击豫中却未能吸引第五军南下，各路敌军正在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他们何去何从，必须做出决断。继续向东，很显然苏北路途遥远，部队并未做好长途进军的准备，就算勉强到达苏北也未必能够立足。向南则与敌人大兵团迎面相向，无异于遭遇战，后果不言而喻。退回豫西山

区，敌人已经切断退路，失败而归对干部战士的信心打击很大，不到万不得已也不可取。

粟裕的目光在地图上逡巡。

华野的老人都知道，粟司令有个收集地图的爱好，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地图他都如获至宝，常常在地图跟前一站就是大半天。无独有偶，他的对手邱清泉也是个地图迷，热衷于收集各种历史版本的地图，这就应了一位西方统帅的名言：地图是军人的另一个大脑。

现在，地图引导将军在混沌的迷雾中摸索前行，他要另辟蹊径，找到一条打破僵局的正确途径。三面受敌，危机重重，地图上只剩下一条从理论上讲几乎完全行不通的道路，那就是向北。

佯攻部队的位置在豫中通许、杞县一带，往北不过百里就是民国时期的河南省府开封。开封古城历来有“中原第一城”之称，它是中原地区的心脏，地处陇海铁路及公路要冲，西邻重兵屯集的中原枢纽郑州，东望战略重地徐州。情报表明，开封守军为整编第六十六师以及地方保安旅三万余人，筑有多重防御工事，一旦有事天上空军飞机支援，地面铁路、公路快速运送部队，可谓牢不可破固若金汤。缺少攻城重武器的共军要是不自量力胆敢来犯，只能落得以卵击石的悲惨下场。

但是粟裕脑子一亮灵光闪现。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永远是兵家制胜法宝，这就是战机所在。国民党想不到是因为国共战场尚无先例，所以他们认为解放军不具备攻打大城市，尤其是夺取省会城市的实力，这就给了粟裕一个机会。没有先例，不等于不能打出一个先例来，万事总有开头，开头就是创造历史。世界上原本没有路，第一个人走过，后面自然就成了路。诚然夺取省会城市要冒很大风险，华野部队不仅没有坦克、重炮和重磅炸弹，甚至缺少攻坚经验，如果开封打不下，局面势必更加被动。但是善于捕捉战机的粟裕从开封城防貌似铜墙铁

壁的表面后面看到一道裂缝，一种通往胜利的可能性，那就是守军士气低落。整编第六十六师去年六月曾被中原野战军全歼，师长被俘，他们都是解放军的手下败将，心理上处于劣势。试想如果开封守军换成邱清泉第五军，相信天才军事家粟裕肯定连想都不会去想主动攻城。

于是粟裕在此完成他军事生涯中一个绝地反击的神来之笔，他大胆决定挥师北上，出其不意攻打开封城，反将国民党一军，且看邱清泉如何应对。打开封仍是佯攻，如果邱清泉被调动了，赶去救援，那么“围点打援”的新战机就出现了。如果邱清泉不动，那么就假戏真做，坚决攻下开封，解放中原省府城市，其政治意义和对敌人的震动绝不亚于孟良崮大捷。

毛泽东充分理解临战指挥的灵活性和特殊性。

一天之后西柏坡电报送达前线，党中央完全同意粟裕攻打开封的作战部署，同时授权他“情况紧急时，独立处置，不要请示”。

5

河南省府开封古称“汴梁”，它坐落在黄河之滨的中原大地上，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中原三大古都之一。一座长达二十公里的古城墙拔地而起，成为拱卫城市的坚固要塞，而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穿城而过，多条公路连接南北，城内名胜古迹众多，政府机关和商贾云集，是河南省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开封守军名义上号称一个整编师，实际上只有一个整编旅，外加两个保安旅和三个地方团，总兵力三万人。师长李仲辛少将，湖南长沙人，湖南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南京中央军校第九期毕业后，参加过武汉会

战、宜昌会战、常德会战，因屡建战功得到提升，被称作华中抗战的铁血战将。一九四七年整编第六十六师（即六十六军）两个旅在鲁西南战役被全歼，师长宋瑞珂被俘，李仲辛就顺理成章地接任师长，兼任开封城防司令。

按理说开封城筑有高墙深壕多重工事，弹药充足易守难攻，三万人的城防部队亦堪称强大，咫尺之隔的郑州还驻有中原战区司令部，黄百韬、区寿年两个机动兵团随时可以赶来增援，东面还有徐州战区的几十万大军作双保险。即便如此，城防司令官李仲辛还是深知守军薄弱之处，因为那些地方保安旅算不上正规军，只能做做样子，真正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而且他的部队曾遭歼灭，多是补充新兵，缺少有经验的战斗骨干，否则也轮不上黄埔九期毕业的他来当整编师长（军长）。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他一面加紧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一面在城外大修外围工事，封锁道路桥梁，在古城墙和城楼上修筑地堡，架设内外火力点。他还从南京请来精通现代作战的美军顾问组，把开封城内唯一的制高点，宋代皇帝御苑内的名胜风景区龙亭山内部掏空，修建地下指挥所和储存粮食弹药的仓库，龙亭山四周则以工事暗堡相连接。国防部视察组在巡视之后报告称，开封城已经建成一座永固性防御堡垒，若遭受攻击，当可固守三个月以上。

但是视察组的结论未免太乐观了。6月中旬，共军出现了。

徘徊在豫中地区长达二十多天的解放军陈、唐纵队忽然挥师北上，他们昼夜行军行动神速，当国民党侦察机发现共军大队的踪迹正在北上的时候，他们的攻城部队已经兵临开封城下了。与此同时，多支阻援部队也分头插向兰封和中牟，切断陇海铁路，把开封城完全分割包围起来。

战斗一开始，共军火力之强大完全出乎守军意料，战场呈现一边倒态势。

同一年前装备简陋的“土共”相比，现在的共军不仅人多势壮来势凶猛，而且武器精良火力强大，攻城部队虽然没有坦克、飞机和重炮，但是他们携带多种口径的轻、重迫击炮、山炮、野炮，而且还有几门缴获国民党军队的一一五毫米美制榴弹炮。开战头天，开封外围防线就被炮火撕得七零八落几近崩溃，那些地方保安旅哪里见识过这等阵势，几轮炮火下来就被打趴了，死的死伤的伤，没炸死的赶紧举手投降。李仲辛得报后赶紧把主力收缩进城，依托城内的防御工事和民房与共军展开巷战，同时用电台向南京紧急呼救。

自古中原多战事，得中原者得天下，无论民国二十年（1931年）蒋、冯、阎中原大战还是抗日战争豫东大战，开封城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历经战火但是未遭灭顶之灾，众多名胜古迹得以保全。但是这回不同，不仅地面炮火隆隆交战正酣，国民党守军还用电台叫来空军飞机支援。一批接一批的轰炸机、战斗机飞临开封，对城内外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大火冲天浓烟滚滚，许多房屋烧毁倒塌，平民百姓无处藏身尸体枕藉，许多著名的文明古迹如相国寺、河南大学均在战火中夷为平地。当时有记者发回报道称，有几千年历史的开封古城已经变成一片焦土废墟，据估计交战双方伤亡多达上万人，而平民的伤亡数字则要高出几倍。

战斗第三天，解放军出于人道原因暂停进攻，同意打开城门放老百姓逃生。有人担心少数反动派会乘机逃走，事实上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等人就混在难民队伍中趁机逃脱了，但是粟裕断然地说：只要老百姓得到安全，逃走少数反动派没关系，以后还会抓住他们。

第四天，李仲辛眼看解放军攻势难以抵挡，开封城已经四面楚歌朝夕不保，他只好命令把队伍全部撤进最后的大本营——龙亭山，凭借充足的弹药粮食顽抗。他的电台一直不间断与南京联系，呼叫紧急增援。令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是，驻守郑州的黄百韬、

区寿年两大机动兵团近在咫尺，徐州的几十万大军也只是一天路程，这些援军都干什么去了？他们为何迟迟不来解救开封之围呢？

李仲辛不知道的是，类似问题孟良崮山头上的张灵甫这样问过，陕北蟠龙镇的李昆岗问过，瓦子街的刘戡也问过，不远的将来淮海战役的邱清泉、黄百韬、黄维、杜聿明们还要继续这样叩问苍天，追问历史。其实答案早就有了，只不过未被国民党将军读懂罢了。

蒋介石冒着危险亲自飞到开封上空给学生打气，他在天上对学生说：仲辛老弟，你必须再给我坚持三天。援军正在突破共军阻拦，三天之内一定到达开封。

学生绝望地问道：要是援军三天不至怎么办？

校长训蒋介石斥说：放肆！我正在督军前进，必定消灭共军！……开封解围，你就是党国的头号功臣。

时至今日，学生别无选择，他与校长签订的生死契约只有七十二个小时。这天晚上，李师长头戴钢盔，身背冲锋枪亲自巡视阵地，他向官兵下达的严厉命令是：不成功，则成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凡有动摇军心者、临阵退缩者，不论军官士兵一律就地枪毙！

然而他的决死命令仅仅维持了二十四小时。次日晚，守军防线还是不可挽回地崩溃了，解放军炮火不仅摧毁了龙亭山阵地，还把司令官李仲辛炸成重伤，不治身亡。师长一死，守军群龙无首，于是纷纷打出白旗来投降。

天亮后，侦察机发回报告称，开封城内战斗似已平息，没有抵抗迹象。

6

开封之战像团大火，顿时烧疼了蒋介石的神经。

如果说刚刚登上中华民国“总统”宝座的蒋介石不勤勉，不幸

苦，不操劳，不四处奔波日理万机那是不公正的，他把办公室搬到飞机上，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和消防大队长，哪里冒烟就奔到哪里灭火。问题是全国战场烽烟四起到处告急，他一个消防大队长能灭得过来吗？

解放军围攻开封当天，蒋介石就连夜飞往郑州坐镇指挥，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不顾危险亲自飞临战场上空，通过电台发布命令鼓舞士气，然后又飞到徐州督促援兵为开封解围。然而仅有大“总统”四处督战是远远不够的，“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何况蒋介石本人也不过是根朽木。

如果换个思路来思考，最高统帅不用事必躬亲，而是把战役指挥权交给白崇禧或者顾祝同，发挥将帅积极性，就像西柏坡的毛泽东那样处乱不惊，“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指挥全局而不是指挥具体战役，战场也许可能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来。但是蒋介石信不过别人，甚至连何应钦、顾祝同也信不过，何况此时的他已经有点乱了方寸，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穷于应付被动局面，就为后面一败再败埋下伏笔。

粟裕打开封本属假戏真做，目的还是围点打援，牵住第五军牛鼻子。对国民党来说，即使开封被攻陷解放军也不可能长久占领，所以抓住战机比救援一座孤城更为重要。邱清泉连夜赶往徐州面见蒋介石，力陈“中原决战”的战略构想，即把开封城变成一块诱饵，牢牢钓住共军主力然后寻机决战。在他制订的作战计划中，第一步是依托徐州和郑州两大战区的优势兵力切断开封共军退路，然后步步紧逼，在开封附近对其进行分割包围，求歼其全部或者大部。

此时的蒋介石尚属清醒，他考虑再三，决定采纳邱清泉的意见，下达命令将整编第七十五师、第八十三师配属第五军指挥，组建以第五军为主体的中原战略兵团。而在郑州方面则集中多个兵团，针对进攻开封的共军实施反包围。他同时还命令“华中剿总”

白崇禧将围剿伏牛山的大军部分回援中原，迫使解放军在中原地区进行战略总决战。当其时，这个部署对华东野战军十分不利，此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占据优势，第五军也未轻易上钩，济南方向国民党大军首尾相连，陈、唐纵队虽然攻陷开封仍然未能摆脱遭反包围的被动局面，所以如果邱清泉的战略构想得以实现，就等于将几个月后才爆发的那场淮海大决战提前上演。共产党尚未做好准备，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扫清外围障碍，分割和孤立敌人，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尚未到来，刘邓大军依然处境艰难，决战条件尚未成熟，这就好比“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早产的结果很可能是流产甚至更糟。

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一群意外闯入南京“总统府”的不速之客改变了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扭转了战争车轮的方向。

蒋介石从徐州返回南京，开封失守的消息已经传开，共军占领开封，守军师长殉职，在社会各界引起巨大震动和强烈反响。本来胜负乃兵家常事，但是这回不同，这是共产党军队第一次攻占地位重要的中原省会城市，为此美联社记者评述说：共产党攻占开封的意义在于，国民政府统治区再无安全可言。共产党以此宣告，他们有能力攻占任何一座大城市，哪怕是南京或者上海。

总统府门口聚集了数以百计的请愿者，这些人不是普通学生，也不是反战者或者老百姓，他们全都是操着浓重河南口音的难民。但是这些惊魂未定的男男女女可不是一般的河南人，他们中间，既有刚刚从开封逃出来的省、市政府官员，包括省长、市长、部长、议员和县长们，也有商人、银行家、地主以及他们的亲友家属，他们在河南当地拥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力，支撑起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统治的大半个天空来。但是开封失守等于把他们扫地出门，把这些不可一世的官员变成一群惶惶不可终日的战争难民。

但是这些无家可归的河南人并不是孤立的，他们都有自己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就是他们在南京政府任职的亲朋好友和河南籍

老乡：国民党元老、中央委员、国大代表、国防部高参、将军、部长、厅长、局长等等。他们好比同根生的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情同手足，同病相怜，因此他们对于开封失陷的反应和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当他们得知蒋“总统”即将回到南京的消息，就一起涌到总统府来请愿，还有人闯进大厅里哭的哭，闹的闹，拍桌子打板凳，引来许多嗅觉敏锐的新闻记者拍照抓新闻。他们强烈要求面见蒋总统，扬言如果不立即收复开封，他们将在国会发起弹劾案，追究中原战败责任，要求总统辞职下野。

本来蒋介石已经血压升高焦头烂额，得知河南籍官员请愿的消息不禁勃然大怒，这不是后院起火吗？中原战局正在节骨眼上，胜负难料，你们这些人赶来添什么乱？你们还是不是“天下为公”的国民党干部？但是心腹智囊陈布雷赶快拦住他说：蒋先生，小不忍则乱大谋……还记得民国二十年吗？正是这些河南人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奉系、桂系、晋系联合起来也没能打垮我们。

蒋介石立即醒悟。

自古以来，中原为兵家必争之地，河南历来也是官僚大省，国会议员人数位列各省前茅，在南京政府里任职的高官人数比东三省加起来还多，你敢忽略他们的愿望和利益么？再说这些河南官员的影响力号召力不可小视，一旦真的发起国会弹劾案，弄不好阴沟翻船也并非没有可能。

蒋介石毕竟是个军人政治家，焉能不懂得安抚人心稳定军心的道理？打仗必须服从政治，政治才是战争的最高原则。于是他换了一身蓝布长衫出来安抚请愿官员，向他们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国军各路大军已经聚集于中原地区，一周之内保证收复开封。

有人逼宫：总统说话算不算数？

蒋介石斩钉截铁：算数！否则我亲自来国会接受弹劾。

邱清泉接到“火速收复开封”的命令立刻惊呆了。

真的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啊，校长一日三变，就是乘飞机也追不上啊。按照此前商定的作战方案，他的主力将与豫中方向的胡琏兵团和郑州方向的黄伯韬兵团、区寿年兵团联合作战，切断占领开封城的共军退路，然后寻机与粟裕主力决战。可是一纸电报就改变了任务，变成“火速收复开封”。他怎么也想不通，如此重大的作战方案怎么可以轻率地朝令夕改说变就变，这仗还怎么去打？

绝望之下的邱清泉坚持向南京发出一个申述电报，希望校长收回作战命令，执行原作战方案。当天蒋介石亲自给学生打了一个电话，校长说：你是军长，我是总统，你对战场负责任，我却要对全国和全世界负责任，到底哪个更重要？……有些话我不能对你讲，但是我要求你服从大局，坚决执行我的命令。

邱清泉说：学生预料，我军一到共军就会主动撤退，他们肯定不会坚守开封。下一步该怎么办？

蒋介石：先收复开封，越快越好，不然影响太坏。下一步怎么打再作决定。

邱清泉无语。

共军打开封，明摆着就是等着你来救援，打下开封又等着你来反攻，然后一步步牵着你的鼻子走，绕来绕去就让你落入圈套。邱清泉同共军交手多年，对共军战术悉心研究，算得上颇有心得，他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一个泥糊的巨人，一个悲情英雄，不是去作战，而是去送死。但是军令如山，何况是校长蒋介石亲自打的电话，因此学生无论怎样想不通，他还是坚决服从命令，率领第五军以及配属部队十万人马改变行军方向，不是直插豫中而是风驰电掣地扑向开封城。

果然不出所料，未等邱清泉兵临城下，解放军在开封仅仅停留两天，然后连夜撤出城去，留给国民党大军一座残垣断壁的空城。于是南京政府迫不及待地发布“国军收复开封”的胜利消息，南京各家报纸头版头条欢呼中原大捷，渲染出一片虚假的喜庆气氛来，好像共产党已经溃不成军，国民党已经获得空前的胜利一样。

情报显示，解放军并未走远，他们的主力就停留在距离开封几十公里外的通许、睢县、杞县一带观望，好像犹豫不决的样子。对此南京国防部形成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共军已成强弩之末，中原国军兵力已达三十万人，绝不能放虎归山，应当坚决追击歼灭共军于中原地区。另一种意见则十分谨慎，认为共军既然有备而来，虽然人数略少，但是战力强悍，应小心对峙谨防中计。

邱清泉支持后一种意见。

他深知共军运动能力极强，行军速度惊人，他们的双腿甚至超过国军车轮，可在很大范围内机动作战。比如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国军阻击部队为何总是慢一步赶到，就是因为他们按照常规去判断对手，往往低估了共军的行军速度。在国民党军队中，邱清泉算得上少数头脑清醒的将领之一，既然与共军决战的战机已经消失，在无法切断共军退路的情况下绝不可轻率冒进，因此他主张小心行动，等待战机成熟再与共军决战。

但是蒋介石等不及，因为他太需要一场军事胜利来鼓舞士气了。

当他看到徐州、郑州两大战区多个主力兵团已经云集中原，其中包括“五大王牌”中的邱清泉第五军和胡璉第十八军（即整编第十一师），他判断共军经过开封之战必定已经疲惫不堪，因此又犯了“胜利妄想症”。他既不相信共产党的胃口能大到吞下一个兵团，也不相信共产党有能力跟他决战，因此命令邱清泉立即率第五军南下通许，区寿年兵团经民权进行东面包抄，胡璉兵团则从西南方向的上蔡北上围堵，务必歼灭共军主力于中原地区。

邱清泉接到命令大吃一惊。

他的看法与蒋介石正好相反，此时的粟裕共军不仅有能力吃掉国军一个兵团，而且他们似乎正在这样做，把国军一步步引入陷阱，因此他认为各兵团分头作战完全是错误的。但是蒋介石不理睬他的意见，只是一再命令他“奉令行事，不得有误”。邱清泉仰天长叹，他对部下说了一句话，我看区寿年就要变成替死鬼。部下不解其意，他解释说，第五军、第十八军武器精良，各有近十万之众，共军想要一口吃掉还很困难。可是区寿年是杂牌军，装备又差，名义上是两个整编师，其实只有两万多人，共军不吃他吃谁？部下说：我们可以救援他呀！邱清泉冷酷地回答：注定要死的人，任何救援都是徒劳，我们只有等共军打得疲惫了，才好一举破敌。

邱清泉大军离开开封南下，一路上小心谨慎步步为营，他将主力以及配属的整编师排成“品”字形，军部居中指挥，防备一旦遭到共军穿插分割立即互相支援协同作战。事实证明邱清泉的判断是准确的，本来粟裕发动豫东战役的目的正是寻机歼灭第五军，但是邱清泉的警惕性和防御战略令他无从下手，不得已转而求其次，集中优势兵力对东面的区寿年兵团发起进攻。

解放军闪电般包围了区寿年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邱清泉、黄百韬两个主力兵团奉命救援。黄百韬兵团进攻积极，攻势十分猛烈，一度推进到距离区寿年兵团部不到十公里的地方。解放军一面进行顽强阻击，一面向包围圈中的敌人发起总攻，五天之内消灭区寿年部万余人，活捉中将司令官区寿年。鉴于黄百韬兵团已经迂回到东面，对解放军的撤退构成严重威胁，粟裕决定不顾疲劳继续作战，将作为总预备队的十纵、两广纵队全部投入战场，一面阻击邱清泉兵团，一面包围黄百韬兵团，以求扩大战果获得最后胜利。

邱清泉意识到豫东战场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黄百韬兵团一旦被歼，不仅自己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更重要的是他也将失去侧翼支

撑，唇亡齿寒独力难支。于是他指挥部队拼命突破解放军阻击，不顾一切地救援黄百韬。蒋介石也亲自乘飞机赶到豫东战场上空督战，指挥刘汝明兵团、胡璉兵团、吴绍周兵团和杨才干兵团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华野主力实施反包围，一时间中原地区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国共数十万大军绞杀在一起，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邱清泉经过两天激战终于突破共军阻拦，黄昏时刻与黄百韬合兵一处，准备对共军实施战略反击。

第二天晨曦初露，炮兵先进行一通炮火覆盖，炸得敌人阵地一片火海。随后大队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发动多路进攻，头戴钢盔的士兵跟随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地前进，但是出乎意料的是，直到他们登上对方阵地也不见动静，只看见战壕里扔满横七竖八的空弹药箱，打坏的武器和来不及运走的缴获物资扔弃一地。

原来共军半夜已经撤退了。

8

豫东大战以国共两军各自恢复原先态势而宣告结束。

由于华野最初目的只是歼灭第五军，并未作好与国民党主力进行战略决战的准备，无论攻打开封还是消灭区寿年部都是随机应变临时处置的结果，加上作战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无法得到地方政府和民众的积极支援，部队经过连续作战已经极度疲惫，伤亡大伤员多，弹药粮食补充不上，有的部队减员达到百分之五十，因此难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持续作战。而且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赶来，逐渐占据优势，在此形势下粟裕决定主动撤离战场，华野主力连夜撤回鲁西南解放区。

从战役结果上看，双方都有较大损失！解放军消灭敌人一个兵团部，四个正规旅，活捉兵团司令区寿年，自己伤亡约四万人（主要

是攻打开封伤亡很大)。国民党军队伤亡两万余人，但是被俘却达五万人，其间作为中原重镇的河南省府开封一度还被攻陷，对国统区震动很大，其政治影响远大于战场效果。

由于豫东战役未达成预期效果，粟裕没能兑现在西柏坡立下的军令状，即消灭国民党王牌主力第五军，他为此向党中央作出检讨。但是毛泽东却大大地表扬了粟裕，称赞他“硬是将一锅夹生饭煮熟了”。

不久之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场斗智斗勇、峰回路转的豫东战役无论对于年轻的军事家粟裕将军，还是对于整个解放战争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用粟裕自己的话说，这是他一生中指挥的“最复杂、最剧烈、最艰苦”的战斗，也可以算得上一次考验和危机吧。粟裕成功地经受住了考验，化解危机，开创了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运用大兵团攻坚和运动歼敌相结合的指挥模式，为不久之后爆发的举世震惊的淮海大战做了一次精彩的预演和彩排。尽管这场预演的淮海大战尚有许多不成功的经验和教训，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粟裕和解放军队伍由此得到锻炼，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宝贵经验。仅仅三个月后，夺取开封的攻城经验被成功地移植到山东省府济南，从而拉开淮海大战的历史序幕。

失败是成功之母，经验来自挫折，世界上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但是最伟大的将军却是那些不犯相同错误的人。来自湖南偏僻山区的农家子弟，没有上过一天军校的天才军事家粟裕终于成熟起来，他已经变成国共战场上的一座高峰，令他的对手难以逾越望而却步。

第十五章

决胜天下

1

一年一度的三伏季节到来了。

通常最炎热的时候，蒋介石夫妇和政府大员都要离开“火炉”南京，搬到清凉的庐山办公。其实上庐山就是避暑，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旅游”一说，普通老百姓温饱尚难维持，哪有金钱和闲暇上庐山去消费？所以避暑既是特权，更是身份尊贵的象征。但是这年三伏季节，尽管盛夏酷热溽暑难耐，国民党中央机关和政府各部却无人上山，南京国防部门前车水马龙戒备森严，全国各大战区长官各路诸侯大员都得到紧急命令，不是上庐山避暑而是赶赴首都南京，要在这里参加一个关系党国前途命运的重要军事会议。

这个会议的名称叫做“最高军事检讨会”。

蒋介石再也乐观不起来了，他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个问题就是，他的拥有一千多架飞机、一千多艘舰船和装备坦克大炮的强大军队忽然变得不会打仗了，就像一群乌合之众那样一败涂地，短短两年时间就丢掉了黄河以北的一大半省份。这究竟是为什
么？原因何在呢？

众所周知的是，仅仅几年之前，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场上与侵略者浴血奋战，在中印缅国际战场与英美盟军并肩作战，横扫日军王牌师团，打出军威国威，如今那支金戈铁马的铁血之师哪里去了呢？国民党军队名义上拥有四百万之众，抗战初期一个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见习排长如今可能已经当上师长旅长，军队装备也由“汉阳造”换成美国的坦克大炮，与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这支装备精良曾经能征善战的军队却变得不会打仗了，变成一群扛着美式武器的废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出在哪里？很多时候明明包围了共军，明明占据优势，明明胜利在望，可是结果却偏偏反过来，不是被武器简陋的共军打败，就是被不占优势的对手吃掉。在东北战场、陕北战场、山东战场和华北战场莫不如此，国军一败再败不可收拾，尤其是最近发生的豫东大战，陈、粟共军竟然一举攻占河南省府开封，虽然国军最终收复失地，但是共军照样还是见缝插针地吃掉区寿年兵团部和一个整编师，而且抬着伤员从容不迫地撤回山东，就跟参加军事演练一样。长此以往，国民党政府还不得步步后退，退过黄河，退过长江，距离亡党亡国为时不远矣。

这就是蒋介石雷霆震怒，下决心从根本上整肃军队，召开最高军事检讨会的原因。

国防部长何应钦为此专门召开预备会议，确定会议议程有三：第一，领袖亲自训示，作重要报告深入动员。第二，与会代表进行深入讨论，领会精神，提高认识，形成检讨文件。第三，由国防部对军队进行重大“整肃”，包括调整体制和任免将领，提高战斗力迎接与共军主力的决战。会议的中心议题则是由蒋介石亲自拟定的，仅从标题就不难看出领袖的决心——“彻底检讨失败的原因何在”，“彻底检讨自身的精神如何”。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难想见，国民党军界即将刮起一

场思想整顿的十二级台风。老头子一动真格儿的，各战区长官当然不敢怠慢，他们纷纷赶赴南京，准时出席国民党军队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大陆召开的“最高军事检讨会议”。当然连蒋介石也没有料到的是，仅仅一年多之后，他的下一次军事检讨会地点就改在了台湾。

“最高军事检讨会”规模空前，与会者多达二百人，他们都是国防部要员，各大战区司令，各军、兵种和各兵团最高指挥官，以及中央嫡系各王牌军（整编师）军长等。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战场直接赴会的，当时已有一些小道消息在高层将领中悄悄流传开来，据说老头子大动肝火，决心杀一儆百，对一些屡吃败仗的将领要撤职查办，弄不好还会当场把他们送上军事法庭。人生原本就是这样，有人喜来有人愁，既然有人要倒霉，那么对另一些人未必是坏事，因为官位要空出来才会有人填补。与会者个个表情严肃心情各异，有人内心轻松，有人则绷紧神经，不知道这次倒霉的命运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来。

尽管会议严格保密，但是嗅觉敏锐的中外记者还是嗅出了非同寻常的气味，会议尚未开始便有各种非官方消息不胫而走。《大公报》文章担忧地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即将席卷全国，这次不同于抗战的是，很可能没有前方后方之分。

而美联社记者则说，这是国民政府将与共产党决战的前奏，直接原因是，黄河以北恐怕不久就将变成共产党军队的天下。

英国广播电台认为，如果共产党在北方取胜，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古代划江而治的南北朝局面。

法新社记者预言说，国民政府要想恢复到一九四六年的统治恐怕很困难，因为它正在垮下来，就像一个重病缠身的巨人那样，除非奇迹出现。

无论国内外舆论如何评说，但是旁观者的直觉都很准确，那就

是历史大势不可阻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民党的统治距离走到某种结局已经为时不远。

2

最高军事检讨会在南京国防部礼堂隆重开幕。

主席台中央悬挂着孙中山画像，横幅是总理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一身戎装的蒋介石登台训示，他脸色铁青目光严厉，扫视会场足足一分多钟，弄得台下将领个个身姿笔挺胆战心惊。

与其对手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相比，军人出身的政治家蒋介石不善演讲，尤其不擅长即兴发挥随机应变，总是很威严、很刻板，不苟言笑的样子，其实他是用严肃来掩饰口才不佳的短处。蒋介石的语言没有机趣，没有幽默感，没有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没有语言艺术家滔滔不绝左右逢源的煽动性和征服力，不善于调动听众情绪，一言以蔽之，他肯定算不上一个优秀的演讲家、煽动家。演讲是一门艺术，需要深刻的思想、广博的知识、机敏的反应和善辩的口才，比如西方政治家几乎个个都是演讲大师，无论前苏联共产党领袖列宁还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他们都用思想和语言作为武器来征服民众和支持者，他们每次激动人心的演讲都等于一篇内容深刻辞章华丽的宣言或者散文。就连遗臭万年的法西斯党魁希特勒、墨索里尼也都是高明的演讲家和阴谋家，他们善于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作糖衣，把阴谋和罪恶包裹起来悄悄植入以理智著称的日耳曼民族和浪漫的意大利民众心中。而东方的军人政治家蒋介石却总是一副呆板的严肃面孔，操着尖细的浙江口音照本宣科，居高临下地作“训示”。早有西方人指出，如果中国也像西方那样公开辩论，公开选举，蒋总统恐怕早就一败涂地了。可惜中国不是

西方，最有发言权的是枪杆子而非嘴巴。演讲的魅力来自思想和逻辑，而“训示”的力量则来自地位和权威。

通常情况下蒋介石的讲稿都是由“文胆”陈布雷起草的，但是这次不同，这篇题为《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的训示讲稿是他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时间亲自撰写的，而且提前打印好发给与会者，说明他对检讨会的重视程度。古人云：举一纲而张万目。

“纲”是网绳，“目”为网眼，喻其抓住事物本质，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仅从讲稿标题就不难看出，蒋介石要抓的“纲”既不是军队的战略战术，也不是飞机大炮武器装备，而是人的思想信仰。

此时蒋介石已经心态失衡，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老年独裁者的病态和偏执令他难以自控，所以一开口领袖就发作了。他大声嚷嚷：你们听着，全体都不要坐，站着开会！我也不坐，跟你们一样站着讲话。我们有什么资格坐呢？革命成功了么？无愧于总理教导么？告诉你们，这回有的人是要丢乌纱帽的！有的人要上军事法庭，要坐牢！还有的人要掉脑袋！

全场肃立，鸦雀无声噤若寒蝉。在场的高级将领中，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黄埔学生，其余也都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亲信，正是他们的效忠成就了蒋家王朝的统治宝座，而他们的臣服则助推了独裁者的妄自尊大。

蒋介石声色俱厉地继续训斥：这些天来本人已经劳心焦虑地反省自己，每每想到先总理遗训，想到那么多革命先烈捐躯沙场，但是形势却每况愈下，便痛心疾首夜不能寐。如果我们再不作出深刻检讨，不进行彻底整顿，不做出改变，继续朝着两年来剿匪的道路走下去，我敢保证，要不了多久，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就不姓国，而是姓共了……党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还坐得住吗？！

蒋介石干脆抛开讲稿，自己在台上走来走去，满腔怒火地历

数军队的种种弊端。他指着一个个将领的鼻子斥骂：正是由于你们中间的许多人思想精神被敌人所腐蚀，对于三民主义的信仰正在丧失，对国家和民族的神圣责任感不断失落，对党国事业的忠诚和坚定信念发生可耻动摇，因此斗志衰退，精神颓废，不研究战略战术，不能以身作则英勇作战，贪生怕死畏缩不前，贪图个人享乐，假公济私巧取豪夺，吃喝嫖赌成风，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如此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长官怎么能有号召力？军队怎么可能打胜仗？

他开始一一列举西北战场、东北战场、中原战场的种种败绩，那些被点到名的将领都开始站不住了，背上流汗，脚底打战，谁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呢？

蒋介石一口气训斥了大半天，真是一泻千里不吐不快，他自以为已经抓住问题要害，唯独没有好好检讨一下自己。毋庸置疑，军队的士气和精神信仰极为重要，军人所以不怕死，在于心中要有理想，有精神，有一面高高飘扬的信仰旗帜，坚定的信仰就是不怕死的精神原子弹。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高举三民主义的大旗，部队都有政治委员，连队有党代表，黄埔师生和广大官兵为信仰而战，为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而战，面对强敌不怕牺牲士气如虹，打得那些原本占据优势的南北军阀纷纷垮台。抗战时期，面对强敌的中国官兵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斗志来，以弱击强死战不退，用生命筑起一道血肉长城，无数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连以武士道逞强的日本侵略者都胆战心惊承认失败。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什么样的斗志？以这种精神斗志所武装的军队去作战何愁无往不胜？可是为什么这些原本在国民党官兵中曾经有过的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就好像竹筛子盛水一样，忽然间就漏得干干净净了呢？究竟原因何在呢？

蒋介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接受武士道教育，后来又接受了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主张，加上西方政治制度和基督教的影响，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个大杂烩。他虽然身为一介武夫，靠枪杆子打天下，但是部下常常看到领袖手不释卷，不过他悉心研读的不是现代科技、政治、法律、哲学而是古书。蒋介石自称一生推崇的圣者有二：一为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另一个则是清代的曾国藩，蒋介石兵败大陆还将其居住的台湾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对其推崇备至可见一斑。问题在于，王、曾二公都是封建重臣，提倡修炼个人内心，健全道德精神，他们的思想学说如何能够解释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呢？所以直到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在台湾去世，这个思想匮乏的统治者也没能找到一个总结失败的正确答案来。

蒋介石训斥累了，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年人身体毕竟大不如从前，独裁者的精神特征就是唯我独尊，自以为无比英明，错误都是别人犯下的，所以他把作报告变成一场暴跳如雷的训示，把两百个部下统统变成木桩。等他离场休息，所有人才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来。

领袖在离开会场前抛下一句指示：好好讨论！做好纪录，我要知道你们每个人的态度！……我要看看，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3

独裁者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以为自己是上帝，殊不知权力并不等于真理，当蒋介石咆哮着要“找出失败根源，重建胜利信心”时，他最信任的黄埔学生却突然造反了。

按照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分编成若干小组进行讨论，小组编号以甲乙丙丁戊己庚申区别。由于与会者都是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他们对领袖训示的领会和态度，对自身精神信仰的检讨认识将直接关系到党国的生死存亡，意义十分重大，因此除蒋介石外，其他军

界高层统统都深入到各组参加学习讨论。每组都有国防部和军统局安排的会议秘书、特派员和纪录员，每个人的言论都将一字不差地记录在案，经过整理连夜分送主席团和最高领袖审阅。如有通共言论、不满言论、揭发材料或者重要意见建议更得火速上报不得延误。

可以想见，这样的所谓“学习讨论”，除了领袖一言堂外别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当然更没有民主精神可言，所以会议开得十分拘谨沉闷。人人都表态说些拥护领袖之类的冠冕堂皇的假话套话，按着领袖定下的调子发言，表情沉痛地检讨自己，小心翼翼地避重就轻，失败推给别人，成绩留给自己，解脱责任蒙混过关。一旦触及自身利益，这些官场老手就纷纷大显神通，或大打太极推手，或互揭老底防守反击，能和稀泥则和稀泥，能说好话绝不说坏话，予人方便自己方便，最后落得一团和气大家过关，结成生死同盟一道对付上面。即使非得找出一两个替死鬼来不可的话，也尽量找软柿子捏，“落井下石”和“墙倒众人推”就是最好的防卫策略。

比如陕北战场胡宗南大败，延安得而复失，丢一个军部、两个整编师，军长刘戡、师长严明以及多位高级将领阵亡，但是人人都知道胡宗南是校长蒋介石的红人，手握西北军政大权，没有人敢于批评胡宗南。得罪胡宗南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谁知道胡宗南会不会继续受宠得势，有朝一日变成你的顶头上司呢？那时候你就得当心自己头上的乌纱帽了。

检讨刚刚发生的豫东战役，开封一度被攻陷，兵团司令区寿年被俘，由于徐州战区总司令刘峙是个到处和稀泥的老官僚，并没有人怕他，加之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恃才傲物，与同僚关系不好，树敌太多招人嫉恨，因此众人批评的火力便纷纷对准他，于是邱清泉成了开封失守和区兵团覆灭的替罪羊。有人指责邱兵团“贪生怕死”、“坐视不救”，导致豫东战役失利，还有人将邱清泉私下里蔑视长官部，甚至对领袖不敬的反动言论当做钢鞭揭发出来，一时

间声讨之声不绝，好像邱清泉就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一样。

蒋介石得报十分生气，当场骂了“娘希匹”。因为邱清泉是他的黄埔学生，被他寄予厚望，但是该生过于锋芒毕露目中无人，辜负了他的期待，尤其豫东一战，屡屡不服从命令更是令他失望，于是亲临会场训示这个不听话的学生。不料邱清泉竟然胆大包天，不仅不肯认错，反而公开同他顶撞。他向领袖大声报告说：学生认为豫东战役的失败应该认真检讨，所有战役都应该检讨，但是我绝对不同意把第五军当成战败的替罪羊。我认为失败的主要责任在统帅部，是上面一次又一次坐失战机，一次次指挥失误把战场搞得一团糟！

一言既出，石破天惊，仿佛踩响一颗地雷，把笼罩会议的虚假、投机和言不由衷的沉闷空气炸得粉碎。

邱清泉真的是豁出去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舍生取义无所畏惧的精神往往不为官场所有，不是那些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官僚所为，而是武士和文人的战斗作风。邱清泉历数一年多来山东和中原战场的种种弊端：统帅部按图索骥，在地图上瞎指挥，指挥系统混乱，最高领袖直接插手下面的作战计划，弄得下级无所适从。有时下级明知道是错误的命令也必须服从，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承担责任。就以这次豫东战役为例，国军明明已经掌握战场主动权，但是南京统帅部一次次朝令夕改，致使战机丧失，区兵团覆灭，又岂是“救援不力”的责任？他大声反问道，如今光说精神武装，可是我们在座将领有多少真正悉心研究共党的战术战法？研究共军指挥官的性格、作风和特点？研究共党怎样争取民心，蛊惑民众的办法？当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敌人，不能“知己知彼”，又怎么能够做到“百战不殆”？再看看国统区各省，政府官员都为民众做了些什么？他们在后方坐地敛财，贪污腐败，搜刮民脂民膏，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库空虚经济

崩溃，一个团长的薪水还不够养活一家人，那么他手下的营、连、排各级军官怎么办？士兵怎么办？他们还会有信心奋力打仗吗？

邱清泉不愧是上海大学社会系的高材生，他尖锐地驳斥了空洞的精神制胜论，一针见血地触及了国民党制度的根本弊病。他的发言如同猛地推开一扇窗户，给这个封闭、窒息和充满腐朽气息的官场透进一股扑面而来的新鲜空气，令不少良知未泯的正义之士心情为之一振。接下来一些将领受到感召纷纷勇敢发言，揭露出军队丧失战斗力绝非仅仅因为精神信仰丧失，而是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现实弊病的集中反映。他们呼吁，不能光治标不治本，整顿军队要与整顿社会和经济同步进行。

国民党内并非没有清醒之人，应该说检讨会开到这里才算开始检讨出了效果，如果蒋介石以此为契机厉行改革去除弊端，调整国策关注民生，岂不是从根本上达到了整顿思想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但是蒋介石并不这样看问题。首先作为国民党最高党魁和独裁者，他更看重自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绝不容忍有人发出挑战。统治者神圣不可侵犯，他的话就是绝对真理，就是万世箴言，不许质疑，不许诘问，更不容许反驳，即使知道错了也不允许公开批评。“犯上者死”和“为王者讳”是两个千古不变的统治铁律。

其次是，他即使有心也没有能力解决全部社会问题。他内心承认学生所言在理，对社会弊端和经济困境心知肚明，但是要解决问题又是另外一回事。这就好比明知道某人病入膏肓岌岌可危，但是要治好他的病谈何容易！在蒋介石看来，要治好国民党的顽症，解决之道就是提高军队战斗力，消灭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才是威胁国民党统治的最危险敌人。为此他必须督促军队奋勇战斗，“不成功，则成仁”。

蒋介石勃然大怒，他一拍桌子打断学生话头，愤愤地骂道：放肆！

全场鸦雀无声，地上掉根针头都能听见响声，邱清泉站得笔挺，视死如归的样子。

蒋介石目光阴沉，令人不寒而栗。他说：你身为高级将领，就没有责任吗？

邱清泉昂首回答：学生有责任，愿受处分。

蒋介石：你说说看，给什么处分好？

邱清泉大声回答：如果校长认为学生有错，学生愿辞去军职，回乡务农。

蒋介石真的气坏了，这个邱清泉，简直被宠坏了，竟敢当众跟他顶嘴，如果再不杀一杀他的傲气，今后谁还指挥得动他？他当场发布命令：我批准解除邱军长职务，回浙江乡下反省思过……但是你必须老老实实反省，我要派人监视你，视态度再作进一步处分。

邱清泉不识时务，被当场撤职送回浙江老家闭门思过，当然这不是说校长真的要置爱将于死地，而只是对他进行惩戒，紧一紧马笼头的意思。邱清泉回乡后纵情山水放马南山，过了一段解甲归田的短暂生活。一个多月后，鉴于济南形势紧张，蒋介石密召邱清泉到南京面授机宜，亲自委任他担任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因祸得福官升两级，让那些落井下石的人跌破眼镜，学生当场向蒋介石表决心效忠，誓与共军决战到底，不成功，则成仁。

最高军事检讨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据说领袖训示“振聋发聩”，精神检讨“效果良好”。最后一项议题是改组战区机构，调整军队编制，重新部署作战任务，把原先的整编师还原为军、师两级，同时在全国组建十几个战略兵团以利于机动作战。会议还对一批高级将领进行任免，胡宗南再次受到贬谪，从西北军政统帅降为副职，而作战勇敢的杂牌军将领黄百韬受到重用，被委以兵团司令重任。蒋介石对检讨会效果寄予厚望，他告诫与会将领，国民政府即将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发起重大行动，一场军事总攻和经济改革马

上就要双管齐下同步进行。他希望各位将领知耻后勇奋发精神，面貌一新地投入消灭共产党的战场。

会议之后，蒋介石果然一手布置军事作战，发布“全国戡乱总动员令”，重整旗鼓与共产党决战，另一手开始进行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整顿和币制改革，并派出他的大公子蒋经国前往上海“打老虎”。

在国际上，美国大选是个重要时期，外交部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情报表明，民主党总统杜鲁门不得人心，共和党候选人杜威将会在大选中取胜。于是蒋介石决心把宝押在杜鲁门下台上，他派人秘密赠送一大笔资金给共和党，助杜威竞选一臂之力。共和党也“投桃报李”，许诺杜威上台后将全力支持蒋介石执政。然而不幸的是，蒋介石这一宝恰恰压错了，杜鲁门再次当选总统，他当然不会对南京政府助选自己政治对手的事无动于衷，因此蒋介石将不得不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还应补充一点，中共地下党在第一时间就获得南京最高军事检讨会的机密情报并火速发往西柏坡，而毛泽东甚至在敌人会议尚未结束的时候就读到了蒋介石的内部报告全文。

4

与南京国民党进行军事总动员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在驻地平山县西柏坡村针锋相对地召开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三十余人，除东北正在准备进行辽沈战役外各大解放区都有负责人与会。这是自延安撤退以后中央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也是国共决战前夜中共高层谋划大局，定夺乾坤的一次重要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敌人动员了，我们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坚决应战！

1948年夏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今非昔比，仅仅一年前毛泽东和中央机关昆仑纵队还在陕北钻山沟，敌人步步紧逼险象环生；东北的林彪队伍刚刚经历了四平战役的失败，而刘邓大军还在谋划决定生死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动。但是斗转星移，仅仅一年时间中国形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解放军不仅在队伍人数、武器装备上与国民党军队不相上下，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士气、觉悟、精神素质和战斗力上远远超越对手，占据绝对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提出“加强精神武装”也还是看到问题的根源，但是国民党的社会制度出了问题，根部腐烂了，他的“精神武装”就失去依存基础。试想一个遍地贪腐民不聊生的黑暗社会，你如何要求士兵去英勇献身奋力作战呢？他们为何要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层去当炮灰卖命呢？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正在一步步朝着一个宏伟目标迈进，这个目标已经如“灿烂之朝阳即将冉冉升起，劈波斩浪之航船已经在地平线上露出桅杆”，毛泽东就在这个黎明前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提出了总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

同南京的最高军事检讨会相比较，毛泽东比他的对手更显出了高屋建瓴的视野来。他没有在具体事件和战役上浪费精力，也没有讲大道理空谈理论，而是简明扼要抓住事物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达到“举纲张目”的效果。蒋介石无法也无力改变社会制度的本质，因此他的精神检讨会变成了人人走过场的务虚会，互相指摘的派系会，矛盾爆发只好和稀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不是加强团结而是加深分裂，没有达到检讨的目的反而走向愿望的反面。而毛泽东则紧紧抓住全党必须服从“解放全中国”这个总任务，一切政治路线、思想体系和全党工作都必须步调一致地服从这个根本大纲。“目”是什么呢？简单些说，就是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提出来的各项工作和任务，也就是“加强执行力”。

由于此前各大解放区都被敌人包围各自为战，加上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仅靠通讯工具和电台联系，各地对中央路线政策的理解执行差异很大。更有一些干部权力膨胀各行其是，不把中央指示放在眼里，不服从命令、讨价还价和不听指挥的事情时有发生，地方主义和山头主义滋生膨胀。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央命令各中央分局每月必须按时向中央交出工作汇报，以便中央掌握情况，但是东北局书记林彪一连七个月不予理睬，有的分局也时隔两三个月上报一次，弄得负责这项工作的周恩来只好将此事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口气异常严厉地批评了林彪，并将批评内容以文件形式通报全党，防微杜渐，及时刹住了这股不正之风。还有的地方领导和军队干部凡事从地方利益出发，将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全党全局利益之上，严重妨碍和影响了中央路线的贯彻执行，削弱了党中央的绝对权威，也就是“执行力”有所减弱。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政府乃至一家企业，如果没有令行禁止贯彻到底的坚强执行力，再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又有什么意义呢？到头来还不是毫无用处的一纸空文吗？如此各行其是，最终结果不就是架空中央吗？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目标谈何实现？国民党也有过堪称完美的战略部署，但是到下面全走了样，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说，执行力是检验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战斗力的根本标准。

执行力问题已经引起毛泽东深深的忧虑。

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从未进过正规军校，也没有像蒋介石那样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甚至从来不像蒋介石那样戎装佩剑威风八面，但是他却指挥打了许多大胜仗，自创毛氏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对军事战略的娴熟运用屡有惊人之笔。他没有念过大学，没有像他的许多战友那样去到先进的西方国家留学，但是他却自学了古今中外的大量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学为我用，洋为中用。他不仅勤奋地著书立说，而且为党中央起草大量的电报、命令、指

示、文件，甚至常常为《新华日报》撰写社论和评论，把自己的思想体系贯彻到党的组织工作中去。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党内敌人就是“自由主义”，早在1937年撰写《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十一种现象，称其为革命队伍内部“一种十分有害的腐蚀剂”。随着解放区不断壮大，权力扩大和个人欲望膨胀导致自由主义的危害性与时俱增，其主要表现就是令毛泽东担忧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当各级队伍的“执行力”变成一句空话的时候，党中央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各地解放区还能保证步调一致，各大野战军还能团结协作而不各自为战变成一盘散沙么？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还能顺利贯彻执行么？

开会同样是作战，是思想和精神较量的战场。

首先由毛泽东向政治局会议作报告，他一口气讲了八大问题，内容有理论有实际，结合当前国际形势，讲未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党的战略方针是用五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打倒国民党政府，解放全中国。战略任务归纳起来则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二十字口号：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我们看到，国共大决战前夕的毛泽东在西柏坡动员会上提出的关键词是“加强纪律性”，这是正本清源之举，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加强纪律性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保证政令畅通，增强各级队伍的执行力。执行力的关键在干部，如果没有不打折扣的执行力，革命事业则不能做到战无不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党和军队内部某些干部目无中央、目无纪律和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自由主义现象，深刻剖析了这些错误思潮产生的土壤，他同时大力地表扬了刘邓大军，他们坚决服从命令，以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克服重重困难千里跃进大别山，胜利完成党中央的战略布局，为全党全军增强执行力做出榜样。即使在大别山区遭到几十万敌军“围剿”的困

难时期，刘邓大军也严格执行中央规定每月按时进行工作汇报。毛泽东尖锐质问：东北解放区难道比大别山更困难么？你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执行中央规定？你们的组织性纪律性都到哪里去了？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

博览群书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不仅拥有巨大的思想和精神优势，他同时还是个语言磅礴汪洋恣肆的演讲家，他的语言风格如同他的性格一样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一往无前的气势，视野阔大逻辑严密，语言生动诙谐，常常旁征博引借古论今，如果把毛泽东与他的对手蒋介石放在一起进行辩论，相信结果不言自明。领袖人物天生就应该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思想家，一座引领时代前进的灯塔，他的才华、学识、思想、激情以及同时代人难以比肩的创造力都令他光芒四射，具有难以抗拒的个人魅力，这是人类社会的规律。所以连最挑剔最持有偏见的西方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毛是“一个天才，一个伟人，一个让历史写作变得困难的人物”。

毛泽东的报告获得全体与会代表的拥护。

“九月会议”一共开了六天，比南京最高军事检讨会多出一天，但是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两个初衷、愿望和目的惊人相似的战争动员会议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结果：蒋介石依然独揽大权朝令夕改，令部下怨声载道无所适从，也使得会议形成的各项决议大打折扣，甚至变成一纸空文。而西柏坡会议则极大地加强了解放军的纪律性，增强了执行力，从而保证党中央的号令畅通指挥有力。

5

“九月会议”的效果首先在东北战场上显现出来。

9月上旬，一直令毛泽东悬心不下并以严厉口气批评的林彪终于正式回电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关于东野主力南下打锦州的战略

决策，这才令毛泽东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在共产党内，林彪的自信和固执尽人皆知，换种说法就是有主见和敢于负责任。他不赞成的事情谁都很难勉强他做，甚至连朱德、周恩来的指示他也敢不买账，只除了毛泽东一人例外，

锦州是东北通往华北的大门，是否先取锦州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思路：要么关门打狗，与蒋介石进行一场决定东北命运的战略大决战；要么从长春、沈阳由北向南推进，把敌人赶出关去。很明显这两种思路代表两种不同的作战眼光，也就是出发点。从全局角度看，东野应当就地大部或者全部歼灭国民党主力，不让他们退进关内华北乃至江南地区，否则将会大大延缓甚至影响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从东野的角度来看，由北向南进攻相对稳妥，风险大为减少，获胜把握很大，而且部队伤亡损失也将降至最低。

更重要的是，东北野战军发展壮大的历史仅有短短三年，从未有过举百万之众与敌人进行大规模决战的经验，因此显得信心不足。作为东北地区的一号首长，以精密算计和善于谋略著称的林彪必须对东北战局负责，对行动后果负责，因此他的顾虑和谨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林彪比毛泽东小十五岁，个子瘦小体弱多病，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林彪只有十九岁，职务仅是个排长，但是等到上了井冈山，他的指挥才能受到毛委员赏识。俗话说英雄识英雄，“一代天骄”的毛泽东慧眼识珠，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到林彪二十四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中央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了。

林彪深得信任还表现在他是军队中极少数敢于顶撞毛泽东而不必顾忌后果的人之一。在井冈山，他曾悲观质疑红旗还能打多久，毛泽东耐心同他谈话，坚定他的信念。

抗战时期，林彪违背党中央不许大规模集中行动的指示，擅自集结主力作战，毛泽东没有处分他，只是要他好好总结经验。日寇

投降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派遣十万干部出关与国民党争夺东北，急需派遣一位能独当一面的统帅前往领军，此时毛泽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林彪。林彪果然不负厚望，短短三年时间把解放区扩大到东北全境，东北野战军也迅速发展 to 拥有百万之众，并且是包括炮兵、装甲兵、航空兵、铁道兵以及海军舰艇诸多军兵种在内的强大队伍。

五个月前，毛泽东在勉强同意林彪先打长春时仍以批评口吻说：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你们所说打沈阳附近之困难，打锦州附近之困难，打锦榆段之困难，以及入关作战之困难，有些只是设想的困难，事实上不一定有的。（《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0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从上面的电报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心情是相当不快并且恼火的，但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既然给了下级指挥权就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包办执行，所以毛泽东理智地做出决定，同意林彪先打长春。

然而攻打长春并不顺利，林彪鉴于攻打四平受挫的教训，再次临阵改变计划，将攻城变成围困，这一围就是一百六十多天，战场出现僵局。但是全国形势的变化时不我待，要求东北必须率先加快解放战争的步伐，在这个大形势下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林彪自行其是我行我素，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口气批评了林彪，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一锤定音，坚决地和不容置辩地下达作战命令：马上进攻东北门户锦州，对敌人形成关门打狗之势。

这一回林彪迅速服从了命令，促使林彪转变态度的原因与党内大力整肃纪律，增强执行力的政治氛围不无关系。毛泽东未雨绸缪，率先拿起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有效遏制了党内和军队内部不正之风的滋生和蔓延。虽然林彪未到西柏坡开会，但是会议决议

仍在第一时间以电报形式完整地传达给他和东北局领导人，让他们看到党中央抓纲掣领整肃纪律的决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强化纪律无疑是一剂良药，也是敲响一声警钟，让林彪膨胀的头脑有所清醒。历史证明，先打锦州和“关门打狗”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虽然作为东野一号首长的林彪后来有所动摇，试图重打长春，但是最终还是坚定了决心，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经过长达近三个月的艰苦激战，最终取得歼灭国民党主力五十余万人，解放东北全境的巨大胜利。

6

西柏坡“九月会议”的决议得到迅速贯彻落实，各大野战军抓纲掣领，全面开展加强纪律性教育，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可见得执行力也是战斗力，而且是更重要的战斗力。

夜幕降临，粟裕渡过黄河，登上一辆颠颠簸簸的吉普车连夜赶往胶东，他在谋划一场新的重大战役。

豫东战役之后，粟裕向党中央做出深刻检讨，认真总结豫东作战的得失。虽然毛泽东表扬粟裕“硬是把一锅夹生饭煮熟了”，但是检讨发起该战役的目的，“诱歼邱清泉第五军”本身就难免有急于求成和轻敌之嫌，到头来煮成一锅夹生饭，既未能完成向党中央立下的军令状，消灭邱清泉第五军，也未能在中原战场完全占据主动，部队伤亡很大，即使活捉区寿年也难辞其咎。功劳是一面旗帜，它会高高飘扬让别人对你肃然起敬，但是失利却是一面镜子，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照镜子，照镜子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坦白的襟怀和磊落的精神。主动检讨和认真总结充分说明粟裕是个敢于承担责任，襟怀坦诚绝不文过饰非的革命军人。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豫东战役却有许多意外所得，其中最重要的收获当数陈、唐纵队仅用五天时间一举攻克号称“中原第一城”的河南省府开封。当时各大野战军的武器装备均不具备进攻国民党大城市的能力，即使像林彪麾下的东北野战军这样强悍的部队也在四平攻坚战中遭受重挫，以至于后来临时放弃强攻长春的计划改为围而不攻也是事出有因。但是开封之战不一样，这是自国内战以来共产党军队攻克的第一座省府城市，难怪外电纷纷惊呼，开封失陷意味着没有共产党不能占领的地方。

具有全局战略眼光的共产党主席看出了这一点。毛泽东认为，攻克开封的意义超越了整个豫东战役，它不仅提供了解放军在现有条件下如何组织进攻敌人重兵防御的大城市，如何实施攻坚战、巷战以及武器人员配置等等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攻克开封这个成功战例为所有解放军官兵包括党中央树立了坚定信心，它等于宣布，解放军已经具备进行大规模城市攻坚战的强大战力，他们有能力随时解放任何一座国民党赖以顽抗的大城市。

吉普车亮着大灯继续前行，粟司令连夜赶路毫无倦意。

来到一处县城，随行参谋询问首长是否下车休息？他摇摇头，让参谋去打电话，询问总部电报到了没有。这是首长一路上第三次类似询问，这封电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参谋询问的结果令首长有些失望，吉普车继续赶路。

夜空无涯，道路漫漫，粟裕再次陷入深长的沉思之中。

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就像一个舞台导演，他一生的最高任务就是导演一出轰轰烈烈流芳百世的战争大戏来。现在剧目已经确定，导演本也已完成，连角色台词都已烂熟于胸，这出大戏的名字就叫做——《淮海大战》！粟裕在头脑中反复检查自己的作战计划：一举攻占济南，切断华北与中原的联系，然后集中兵力在淮海地区与国民党主力决战。现在，他在等待千里之外一封极其重要的回电，

准确说就是毛泽东的回电。只有得到中央主席的批准才能一锤定音，才能最终决定这出大戏是否与观众见面。

当时粟裕并不知道，此时在华北平原滹沱河畔，小村庄西柏坡的中央机关驻地灯火通明彻夜不息，中央领导正在集体研究华野呈报的作战报告。应该说毛泽东对华野的决心是相当满意的，豫东战役使他看到在解放军部队中蕴藏的巨大潜力，当东北的林彪一再以攻城困难为理由，将长春攻坚战变成围困战并对进攻锦州怀有某种畏难情绪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意识到解放军正在面临新的历史挑战，那就是必须学习新的作战模式，即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如果不能逾越这个障碍，则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任务就无法实现。

此时的毛泽东迫切需要有人率先做出一个榜样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粟裕。几乎与此同时，华野的作战报告也随着电波飞到西柏坡，提出主力北移攻打济南和围城打援，进而实施淮海战役的战略设想，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

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粟裕的欣赏。在他看来，从未进过正规军校的粟裕悟性极高，属于那种天才型的军事将领，他多次说过，粟裕有能力指挥五六十万人马。身为共产党最高领袖和统帅的毛泽东心里当然再清楚不过，一个纵横天下、叱咤风云的天才将军的横空出世，对于他的对手来说将意味着一件怎样可怕的事情。据说蒋介石曾经失望地责问部下：我的黄埔学生数以千计，他们中间为什么没有几个林彪、粟裕？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蒋介石唯独没有反思自己。其实人才是制度的试金石。不是学生不争气，实在是制度埋葬人才，这也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源之一。

天快亮时，另一辆汽车快速追上吉普车，通讯参谋将刚刚收到的中央来电呈交首长。粟裕眼前一亮，因为这正是他望眼欲穿的中央复电。当他看过电文后精神不由得大振，心情激动难平，因为中央主席不仅亲自批准了华野的作战计划，并明确强调“由粟裕负责

指挥实施”。

“九月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华野大举行动起来，粟裕果断调兵遣将指挥攻打山东省府济南，从而拉开了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淮海的历史大幕。

7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了。

在此之前，国民党统帅部就已觉察出华野主力的动向，并判断其意图为夺取济南。此时的济南城为国民党军队连接东北、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唯一走廊，被视为生命通道，一旦济南失守，无论东北数十万守军还是华北傅作义六十万大军都将无路可退，所以蒋介石派出了他最信任也最善战的王牌司令王耀武前往镇守。济南守军多达十余万人，不仅炮火猛烈弹药充足，还能得到空军飞机和徐州、华北军队的两面支援。在王耀武指挥下，军队驱赶民夫大兴土木长期备战，从远郊到近郊再到城区构筑多重城防工事，此时他已经总结了开封失守的教训，重要阵地一律派上中央军正规军防守，不许地方保安团滥竽充数。美军顾问团和国防部派员视察之后认为，济南守军防御力量之强大，城防工事之坚固在华北各大城市中首屈一指，共军绝不可能短时间攻下固若金汤的济南，因此这将是“共军啃不烂、吞不下”的战略堡垒。

蒋介石对即将发生的济南战事极为重视，特派徐州战区副总司令杜聿明飞到济南督战。国防部还制订出一整套以济南为据点牵制共军，然后实施南北夹击的战略决战方案，其实也就是一年前孟良崮“中心开花”战术的改进版，取名“泰山作战”。拿杜聿明的话说，佐民（王耀武）兄，你只需坚守济南城两周，半个月之内我将亲率邱清泉、黄百韬和李弥三大主力兵团北上，而华北傅作义总司

令也将率主力南下，共同合围共军于济南城下。

蒋介石亲自批准决战济南的方案，并许诺再增派一个主力师给王耀武，加强守军防卫力量。至此济南大军云集严阵以待，徐州、北平两大战区也调兵遣将部署援济，国共两军的战略决战一触即发。如果国共决战是按照国民党的计划来发展，围绕“以济南为中心”进行的话，那么这场惊天动地的淮海战役肯定将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模样。事实上几年之后退守台湾孤岛的蒋介石总结失败教训，他痛苦地检讨说，国军对共党作战每每失利，究其原因，实为对敌人战力估计不足……自济南始，一步错，则步步错矣。

蒋介石的确不是个好统帅，甚至不是个合格的指挥官，因为他总是忙于事后检讨。他的所谓“一步错，步步错”并没有说错，但是根本原因何在，他却至死也没能检讨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一个再三犯下相同错误的政治家，一个只能事后亡羊补牢的执政党领袖，再加上一个四分五裂钩心斗角的执政团队，还有一支各行其是各自打着小算盘的军队，国民党的统治就这样毫无悬念地走到了历史尽头。

蒋介石许诺增派的主力师尚未到达，解放军的攻城炮声就隆隆地响起来。

这是一场交战双方谁也输不起的恶仗，所以战斗一打响就进入白热化状态。解放军全力猛攻，国民党守军以逸待劳拼死顽抗，国民党飞机也蜂拥而至，把解放军阵地炸成一片火海。蒋介石一日数电，除了命令王耀武督军死守外，还多次告诫他必须重点守住济南机场，国防部很快就要空运援军和物资到济。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徐州“剿总”、华北“剿总”的主力兵团快速出动，南北夹击攻击共军。

济南之战牵一发动全身，就在守军死战，国民党各战区闻风而动时，一件令南京国防部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人担心的事情发生

了，19日，支撑整个济南城防核心的飞机场和西部防线突然被解放军占领了。重兵防卫的飞机场连同西部防线失守相当于一座坚固大桥的桥墩垮塌，接下来国民党守军的全面崩溃就变得毫无悬念了。只是这一切发生得这样迅速，这样毫无迹象，连城防司令王耀武自己也目瞪口呆难以置信：固若金汤的济南城竟然只守了短短八天，仅比先前只有三万守军的开封城多坚持了三天！

很快，济南失守的原因就真相大白，这一回国民党失败不是因为守军战斗力不强，准备不充分，也不是工事不坚固，阵地上大炮不多弹药不充足，而是担任机场和西区防守的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阵前倒戈，率部三万人弃暗投明，让开大道接应解放军长驱直入。“千里长堤，溃于蚁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些古训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所谓溃于“蚁穴”、“堡垒从内部攻破”不全是哪几个人哗变，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旦人心思变，成军、师建制的队伍调转枪口阵前哗变，谁还能挡得住国民党统治的末日来临呢？

济南解放的功臣吴化文原为西北军旧部，历史上经历多变，起先背叛冯玉祥，后来投降日寇变成伪军，多次“扫荡”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根据地，但是只有最后一次改变成为他人人生中的亮点。由于他在济南起义立了大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均去电祝贺，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吴被任命为军长。耐人寻味的是，这支由国民党杂牌军改编而来的队伍后来投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等，兵还是那些兵，将还是那些将，武器也差不多，但是却面貌一新屡建战功，竟然打出许多威风 and 士气来，可见得立场站在哪一边十分重要。新中国成立后吴化文改做地方工作，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1962年去世。

济南失守如此之快，南北援军尚未来得及到达指定位置，有的队伍刚刚集结出发，“泰山作战”就宣告失败，而且失败得十分

彻底，连王耀武在内的大多数军官都没能逃脱，统统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济南战役结束，粟裕预期的战役目的初步达成，中原战场形成对解放军极为有利的战略态势：华北傅作义集团被孤立，徐州数十万敌军处于我华野和中野两大野战军的夹击之下，标志着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大决战已经拉开序幕。

第十六章

偷袭西伯坡

1

蒋介石半夜出门时不慎跌了一跤。

他是在得知吴化文哗变投敌，济南即将陷落的噩耗之后欲赶往国防部时不幸一脚踩虚了，重重地跌倒在地上。

这一跌把侍卫和副官全都吓傻了。

他毕竟已是六十多岁，跌倒后很难自己爬起来。等到吓白了脸的侍卫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屋子，蒋介石紧闭双眼面无血色，几乎没有声气。

夫人宋美龄闻讯赶来，此时美国医生已经为蒋介石检查过了，医生告诉夫人，蒋先生所幸只是受了惊吓，擦破些外伤，身体并无大碍。

这一晚，夫人彻夜守候在先生身边。

蒋介石脸色蜡黄，他紧闭双眼，瘦骨嶙峋的身体几乎没有动静，乍一看更像一具没有生气的僵尸。夫人已经从侍卫副官口中得知济南即将失守的不幸消息，她当然知道这样的败报会给蒋介石带来怎样的打击，所以她把侍卫副官全都赶出屋子，不许任何人进

来，只留下自己陪伴先生，两人静静地厮守。

夫人柔软的双手始终轻轻地抚摸丈夫冰冷的手背，也许是女人的温存渐渐融化了男人心中淤塞的冰块，先生身体终于动了动，从喉咙里发出一种类似垂死动物那样低沉和压抑不住的呜咽来。夫人吓了一跳，她赫然看见这个死气沉沉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已经满脸泪光，汹涌的泪珠像泉水一样不断冲开他紧闭的眼睑，在他苍老瘦削和皱纹密布的脸颊上恣意纵横。

夫人吓坏了，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二十多年岁月中，即使像抗日战争那样艰难困苦和危机重重的岁月里，她也从未看见蒋介石掉过一滴眼泪。一如她丈夫那样意志坚强铁石心肠的国家领袖，除了高高在上令人生畏外，一般部下连他哪怕最微小的喜怒哀乐都很难窥见。但是现在这个君临天下的铁腕独裁者竟然哭了，他哭得是那样悲怆压抑，那样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他的胸膛剧烈起伏，好像一个受尽委屈无处倾诉的孩子一样。

夫人赶紧安慰他说，达令，是不是哪里疼啊？我去叫医生来看看。

先生摇头，他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僵直的手臂，指着自己的心口。

夫人顿时大恸。

男人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眼前这个与她朝夕相处的男人哪里是身体疼痛，明明是那颗心受了重创，正在滴血哀号呢！

其实无论统治者还是平民，将军还是士兵，所谓的铁血男人是不存在的，一旦奋斗失败就回归人性，一切软弱、痛苦、卑怯乃至人性弱点统统显露无遗，一如那个躺在马槽里的赤裸婴儿。从宗教的角度看，软弱不是堕落，是重生。人之为人，食色性也，万世皆然。

这一夜蒋介石并未痛定思痛恢复理智，因为他并未彻底丧失权力，此时距离他被赶到海峡对面那个孤岛上去还有一年多时间，所

以他的大彻大悟浴火重生尚待时日。他只不过初步用眼泪消解内心怒火，暂时抚平心中伤口罢了。

天亮之后，陈布雷进来小声报告，济南已经陷落，王耀武下落不明。此时蒋介石已经穿好衣衫，他对这个严重局面已有思想准备。很快侍卫报告，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以及各方大员都在外面等候求见。夫人看见，一旦权力机器开始运转，统治者丈夫的本来面目立刻恢复了，他的目光中透露出杀气腾腾的威严之气，与昨天夜里那个软弱和哭泣的男人判若两人。

这一天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对济南失守之后的严重局面。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都提出来，华北战区傅作义部六十万军队已经被切断陆上通道，变成一块孤棋，不如将其主力从海上撤走，撤到南方以增强淮海作战和长江防御的力量。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如果将傅作义大军撤走，实力虽能得到保存，但是整个华北包括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唐山等于自动放弃。此时锦州方向已经开始遭到共军进攻，放弃华北必然放弃东北，相当于放弃半个中国，将来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划江而治。

双方争执不下，都把目光投向最高统帅。但是蒋介石一直绷紧脸没有出声，他心中同样举棋不定难以决断，心情十分恼怒。他似乎看到那个操着湖南口音的老对手毛泽东正在嘲弄他，有意把一个两难选择摆在他的面前，然后对他说：从前你给我出了许多难题，但是都没能难住我，现在该我出题了。要是你回答不上或者答案错误，那就对不起，请你下台去吧。

现在日子难过的不是毛泽东，而是轮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当场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吩咐陈布雷：马上准备飞机，我要去北平跟傅宜生谈谈。

2

傅作义，字宜生，河北人，原为晋军阎锡山旧部，后来脱离晋军归属蒋介石。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华北战区总司令兼绥靖公署主任，陆军二级上将，相当于清朝一品大员，号令河北、绥远、热河等华北诸省，成为非中央系地方军阀中破例获重用的极少数高级将领之一。

傅作义所以获得蒋介石青睐，据说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认为他是一个难得之“士”，而非那些三妻四妾有奶便是娘的土匪军阀。在中国古代，“士”是对那些有地位有学识，兼有操守美德的读书人的雅称，也就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如果你不是众望所归的饱学之士，没有众口一词的美名，无论你权力再大，人马再多，你最多只是个山大王。蒋介石一生崇尚儒学，推崇王阳明、曾国藩，曾经有人问他，如今西学东渐人心不古，如何才能保持“士”的操守？蒋介石回答：你们去问问傅宜生，他就是一个答案。

傅作义虽然从军出身，但是他的身上少有粗野和匪气霸气，相反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喜欢与学者艺术家社会名流交往，体恤部下作风开明，是非分明忠贞爱国，是那种符合传统美德和具有古典风范的现代“儒将”。即使在那个战乱频仍和民不聊生的黑暗年代，他的为官和为人仍然广受好评，连最挑剔的新闻界也对他时有赞扬。这样的人，如果生在太平盛世会成为口碑相传的清官，抵御外侮则会像岳武穆那样忠贞节烈青史留名，不幸的是，他偏偏生于一个军阀割据风雨飘摇的乱世，他注定身不由己很难独善其身。

当北平香山的枫叶渐渐开始点染出淡淡的霜红色时，济南失守的消息传来，一石激起千重浪，在战区高层引起巨大震动。几乎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传出可能放弃华北的风声，令傅作义感到不寒

而栗，一股冷气从脚底一直凉到后背上。他明白华北处境已经岌岌可危，共军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自己，何去何从举棋难定。如果南京决定放弃华北，这是他这个华北“剿总”司令不愿意面对的现实，因为他的队伍主要还是原西北军老班底，官兵都是河北、绥远人，不要说官兵不愿意离开家乡，就连他这个总司令也故土难离。更重要的是，家乡是他们的根基，一旦南撤，他们将没有落脚之地，这些队伍很快就会被拆得七零八落，他最终只会落到个光杆司令的下场。将军手下没有军队，你就比老百姓还不如。

他召集幕僚紧急开会商讨对策。

幕僚提供了上、中、下三种策略供总司令选择：其一，固守华北，坚守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等大中城市与共军对峙，此为上策。其二，西退绥远、内蒙，与山西的阎锡山背靠背作战，此乃中策。其三，实在迫不得已才考虑南撤，到南方去寄人篱下任人宰割，这是下策，也是最坏的结局。

傅作义沉吟不语。三条路其实都不好走，但是相比之下，固守华北还是有利一些，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看来他只能以静制动随机应变，走一步看一步了。

正在思前想后，副官赶来报告说：蒋总统专机已经飞临北平机场。

傅作义大吃一惊，连忙整装赶往机场迎接。蒋介石一下飞机劈头便问：宜生兄，你认为华北应当如何应对？

傅作义小心回答：保持现状吧，看看形势发展再说。

蒋介石咄咄逼人地说：如果我命令你马上放弃华北，撤退到中原和江南地区，你以为如何？

此时锦州上空已经战云密布，辽沈战役一触即发，傅作义立即正色道：如果大总统下令全面放弃华北，我等军人当无条件服从命令，一分钟也不延迟。但是以职愚见，东北方向大战在即，华北与

东北唇齿相依，如何动作应该视东北战局发展而定。如果我华北率先一撤，东北不就等于釜底抽薪了吗？

此时蒋介石还在犹豫不决，尚未下定决心从华北撤退，此话只是试探傅作义的态度。蒋介石毕竟是政治家，他赏识傅作义人品，但是并不等于放心他手中的权力，尤其是傅作义手中的六十万大军。傅作义至此已经试探出蒋介石并未最后下定南撤决心，立刻旁敲侧击地乘胜追击，用东北战场大做文章，力促蒋介石从海、陆两路大举增援锦州，而华北战区则负责抽调部队执行陆路解围的任务。

由于蒋介石对东北战场还抱有幻想，不愿轻易放弃东北和华北，所以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同意傅作义的建议，批准华北战区抽调部队从山海关、绥远增援锦州的战斗部署。随后他立即登上飞机马不停蹄地飞往沈阳，去亲自布置卫立煌与林彪共军的生死决战。

直到蒋介石的专机升空而去，隆隆的马达声渐渐消失在云端深处，傅作义才抹去额头上渗出来的汗珠。他抬头望望悬挂在天空依然热力不减的太阳，心想都秋天了，天气还这么反常，这么燥热。俗话说秋燥冬寒，看来今年注定是个难熬的寒冬啊。

3

秋高气爽，滹沱河畔的田野麦浪翻滚，到处一片丰收的繁忙景象。

这是经历了土地改革暴风骤雨洗礼的解放区人民迎来的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丰收年，也是战火推进到国统区之后冀中老百姓第一次过上了没有枪炮轰鸣的安宁生活。成为土地主人的农民群众积极性空前高涨干劲倍增，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收割庄稼和耕耘土地的热烈景象。

毛泽东信步走出驻地。

同半年前转战陕北时相比，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领袖明显变得健康了，脸色红润不少，原先那种奔波、憔悴、焦虑和殚精竭虑的神情消失了，代之以一种神采奕奕和气定神闲的精神面貌。毛泽东虽然久居陕北，但是那里是黄土高原，农耕技术粗放落后。冀中平原则不一样。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富饶和农耕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盛产小麦、大豆、高粱和小米，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与贫穷干旱的陕北解放区不可同日而语。

出身农家的毛泽东对北方农事颇为好奇，他看见一个老农牵着毛驴正在耕地，小巧尖利的犁耙像一把闪亮的梳子细致地给大地梳妆。收割后的麦秸被整齐地翻起来，于是黑油油的泥土就在阳光下泛起暗淡的亮光，空气中弥漫起一种新鲜泥层浓烈而苦涩的清香气味来。

老农看见有陌生长官过来就停下耕作，毛泽东递给老农一根香烟，两人蹲在地头拉家常。毛泽东对小毛驴很好奇，他的湖南家乡只有水牛和黄牛，这样矮小温顺并且能干农活的动物许多南方人一辈子也没有见过。老农自豪地说：小毛驴是俺们的主要牲口，别看它个子小，本事可大啦。耕地，拉车，推磨，驮物，骑行，几乎无所不能，驴肉还是上等的美味佳肴，北方农村家家户户过年办喜事都离不开驴肉。

毛泽东开始问起老农家里的情况，老农一一相告：家里有七口人，除了自己和老伴，三个儿子都在部队上，还没有娶媳妇。大儿子捎信来说已经当上副连长。有两个女儿，一个还在区小上学，另一个在县里妇救会当联络员。

毛泽东满怀敬意地说：老哥，谢谢你，你可是革命的功臣啊。

老农受到表扬，美滋滋地说：哪里哪里，其实村里家家都差不多。俺农民有了土地，心里就踏实了，俺在后方种地，让孩子们好

好干吧。

告别老农，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得民心者得天下，我看国共战争的胜败早有定论，这个结论就写在老百姓心里。

一行人登上滹沱河堤岸，秋天的滹沱河波光粼粼水势平稳，全没有夏季涨水的狂野和肆虐。岸边，有一个白发老渔翁坐在柳树下悠闲垂钓，毛泽东停下脚步，立于树下观看，警卫员和秘书也都好奇地探头探脑。也许是岸边人多动静大了，水面那串浮漂好半天纹丝不动，好像鱼儿全都吓跑了。老渔翁有些懊恼，起身要收拾鱼竿走人，毛泽东好言相劝说：老人家，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嘛。

渔翁闻言，果然静下心来重新钓鱼。

不到片刻时间，浮漂有了动静，老渔翁一拽鱼竿，竟然钓起一尾足有两三斤重的大红鲤，连毛泽东也不禁为他鼓起掌来。渔翁惊讶地说：滹沱河红鲤为冀中一绝，历代都被列为朝廷贡品，平时实不多见。

毛泽东风趣道：红色是革命颜色，我看这条红鱼是在向革命致敬嘛。

正说着话，一辆吉普车赶来接主席返回驻地。渔翁恍然大悟，难怪红鲤现身跃龙门，原来今日真的有贵人相助啊！

4

周恩来等人已在西柏坡驻地等候多时。

有关方面报告，由于济南解放，华北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于近日飞往北平视察。情报表明，国民党方面已有放弃华北，将傅作义集团调往淮海和江南作战的打算。

毛泽东嘴里吸着香烟，眼睛紧紧盯着地图。他吸烟用力很猛，特别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一口深吸几乎能将整支香烟吸短三分之

一。他呼出一口烟雾，摇摇头告诉周恩来说，傅作义暂时还不会动，因为蒋介石要放弃华北的话，就等于把半个中国都交出来了，他不会心甘情愿的。再说东北卫立煌集团还在顽固坚持，太原阎锡山也在死守，平津傅作义是连接他们的纽带，所以蒋介石决不会首先放弃华北。

有人向主席建议：先打华北傅作义岂不更好？这样的话，山西和东北就陷入彻底孤立，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

毛泽东重新点燃一支香烟，他从容地扫视地图说：如果仅从局部来讲，这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问题是从全局来考虑，这个全局不仅仅是华北，或者东北和山西，也不仅仅是黄河以北的半个中国，而是包括海南岛、台湾岛在内的整个中国，仗就不能这样打了。解决东北的时机已经成熟，所以要坚决攻占锦州，彻底解放整个东北。太原已经是座孤城，傅作义虽然是阎锡山旧部，但是早已不在一条船上，彼此戒备画地为牢，可以判断傅作义决不会冒险出兵相救。我认为可以坚决拿下太原，这样对华北之敌也具有敲山震虎的警告作用。

有个作战参谋忍不住插嘴说：主席说得很对，如果东北、山西都解放了，傅作义集团四面楚歌，肯定会主动放弃平、津、唐和绥远，我军不费一枪一弹就和平解放整个华北，岂不最好？

毛泽东摇摇头说：我来考考你们，目前我们最担心发生的应该是什么？换个位置思考，敌人怎样做才对我们最不利？

大家众说纷纭各抒己见。

毛泽东没有说话，他微笑着看看周恩来，用眼光征询他的意见。

作为副手的周恩来心有灵犀，他本身就是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已从毛泽东刚才一番话中领会了酝酿在领袖胸中的博大思路和战略想象。他点点头说：依我看，总参谋部制订战略计划的着眼点，必须从怎样对解放中全国而不仅仅是局部最有利出发。

有人问：和平解放华北，然后乘胜追击解放全中国，这样的胜利难道不是对全局最有利吗？

毛泽东扔掉烟头大声说：说得好！华北一定要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是六朝古都，是全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尽量避免毁于战火。但是你说对了一半，傅作义集团决不能离开华北，要想办法麻痹他们，给他们制造障碍，而不是刺激他们。要积极地做工作，必要时不惜代价也要坚决拦住他们，拖住他们的脚步。因为如果让敌人六十万大军顺利撤退到淮海地区和长江以南，将会给我军决战淮海和渡江作战增加很大困难，甚至可能大大延缓解放全中国的进程。

毛泽东一锤定音，至此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终于显露雏形。已经打响的辽沈战役正在紧锣密鼓地包围锦州关门打狗；酝酿中的淮海战役还在调兵遣将和积极准备；想象中的平津战役运筹帷幄未雨绸缪。拿毛泽东的话形象地说，就是东北咬在嘴里，淮海抓在手里，平津看在眼里，三大战役的蓝图虽然有所区别却又有机地形成一个战略整体，同时存在于毛泽东头脑之中。

接下来他们研究了如何对傅作义及其部下开展策反工作。“战之为战，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攻心战从来都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后来发生的平津战役再次证明，国民党的失败绝不仅仅只是在战场上。

这时，一个通讯参谋快步送来山西前线紧急电报。周恩来阅后沉痛地告诉毛泽东，先前派去劝降阎锡山的特殊使者，一位曾经做过阎锡山老师的八十多岁的老先生竟然被自己的学生杀害了。毛泽东很愤怒，他大声谴责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何况是自己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尊师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他阎锡山连这点起码的人伦道德都没有吗？只能说明阎锡山不仅丧心病狂反动透顶，而且人性沦丧禽兽不如！

劝降阎锡山的失败使得党中央更加警惕对傅作义的策反工作，周恩来指示中央敌工部和北平地下党“稳妥、积极地全面展开对傅部的策反，但是必须充分估计敌人的反动性和斗争的残酷性”。

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织起来，从四面八方罩向北平，牢牢罩住已成惊弓之鸟的傅作义。

5

当漫山遍野的香山红叶终于染红了大半座北平城的时候，东北战场传来一个于国民政府而言石破天惊的噩耗：锦州失守，守军范汉杰部被全歼，这就意味着东北通往华北的大门被紧紧关上了。

蒋介石乘坐的“美龄号”专机再次紧急降落在北平南苑机场。蒋介石率领陈布雷等人鱼贯走下飞机，与半个多月前总统莅临不同的是，飞机上多了一个身穿美式军装风流倜傥的年轻人，他就是蒋介石次子蒋纬国。

由于东北战局出现重大变故，蒋介石被迫取消会见到访外国元首的安排连夜飞往北平。东北战场的失败来得如此之快，无论各路援军怎样猛烈进攻始终未能突破共军阻击阵地，战略重地锦州城仅仅坚持了三十一个小时就告失守，这个结果甚至连蒋介石自己也难以置信。什么叫做“兵败如山倒”？此时已不需要注脚，战争的天平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倒向国民党的敌人一方，东北失败已成定局。

几乎与此同时，淮海方向的陈、粟共军也开始大规模向南运动，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更大规模的战略决战迫在眉睫。南京国防部紧急启动应对方案，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放弃华北，将傅作义六十万大军分批南撤，以确保华中作战的优势和巩固长江防线。

本来统帅部制订战略，直接下达命令即可，问题是傅作义麾下多数并不是中央军，而是他赖以起家的察绥军，也就是所谓“听管

不听调”的西北地方部队。所以蒋介石只好亲自出马，赶来北平逼迫傅作义下令撤退。

蒋介石年轻时候闯荡过上海滩，自有一套对付黑白两道的高招，他见到傅作义劈头一句话就是：宜生，我带来一个人，做你的人质。

傅作义懵了，他问：人质？谁？

蒋介石指着身后的蒋纬国：我的儿子，他就留在你这里当人质，你该执行我的命令了吧？

傅作义顿时感到大事不好。

至高无上的国民政府大总统竟然屈尊把亲生儿子带来北平，抵押给自己做人质，以此换取执行命令的保证，由此可见蒋介石是下了决心要堵住傅作义的嘴，把他的军队调出华北。

然而傅作义也是铁了心决不挪窝离开华北的，蒋介石到来之前他已经多次召集幕僚高参开会研究形势，当然他不知道，在他的亲信副官和幕僚中潜伏有多位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已经得到秘密指示要将傅部尽量留在华北。经过幕僚高参出谋划策，傅作义已经决定固守华北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为了对付蒋介石的南撤命令，幕僚还替他设计了几套“软顶硬磨”的办法，总之就是拖延时间迟迟不付诸行动，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但是谁也没有预料蒋介石来了这么一手，他把二公子蒋纬国带来做“人质”，如果傅作义还不答应马上下令南撤，岂不是有造反之嫌了吗？傅作义背上出了汗，他一面打着哈哈应酬，将蒋介石一行安排下榻，一面赶紧找人连夜研究对策。

蒋介石可谓来者不善，如果没有十分站得住脚的借口和理由，那么谁也无法抗拒南撤命令。可是“站得住脚的理由”在哪里呢？还有什么比东北陷落和淮海即将爆发决战更重大，更有说服力，更能让蒋介石同意傅作义暂缓南撤，继续留守华北呢？亲信幕僚个

个搜索枯肠愁眉不展，连一向足智多谋的高参们也低头蹙眉无计可施。傅作义不由得仰天长叹：看来这个背井离乡的劫难是逃不过了。各位回去赶紧收拾东西安置家属，一旦南撤各人就好自为之吧。

这时一个原先曾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下做过参军的李高参，平时人称“李公”的老者开口劝阻说：且慢，我倒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傅作义连声说：李公赶快说来听听。

李公不紧不慢地说：记得两个多月前，华北剿总司令部有个收复石家庄，偷袭西柏坡的作战计划，后来没有实行就搁置了。依我愚见，这倒是一篇我们可以拿来大作特作的文章啊。

傅作义脑子一亮，大喜过望。

是啊，“兵不厌诈”，诈就是计谋，对待敌人和顶头上司同样管用。偷袭西柏坡，以战易战，既是权宜之计，也是对付南撤以攻为守的对策。如今蒋介石最担心的莫过于即将在淮海上演的大决战，他像个输红眼的赌徒，恨不得弄个绝杀暗器一招制胜，要是美国人卖给他原子弹，恐怕他也不会拒绝铤而走险。如果傅作义向他谏言，以华北十万大军从共军背后开辟战场，偷袭毛泽东老巢西柏坡，出其不意地直捣黄龙，从侧面牵制淮海战场，蒋介石难道会不动心么？这不是拖延南撤的最好理由吗？此战如胜，华北不也是可以得以自保吗？

至此，傅作义才感到心中稍微有了底。

6

一连几天，傅作义殷勤地陪同蒋氏父子一行视察华北战区的机械化快速部队，在南苑机场检阅了野战部队的分列式，召集高级军官训话等等，但是绝口不提南撤的事情。直到蒋介石终于忍不住询

问何时开始南撤时，他才婉转地向蒋介石请示说，不久前华北剿总司令部制订了一个偷袭西柏坡的“霹雳作战计划”，他正在考虑是否放弃，转而执行总统南撤命令。

蒋介石果然被吸引住了，要他谈谈具体内容。

傅作义指着地图解释：毛泽东老巢西柏坡距离我军保定前线仅有百余里路。根据情报，目前共军主力都远在山西、绥远和中原地区，石家庄和西柏坡仅有一些地方部队和警卫团驻守，总兵力不过万余人。如果我派遣机械化快速兵团等主力十万大军，再联合山西方面的阎长官出其不意闪电一击，两天之内必定直捣西柏坡，收复石家庄，一举围歼共党首脑机关。共党一旦群龙无首必定军心大乱不战自溃，我军当可趁势扭转局势，这就是所谓“黑虎掏心”、“一剑封喉”的绝杀之术，乃“霹雳作战计划”之要义。

蒋介石眼睛盯着地图，脸色冷峻像一块没有温度的铁板，没有人知道这个诡计多端的统治者心里作何盘算。倒是蒋纬国抢先开口了，这个年轻人曾在德国学习过装甲兵，又在美国学习飞行，对于“闪击战”情有独钟。他兴奋地说：我看这是个好主意，有时候一着妙招可以扭转整个战局，1939年德军闪击……

父亲责备地看了他一眼，年轻人自知冒失，立刻噤了声。蒋介石语气淡淡地说：宜生哪，你天天带我视察你的军队，恐怕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吧？你是不是不想南撤，拿这个计划来搪塞我？

傅作义心中一惊，脸上强作镇定地回答：战与不战，由总统决定。如今眼看东北陷于敌手已是迟早的事情，华北战略位置便尤显重要，对东北方向是防火墙，对淮海方向是两面夹攻。我认为只有主动出击给予共匪致命一击，才能挫败共匪气焰稳定局势。

本来蒋介石对于主动放弃华北一直心有不甘，心情矛盾犹豫不决，但是架不住国防部的坚持才勉强同意，痛下决心舍卒保车，命令放弃华北南撤。没想到傅作义倒抢先提出擒贼先擒王的“霹雳作

战计划”，十万大军偷袭兵力空虚的西柏坡，一举摧毁共党老巢，从而收到令共党不战自乱的奇效，正好解开压在心头的症结，这简直就是投其所好，怎能不令蒋介石怦然心动？退一步说，即使此战无法完全达成战果，也能从背后大大牵制共军，缓解淮海战场的压力。

统治者性格中的优柔寡断和患得患失发生了作用，“性格即命运”，这不仅是一道文学命题，更是一个贯穿古今的哲学通理。试想如果蒋介石毫不动摇地坚持放弃华北，命令傅作义六十万大军立即南撤，那么淮海战场上国共两军的比例将变为一百四十万对五十五万，后面的结果会怎样还难以预料，而中国解放的历史进程会不会推迟，甚至国共会不会出现隔江对峙的局面还不得而知。

这是自国共开战以来，蒋介石一再犯下的许多重大战略性错误之一，他当场改变主意同意傅作义暂缓南撤，批准十万大军偷袭西柏坡的“霹雳作战计划”，并决定亲自坐镇北平督战，增调飞机、坦克和中央军担任主力。他对此战寄予厚望，巴不得奇迹出现一战而扭转战局。

但是就在他们召开军事会议布置作战计划的时候，幕僚长陈布雷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是蒋夫人宋美龄从上海打来的。

蒋介石听完电话脸色大变，看得出他很生气，甚至有些情绪失控，陈布雷试图劝阻他，但是没有作用。蒋介石甚至等不及会议结束就匆匆离开会场直奔机场，弄得所有人目瞪口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人们才知道，原来是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搞经济改革“打老虎”打出乱子，打到了宋美龄的亲侄子，宋霭龄孔祥熙夫妇的儿子孔令侃头上。宋美龄亲自去找蒋经国说情，不料大公子铁面无私根本不买账，搞得两人剑拔弩张势如水火，宋美龄祭出最后一道杀手锏就是直接向蒋介石告御状，于是蒋介石勃然大怒，中断会议连忙赶往上海救火去了。

傅作义只好哭笑不得，连普通人做事都知道要讲个轻重缓急，天下大事，生死存亡，还有什么比偷袭西柏坡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更紧迫和重要的呢？蒋总统却不顾公事私事孰重孰轻，像个晕头转向的消防队长般四处灭火，说明他已经失去理智方寸大乱。蒋介石的猝然离去如同釜底抽薪，不仅抽掉了傅作义本来就不大充足的信心，而且那些许诺增援的飞机、坦克和中央军也都随之离去不见踪影，因为如果没有蒋总统亲自下命令，南京国防部是决不会调给华北一兵一卒的，这就给尚未开始执行的“霹雳作战”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美龄号”专机从南苑机场腾空而起，载着旧中国最后一任统治者离开北平古城向着十里洋场的上海飞去。这是蒋介石统治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北平之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同古老的封建王朝最后一次告别。蒋介石赶到上海的结果是彻底中止了这场旨在“关注民生”却不得不触动统治者利益的经济改革，蒋经国试图挽救蒋家王朝覆灭命运的雄心壮志轰然破灭，“打老虎”行动无疾而终。

事实表明，任何一个取得政权的执政党，如果腐败、专制、混乱、内斗如国民党，那么一定无法逃脱被扔进历史垃圾堆的下场。于是我们看见，中国历史的列车已经朝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庄严时刻徐徐驶来。

7

北平城里的傅作义调兵遣将，开始执行“霹雳作战计划”。

由于老蒋把二公子蒋纬国留在北平，不消说这是监督傅作义作战的，令傅作义不敢怠慢。好在蒋纬国只是个纨绔子弟，他留学德国、美国，在西方享受了皇室子弟的待遇，热衷于各种挥金如土的社交生活和私人舞会。通常他的朋友很多，而且不问政治观点，因

此许多国民党政府高官、富商大亨、黄埔将领和地方军阀纷纷通过巴结他去打开通往中国权力高层的门路，因此连一些著名的红色间谍，比如熊向晖、阎宝航等人都是蒋二公子往来密切的私人朋友。傅作义暗自庆幸，要是老蒋派来的是大公子蒋经国，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蒋大公子精明强干办事认真，是个实干家而不是享乐派，对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有深入研究，也有一定的实战经验，曾经多次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同前苏联人和美国人谈判，谁要是想糊弄他就等于自找苦头，相信这也是老蒋后来为何选择蒋经国而不是蒋纬国接班的原因。

傅作义并不想倾巢出动与共产党决战，这是因为他十分了解他的共产党对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将军的缘故。同陕北战场鏖战的两个冤家对头胡宗南与彭德怀一样，傅作义与聂荣臻也是多年的老对手，抗战时期是共同对敌的友军，内战爆发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聂荣臻手下战将云集，晋察冀野战军战斗力强悍，毛泽东首脑机关之所以敢在傅作义眼皮子底下的西柏坡安营扎寨，距离他的保定第九十四军仅有咫尺之遥，说明聂荣臻对傅作义相当熟悉，并没有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傅作义华北大军虽然号称数十万，但是毕竟与战斗力强大的中央军相去甚远，要是北平城内换了邱清泉兵团或者胡璉兵团，聂荣臻还能够无所顾忌，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还能够高枕无忧么？

其实傅作义军队也并非战斗力不强，这支军队曾经在抗战时期的华北、山西战场均有过出色表现，取得过怀柔大捷、百灵庙大捷、长城抗战、归绥抗战以及山西晋北、察哈尔、绥远抗战的辉煌战绩，傅作义因此成为抗战名将，抗战胜利后又接收了大批美、日武器装备，火力大为增强，但是在与共军的作战中却屡屡落败鲜有胜绩，连华北大城市石家庄都让共军占领了。连傅作义对此也备感困惑：为何自己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就是打不赢穿草鞋吃粗粮的共

军？为何武器简陋的共军反倒士气高涨而政府军官兵却越来越厌战，军心涣散像一群乌合之众？

现在他要指挥这支军队进行一场决定性的“霹雳作战”，既是拯救党国命运也是自我挽救，一战而扭转战局，不可谓责任不重大。傅作义在军事会议上为他的将领们鼓气说：石家庄和西柏坡的共军只是一些警卫部队，总共还不到一万人，所以大家必须坚定信心齐心协力，毕一役而胜之，务必一战歼灭共军首脑机关。

会议作出周密部署，以保定第九十四军为主力，集中北平附近的骑四师、整编骑十二旅、暂三十二师等，共计六万余人组成快速突击兵团，另有空军十多架飞机担任空中掩护，地面第三十五、第十六两个军作策应，号称十二万大军。“兵贵神速”，先头部队分乘汽车四百辆，携炸药百余吨，兵分两路向西柏坡发起“闪电式”进攻。为保持进攻的突然性，各参战部队都进行了严格保密，对外放出风声说举行军事演练，所有人员装备调动都在夜间进行。一时间华北大地铁流滚滚战马嘶鸣，夜幕掩护下一队队汽车风驰电掣驶出北平，一列列军列向南开进，大炮脱下炮衣，坦克昂起炮口，大军昼夜潜行杀机四伏，但是广大参战官兵直到进入突击阵地之前还蒙在鼓里，对任务一无所知，说明保密工作卓有成效。

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尤其是在地下党组织最为活跃的北平城内，无数双打入敌人内部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傅作义的一举一动。戒备森严的华北军事会议结束不到二十四个小时，西柏坡就拉响敌人进攻的战斗警报。

8

最早一份绝密情报送达周恩来手中时，西柏坡村的打麦场上正在隆重放映前苏联红色电影《列宁在十月》。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解放区都是偏僻农村，没有电，不通公路，十里八村的乡亲们逢年过节看上一回县剧团演出的京都大鼓或者河北梆子就算是件难得盛事，就连绝大多数农村参军的中央机关干部和警卫团官兵也没有看过电影，不识电影为何物，因此放电影对他们来说不仅算得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洗礼。

电影放映不久，一位值班参谋找到场内的周恩来，小声附耳低语。当时中央领导都在看电影，位置是打麦场中央，于是周恩来没有惊动兴致勃勃的毛泽东，悄悄起身离开放映场。已经等候在场外的吉普车载上周副主席，一溜烟地驶向军委作战部。

傅作义十万大军阴谋偷袭西柏坡，企图一举摧毁我中央领导机关，这是北平地下党率先向党中央发出的警报。不久军事情报部门也收到同样情报，证实傅作义偷袭西柏坡的“霹雳作战计划”已经全面启动，先头部队已经从保定出发。随后还有民革民联等外围进步组织也纷纷从各自渠道发来情报，证实傅作义正在实施一场大规模偷袭行动。周恩来眉头紧锁，纷至沓来的情报其准确性已经毋庸置疑，说明敌人不仅动手了，而且已经严重威胁党中央的安全。

傅作义的情报也没有错，此时华北解放区兵力十分空虚，主力部队都集中在山西、绥远和承德以远，西柏坡外围和石家庄仅有七纵三个旅，即使距离最近的第二兵团三纵也在两百多公里外的涿鹿一带，赶回来救援至少需要三天时间。但是周恩来没有慌张，他马上与聂荣臻通了电话，命令华北军区集中所有部队包括地方民兵，立即行动起来投入保卫西柏坡的战斗。然后他吩咐值班参谋，不要惊动任何人，等到电影散场以后，再把主席、朱老总接到军委来。

电影散场了，毛泽东的思绪显然还停留在电影末尾起义队伍攻占冬宫的激动人心的胜利结局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此话千真万确。十月革命的胜利道路成为中

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方向，但是前苏联布尔什维克“革命率先在一座或者几座城市取得胜利”的理论模式又被中国革命的实践反复证明是行不通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才有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有了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有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此刻毛泽东思绪澎湃，毫无疑问，中国革命也将有自己“攻克冬宫”的胜利一幕，而且为期不远，相信毛泽东已经有了深思熟虑的目标，那就是平汉铁路的北端终点，中国北方最伟大的千年古都——北平。

敌情很快把毛泽东拉回严酷的现实中来。

当他看完那些电报后，表情稍稍有些惊讶。傅作义军队大举偷袭西柏坡，这个孤注一掷的军事行动在毛泽东看来简直有些幼稚，有些荒唐，有些逻辑混乱和垂死挣扎，跟玩火自焚差不多。傅作义眼看自身难保，他怎么敢主动出来挑衅呢？现在是什么形势——东北大局已定，淮海占据上风，华北四面楚歌，他难道不怕林彪大军出关来抄了后路吗？其实傅作义并非没有机会，他的这个军事行动如果放在几个月前，也就是党中央刚刚转移到西柏坡时是很有威胁性的，但是那时候他这个华北剿总司令做什么去了呢？睡大觉吗？

毛泽东语气淡淡地说：我并不担心他来进攻，我倒是担心他逃跑呢。

话虽这么说，毕竟傅作义十万大军来势汹汹，西柏坡驻地防守空虚，周恩来是个细心和严谨的人，他汇报了自己的应战计划和中央机关的撤退方案。毛泽东一锤定音：既然傅作义要来捣乱，那么解决平津的事情就得要提前喽。本来东野打完辽沈战役应该休整一段时间，现在敌人不给他们时间休整，所以他们只好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再接再厉，提前入关解决平津之敌。

会议开到次日凌晨，部署妥当诸多问题之后，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三国时候孔明唱了一出空城计，吓退司马懿十万大军。今天

共产党也要来唱一唱空城计，可惜不能在城头上唱，要改在报纸和电台上，唱给傅作义和蒋介石听听。

此时的共产党已经不是一棵小树，而是长成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毛泽东早已不是那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剥夺发言权、头发老长只能躺在担架上长征的政治局委员，也不是那个被胡宗南军队没日没夜地追赶，一天只能吃一顿黑豆饭的“李得胜”。如今他正在走向事业的巅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一个小小的傅作义岂能撼动参天大树？

毛泽东回到驻地，连夜为新华社写下两篇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电讯文稿，题目分别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路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和《评蒋傅军梦想偷袭石家庄》。共产党领袖在向华北解放区军民公开下达防守作战命令的同时，他几乎以一种藐视的口吻逐一点出了来犯之敌的“死穴”：进攻兵力如何部署、武器如何配置、各路敌军的番号、编制、人数，进攻的时间、路线、地点等等，甚至还替敌人指出他们身后留下的防守漏洞和薄弱环节；北平防守空虚，城里只有一支青年军第二〇八师，一旦解放军趁机攻城他们将无兵可守，如此等等。

接着他笔锋一转纵论天下说：蒋介石最近两个星期已经亲手送掉了东北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三支大军，但他还不死心，还要弄一点花样去刺激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但是整个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不出几个月就要完蛋。

最后他忍不住大加奚落道：你们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只剩下稀稀拉拉几个兵，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美梦！

毛泽东对自己布下的“空城计”相当满意。

古人云：“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善之兵也。”毛泽东首创“两杆子”即枪杆子和笔杆子理论，他认为笔杆子不仅是武器，而且有时比枪杆子更具杀伤力，因为笔杆子杀伤的是敌人的精神和斗

志。新华社广播连续播出几天后，情报部门传来消息，敌人大军果然如惊弓之鸟，所谓大举进攻只是做做样子，未能越过地方部队和民兵据守的唐河阵地一步。后来毛泽东打电话告诉一位民主人士，笑称新华电台口播新闻已经起效，傅军上下一片惊慌，进攻决心大为动摇……诸葛丞相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所以三千弱兵也能吓退司马懿十万大军。

然而无论远在南京的蒋介石还是北平城里的傅作义都没有想到，正是这次有惊无险的偷袭行动反倒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提前动手解决傅作义集团，将解放北平和华北地区的战略行动提上议事日程。

9

傅作义听完新华社广播不禁仰天长叹，瘫坐在椅子上。

新华社文章的威力胜过重磅炸弹，震得他的脑袋嗡嗡作响。偷袭西柏坡原本打的偷袭，要靠神不知鬼不觉，闪电一击摧毁共党首脑机关，迫使共军主力回撤救援。不料进攻尚未开始就被对方摸清底细，还在广播里一一公开嘲弄，真是“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矣”，令人难免心惊胆战倍感绝望。这种情形，就像小偷原本准备偷东西，不料灯光大亮，把他们照得原形毕露。

毛泽东如此迅速地掌握他的绝密作战计划，说明他的长官部已经渗入“匪谍”，说不定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置于共产党的严密监视之下呢。于是傅长官把自己关在官邸里独自闷了三天，当他重返司令部之后，总司令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把军队火速撤回保定，十万大军偷袭西柏坡的“霹雳作战计划”以失败草草收场。

此后傅作义除了自己和极个别亲信外，对大多数部下都不敢信任。泄密历来为兵家大忌，要是放在抗战前的五次大“围剿”或者

内战刚开始之时，他将毫不犹豫地下令进行大规模内部甄别，直至把披着国军外衣的“匪谍”分子清洗干净。不幸的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来到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948年岁末，国民党统治风雨飘摇大势已去，傅作义集团前途未卜自身难保，他不仅无暇腾出手来进行内部清洗，就连他的几十万大军何去何从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转眼间香山红叶已经零落成泥美景不再，空气中弥漫起严冬将至的萧瑟气息，这时候一个惊人消息再度如雷轰顶令他呆若木鸡：东北共军提前出关，已经堵死傅作义集团南撤的唯一通道——出海口塘沽和天津。

北平、南京报纸一片惊呼，“东北虎”下山了！

最后的绞索已经牢牢地套在傅作义脖子上。

第十七章

岁月如歌

1

南京政府风雨飘摇。

随着东北战场全线溃败，华北岌岌可危，淮海战场各自为政一片混乱，蒋介石已经难以从“多米诺骨牌”的连环效应中脱身。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部一片大难临头分崩离析的景象，各个派系互相指责内斗加剧，要求独裁者蒋介石下台的呼声日愈高涨。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蒋介石焦头烂额走投无路，他不得不再次厚着脸皮，低三下四地求助于从前一直备加防范的美军直接介入。

11月初，他亲自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美国出兵干预中国内战。美国人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此时的杜鲁门刚刚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获得连任，蒋介石既然押错了宝，向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赠金助选，现在不得不自食其果。杜鲁门总统当然要报一箭之仇，美国人的原则是美国利益高于一切，战术手段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美国人向南京政府提出“两个前提，一个方案”的一揽子计划，两个前提就是：蒋介石必须下台，国民政府必须改组。一个方案就是：国共以长江为界，“划江而治”。因为只有分裂的中国才

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利益。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铁青着脸，也不说话，只是背着手在屋子里走动。陈布雷看着他的脸色有些害怕，连忙派人去叫夫人来。不料蒋介石竟一跤跌倒在地，吐了一口鲜血，吓得陈布雷连忙抱住先生大叫。好在经过医生及时抢救总算缓过气来，令随后赶来的宋美龄、蒋经国松了一口气。

蒋介石面色蜡黄，他看上去身体虚弱，似有中风迹象，但是依然目光强悍咄咄逼人，表明他绝不是个轻易向命运屈服的人。他告诉陈布雷，美国人的“一揽子计划”包藏祸心，自己决不任凭美国人摆布，决不接受划江而治。

陈布雷安慰他说：事已至今，先生不妨将息身体，韬光养晦待机而动。如果美国人肯出兵，不妨……先挡住共军攻势再作计议。

蒋介石问他：你的意思是，要我接受……下野？

从前陈布雷对蒋介石一贯百依百顺，从不拂逆先生旨意，但是这次这个忠心耿耿的“文胆”一反常态，迎住蒋介石目光大胆谏言：是的，退一步进两步，以退为进，暗中操纵局势，舍此别无选择。

蒋介石紧盯着他，没有说话。陈布雷哀叹：先生，我们要被自己打败了！

蒋介石忽然爆发了，他几乎歇斯底里地咆哮道：娘希匹！你怎么敢如此放肆！美国人想要李宗仁上台，他们想要置我于死地，你是不是被他们收买了，来替他们说话？你滚出去，你这个奸细，我不要再见到你！

若不是夫人阻拦，盛怒的蒋介石恐怕已经把手中的水杯扔到陈布雷头上了。其实此时的蒋介石并不是责骂陈布雷，也不是怀疑他的忠诚，而是情绪几近崩溃失控，他需要通过一种火山爆发式的宣泄来重新恢复冷静和理智，因此忽略了陈布雷几近冷酷的真理

预言。

陈布雷低头垂立呆若木鸡。

这个被称作蒋介石“文胆先生”的清高知识分子心中最后一线微弱的希望被彻底击碎了。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亲信和幕僚长，他从不计较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也不在乎个人受到的委屈，他甚至能够体谅先生的精神失控和大吼大叫，但是他决不能原谅蒋介石的意志溃败。他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二十余年，即使在困难重重的抗日战争中，首都南京被攻占，半壁江山沦陷敌手，蒋介石也没有如此悲观绝望，如此气血攻心方寸大乱。失败是一把利刃，它不仅重创战场上的军队，更重要的是重创了统治者的精神，令他灰心丧气无力再战。陈布雷从蒋介石的精神崩溃看到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回天乏力。

陈布雷面无表情心如死灰，这是一种超越个人得失的历史大悲观，大绝望，是传统知识分子“济世报国”精神理想的彻底破灭。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北伐战争时期，他所以不弃不离忠心耿耿追随蒋介石，是因为他认定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只有他领导的国民党才是救国救民和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在国民党内，陈布雷素以“清廉、无私、克己、忠诚”的操守著称于世，他生活清贫不贪不腐，一袭青布长衫，一双手工布鞋，即使担任蒋介石幕僚长（相当于办公厅主任）这样的重要职务依然克己奉公，严于律己，简直就是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圣人。这一点，连蒋介石都常常拿他做榜样自愧不如。问题在于，当一个社会制度被腐蚀得千疮百孔，贪污成风礼崩乐坏之时，个人的人格操守简直微不足道，所以连他的下级都在背后讥讽他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合时宜的“老顽固”。但是陈布雷依然我行我素独善其身，中国知识分子恪守的道德底线不容逾越。

但是现在他的精神旗帜像一片深秋的树叶那样随风飘零。摧毁

知识分子陈布雷精神信念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崇拜和追随一生的领袖蒋介石。蒋介石用自己的信念崩溃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太阳陨落了，精神家园一片漆黑，陈布雷注定无法走出黑暗的深渊，他是那个时代的殉葬品。

夜深人静，僵硬的陈布雷终于活动起来，他一直很瘦，几乎称得上两袖清风一把傲骨。这个瘦弱的男人向蒋介石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道别说：请先生和夫人多多保重……训恩先走了。

蒋介石还在生气，没有理睬他，他几乎是步履蹒跚地走出屋子，走进一片浓重的夜色中去。

其实蒋介石很快就后悔了，但是碍于面子没有派人马上去追回陈布雷。事实上以后的形势发展表明，蒋介石到底还是接受了陈布雷的韬光养晦策略，接受下野辞去总统，然后躲在奉化老家暗中操纵局势。当然他碍于面子不会向下级道歉，毕竟陈布雷只是幕僚，但是他会换种方式安抚他，让他明白自己的心意。

但是第二天传来惊人噩耗，陈布雷在自己家中服毒自杀。他总共留下多达十二封遗书，这是他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留下的肺腑之言。除了写给亲朋好友和家人外，其中最长的两封都是写给自己追随一生的蒋先生，信中几乎都是自责之词，以及对党国前途的绝望。

蒋介石读罢只说了一句话：训恩……糊涂！

说罢掩面大恸。

蒋介石亲自出席陈布雷的葬礼，手书“古今完人”金字匾额，以志纪念。

2

傅作义终于领教了什么是“困兽犹斗”。

他原本不想南撤，千方百计与蒋介石周旋，这是因为他的利益在华北，离开华北等于一无所有。但是现在林彪提前出关，共军占领塘沽，孤立天津，进逼包头、张家口，兵临北平城下，他不离开华北也是死路一条。

11月中旬，他紧急飞往南京参加军事会议，蒋介石问他华北能守多久？他回答至少拖住林彪主力半年以上。蒋介石旧话重提，询问他能否冒险从山东沿海经青岛南撤？他告诉蒋介石，那样很可能遭到与杜聿明廖耀湘同样的下场。如今大西北兵力空虚，万一华北不守，他的主力将通过绥远、内蒙撤往宁夏、甘肃和新疆，重建反攻内地的屯兵基地。

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好批准他的计划。

傅作义匆匆返回北平布置防卫计划，收拢队伍，把主力撤回北平近郊，大兴土木赶修工事堡垒，摆出一副死守北平的架势来。他把战地指挥部设在中南海勤政殿，自己就睡在一张简易行军床上，完全进入临战状态。在作战会议上，总司令告诫全体军官：军人以死报国，捐躯疆场乃神圣天职，今天已经到了光荣献身的最后时刻，除了与北平共存亡外，别无选择。

千年古都北平城头战云密布，浓重的战争阴云也沉甸甸地笼罩在傅作义心上，他除了夜以继日地巡视军队，部署阵地兵力，到处督促备战鼓舞士气外，还把市民和学生组织起来支援前线。指挥部彻夜灯火通明，中南海变成一座大兵营。自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作为皇家苑林的中南海就迅速衰败下来，放眼望去，到处草木凋零寒鸦聒噪，这种没落破败和前途渺茫的景象倒是与傅作义此时的心境十分吻合。虽说军人的使命是战死疆场，但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现在毕竟不是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而是国共兄弟相残，民众纷纷出城躲避战火，北平前途何在？数十万军人前途何在？到头来除了尸横遍野玉石俱焚外，难道就没有第三条出路吗？既然他

傅作义不打算为蒋介石卖命，又为何一定要与共产党不共戴天呢？

天空愁云惨雾，城里兵荒马乱，共军攻城大战在即，谁也不知道明天的北平城该是怎样一副模样。就在傅作义孤立无助内心苦闷但还是强打精神准备拼死一战的节骨眼上，一个重要人物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他的指挥部里。

重要不是指职务地位，而是作用。这个人就是他的爱女傅冬菊。

女儿大学毕业以后当了报纸记者，报馆在天津，平时少有回家，父女见面机会不多，所以当一身红色职业装青春洋溢的女儿突然出现在父亲决战前夕的指挥部时，傅作义一时竟然没有反应过来。不用说父女团圆令父亲很惊讶，很意外，很高兴也很动感情。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更加令父亲吃惊，甚至让这位戎马一生的职业军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因为他的爱女竟是代表他的对手来劝降的。

女儿开门见山地对父亲说：共产党派我来劝您放下武器。

傅作义连忙制止她说：菊儿，你别搅进政治斗争来。现在假冒共产党遍地都是，中统、军统拿这个引人上钩，你千万别上当。

女儿回答：我就是共产党。

傅作义还是不相信，他摆摆手说：你要是共产党，我该是什么？

女儿严肃地说：我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傅作义愣住了，他说：你们的头儿是谁？

女儿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交代的任务，您还不相信吗？

傅作义大梦初醒，精神堤坝轰然倒塌！连自己最疼爱的女儿都参加了共产党，如今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呢？怪不得共产党对他的举动了如指掌，他如今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再顽抗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呢？

女儿告诉他，放下武器，让北平城和平地回到人民怀抱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是父亲心中还有最后一道防线，他绝望地说：投降

吗？不，这是耻辱。军人可以流血牺牲，但是不能投降。

女儿十分通达，她告诉父亲：这不是投降，是起义。投降是被迫，起义则是主动走向光明，走向人民一边。周副主席让我带话给您，他说，和平起义化干戈为玉帛，造福人民大众，保全北平古城，傅作义将军功莫大焉。

周恩来的话像一把铁锤，将傅作义最后一根心理支柱轰然击垮。背叛是需要理由的，弃暗投明不是耻辱，共产党给了他充足理由，给了他向自己开战的武器。总司令软弱地对女儿说：你让我再想想，给我一点时间。

这天晚上，傅作义召集亲信开会，讨论北平何去何从。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在他最信任的亲信中，跟随他多年的副官长阎又文正是一个资深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结果可想而知，傅作义和他的大军像一头走投无路的困兽，除了放下武器别无出路。

几天后，父亲向女儿宣布，他决心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率部和平起义。

3

1949年新年将至，华北平原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鹅毛大雪。

这场大雪是从半夜里开始落下来的，巨大的宇宙好像一个宁静的梦境，只有柔软的雪花在夜空中无声无息地飘落。毛泽东正在西柏坡驻地屋子里为新华社起草新年献词，这不是普通的新年献词，也不是人们通常向时间老人献上的祈祷和心愿，而是胜利在望的中国共产党人吹响埋葬旧时代和开创新纪元的战斗号角。毛泽东已经能够自豪地预言，一个崭新的国家政权已经如同破晓而出的旭日即将升起在东方地平线上。

毛泽东的思绪如江河滔滔万马奔腾。

仅仅三个多月来，形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胜利到来之快连他也没有想到：辽沈战役已经取胜，平津傅作义正在酝酿和平起义，淮海战场上杜聿明集团已经被团团包围，接下来解放军就要挥师南下，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这是任何人都能看见的事实，于是他开宗明义地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他回顾了解放战争走过的曲折道路和取得的巨大胜利，一针见血地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引用了一个古希腊寓言故事《农夫和蛇》：一个农夫在冬天里看见一条蛇冻僵了，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胸口上。不料蛇受了暖气渐渐苏醒了，便恢复了它的邪恶天性，把恩人咬了一口。农夫临死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到这个恶报！

毛泽东以此告诫全党，决不能怜惜像毒蛇一样的恶人，除恶务尽，粉碎他们的和谈阴谋，将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派消灭干净。他庄严宣告，新的一年将要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组成新的中央人民政府，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

文章结束，毛泽东满意地回头审视。他思忖片刻，举起毛笔在文章上方一挥而就，写下七个顶天立地的大字标题——《将革命进行到底》。

不觉窗外已经大亮，毛泽东推开房门，一股凛冽的寒气扑面而来。他不由一愣，轻声道：哦，下雪了。

漫天飞舞的大雪已经把村庄、道路、房屋和远山近峦全都装点成一片银色世界，洁白的雪花让人感到神圣，纯洁，让人心旷神怡，内心充满宁静的喜悦和期待。毛泽东是南方人，他的家乡湖南多雨少雪，但是作为浪漫诗人的共产党领袖对雪却情有独钟，十二年前他在长征抵达陕北之后写下的词作《沁园春·雪》气势磅礴借

景抒怀，表达了指点江山和扭转乾坤的雄心大志：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气象万千的北国雪景寓意天地融合改朝换代，寄托了毛泽东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值此新年来临之际，作为诗人的他如何能不触景生情诗兴大发？于是他派警卫员叫上夫人江青，两人一同出门踏雪赏景。

在村口，恰好与踏雪而来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不期相遇，他们相视而笑互致问候。在共产党五大书记中，毛泽东与周恩来意趣较为接近，毛泽东本是想象纵横狂放不羁的诗人，周恩来则是具有古典情怀的儒雅之士。毛泽东吟雪，吟的是冰雪世界银装素裹漫天皆白的磅礴气势；周恩来赏雪，赏的是雪花飘飘冰清玉洁晶莹剔透的高贵气质，因此他们在村口相遇之后旋即又分开了。毛氏夫妇径直往东面雪地走去，那里的滹沱河岸广阔无垠视野辽阔，与毛泽东此时的喜悦心境和阔大思绪相吻合。周氏夫妇则走向村边的一处树林，那里是一座天然的冰雪宫殿，展出大自然千姿百态巧夺天工的冰雪佳作。

许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病重，他在病房里依然回忆起与毛泽东夫妇在西柏坡雪中相遇的一幕，因为这是他们战斗友谊的宝贵见证……

毛泽东一行登上滹沱河岸，忽然从前面传来刺耳的枪声，令

紧随的警卫员迅速做出反应如临大敌。情况很快查明，原来有位部队干部在雪地里打鸟。在当时的环境里，部队干部打猎或者打鸟都是很普遍的事情，但是这一次毛泽东却很生气，因为他看到一片原本洁白无瑕的雪地偏要被殷红鲜血玷污，宁静如梦的美景偏要被震耳欲聋的杀戮枪声打碎。果然不多久，就有人身后跟着警卫员，警卫员手中提着几只小鸟跑过来，那些垂死的美丽鸟儿还在滴着殷红的鲜血。打猎者看见主席连忙立正敬礼，还执意要把猎物送给主席补充营养，毛泽东脸色很难看，他拧起眉头严厉训斥那位干部：鸟儿自由自在，找点吃的多不容易，它们惹着你啦？你打死它们做什么？从今后谁也不许打鸟，这是我毛泽东规定的！

那个干部是个大老粗，没有文化，遭到训斥一头雾水。他始终没有弄明白，枪杀几只小鸟何以惹得主席发那么大的火？在他看来，古往今来天上飞禽地下走兽莫不是人的猎物，普天之下被端上餐桌供人饕餮的鸡鸭鱼肉难道都是惹着谁才引来杀身之祸的么？但是他在主席面前不敢强词夺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他赶快向中央主席敬礼然后溜走了。

虽然有了这段令人不愉快的小插曲，但是毛泽东的兴致并未遭到破坏，这一天他和夫人江青外出踏雪直到中午才返回村子。就在他回到卧室躺下仅仅几分钟，机要室匆匆送来一个重要情报，令他的倦意和瞌睡一扫光。

蒋介石即将下台。

4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元旦上午，国民政府照例在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举行一年一度的祭陵仪式并发布新年文告。但是当蒋介石出现在众多中外记者面前时，所有人无不吃惊地感到一个明显变

化，君临天下的王者蒋介石的确老了。

同样是祭陵仪式，同两年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相比，蒋介石虽然还是戎装笔挺表情威严，但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苍老还是从他略显呆滞的眼神和迟缓的步态中流露出来。他拄着手杖，走得很吃力，长长的三百九十二级石阶对这个六十二岁的老人来说显得有些漫长，有些力不从心，有些令领袖勉为其难。

夫人宋美龄始终陪伴着丈夫，她很清楚自己身边这个男人此时背负的精神压力，那不是普通的烦恼，而是“天下兴亡”如泰山一般的责任。如果把这个重负放在任何一个普通“匹夫”身上，恐怕他们早已经崩溃了，但是她的先生还在硬撑着。话说回来，普通人有自己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替统治者分忧呢？统治者带给了“匹夫”什么好处，为他们谋福利了吗？替他们排忧解难了吗？这就应了另外一条警世古训：“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夫人看见先生有些举步维艰的样子，便伸出手来试图搀扶他，但是被先生拒绝了。蒋介石独自坚持登上山顶的祭拜堂。

祭拜仪式在静默中开始。

自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山陵落成以来，除去抗战期间因南京沦陷中断，先前的新年祭拜活动已经进行了十一届。如今失败的愁云惨雾笼罩着中山陵上空，人们纷纷流传，国民政府的江山恐怕熬不过牛年（1949年），因此许多政府官员和有钱人都在抓紧转移财产，把家属疏散到香港台湾或者出国，因此这次第十二届祭拜是否会成为最后的仪式不得而知。

按照要求，祭拜中山陵不仅仅是一种追思仪式，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向总理在天之灵进行总结汇报，进行精神内省，有些类似基督教的忏悔仪式和赎罪日。蒋介石在孙中山座像跟前带头伫立静默，他垂首闭目姿态僵硬，一动不动也像一座石像。

统治者蒋介石怎么能不洗心革面地进行深刻反省呢？短短三

个多月时间，对这个号令天下的民国大总统来说简直像做了一场噩梦。东北战场丢掉四十多万中央军主力，其中包括国民党五大王牌的新一军和新六军；平津傅作义集团五十多万大军无路可走，已有迹象表明他正在被共党招降；而淮海战场上最后一支嫡系主力杜聿明集团已经陷入重围凶多吉少，王牌部队邱清泉第五军也在其中。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来得如此之快，简直像是一场地震雪崩，不仅蒋介石自己没有想到，就连美军顾问团也连连惊呼，一百多万久经阵战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迅速瓦解，这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缴枪比赛！

究其原因，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换句话说，谁是导致这场军事大惨败的罪魁祸首？在国民党内部，对蒋介石的声讨之声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地，要求他谢罪下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刚刚获得连任的民主党总统杜鲁门继续落井下石，威胁要撤走美军顾问，中断一切援助，除非蒋介石下野，把权力交给李宗仁，重新改组南京政府。

美国人的逼宫令蒋介石无路可退，智囊人物陈布雷其实比他看得更清楚，宣布下野是他的唯一选择，只可惜他的“文胆先生”忠诚可鉴，已经驾鹤西去。他与心腹幕僚反复研究权衡了下野之后的种种利弊，认为下野只是退居幕后，是“垂帘听政”和“以退为进”的策略，他决不会轻易交出权力，尤其是军权。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战略部署是英明的，灾难起于下面各级将领不忠诚，不勇敢，作战不力贪生怕死，很显然国民党领袖对于历史本质的正确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将要一直延续到台湾。此时恭立于孙中山座像面前的蒋介石心乱如麻，思绪十分矛盾混乱，他一方面内省愧疚，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另一方面却把责任和原因统统推给别人。

肃立完毕，民国大总统蒋介石向全国发布新年文告。

尽管这是一篇毫无新意和老调重弹的所谓“剿共檄文”，也尽管国军主力在江北惨败的消息早已尽人皆知，南京政府已经着手“迁都”广州的准备工作，但是这篇新年文告口气依然声色俱厉，

满篇的豪言壮语和威胁恫吓之辞，好像战争已经胜利在望，共产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一样。

最后一项内容是例行的民主节目——新年新闻见面会。

蒋介石一出现，采访现场立刻被记者包围得水泄不通。有记者抢着发问：坊间有传言说，蒋总统即将辞去总统职务，请问是否属实？

蒋介石皱起眉头：连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

有记者纷纷问道：有消息说政府正在与共产党和谈，请予证实？

蒋厉声地：共党只许向政府投降，否则必欲剿灭！

一个美国记者紧追不舍：蒋先生，根据可靠消息，贵国政府有方案与共产党“划江而治”，请问有可能吗？

蒋介石本欲离去，他停下脚步，勃然大怒道：娘希匹！都是你们这些美国人在搅浑水！什么划江而治，告诉你们，地球上只有一个中国，南北朝是一千五百年前的事情！

新年见面会一共只开了两分半钟即告结束，创下历年时间最短纪录。

事实上记者的提问并非空穴来风，一些谣传很快得到证实：国民政府暗地派人与共产党和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加紧策划“划江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国民政府全面改组等等。仅仅二十天后，蒋介石正式宣布辞去总统职务，被迫下野退位，由副总统李宗仁继任。元月21日，蒋介石离开南京总统府下野归乡，他离去之前命令把总统办公室封存起来，这个蛮横举动不言而喻是对入主总统府的新主人的一个警告，表示自己随时可能重新返回来。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事实上他还是枉费心机了，因为仅仅三个月后，扯下封条闯入他的总统办公室的不是李宗仁，而是一群风尘仆仆的解放军战士。

离开南京之前他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就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本来蒋氏夫妇与司徒雷登是私人朋友，但是尖锐对立的国

家利益和矛盾冲突已经把他们变成对手，据说美国大使代表国务卿马歇尔向蒋介石通报美方“划江而治”的政治和谈方案，蒋介石再次骂了“娘希匹”。

同一天，北平城传来傅作义宣布和平起义的消息，为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画上一个不流血的圆满句号。

5

与蒋介石会见司徒雷登几乎同时，毛泽东也在西柏坡会见一位秘密到访的重要外国客人。

这位外国客人是个远道而来的使者，一个在共产国际享有崇高威望的老资格布尔什维克，一个肩负重任的大国领导人，他就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同志。

曾几何时，毛泽东多次表达了访问前苏联的迫切愿望，希望向苏共老大哥学习建国经验，但是遭到莫斯科方面以种种理由婉拒。此时的斯大林同志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已经犯下一系列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的严重错误，包括他不信任毛泽东，也不相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赢得战争，取得全国胜利。但是莫斯科这种居高临下的错误态度在三大战役画上圆满句号之后迅速得以改变，就像太阳出来积雪迅速消融一样，傲慢的前苏联老大哥面对中国革命的现实迅速做出决定，派出斯大林同志的副手，苏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这样破例的秘密外交恐怕在苏共党史上也是绝无仅有。对此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看来只有实力才是平等对话的基础嘛。

事实上无论国家还是政党，“没有实力就没有发言权”是个永恒真理。

公元1949年元月最后一天，一架没有国籍的外国飞机从东北旅

顺口悄悄飞抵石家庄机场，这是解放区机场第一次迎来秘密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西柏坡的毛泽东亲自走到驻地院子门口迎接车队，与下车的前苏联客人握手寒暄口称欢迎。米高扬同志显然对于毛泽东的身高估计不足，因为在欧洲人印象里，中国人大都是矮个子，南方人尤其矮小，跟日本人差不多。而毛泽东是个道地的南方人，但是他身高却在一米八十厘米以上，足足高出他这个亚美尼亚人半个脑袋，令他感到十分困惑。他嘟哝一句：怎么没有人告诉我，您比约瑟夫·斯大林同志还要高得多？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为前苏联客人举行欢迎宴会，名为宴会，实际上跟当地人过年的饭菜差不多：炖猪肉、烧羊肉、白菜萝卜等等，还有瓶装的衡水老白干。前苏联人天生善饮，见了酒就来情绪，如逢敬酒他们一律来者不拒，咕噜噜跟灌白开水一样。米高扬走到毛泽东跟前，提出要和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对饮一瓶。周恩来一看糟啦，他知道主席平时不大喝酒，一杯脸红，三杯必倒，一瓶下去还不得送医院抢救？所以他挺身而出，提议自己来与米高扬对饮。

在中共高层，周恩来的酒量有口皆碑，人人都知道周副主席海量，但是这次中国海量却遇上了劲敌。米高扬一瓶酒下肚再开一瓶，竟然跟没事一样，周恩来却开始撑不住了，只能坐着说话，站起身就打秋千。毛泽东笑起来，他说，看来喝酒咱们不是对手，得换一种方式。他叫人取来几根红辣椒，然后对米高扬说，在我的家乡湖南，人们招待尊敬的客人不仅要敬酒，还要吃红辣椒。他喝一口酒，然后将两根红辣椒放进嘴里，若无其事地嚼碎了咽下去。

米高扬看见毛泽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于是也学着他的样子喝酒吃红辣椒，没想到一根红辣椒下肚他就变了脸色，连连大呼“起火了！起火了”，惹得在场人都笑起来。据说米高扬十分佩服，这

么厉害的辣椒毛泽东怎么受得了？当然换个角度看问题也很正常，那么多酒精前苏联人怎么受得了？可见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领袖思维处处渗透哲学，那就是不要拿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世界。

接下来的几天里，中苏双方领导人进行了紧锣密鼓的磋商会谈，内容涉及目前形势、前苏联援助和建国以后的战略合作等等。此时的毛泽东初登国际政治舞台，他迫切期待从前苏联老大哥那里学习和借鉴各种宝贵的经济建设经验，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前苏联老大哥对于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夺取政权不仅暗中有所戒备，而且援助态度亦有所保留，多数承诺仅仅只停留在口头上。历史证明，路还要自己走出来，搞建设最终也要靠自力更生，任何外援都不能代替自己发展。

米高扬一行在西柏坡逗留了七天，此时前苏联客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明确清晰的认识，那就是正在走向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一步步走向强大，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拥有一群智慧卓越的领导人。这个领导团队不仅有决心而且有能力组建一个崭新的国家政权，进而领导面貌一新的中国走向繁荣强盛。临行前米高扬来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告诉他，请转告斯大林同志，等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他还是希望到前苏联访问。

米高扬问：您想跟斯大林同志谈些什么问题呢？

毛泽东笑了，他幽默地回答：我要跟斯大林同志谈谈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

6

被迫下野的蒋介石离开南京“总统府”，神情黯然地回到浙江溪口老家。

对一个权倾朝野的统治者来说，失去权力的放逐日子等于置身

真空，轻飘飘的没有重量，身体和精神都在空气中飘荡。尽管他在日记中这样安慰自己：“本日为余第三次告退下野之日，只觉心安理得，感谢上帝恩德能使余得有如此顺利引退为至幸。离京起飞，抵杭游憩，如息重负也。”（《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研究院馆藏）

其实蒋介石的自述并不真实，因为他绝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闲人隐士，事实上他没有一分钟停止暗中操控军队和局势，没有一分钟不挖空心思对付政敌企图夺回宝座。仅仅一年之后，他重新复出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只不过就职地点已经改在弹丸之地的孤岛台湾，从此他更加依靠枪杆子维持其独裁统治，一刻也不敢放松，直到咽气的最后一分钟。

对于战争失败，蒋介石是这样总结的：如果他不下野，共产党就不会获胜，中国就不会被俄国控制，美国也不会觉悟到中国的地位有多重要。他不下野中国就不会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战无法避免，他既然不能挽救这场浩劫就不如下野，让俄共猖獗赤祸蔓延到亚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时美国就不能不负起责任了。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乃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斯大林），而乃失败于美马（马歇尔）。”（《蒋介石日记》，美国胡佛研究院馆藏）

1949年的中国无疑来到了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路口，下野后的蒋介石清楚地听见历史前进的脚步正在隆隆地朝着自己逼近，排山倒海不可阻挡。他每天都在关心局势，他的溪口老家临时拉起军用电话线，架设天线，各种电报、汇报、请示和情报源源不断汇聚这里，昼夜响个不停的电话和忙碌的大功率电台把“丰镐房”变成了临时指挥部。现在他最后的希望就寄托在那条滔滔万里的长江天堑上，如果长江防线能够暂时阻拦共产党的进军脚步，那么无论和谈也好，反攻也好，都给了他一个喘息之机，给他重新出山收拾残局预留一个伏笔和空间。

但是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碎了统治者的梦想。

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两天后南京被占领，一面胜利的红旗在总统府门楼上冉冉升起。这一天蒋介石在其日记正页一字未写，留下大片空白，右边栏外却记下几个醒目大字：“戴戎光叛变，南京撤守。”

与他的不着一字相反，他的老对手毛泽东则意气风发心潮澎湃，挥毫写下一首昂扬诗篇《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胜利豪情溢于言表：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至此蒋介石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他明白大势已去，他的对手，那个曾经不被他放在眼里的“中等之才”毛泽东没有留给他任何翻盘的机会，干净利落地将他打下擂台清扫出局！

4月末，蒋氏父子及其宗亲眷属百余人在溪口举行最后一次祭祖扫坟仪式。在蒋氏宗祠，蒋介石向祖宗牌位磕头谢罪，长跪不起。在父母坟前，蒋介石一步三跪，泪如雨下，竟至于放声号啕大哭。这是最后的诀别，也是一群炎黄子孙魂灵漂泊的开始，蒋介石当然明白他们已经变成一群被放逐的孤魂野鬼，今生今世再也无法回到这片血脉相连的故乡热土了。

与蒋氏父子同样舍不得离开中国的还有一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他就是蒋介石的仇人和朋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神情黯然地登机回国，毛泽东在北平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使他成为新中国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司徒雷登1962年去世，

留下遗言希望身后回归出生地中国。这位老人的遗愿在四十多年后得以实现。报载，2008年深秋，前美国友人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越过大洋，被安葬在杭州半山墓地安贤园内。

当冬日的第一场雪花纷纷扬扬地洒落在南方平原的翠绿田野上时，远在中国内地西南部的成都凤凰山机场马达轰鸣，那架人们熟悉的“美龄号”专机迎着寒风升空起飞。蒋介石凝视着脚下这片熟悉的广袤大地急速远去，他身体僵硬一动不动，面色冷漠看上去如同蜡像。儿子蒋经国担心父亲悲痛过度，欲以好言宽慰他，不料蒋介石转过头来问儿子：经国，你还记得训恩（陈布雷）先生说过的最后一句话吗？现在我有些想明白了。

看着蒋经国摸不着头脑的样子，父亲就在一张纸上随手写下几个字，然后递给这个注定日后要成为接班人的未来台湾的统治者。蒋经国回到座位上打开一看，那张字条上面写着：国民党是被自己打败的。

蒋经国良久无语似有所悟。

儿子回头去看父亲，蒋介石还是那种凝固的坐姿，他一动不动，固执的目光在脚下的神州大地流连。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此一去乾坤扭转改朝换代，蒋家王朝灰飞烟灭矣。

7

在冰雪消融的1949年早春3月，此时还在西柏坡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对于未来即将发生的历史巨变是有所准备的。从造反起义到夺取政权，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红色起义史，革命战争史。但是面临革命成功的角色转变，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应当如何正确应对？未来的中国还会发生什么变化？为此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除了讨论继续夺

取全国胜利，将党的工作中心实行战略转移，通过正式建都北平等重大决议外，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会议结束，中央机关开始分批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世界上没有先知先觉，“存在决定意识”，毕生酷爱读史的毛泽东继续从中国历史的变迁中寻找教训和答案，他选择了同样从陕北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来做历史教材。离开西柏坡前夕，毛泽东多次对他的战友和同志们讲到“李闯王”的前车之鉴，农民起义军推翻明王朝统治，却只在北京城呆了短短十几天就告失败。他告诫人们说：共产党不要做李闯王，这次我们到北京是去赶考的，如果考不及格还要再回来。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留给治世者的金玉良言，也是毛泽东同旧世界作战的思想武器之一。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绝不是三百年前的大顺农民起义军，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也不是李闯王，于是在公元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天安门城楼上才会响起一个震撼世界的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全世界都在回响一个声音——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2008年10月初稿

2008年12月15日二稿

2009年2月5日三稿于四川教育学院